

飛女恨（社會倫理技擊警世哀艷故事）　朱雀・文

夜茫茫，風淒淒，殘花飄零無盡期，勸君做人多謹愼，一失足成千古恨，她大胆任性，貪慾失足，惹火燒身，結果落得悽慘下場，她的他固然是罪魁禍首，應該受到法律和公理的制裁，可是制裁了他就能挽救了她的不幸嗎？

$4.00

第27年

2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警世倫理故事「飛女恨」，全文竟達十餘萬言，是一篇以日本時下社會作背景的故事，講述一個大胆的少女，任性胡爲，貪慾失足，惹火焚身，結果落得悽慘下場的經過。題材新穎，寓意警世。然而，她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和受到法律與公理的制裁，可算是……？答案嗎？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雙鷹」後傳「囊中秘」與長篇連載「鬼谷天魔」今期同告終結，各有令你意想不到的情節發展，請勿錯過。下期起另一長篇「魔鳳遊龍」接續刊出。西門丁先生也在下期刊出一部俠情中篇「魔域赤子」，敬請屆時留意購閱，多謝捧場。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周憶文的作品——「冷面遊俠」，是一部新穎脫俗俠情哀艷故事，內容叙述一個稱雄關外，黑白兩道聞名喪胆面冷心如鐵的塞上煞星，遭遇到一樁不如意事遠走他方，他到底是逃情還是逃避什麼呢？未看本文實屬難以猜測，但一看本文，你會爲之……欲知詳情，敬希留意下期刊出。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0期
（總號13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飛女恨

社會倫理技擊警世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深夜赴約

嚴冬，深夜，零下七度的氣溫，人間寒風刺骨，天上雪花紛飛，大地一片雪白，給荒唐的夜東京帶來了無限的悽涼與冷清。

正常的人都躲在溫暖的被窩裏尋夢，馬路上見不到一個人影，可是在銀座四丁目，在那條平時最繁華的大街上到處不見行人的今夜，忽然走來一個孤獨的夜歸人，他就是痴情慘遭不幸，憤世抱打不平的旅日青年徐仲康。

徐仲康今夜好像喝多了酒，孤伶伶地走在雪地上，脚步有些蹣跚；風雪吹打着他的臉，落滿了他的大衣，他還是那樣慢吞吞地走着，走着——

「小蘭，妳眞的沒有死嗎？」

險象環生

他扶了扶大衣的領子，抖了抖身上的積雪，茫然抬頭仰望夜空，心底發出一聲聲哀怨的呼喚。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從一個朋友的口中，他聽說曾經有人在東京遇到他的妻子艾小蘭，這消息雖然很不可能，但是他仍舊懷着一份渺茫的希望來到了東京。

艾小蘭是他用家破人亡的代價，從死神手中所贏得的妻子，在洞房花燭之夜，在驚濤駭浪的怒海之中，已經與魔鬼同歸於盡了，怎麼可能又在東京出現呢？

他不敢相信，却又渴望這是一項奇蹟，然而經過半年的奔波，使他不得不開始承認自己的希望已經逐漸化爲泡影。

他沒有找到他的艾小蘭！

他連一點點值得安慰的綫索都沒有找到！

今夜，是他和艾小蘭結婚的週年紀念，也是艾小蘭爲了救他而葬身怒海的日子；他獨自躲在一家酒館裏喝悶酒，一直喝到酒館打烊，現在，他帶着滿懷的相思與痛苦，踏着冰冷的雪地，準備回旅館睡覺了，豈知就在這個時候，就在這個不見行人的風雪之夜，竟發覺還有一個夜行人孤伶伶地走在他的前面——

那個人走在馬路當中，他走在路旁。

那個人雖然也很獨孤，却不像他這樣消極。

那個人走得很有精神，脚步中似乎充滿了憤怒與仇恨。

那個人不像遲歸，而是夜出，好像有什麼重要約會似的，始終是目不斜視，抬頭挺胸地往前走。

那個人是個女的，而且是個相當健美的青春少女——

一個少女，在深夜，不畏風雪嚴寒，單身出門，走勢快速，她想幹什麼呢？

偶然的發現，產生了好奇，徐仲康不由挺起精神，加快了脚步，暗自跟在後面仔細觀望；兩人相距約有八十公尺，只能看到少女的背影，從背影之中，他已經敏感地看出了那絕不是一個平凡的少女了。

脚上穿的是一雙紅色的長筒皮靴，下身穿的是一條紅色的毛料迷你裙，上身穿的是一件紅色的皮外套，頸間圍了一條紅色的圍巾，頭上戴了一頂紅色的呢帽，全身上下一片紅，走在白色的雪地上，看起來非常鮮艷，非常刺眼，也非常誘惑。

這是那一家的千金小姐？

爲什麼要離開溫暖的被窩？

爲什麼要獨闖雪夜的街頭？

徐仲康默默地跟着，越跟越納悶，越看越好奇，始終猜不出那紅衣少女是什麼身份。

正詫異時，忽聽有人喊道：「洋子小姐！」

冷眼一瞧，但見身前路旁忽然竄出一名黑衣大漢，奔向紅衣少女又喊道：「洋子小姐，您還是回去吧！」

「討厭！」紅衣少女嬌叱一聲，繼續前進，雙手插在皮外套的口袋裏，聲音十分激怒。

黑衣大漢遲疑片刻，又跟上前邊走邊勸道：「洋子小姐，這是一個圈套，您絕對不能去呀！」

「少囉嗦！」

「是我親耳聽到的，洋子小姐，他們要向您報復，先姦後殺，毀屍滅跡，您一個人絕不是他們的對手！」

「滾開！」

「洋子小姐，我是——」

「叫您滾開，你聽到沒有？」

紅衣少女突然停步轉身，揮手便往黑衣大漢臉上打去；她手上戴着紅色的皮手套，閃電出手，凌厲無比，一巴掌便把那黑衣大漢打倒在雪地上，然後又怒冲冲地獨自向前行去。

黑衣大漢坐在雪地上，伸手摸着自己的面頰，望着紅衣少女的背影搖了搖頭，立起身跑進路旁的公共電話亭。

徐仲康看在眼裏，驚在心裏，當時不敢怠慢，連忙加緊了脚步急追，想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圈套。

從剛才一段談話判斷，那紅衣少女的名字叫洋子，正在冒着「先姦後殺」與「毀屍滅跡」的危險去赴約，而黑衣大漢想攔路勸阻，結果反被洋子打了一掌，使徐仲康對這件事摸不到一點頭緒。

黑衣大漢說「他們」要向洋子報復。

他們是誰？

黑衣大漢又是誰？

爲什麼要向洋子報復？

洋子爲什麼不怕報復？

黑衣大漢爲什麼要攔路勸阻？

許多問題困惑着徐仲康，也增加了徐仲康的興趣；他想到「先姦後殺」，更想到「毀屍滅跡」，無形中對洋子的命運產生了關懷。

由銀座拐向新橋，又由新橋拐向內幸

町，他一直保持適當的距離，悄悄跟隨在洋子身後。

空中依舊飛舞着雪花，夜深得格外冷清，路上還是見不到別的人影，整個東京好像已經被冰凍，只有多情的路燈，在默默地爲大地輸送光明。

洋子穿過馬路，來到「日比谷公園」門口，停下脚步，回頭望了一眼，遲疑了一下，終於昂首走進深夜的公園。

她心情顯得非常沉重，她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走進公園大門以後，忽然又身不由主地停了脚步；也許她在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也許她在考慮值不值得去冒險，當她鼓足勇氣，再度向公園內移動脚步時，身後竟又傳來一聲低沉而又急促的呼喚。

「洋子小姐！」

「……」

「洋子小姐，請等一下！」

「該死的東西！」洋子狠狠地罵了一句，早就聽出是誰的聲音，當時回頭一看，果然又是那個陰魂不散的黑衣大漢，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氣得她伸手向黑衣大漢一指，開口便怒吼道：「石野，你是不是想找死？」

「我完全是一片好心！」黑衣大漢姓石野，年約四十，體型相當高大，跑到洋子面前，見洋子如此無理亂罵，仍舊誠懇地勸阻道：「洋子小姐，妳是聰明人，現在還來得及，趕快回去吧！」

「你爲什麼一直要管我的閒事？」

「我是爲妳好！」

「我好不好與你有什麼關係？」

洋子的態度很不禮貌，然而心裏却對石野的行動產生了疑問，因爲最近石野一直都在跟她作對，不管她做什麼事，石野總是想盡辦法來阻止她，使她煩不勝煩。

以前，她根本不認識石野，到目前爲止，她也只知道石野姓石野而已，彼此之間素昧平生，爲什麼石野要過問她的私事呢？

聽到洋子的質問，石野猶豫了一下，忽然煩躁地叫道：「妳這個人怎麼不知好歹？」

「你這個人怎麼不識相？」洋子的語氣更兇。

「我——」

「你有什麼資格干涉我的自由？」

「我並不是干涉妳的自由！」

「是什麼？」

「是同情妳的遭遇，可憐妳的身世，不忍心看着妳往火坑裏跳，妳這還不明白嗎？」

石野忍無可忍，終於大發雷霆，指着洋子叫了起來。

這是洋子沒有想到的事！

一個多月以來，石野每次在她面前出現，總是客客氣氣的，有時候她罵石野幾句，打石野幾下，石野也總是忍氣吞聲，爲什麼今夜要對她發這麼大的脾氣？爲什麼會提到她的身世和遭遇？

難道石野瞭解她的過去嗎？

難道石野知道她的現在嗎？

難道今夜的約會眞的那樣危險嗎？

她情不自禁地怔住了——

怔了很久，忽然有些惶恐似地望着石野問道：「我有什麼值得你同情和可憐的地方？」

「有沒有妳自己心裏清楚，我只希望妳聽我一次勸告，取消今夜的約會！」

「很簡單，如果你能帮我解決一個問題，我馬上聽從你的勸告，現在就回去睡覺！」

「妳有什麼問題？」

「把高倉的住址告訴我！」

「高倉？」石野神色一震。

「是，你認識這個人嗎？」洋子暗自注意石野的表情。

「姓高倉的人很多，妳要找那一個？」石野十分機警。

「我要找高倉嘉文！」洋子表現得非常激動。

「很抱歉，我是不認識這個人！」石野馬上搖頭。

「哼！那你就不够資格干涉我的行動了！」

洋子冷冷一笑，理直氣壯地拒絕了石野的勸告，轉身便往公園裏面走。

石野動作迅速，馬上搶步上前，板起面孔陰沉沉地說：「這是我最後的忠告，不管我够不够資格，妳必須取消今夜的約會！」

「你想强迫我取消嗎？」洋子芳心動怒。

「不錯！」石野叉腰擋路。

「那也要看看你够不够資格！」洋子再度冷笑，語氣十分溫和，然而就在冷笑之中，突然閃身出手，施出空手道的絕招，趁石野不備之際，竟輕而易舉地把石野摔了個四脚朝天，躺在雪地上相當難看。

論年紀，她只有石野的一半！

論重量，她恐怕還不到石野的一半！

論身高，她還要比石野矮一個頭！

可是，石野這個年近四十的彪形大漢，就這麼糊裏糊塗地被她摔倒了，即使沒有第三者在場，石野能甘心在這種陰溝裏翻船嗎？

「妳——」

石野欲言又止，突然躍身而起！

也許他認爲再講理已嫌多餘，只見他跳起來以後，雙臂一振，兩脚一跨，擺出一副龍爭虎鬥之勢，雄糾糾，氣昂昂地瞪着洋子揚言道：「不給妳一點顏色瞧瞧，妳還以爲我石野是一盞省油的燈，來吧，芝洋子，有本事妳就給我闖過去好了！」

洋子姓芝，在日本是一種很少見的姓氏！

一看石野公開挑戰，芝洋子野性大發，突然抽下腰間的皮帶，振臂便往石野頭上抽去，並且狂妄兇狠地叫道：「既然有手有脚，何必多費唇舌，今夜我就試試你這盞爛燈究竟省不省油！」

話還沒說完，皮帶已經抽上石野的門面！

這皮帶好像不太簡單，但聽石野抱頭慘叫一聲，臉上立即出現一道血痕——

「他媽的！」石野伸手一摸，摸到一手鮮血，不由破口大罵，殺機頓生，張開雙臂便往芝洋子的身上撲去，似乎想置這個不知好歹的少女於死地！

芝洋子一招得手，見血不驚，當時縮步閃身，扭腰躲過石野一撲，回頭又揮起

皮帶往石野頭上抽去，不言不語，不慌不忙，完全是一派高手的打法，存心要使石野知難而退。

然而石野能活到四十，敢插手多管閒事，當然也有幾套看家的功夫，一撲落空之後，料定芝洋子必會趁機搶攻，所以馬上回頭伸手，抓住芝洋子抽來的皮帶，放棄「好男不與女鬥」的古訓，虎背一縮，熊腰一挺，兩條鋼鐵的胳臂用力一收，一甩，一放——

「哎喲！」芝洋子嬌呼一聲，防不勝防，身子像斷了綫的風箏，當場飛了出去，碰到八尺之外的樹幹才跌倒在樹下，連一聲叫喊都沒發出就被擺平了——

「哼，這可不能怪我！」

石野欣然一笑，早已忘掉自己臉上的痛苦；看看芝洋子躺在樹下不動，便要獨自離去，可是剛走到公園門口，却又回頭走向樹下。

他要確實阻止芝洋子今夜的約會！

他怕芝洋子甦醒以後再去赴約！

他決定把芝洋子帶走，或者乾脆暫時把芝洋子軟禁起來，過了今夜再恢復芝洋子的行動自由——

風已停，雪越下越起勁！

片片雪花墜落地面，沒有半點聲息！

芝洋子靜靜躺在樹下，轉眼間滿身都是白雪！

夜已經深得要命，冷得更無情！

石野來到芝洋子身旁，默默地低頭注視着芝洋子，似乎又對這個深夜獨行的少女產生了同情，只聽他喃喃自語地感嘆道：「唉，愛情太可怕，這是何苦呢？」

嘴裏說着，伸出了雙手便把芝洋子從地上拉了起來，豈知沒等他站穩脚步，突然又發出一聲慘叫，接着身子一軟，雙膝一跪，竟然撒手跌倒於地，然後又抬頭瞪着芝洋子，憤恨地罵道：「野女人，妳，妳——」

「哼，告訴你不够資格管我的閒事，你偏不信，下次不會這樣便宜了，快去找醫生吧！」

芝洋子抽出刺進石野小腹的匕首往石野肩頭抹了兩下，擦乾血漬，冷酷無情地教訓了一頓，才無動於衷地離開樹下，匆匆奔向公園內部。

這丫頭最多不過二十歲，手段居然如此毒辣，實在令人寒心，就是爲了擺脫石野的勸阻，竟趁機裝死刺了石野一刀，到底今夜的約會對她有多重要呢？

「日比谷公園」位於東京千代田區，就在日本皇宮的旁邊；在夏天，這裏是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地方，夜越深，情越濃，到處都有難解難分的畫面，可是今夜，在這個嚴冬的雪夜裏，似乎到處都隱藏着恐怖與殺機。

芝洋子跑了幾步，拐了個彎，速度逐漸減慢了，情緒逐漸轉變，神色逐漸陰沉，兩隻手插在紅外套的口袋裏，拳頭越握越緊，顯然是目的地快要到了。

難道她也緊張嗎？

公園內有一大片很美麗的草坪，草坪中央有一個圓形的噴水池；白天，有百餘隻鴿子在這裏與遊客嬉戲，爭取遊客的食物，此刻夜深，鴿子不知飛往何處，只剩下池中噴水獨自嗚咽。

芝洋子來到噴水池畔，停住脚步，看了看手錶，再抬頭時，迎面已經不聲不響地走來了四個男人——

這四個男人，有的頭包紗布，有的臉塗藥膏，有的手掛吊帶，不知是從那裏來的殘兵敗將；見到芝洋子，脚步有些畏縮，樣子有些胆怯，然而却都有恃無恐地慢慢向芝洋子逼近。

芝洋子雙手仍舊插在紅外套的口袋裏，目空一切地向四個男人掃了一眼，直到四個男人停住脚步，才揚眉吐氣地問道：「聽說你們要向我報復，有這回事嗎？」

「——」四個男人冷笑不語。

「哼，既然怕死，就趕快回答我的問題，高倉嘉文躲在什麼地方？」芝洋子又提出這個問題。

「不知道！」四男人異口同聲。

「什麼？」芝洋子聞言臉色一沉，立刻勃然大怒道：「不知道爲什麼還要約我到這裏來？」

「我們約妳來是打算和妳親熱一下的，妳同意嗎？」

這番話來自芝洋子背後，說得十分輕鬆，聽起來相當下流，顯然是面前四男人找來的帮手——

究竟爲了什麼呢？

芝洋子聽到身後有人說話，心裏猛吃一驚，表面上仍十分鎮定地轉過身去，冷眼一瞧，看到一個衣冠楚楚的年輕小伙子，相距約有十幾公尺，雙手抱臂，口啣香烟，正在陰陽怪氣地打量着她，態度很不禮貌。

於是她也很不客氣地喝問道：「喂，你是幹什麼的？」

「這四個人是被妳打傷的嗎？」

小伙子不答反問，向四個男人斜掃一眼，便慢步走向芝洋子停身之處；聽這語氣，好像是專門來興師問罪的。

芝洋子被夾在當中，談話很不方便，她非常沉着地往噴水池旁的草坪上走了幾步，然後才回頭答道：「是被我打傷的，你有什麼意見？」

「他們這四個都是『熊島組』的人，妳知不知道？」

「該打就打，該殺就殺，我從來不研究對方的身份和來歷，『熊島組』的人又怎麼樣？」

「熊島組的人到任何地方都受尊敬，對熊島組的人不禮貌，就等於對熊島不禮貌。」小伙子邊說邊走，一再强調「熊島組」的社會地位；走到四個男人面前，又轉身指着芝洋子警告道：「妳今天打傷了『熊島組』的四名忠實幹部，必須給我們一個滿意的交代！」

「你是什麼東西？爲什麼要給你一個交代？」芝洋子不甘示弱。

「我就是『熊島組』的少主人，現在担任『熊島組』的『安全部長』，妳明白了沒有？」

小伙子把烟蒂往地上一吐，雙手叉腰，張牙舞爪，當面亮出自己的身份，原來他就是「熊島組」的主人——老熊島的獨生子，名字叫熊島英，今年二十五歲，在東京黑社會之中，是個相當有名的花花公子。

提起「熊島組」，也許朋友們不太清

楚，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黑社會的帮派，而是一個財力雄厚的礦業公司，主人老熊島，善於通權達變，爲日本戰後的幾個新財閥之一。

老熊島陰險奸詐，小熊島殘暴張狂，都是不太好惹的人物，想不到芝洋子竟敢在他們父子的太歲頭上動土。

聽到熊島英的身份，芝洋子心裏確實感到震驚，然而，她似乎很不信邪，仍舊目空一切地，瞪着熊島英冷笑道：「如果我早知道這四塊廢料是你『熊島組』的人，我就不會讓他們活到現在，你打算怎麼樣？是要來替他們報仇！還是來替他們回答問題的！」

「我想先替他們向妳道歉！」熊島英含笑向芝洋子走了兩步。

「道歉？」芝洋子非常意外。

「是的，他們惹妳生氣，又騙妳深更半夜到這裏來，這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熊島英來到芝洋子面前，語氣越來越友善，態度越來越輕薄，談笑之間，忽然又伸手摸着芝洋子的香腮，繼續說道：「所以我想找個溫暖的地方，好好安慰妳一下，順便也讓妳嚐嚐我熊島英的甜頭，妳說好嗎！」

「哈！」

芝洋子猛然笑了一聲，笑得非常難聽，情緒巳經無法再冷靜！

對於一個未婚的少女來說，還有比這種侮辱更難忍受的嗎！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熊島英敢公開當衆侮辱她！

她氣得全身發抖。

她咬了咬牙，狠狠地打了熊島英一個耳光，想先出口氣再作道理，可惜熊島英不像石野那樣老實，一掌含恨而出，竟沒有打到熊島英的皮肉，反而被熊島英捉住了手腕。

「哈哈哈哈，妳也太性急了，等一下再單獨和我親熱不是更有意思嗎！」

熊島英抓緊芝洋子的手腕，用力一扭一拉，把芝洋子拉進懷裏，趁機送給芝洋子一個飛吻，又下流地挑逗着說：「我就喜歡妳這股野勁，妳已經把我迷住了，哈哈！」

「呸！」

芝洋子的手腕被扭住，無法擺脫熊島英的糾纏，狠狠地往熊島英臉上吐了一口口水，仍吐不淨口中的汚濁之氣，狂怒之中，突然地就勢往熊島英懷裏一擠，趁機伸出另一隻自由之手，往熊島英的腋下一掏——

「哈哈哈哈！」

熊島英難耐奇癢，立刻大笑鬆手！

芝洋子把握時機，馬上反抓熊島英的手腕用力一甩，像剛才摔石野的手法完全一樣，當場把熊島英摔倒在地上，又毫不放鬆地抽刀向熊島英身上撲去，壓住熊島英便舉刀猛刺，恨不得一刀就把熊島英宰掉。

四個男人站在一旁慌了手脚！

熊島英平時恃勢欺人，原想吃芝洋子一點不花錢的豆腐，沒想到芝洋子如此潑辣兇悍，當時見刀喪胆，嚇出一身冷汗，冒險躲過一刀，趕緊施展手脚，一邊扭身翻滾，一邊向芝洋子橫掃一拳，推開芝洋子，爬起身來便逃到四個男人的身後罵道：「他媽的，你們都是死人嗎！」

「啊！」

四個男人齊聲發出驚呼，好像從夢中驚醒，他們都是芝洋子手下的敗將，吃過芝洋子的苦頭，如今聽到熊島英叫罵，頓時都張惶失措，不知應該如何向芝洋子下手。

這時候芝洋子已經持刀殺來，受到熊島英的侮辱，被熊島英吻得芳心大怒，早巳失去應有的理智，一刀在手，殺氣騰騰，轉眼間便把四個男人殺得四處逃散，又舉刀衝向熊島英喝道：「死人，你還想不想風流！」

「哎哎，君子動口不動手，我是和妳開玩笑的，何必認眞呢！」

熊島英是個標準的「綉花枕頭」，平時靠「熊島組」的財勢在女人堆裏鬼混，處處都能得心應手，今夜竟遇到一朶帶刺的玫瑰，沒佔到什麼便宜還持刀向他索命追魂，嚇得他魂飛魄散，提心吊胆，邊逃邊喊邊冒汗，希望芝洋子手下留情，有話慢慢談。

芝洋子追着熊島英在草地上走圈子，幾次出手都落了空，不由氣上加氣，野性大發，邊追邊叫道：「臭男子，你以爲女人都是好欺負嗎！」

「我只不過吻了妳一下而巳，何必——」熊島英摔了一交。

「吻，吻，你們男人就知道吻！」

芝洋子聞吻色變，突然發出凄厲的怒喝！

她好像對於吻特別敏感，又好像對於吻特別憎恨，一看熊島英摔交倒地，立刻追上前去揮刀便刺，正好刺中了熊島英的小腿。

熊島英不及起身逃避，連忙就地一滾，躲開芝洋子的第二刀，一看芝洋子仍不肯放鬆，忍不住胆顫心驚地叫道：「芝洋子，吻妳一下也不至於犯死罪，何必這樣趕盡殺絕！」

「我非把你那張爛嘴巴毀掉不可！」

「請原諒我這一次，現在我願意賠償妳的一切損失！」

「留下你的狗命，我就原諒你！」

芝洋子不停地揮刀，逼得熊島英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滾，始終沒有機會脫身。

正當緊要關頭，忽聽有人喊了聲：「部長！」

芝洋子分神抬頭一看，但見遠處衝來十名大漢，料定必是剛才那四個逃走的男人所請來的帮手，便打算速戰速決，可是當她再想向熊島英出手時，忽然發覺熊島英巳經趁機躍身而起，奔向衝來的十名大漢，氣得她含恨擲出手中刀，擲向熊島英的背後。

熊島英跑到一半，身子一挺，叫了一聲，當場栽倒於地，背上被插了一柄雪亮的短刀，唯恐芝洋子再追上前來，馬上向十名大漢命令道：「趕快給我把這個女流氓捉回來，我要好好教訓她一頓！」

「是！」

十名大漢齊聲吶喊，立刻展開行動，兩名照顧受傷的熊島英，其餘八人迅速向芝洋子包圍，刹那之間，情勢就完全轉變了。

這十名大漢都是「熊島組」的高級打手，得到熊島英的命令以後，個個面帶笑容，不慌不忙地把芝洋子圍在當中，準備替他們的「安全部長」報仇。

兩名照顧熊島英的打手把熊島英扶到一旁，替熊島英抽出背上的短刀，關心地說：「部長，先送您去醫院吧！」

「沒有關係，你們趕快去帮忙捉人，一定要把她捉住！」熊島英坐在地上，不肯離開。

「跑不掉的！您放心好了！」

兩名打手知道熊島英急於向芝洋子報復，便一同奔向包圍的行列，其中一名又矮又壯，名字叫田中一郎，是打手中的老大，在「熊島組」的地位很高，加入包圍圈之後，便張牙舞爪和向芝洋子喊道：「乖乖的跟我們部長回去，免得哥兒們傷了妳的細皮嫩肉！」

「狗東西，你有什麼資格在姑奶奶面前撒野！」

芝洋子張狂成性，不知死活，人被困在當中，仍舊面不改色，當時嬌叱一聲，解下皮帶便向田中衝去——

蛇鼠耍狠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這是古人的名訓！

田中既然首先開口叫陣，當然在十名打手中具有領導的地位，所以她決定先向田中動手，只要能先把田中打倒，其他的人就可以順利解決。

雪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停了。

一場不成比例的打鬥即將開始，公園裏靜得令人窒息！

芝洋子的皮帶又紅又寬，繫在腰間非常漂亮，拿在手裏却是凌厲無比！剛才石野巳經被她的皮帶打傷，現在她又要用皮帶來對付田中，衝到田中面前，抓緊皮帶一端用力一抖，用另一端的銅環做武器，目標是田中的臉，「刷！」地一聲，便抽了過去，似乎想一下子就讓田中的腦袋開花。

田中既然敢率領衆打手來替熊島拚命，身手當然不同凡响，一看芝洋子出手如此狠毒，頓時怒火中燒，不但沒閃躲，反而挺身上前硬接，抓住皮帶的銅環一拉。

他想利用皮帶和芝洋子較量眞功夫，結果芝洋子突然改變戰略，玉手一鬆，雙脚一跳，平地跳起三尺，以閃電般的速度向他踢出一脚，踢中他的肚皮，使他的身體失去平衡，拿着芝洋子的皮帶連連後退，終於跌坐於地。

這一招非常俐落！

芝洋子叉腰冷笑，傲氣逼人！

其他九名打手無不見狀大驚，一聲吆喝，齊擁而上！

田中坐在地上抱着肚喘氣，痛得說不出話來！

芝洋子雖然佔了上風，可是現在巳經赤手空拳，面對九名如狠似虎的打手，芳心難免有些担憂，遲疑之間，柳腰巳經被一名打手抱住，她拚命掙扎，拚命揮拳，結果四肢又被別的打手拉住，整個身子也被抬了起來。

「哈哈哈哈，妳還有什麼本事！」

四名打手拉住芝洋子的手脚，嘻嘻哈哈地在草地上胡鬧，把芝洋子當成一根繩子，在空中不停地旋轉，另外五名打手樂得又叫又跳。

可憐芝洋子孤掌難鳴，只有忍氣吞聲，接受這種惡性的戲弄，田中忽然起身向熊島英請示道：「部長，現在就帶她回去嗎？」

「先把她剝光！」

熊島英挨了芝洋子一刀，雖然未中要害，痛苦也難受，此刻見大勢巳定，便要出氣解恨，向芝洋子展開無恥的報復。

聽到「剝」光，田中先吞了一口口水，接着便搓手走近芝洋子，先叫那四名打手停止旋轉，然後又嬉皮笑臉地向芝洋子示威道：「現在該輪到我神氣了，你一共穿了幾件衣服呀！」

「狗東西，你敢動我一根汗毛，我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芝洋子發出惶恐的警告。

「別太緊張，我只管脫，汗毛要由我們部長來動！哈哈哈哈！」

田中狂笑伸手，一下子便拉斷了芝洋子的鈕扣，緊接着便從懷裏抽出一柄短刀，胆大妄爲地割破了芝洋子的衣褲，只剩下一個赤裸的胴體，馬上又吩咐那四名打手拉着芝洋子在空中旋轉——

這實在太不像話了！

天這麼冷，人這麼多，堂堂十一名男子漢，居然聯合起來欺負一個女孩子，而且使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人間還有王法嗎！

「哈哈哈，部長，您要不要現在就教訓她！」

田中得意忘形，趁機慫恿熊島英摧殘芝洋子，跑到熊島英面前出主意。

熊島英吸着烟，默默地望着正被捉弄的芝洋子，臉上逐漸現出一片殘酷的冷笑，停了很久，他忽然扔掉香烟，陰沉沉地向田中命令道：「這種野女人我沒有胃口，送給你們好了！」

「送給我們！」田中受寵若驚，似乎沒想到有這種艷福，呆了半天，却又顧忌地問道：「部長，不會有麻煩嗎！」

「哼！會有什麼麻煩！這又不是第一次！」

「萬一被小姐知道了怎麼辦！」

「她——」熊島英猶疑了一下，心裏好像有些矛盾，沉思良久，忽然煩躁地說道：「那就乾脆弄死她算了，可別留下痕跡！」

「是！」

田中的聲調很低，原有的喜悅頓時消失，匆匆走向芝洋子，雙手抓住芝洋子的雙踝，吩咐四名打手放開，然後一個人拿起芝洋子的身體，一邊原地旋轉，一邊冷酷地警告道：「這是我們慣用的殺人的方法，死活要看妳的運氣了！」

嘴裏說着，身於突然加速一轉，撒手一抛，像運動員擲鐵餅似的，硬把芝洋子扔了出去。

這傢伙腕力驚人，芝洋子從他手中凌空而飛，直向噴水池後的一塊紀念碑上飛去，如果撞上紀念碑，芝洋子就要當場粉身碎骨了。

說時遲那時快，正當這千鈞一髮之際，紀念碑後突然閃出一條人影，張開雙臂

把芝洋子接住，被芝洋子的衝力撞得退後一步，馬上穩住了身形。

這個人就是帶醉遲歸的徐仲康！

從銀座四丁目開始他一直在後面跟踪芝洋子，看到石野兩次勸阻不成，又看到熊島英風流挨刀，剛才躲在紀念碑後冷眼旁觀，本想弄清來龍去脈以後再決定要不要插手，可是眼見芝洋子被剝得精光，又要被摔到紀念碑上撞死，覺得「熊島組」欺人太甚，才忍不住及時伸出援手。

芝洋子倒在徐仲康懷裏，早已嚇得面無人色，及至發覺自己對徐仲康完全陌生，不由又驚恐地退後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我是局外人，此地不宜久留，快逃吧。」

徐仲康認爲沒有把握制伏熊島英和這十名頑劣的打手，不如先救芝洋子逃出公園，所以顧不得「男女接受不親」之嫌，拖着芝洋子便往外逃。

這邊田中摔出芝洋子以後，正想向其他打手們炫耀他的殺人傑作，忽見有人插手相救，不由驚怒交加，破口大罵道：「他媽的，誰敢破壞『熊島組』的好事。」

他想用「熊島組」的惡勢力來威脅徐仲康，可是徐仲康不理不睬，只顧拖着芝洋子逃命，不肯表露自己的身份，這樣一來，使他摸不清徐仲康的底細，不敢貿然採取行動，連忙回頭向熊島英請示道：「部長，要不要——」

「殺！」

熊島英不甘心芝洋子被救走，沒等田中把話說完就發佈了急令，決定連徐仲康的性命一起收拾，來發揮「熊島組」的威風。

田中得到命令，首先從懷中抽出短刀，率領衆打手隨後追殺，剛才對芝洋子時，十名打手都是赤手空拳，如今有外人插手，都不敢大意，因此都亮出兇器，爭先恐後地追了上去。

雙方距離並不太遠，情勢十分緊張。

芝洋子僥倖拾回一條性命，不敢再隨便撒野逞强，然而她已經被剝得一絲不掛，光着脚在雪地上逃命，又不知道徐仲康是敵是友，所以凍得她全身顫抖，嚇得她兩脚發軟，被徐仲康拖着跑了幾步就跌倒了。

十名打手殺氣騰騰，馬上就要追到！

芝洋子偏偏在這時候像汽車拋了了錨，由於過度的驚恐，四肢已經完全癱瘓，這怎麼辦呢！

徐仲康心急如焚，不停地催促道：「芝洋子，妳要振作一點，被他們捉到就完蛋了。」

「我，我的腿——」芝洋子畏縮在雪地上，身子已經抖成一團。

「唉，妳爲什麼不聽石野的勸告呢？」徐仲康急不擇路，埋怨了一句，抱起芝洋子便繼續往外逃。

芝洋子赤身裸體，被徐仲康抱在懷裏，既感到溫暖，也感到不安，她想不通徐仲康爲什麼這樣好心，更想不通徐仲康爲什麼要爲她而冒這麼大的的危險。

躲在徐仲康懷裏冷靜了一下，忽然芝洋子多疑地問道：「是不是石野叫你來救我的？」

徐仲康道：「妳眞是不知死活，這時候還問這些幹什麼。」

徐仲康覺得芝洋子不通情理，冷冷地教訓了一句，逃出公園開口，發現路旁停着兩部轎車，料定是那十名打手坐來的，當時心裏十分興奮，急忙抱着芝洋子跑向第一輛轎車，把芝洋子送進車內，回頭一看追兵將到，便對芝洋子說道：「妳先等一下，我去把後面那部車子的鑰匙取下來，免得他們再追！」

「謝謝你！快一點吧！」

芝洋子坐在駕駛座旁的座位上，第一次向徐仲康表示了感激之意，心情已經不像剛才那樣的緊張了。

徐仲康救了芝洋子，也得罪了「熊島組」，必須和芝洋子一起離開現場才能安全，爲了擺脫十名打手的追殺，必須使第二部轎車拋錨才行，於是他匆匆到第二部轎車旁，開門取下油門的鑰匙，立刻返回第一部轎車，沒想到就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芝洋子竟駕着第一部轎車先走。

「該死的東西。」

他狠狠地罵了一聲，眼見芝洋子揚長而去，眼看追兵已經殺來，他只有改變原意，拿着鑰匙鑽進第二部轎車，可惜沒等他把油門打開，田中已抓住了他的胳臂，其他九名打手已經持刀把第二轎車擋住。

田中不知道徐仲康已經被芝洋子出賣，只是以爲徐仲康是故意先讓芝洋子逃走，直氣得他揮拳便往徐仲康的臉上搗去，並且破口大聲罵道：「小子，你好大的狗胆！」

「去你的！」

徐仲康一看無法逃走，只有拚命比個高低，人坐在車上，先振臂擋開田中的拳頭，再向田中踢出一脚，接着便衝出車外向田中撲去！

他的動作很快，使田中毫無閃躱的機會，馬上就把田中壓倒在地上，可惜正當他握緊鐵拳，想好好教訓田中時，又被其他的打手架住兩隻胳臂，硬把他從田中身上拖了起來。

「看住他！」

田中起身下令，吩咐打手們把徐仲康拖回車旁，把徐仲康的上半身壓倒在車頭上，確定徐仲康無法反抗以後，才慢慢走到徐仲康的身旁，一邊磨拳擦掌，一邊張狂地冷笑道：「哼！敢和『熊島組』作對的人一定都是好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麼厲害？」

「大哥，乾脆宰掉他算了，天這麼冷的。」

一名打手貼在徐仲康身旁，對徐仲康不感興趣，希望能速戰速決，好得回家睡覺，便向田中提出建議。

田中沒有表示意見，只是冷冷地向那打手瞪了一眼，又轉向徐仲康質問道：「你爲什麼要把芝洋子救走？」

「十一個男人欺負一個女人，我看不慣！」徐仲康的態度非常强硬。

「看不慣！」田中往前走了兩步，臉色一沉，猛然往徐仲康肚皮上搗了一拳，又兇狠地笑道：「我現在要欺負你，你有什麼意見！」

「我——」

徐仲康挨了一拳，幾乎斷了氣，根本說不出話來。

他的上半身被反壓在車頭，兩隻脚已經站立不住，明知很難脫身，仍不甘心向這一批無賴低頭，喘息了很久，才忍痛回答道：「十個對一個不算英雄，有種的話，你就和我來一場單打獨鬥！」

這是一種心理攻勢！

他希望能够用話來激起田中的好勝心，接受他的挑戰，先恢復他的自由，他才能够有機會扭轉目前的局勢，於是又故意冷言冷語地叫道：「怎麼樣！敢單獨和我較量嗎？」

「敢不敢是另一回事，老子先修理你一頓，讓你嘗嘗『熊島組』厲害才說！」

田中相當狡猾，也相當低級，根本不講江湖道義，聽了徐仲康的話，冷冷一笑，又舉起拳頭往徐仲康的肚皮上搗去，一邊打，一邊無恥地叫着說：「老子就是喜歡這種打法，你服不服氣！」

四個人架住徐仲康的胳臂，五個人圍在四週內吶喊助威，一個人拳下如雨，打得徐仲康兩眼冒火，腰酸肚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種打法——這種以多吃少的打法實在太低級了。

徐仲康從來沒吃過這種苦頭，只因爲路見不平，想帮助弱者求生，竟惹來這一場莫名其妙的災難，他恨透了那個恩將仇報的芝洋子，更恨透了這個毫無人性的田中，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之中，他決定冒險還手，拚命抵抗，趁田中打得得意忘形的時候，突然忍痛轉身，用盡全力向田中踢出一脚。

這一脚是從掙扎中踢出去的，正好踢中了田中的小腹！

但聽「哇」地一聲慘叫，田中沒想到徐仲康敢如此大胆，一時疏忽，只覺得頭昏眼花，氣血翻騰，當場被踢出五六步，踉蹌地跌倒在地上。

衆打手大驚失色，立刻衝向徐仲康，一陣拳打脚踢，把徐仲康打得鼻青臉腫，皮破血流。

田中躍身而起，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突然抽出短刀喝道：「讓開！」

衆打手聞言住手！

徐仲康喘息不已。

田中手裏握着一柄亮晶晶短刀，殺氣騰騰地來到徐仲康面前，一把抓住徐仲康的頭髮，咬牙切齒地舉刀罵道：「狗養的，老子非宰掉你不可了。」

話剛說完，揮刀往徐仲康的喉嚨上一劃，馬上劃出一道血淋淋的刀痕，染紅了徐仲康的白襯衫。

徐仲康雙臂被架住，只感到一陣奇痛，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憤怒之餘，忍不住痛恨地質問道：「這就是你們『熊島組』的作風嗎？」

「不錯，你要好好給我記住，下輩子別再和『熊島組』的人做對。」

田中好像殺慣了人，持刀行兇，面不改色，反而耀武揚威地誇張「熊島組」的聲勢，一隻手抓緊徐仲康的頭髮，另一隻手握緊短刀，向徐仲康不停地示威着，把刀尖對準徐仲康的喉嚨一比，又張狂地冷笑道：「第二刀下去就要你的狗命，你知道嗎？」

「——」徐仲康有氣無力地，驚心動魄。

「怎麼樣？要不要老子饒你一次？」

田中揚刀得意。

「大丈夫生死由命，沒什麼了不起的，你儘管動手好了！」徐仲康仍然不肯屈服。

「好，算你有種，老子看你有幾條狗命。」

田中得不到心理上的滿足，享受不到徐仲康苦苦哀求的樂趣，一氣之下，舉刀便向徐仲康的喉嚨刺去。

徐仲康兩眼一閉，魂飛魄散，孤苦無援。

夜正深，衆打手鴉雀無聲。

豈知正當刀尖往下猛刺的時候，忽然有人喊道：「住手！」

「啊？」衆打手齊聲發出驚呼。

田中立刻收刀變色。

徐仲康冒了一身冷汗，聽到這一聲喊叫，心神猛然一震，閉着眼等了很久，一直沒感覺到有刀子刺進喉嚨，這才連忙睜開眼睛查看究竟，原來此刻正從公園內走出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臉色陰沉的女人。

穿得非常高貴，年紀和芝洋子差不多，比芝洋子美，却沒有芝洋子那種浪蕩的氣氛！

這是什麼人？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權力？

田中身爲「熊島組」的打手頭目，一心要殺掉徐仲康解恨，爲什麼不敢反抗這一聲「住手」的命令？

徐仲康死裏逃生，並沒有爲自己感到慶幸，只是對這個赤手空拳的單身女人感到詫異！

詫異之中，但見這女人走到田中的身前，先命令全部打手滾開，又毫不猶豫地打了田中一個耳光，然後才低沉而嚴肅地向田中喝問道：「你想幹什麼？」

「我——」田中像個孫子，捱了耳光，退了一步，怕得要死，忽然又理直氣壯地說：「報告小姐，是部長吩咐我這樣做的，這小子和咱們『熊島組』公開做對，救走了芝洋子，又想偷車，所以部長叫我幹掉他！」

「你們又在找芝洋子的麻煩嗎？」

「不，是部長，——是，是因爲芝洋子打傷了我們四個弟兄，所以，所以……哦，對了，芝洋子不但打傷了四弟兄，而且還刺了部長一刀，我接到電話，所以率領幾個弟兄趕來援助部長的！」

田中吞吞吐吐，戰戰兢兢，想找一個充份的殺人理由，又好像不敢在這女人面前多談芝洋子的事情，囉嗦了半天，急得滿頭大汗，總算找到了藉口來。

女人遲疑了一下，忽然伸手拿下田中的短刀，沒有理會田中所提的理由，只是目不轉睛地望着刀尖上的血漬說：「我曾經警告過你，不准在外面隨便用『熊島組』的名義殺人，你還記得嗎？」

「我——」田中不敢回答。

「記不記得！」

「記……記得！」田中兩腿開始發抖。

「既然記得，爲什麼還隨便殺人！」

「這，這是部長的的命令，不殺不行呀，小姐！」田中的聲音也開始發抖。

「你只肯聽部長的命令，不肯聽我的命令對不對！」

「不，不，不是的，」田中越來越緊張了，似乎已經料到這一關很難過，急得心慌意亂地解釋道：「小姐，你是部長的妹妹，又是社長的掌上明珠，對我恩同再造，我怎麼敢不聽您的命令呢？」

「我的命令是不准你殺人！」

「可是——」田中欲言又止！

「可是你今夜偷偷在這裏想殺人！」

「這……」田中不敢再說。

「這叫明知故犯，這叫陽奉陰違，所以——」

「小姐，小姐，請您原諒我這一次，以後我一定聽您的話，絕不會用『熊島組』的名義隨便殺人了！」

田中好像知道小姐下面要說什麼話，沒等小姐把下面的話說出來，他就雙膝跪下去，開始心驚肉跳地求饒，剛才對待徐仲康的威風，早就不見了。

這傢伙眞沒骨頭！

怎麼會怕成這副德行呢？

徐仲康驚魂未定，心裏直在納悶，覺得這時不便插嘴，只有站在車旁靜聽。

九名打手遠遠地站在一邊，全體肅立排成一排，田中獨自跪在雪地上發抖，樣子十分可憐。那位小姐手裏拿着田中的短刀，斜瞪着田中，冷冷地笑了一下，忽然把短刀扔到田中膝前，斜插在雪裏，不慌不忙地說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今夜我饒你不死，不過我要看看你有沒有決心改過！」

「小姐的意思是——」

「剛才你在人家的喉嚨上劃了一刀，見了血，現在，我也要你親自嚐嚐這種味道！」

「小姐，這——」田中愁眉苦臉。

「這比叫你切腹自殺要好得多！」

「是，謝謝小姐賜我不死之恩！」

田中知道不能再違抗命令，當時懷恨在心地回頭掃了徐仲康一眼，接着便硬着頭皮，咬緊牙齦。伸手抓起那把自己的短刀，硬是往自己喉嚨上劃了一下——

同樣地一道血痕！

同樣地染紅了白襯衫！

這傢伙不敢省力，不敢敷衍，忍痛擺出一副狗熊氣概，抬頭向小姐問道：「這樣可以了吧？」

「嗯。」小姐點了點頭，又向田中問道：「部長在那裏？」

「大概還在公園裏面。」

「去告訴他，以後不准再找芝洋子的麻煩！」

「是！」田中收刀起來。

「滾！」小姐大發雌威。

「是！」

田中連連鞠躬，揮手向九名手下一招，提心吊胆地跑進公園，唯恐再有大禍臨頭。

公園門外只剩下徐仲康和那位小姐兩個人！

救命之恩，不能不謝！

徐仲康經過一陣休息，情緒已經冷靜，嘴角的血絲也已經擦拭乾淨，連忙上前誠懇地說：「謝謝妳，小姐，如果妳晚來一步，我就完蛋了！」

「你叫什麼名字？」小姐的語氣像審問犯人。

「我叫徐仲康，請小姐多多指教！」

「是中國人？」小姐有些好奇。

「是的。」徐仲康點了點頭。

「你和芝洋子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我根本不認識她！」

「不認識？」小姐向徐仲康射出懷疑的眼光。

「唉！」徐仲康情不自禁地嘆了口氣，一提到芝洋子，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窩囊，他無可奈何地笑着搖了搖頭，又十分沮喪地說：「因爲好奇，就開始跟踪，因爲看不慣，就插手管了閒事，結果好心沒好報，差一點連老命都丟掉！」

「你看不慣什麼？」

「看不慣十一個男人欺負一個女人，可是現在想想，剛才眞應該讓他們好好把她折磨一頓才對，這個女人也實在太可惡了！」

「怎麼回事？」

「我救了她，她不但不感激，反而對我恩將仇報，妳說她可不可惡？」

徐仲康忍不下這口寃枉氣，把經過情形全部說了出來，只有恨自己有眼無珠，看不清好壞就亂抱打不平。

聽到這些話，那位小姐忽然感慨地說：「唉，你也不能太怪她，她很可憐，很值得同情，也很需要帮助！」

「這種人根本不值得同情的！」徐仲康餘怒難消。

「不，你弄錯了。」小姐連連搖頭，沉默片刻，忽然伸手抓住徐仲康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徐先生，雖然我們初次見面，我也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如果有時間，去找芝洋子，盡量給她一點安慰吧！」

「妳知道她的住址嗎？」

「答應我，別再傷害她，我就會告訴你。」

「我絕不傷害她，我要問問她懂不懂是非！」

「那麼你就到『憂鬱酒吧』去吧，那是她常去的地方！」

小姐說完話，又搖了搖頭，在徐仲康的肩膀上輕輕拍了兩下，竟轉身悄悄地走了。

徐仲康正在思索「憂鬱酒吧」這名字過份傷感，忽然發覺那位小姐已走進公園的大門，心裏覺得太過倉促，便追上去喊道：「小姐，請等一下！」

「還有事嗎？」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熊島眞子。」

「妳和芝洋子是什麼關係？」

「很難說，說也說不清！」熊島眞子攤攤手。

「芝洋子爲什麼要急着打聽高倉嘉文的住址？」徐仲康忽然想到這是事情的起因。

「你應該直接去問芝洋子才對！」熊島眞子不肯回答。

「還有，石野是什麼人！」徐仲康又

想到那個好心反而捱刀的黑衣大漢。

「徐先生，你太過份好奇會有危險的，我要走了。」

熊島眞子勉强向徐仲康揚手告別，順便提出一份神秘的警告，轉眼間便消失在公園的深處。

徐仲康百思不解，獨自站在公園發呆，無形中對這件事更增加了好奇——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羣無法無天的亡命之徒，兩個深夜獨行的妙齡奇女；一個可疑的石野，還有一個神秘的高倉嘉文，難道這些人之間有什麼難解難分的恩怨嗎？

擺在徐仲康面前的，只有兩條綫索！

要找熊島眞子就要拜訪「熊島組」！

要找到芝洋子，就要去光顧「憂鬱酒吧」！

他到東京本來是夢想找尋自己的妻子，結果尋妻夢碎，却惹出這麼一段莫名其妙的殺身之禍，如今雖然身未死，可是謎還沒有解開，他不甘心就此罷休，他想好好研究一下，看看這一批奇男怪女究竟在攪些什麼名堂？

芝洋子可恨！熊島眞子可疑！

田中和熊島英不是好東西！石野的行動更稀奇！

喉嚨上的刀痕仍在，他不能白捱這一刀，至少他要找到芝洋子，問問芝洋子爲什麼丟下他而獨自駕車逃掉。

羣女挑釁

銀座四丁目的擁擠，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無論白天或夜晚，計程車和私家車在快車道上排長龍，男女老幼在行人道上摩肩接踵，人擠人，車擠車，擠得你透不過氣來，擠得你不敢走近銀座四丁目的大街小巷，然而日本人却對於擠特別感興趣，而且有特別研究。

他們把擠看成一種生活藝術，甚至於把擠看成一種生存磨練，他們認爲怕擠或者不會擠的人，遲早要被時代淘汰；因此，每當夜幕低垂時，如果你有機會站在銀座四丁目的街頭，你將會被擁擠的人潮推着你到處欣賞擁擠的盛況，直到你逐漸對擁擠產生興趣而自動參加擁擠爲止，那絕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日本政府爲了鼓勵人民磨練擁擠的技術，特別把禮拜天訂爲「擁擠日」，把銀座四丁目稱爲「散步者的天堂」，每逢到了禮拜天，在這個區域之內，禁止任何車輛通行，乾脆讓大家擠個痛快，擠個徹底；於是禮拜天的銀座四丁目，無形中變成了擁擠的樂園，人們從人行道擠上快車道，個個喜笑顏開，個個汗流浹背，從來沒有因爲擁擠而發生糾紛的；一個穿着入時，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摩登小姐，在人潮中被擠掉了高跟鞋，她不但不生氣，反而回頭向擠她的人連聲道歉，表示她「擠功」太差，擋了人家的路，你說怪不怪？

且說徐仲康在「日比谷公園」見義勇爲，好心沒得好報，被芝洋子出賣，被田中死整，又被熊島眞子從刀下救出一條性命以後，第二天他就按照熊島眞子提供綫索，單槍匹馬到了銀座四丁目，這次正好也是禮拜天。

時間是下午六點多鐘，東京的酒吧剛剛開始營業，馬路上燈光燦爛輝煌，寒風刺骨，人潮依舊水洩不通。

徐仲康被夾在人潮當中，身不由主地沿着路旁的人行道往前走，也許是因爲他長得很討人喜歡，一直被身旁幾個飛女型的少女故意糾纏不清，氣得他心裏不停地冒火，却不好意思當衆失去風度。

在東京，尤其是在銀座四丁目，英俊的瀟洒男人被女孩亂擠，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因爲太空時代的日本女性，已經學會了吃男人的豆腐；可是當他被擠得連冒幾次火以後，他忽然發覺身旁這些「飛女」很不簡單，好像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找他似的，難道要發生意外嗎？

他心裏暗自納悶，想不通是個什麼道理！

今夜他是打算到「憂鬱酒吧」去的，在東京，他只得罪過「熊島組」的人，爲什麼飛女始終跟在他的四周向他「惡性擁擠」呢？

他承認自己平時對什麼事都敏感，然而今夜絕不是他自作多情，至少已經有半個鐘頭的時間，爲什麼這些飛女一直都不離開他？

有了疑問，就要看個清楚！

他保持着應有的平靜，很技巧地向自己前後左右仔細掃了一眼，竟發覺有十幾個飛女型的少女，擁擠在他的四周，默默地隨着他移動脚步，這十幾個飛女，脚上穿的都是長筒皮靴，下身都是毛料的迷你裙，上身都是鮮艷的皮外套，頭上都戴了一頂絨帽，雖然顏色不同，雖然高矮肥瘦不同，雖然酒渦的深淺不同，雖然香水的味道不同，但是，她們的氣質相同，她們的笑容相同，她們臉上都掛着一種傲視一切的冷笑，都時時刻刻地冷眼注視同一個目標，這表示說，她們當然是同一路的人馬——

飛女成羣結隊，徐仲康被夾在當中！前面的往後退，後面的往前推，左右兩旁的像夾蘿蔔乾，隨着其他的人潮，就這樣趁火打刦把徐仲康包圍了，徐仲康正急着去找芝洋子算帳，遇到這種情形，你說他的心裏能不冒火嗎？

「小姐，請走快一點好不好？」

當身前四名飛女故意擋路時，他終於禮貌地發出低聲的警告。

豈知此話一出，身前四名飛女找到藉口，立刻同時停步回頭，其中一名穿綠色皮外套的飛女，竟瞪起杏眼，大聲指着徐仲康嚷道：「喂，喂，不要拉我裙子好不好？」

「什麼？」徐仲康聞言大怒，一時不知應該如何理論。

這時候，十幾名飛女突然圍成一個圓圈，不約而同地向徐仲康發出居心叵測的冷笑，那個穿綠色皮外套的飛女吐掉口中的香口糖，又指着徐仲康大叫道：「在馬路上隨便拉我裙子，你想幹什麼？」

「豈有此理，我什麼時候拉過你的裙子？」徐仲康氣得大聲反問。

「就是剛才，喂！妳們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這傢伙一定是心理變態！」

「是流氓！」

「是色狠！」

「是……」

穿綠色皮外套的飛女高聲一問，其他的飛女們異口同聲地指着徐仲康叫嚣，弄得徐仲康有口難辯，非常尷尬。

很顯然地，這批飛女的目的是想讓徐仲康當衆出醜。

面對這批又嬌又俏又胡鬧的飛女，受到這種最難忍受的侮辱，徐仲康眞想施展手脚，狠揍她們一頓，然而正當他咬牙切齒準備動手時，忽然發覺馬路上的人潮都擁了過來，大家像看江湖郎中賣草藥似的，千百隻好奇的眼睛直瞪着他，使他不敢抬頭，這怎麼辦呢？

銀座四丁目的交通終於阻塞了！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飛女們越來越得意！

徐仲康心裏明白，知道飛女們要找他的痲煩，却不知道飛女們爲什麼要找他的痲煩，喧囂之中，他逐漸覺得這個場面很難應付，一個男人在大街上拉女人的裙子，這是一件相當丟臉的事，尤其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果他先動手打人，事情必定越鬧越大，因此他不得不忍下一口氣，低聲向那穿綠色皮外套的飛女問道：「妳到底想幹什麼，不妨直接說出來，何必用這種下流的手段呢？」

「我要你跟我們走！」「綠色飛女」也壓低聲音提出條件。

「爲什麼呢？」徐仲康認爲太沒有道理。

「因爲我們需要你！」

「需要我幹什麼？」

「不必多問，你走不走？」

「綠色飛女」臉色一沉，居然用威脅的口吻，向徐仲康發出蠻橫的警告。

徐仲康本來是想委屈求全，趕快擺脫這種無聊的糾纏，可是聽到這種語氣，看到這種派頭，不由怒火又生，强硬地拒絕道：「我有我的自由，妳少在我面前要流氓！」

「好，這可是你自討苦吃！」「綠色飛女」冷冷一笑，暗自向其他飛女們使了一個眼色，接着便大聲嚷着說：「拉了我的裙子還要罵我，你講不講理？」

「混蛋，誰拉妳的臭裙子？」徐仲康氣得破口大罵。

「你，你拉我的裙子，你罵人，你還想打人，救命啊，救命啊！」

「綠色飛女」突然變得像個潑婦，一邊叫着，一邊暗自解開了迷你裙的拉鍊，指着裙子大叫救命，頃刻之間轟動了整個銀座四丁目。

其他的飛女們一看時機成熟，立刻採取行動，齊向徐仲康身上衝了過去，並且動手動脚地亂喊起來——

「不要臉，拉女人的裙子！」

「色狠，打死他！」

「打！打！」

「把他送到警察局去！」

「看他以後還敢不敢亂吃豆腐！」

「我們要主持正義！」

「對，把他送到警察局去！」

「……」

你一言，我一語，十幾名飛女變成了可怕的瘋狗，拉拉扯扯，打打抓抓，拉得徐仲康衣衫零亂，抓得徐仲康滿臉傷痕，有些「路見不平」的男人，竟也自動表現英雄氣概，合力把徐仲康扭住，讓飛女們把徐仲康欺負得體無完膚，大街上即時亂成一片。

徐仲康有理說不清，孤掌難鳴，糊裏糊塗地惹起了公憤，在衆怒難犯的情形之下，終於被推出銀座四丁目，又被拖進路旁一輛大型的轎車——

夜剛剛開始！

東京剛剛熱鬧！

徐仲康氣得頭昏眼花！

轎車風馳電掣似地離開了擁擠的銀座四丁目，只給看熱鬧的人們留下一段可口的風流資料。

這實在太不像話了，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途中，徐仲康坐在車裏，氣了很久，頭腦逐漸清醒，然而清醒之後，又覺得事情令人担心——

車內漆黑一片，只有他一個人！

他想看看轎車行駛的路綫，却被特製的車窗擋住了視綫！

他想開門冒險跳車逃生，車門却無法打開！

他想向開車的人提出質問，結果後座與前座之間，隔着一塊砸不破的防彈玻璃，玻璃外面掛着黑色的布簾，根本看不到誰在前面開車，喊破了喉嚨也沒有人理會他！

這是幹甚麼？是綁票，是謀殺？還是有甚麼更可怕計劃？

「唉，眞是倒霉倒到家了！」

他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知道無計可施，反而放鬆心情，仰在車座上掏出一支香烟，靜待停車後的變化。

一支烟沒有吸完，車子突然停住了！

駕駛人似乎是存心想整他，猛然一個緊急刹車，使他撞到前面的防彈玻璃上，腦袋撞得很痛！連嘴裏的半截香烟都撞掉了。

他連忙坐直身子，想罵，又覺得無濟於事，想忍，實在難以忍受！就在這個時候，車內突然開燈，車門突然打開，一個沙啞、蒼老、而陰陽怪氣的聲音，從車外向他不耐煩地吼着說：「喂，你想死在車上嗎？」

「甚麼？」

「趕快下車！」

「哦！」

徐仲康盡量保持冷靜，悶悶地應了一聲，低頭跨出車外，抬頭時，忽然發覺面前站着一個穿「和服」的老婦人，正在瞪着他不懷好意，於是他非常謹愼地問道：

「這是甚麼地方？」

「你不會睜開狗眼看看嗎？」

老婦人聲勢洶洶，開口就想吵架，好像活夠了似的，指着徐仲康的鼻子窮叫。

徐仲康向老婦人冷掃一眼，想一拳把她打扁，可是仔細一瞧，這老婦人滿頭白髮，滿臉皺紋，穿了一身黑色的「和服」，戴了一雙皮手套，在夜風中凍得全身發抖，好像隨時都會被風吹倒的樣子，如果眞打她一拳，非打出人命不可，所以，徐

仲康不得不再忍下一口氣，開始迅速打量四周的環境，結果一看之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他已經被車子載到海邊，此刻正站在一個私人碼頭上，這是甚麼意思呢？

剛才在銀座四丁目時，「綠色飛女」曾經揚言要把他送進警局，爲甚麼突然改變主意把他送進這個老婦人手裏？這老婦人又是甚麼來歷，甚麼身份？

他覺得事情越來越嚴重了！

回過頭來，又向老婦人掃了一眼，忍不住探問道：「她們都到那裏去了？」

「她們是誰？」老婦人冷冷地瞪着徐仲康。

「是誰把我送到這裏來的？」

「我！」老婦人拍了拍胸膛。

「妳？」徐仲康聞言再度吃驚，十分不解地追問道：「剛才妳也在銀座四丁目嗎？」

「我在銀座三丁目，因爲四丁目今天不准停車，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去接你，害你走了很多路，我現在向你道歉！」

老婦人陰陽怪氣，居然向徐仲康鞠了一個躬，發出炫耀的道歉，使徐仲康摸不到一點邊際。

徐仲康怔了很久，忽然對老婦人冷言道：「不必道歉，希望你能回答我幾個問題！」

「我沒時間跟你多囉嗦，你還是快上船吧！」

老婦人言罷轉身，獨自鑽進轎車，把徐仲康一個人留在碼頭上。

徐仲康正想追問叫他上甚麼船，忽然聽到一陣馬達聲由海上傳來，當時心裏一驚，連忙回頭查看，但見海上駛來一艘遊艇，一直駛到他面前停住。

艙內跳出兩名白衣少女，其中一名走近船邊，喊道：「喂，你是不是叫徐仲康呀？」

「是的，幹甚麼？」徐仲康覺得有些邪門。

「上了船再說！」

「妳們是甚麼人？」

「我們都是好人，不會吃掉你的，快上來吧！」另一名少女向徐仲康斜掃了一眼。

「上船到那裏去？」徐仲康心中有些緊張。

「你怎麼這樣囉嗦呢？」少女非常暴躁。

「很抱歉！要想叫我上船，就得先把話說個清楚！」

徐仲康認爲今夜的女人都太張狂，不肯無條件屈服，豈知話剛說完，背後突然傳來兩聲鎗响。

「砰！砰！」

那老婦人又從車上探出頭來持鎗叫道：「怎麼？非要給你身上穿上幾個洞才肯聽話嗎？」

「豈有此理，妳——」徐仲康回頭指着車上的老婦人想罵，又覺得在鎗下不容易講理，於是心念一轉，故作輕鬆地笑道：「好吧，算妳們厲害，我投降了！」

說着，立刻縱身跳上遊艇，又向那兩名白衣少女道：「我已經上來了，二位還有甚麼吩咐？」

「進艙！」兩名白衣少女同時掏出手鎗。

「是！」

徐仲康非常識相，毫不猶豫地跟着一名白衣少女在另一名白衣少女監視之下，從容不迫地進了船艙。

他現在的想法已經完全改變！

他要看看下面還有甚麼把戲！

一個男人被這麼多年輕漂亮的少女選中，也是一件相當榮幸的事，何必過份緊張呢？

艙內設備非常豪華，到處都是香噴噴的，進艙以後，他先向四周打量了一眼，發覺這遊艇上只有他和兩名白衣少女，便好奇地轉身向身後的少女問道：「還有別的吩咐嗎？」

「把衣服脫下來！」那少女臉上現出一片片紅暈。

「甚麼？」徐仲康立刻憤怒地叫了起來。

「這麼簡單的話你會聽不懂！」

另一名少女突然舉鎗往徐仲康後頸上砸去，似乎不大願意和徐仲康浪費唇舌。

徐仲康一時措手不及，兩眼一瞪，當場昏倒於地！

兩名少女收起手鎗，一齊動手，脫下徐仲康的西裝，給徐仲康換上另外一套預先準備好的西裝，又給徐仲康戴上一張人皮面具，忙了半天，把徐仲康用繩子綁好留在艙內，才含笑走出艙外。

那個把徐仲康打昏的少女匆匆走進駕駛間，發動引擎，定住方向盤，遊艇又開始向海上行駛，她看了看手錶，向另一名少女揮手道：「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快回去交差吧！」言罷縱身跳入海中，和另一名少女游向碼頭，讓遊艇載着昏迷不醒的徐仲康，盲目地駛向深夜的大海。

這算甚麼任務？

爲甚麼要把徐仲康打昏？

爲甚麼要把徐仲康綁起來？

爲甚麼要把徐仲康送進大海？

爲甚麼要給徐仲康戴面具？

徐仲康臉上戴的是甚麼人的面具呢？

夜深了，海風刺骨，星月無語，不知徐仲康何時甦醒？更不知徐仲康甦醒以後會怎麼樣？這批女人眞是太辣手了。

愛恨交織

也許是那白衣少女手下留情，也許是海上的氣候太冷，徐仲康被打昏後，沒經過多久就甦醒了。

昏沉沉地睜開雙眼，首先他發覺自己的手脚被綁，已經失去行動的自由，艙內開着燈，關着門，不見半個人影，他想喊叫，又發覺嘴巴裏被塞了東西，根本發不出聲音來，這怎麼辦呢？

他只記得這艘遊艇上曾經出現過兩名白衣少女，不知道那兩名少女已經離他而去；他覺得今夜的遭遇太不合情理，起先是「綠色飛女」率領十幾個姐妹向他無理取鬧，說今夜很需要他，接着他被推上一輛轎車，被一名陰陽怪氣的老婦人綁架到碼頭，後來又遇到兩名白衣少女叫他上船，叫他脫衣服，又趁他不備之際把他打昏，把他細綁，現在居然把他軟禁在艙內，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呢？

今夜在銀座四丁目散步的男人，少說

也有幾百個，爲甚麼那些婦人偏偏選中了他？

既然選中他，爲甚麼要把他綑綁在艙內？

既然選中他，爲甚麼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難道老婦人和兩名白衣少女都是和「綠色飛女」一夥的人嗎？

難道「綠色飛女」和「熊島組」有關係嗎？

難道「綠色飛女」是代替「熊島組」來找他報仇嗎？

難道「綠色飛女」想讓他葬身在大海嗎？

啊，神秘的「綠色飛女」！可惡的「綠色飛女」！莫名其妙的「綠色飛女」！爲甚麼要用這種手段來折磨一個失意的男人呢？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匹夫之勇也！

如果眞是爲了徐仲康昨夜在公園，插手救芝洋子，那眞是太不值得了！

芝洋子已死裏逃生，徐仲康却在這裏活受罪，帮助這種忘恩負義的女人，豈不是表錯情、用錯力、冒錯險了嗎？

徐仲康躺在艙內的地毯上，手脚被綁得直挺挺的，像一根木頭似的，一動也不動，越想越窩囊，越想越後悔，昨夜那麼冷，那麼晚，爲甚麼不回去睡覺？爲甚麼要管這種閒事呢？

「唉，徐仲康！你眞是太無聊了！」

他心裏不停地埋怨着自己，悔恨之中，忽然又發覺自己臉上很不舒服，就好像塗了一層膠水似的，滿臉皮膚都緊得要命，這一定是被人戴上了面具，他可以猜想到，但是，她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遊艇仍在行駛，他仍能聽到隱約的引擎聲！

有了這個新發現以後，他心裏無形中更增加了恐懼；當時連忙向艙內搜索，看到牆上豎着一面落地的穿衣鏡，立刻向穿衣鏡前滾了過去。

他急於知道自己被戴上的是甚麼人面具！

費了很大的氣力，滾到落地的穿衣鏡前，側着身子往鏡裏一瞧，他不禁又呆住了——

鏡子裏照出來的，是一張陌生人的面孔！

很年輕，很英俊，兩道眉毛特別黑，充滿了男性的魅力。

這是誰呢？

爲甚麼要給他戴上這樣的一張人皮面具呢？

給他戴上這樣一張面具，把他綑綁在艙內，使他無法離開正在行駛中的遊艇，這——

「啊，啊！」

猛然之間，他心裏情不自禁地發出了無聲的驚呼，似乎已經明白了對方的眞正用意！

這是陰謀！

這是圈套！

這是陷阱！

毫無疑問地，對方一定是想利用他去矇騙某一個人的耳目，進一步再引誘那個人上當中計而倒霉！

然而，他仍舊想不通這是甚麼樣的糾紛！當然更想不通爲甚麼要選他做魚餌！

需要用魚餌來佈置陷阱，必定不是普通的糾紛，換句話說，他的性命必定和這個陷阱同樣地充滿了危險，萬一不幸地有個三長兩短，他這是何苦呢？

「該死的女人，我——」

想到可怕的後果，他身上開始冒汗，狠狠地罵了一句，又怒氣冲冲地滾向緊閉的艙門，滾到一半，他忽然又洩氣地停止了行動。

即使滾到艙門，也無法把艙門打開！

即使能够把艙門打開，也無法爬上甲板。

因爲艙門外還有樓梯，因爲他的手脚已經被綁，因爲他的身體根本不能彎動，何必再白白浪費體力呢？

就在他急得直冒汗，氣得直冒火，而無可奈何的時候，他突然發覺遊艇停止了前進！

心裏一驚，趕緊側身注視艙門！

不久，他聽到了脚步聲！

接着，他又聽到一聲驚心動魄的巨响，艙門被人用脚踢開，門外匆匆忙忙地闖進一個人來，竟使他又大大地吃了一驚。

來人穿了一雙紅色的長筒皮靴，一條紅色的毛料迷你裙，一件紅色的皮外套，頸間還圍了一條紅色的圍巾，頭上還戴了一頂紅色的呢帽，手上還戴了一雙紅色的皮手套，全身上下一片紅，看起來非常鮮艷、非常刺眼，也非常誘惑，這不正是昨夜獨闖公園，被「熊島組」的人剝得一絲不掛，又被徐仲康救出一條性命的忘恩負義人——芝洋子嗎？

徐仲康今夜到銀座四丁目，就是要到「憂鬱酒吧」找芝洋子興師問罪的，此刻見到芝洋子進門，心裏不由驚疑交加，可惜乾瞪眼不能開口說話。

芝洋子怎會知道他被綁在遊艇上？

芝洋子來找他幹甚麼？

難道芝洋子也和「綠色飛女」有關係嗎？

難道芝洋子想來殺他滅口嗎？

事情變化太大，他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有盡量望着芝洋子擺動頭部，希望芝洋子先把他嘴巴裏的東西拿出來——

芝洋子今夜沒有昨夜冷靜，也沒有昨夜那樣兇狠，臉上帶着焦灼的表情，一進門就向徐仲康喊道：「嘉文！」

「唔？」

徐仲康無法答腔，却對這稱呼充滿了疑問！

芝洋子爲甚麼要喊他「嘉文」？

「嘉文」代表甚麼？

嘉文，嘉文，嘉文！

他拚命地思索着這兩個字，終於震驚地恍然大悟。

昨夜「日比谷公園」，石野攔路阻止芝洋子赴約，芝洋子曾經向石野提出條件，叫石野把「高倉嘉文」的住址說出來；後來芝洋子到噴水池畔，也曾經向那四個受傷的男人索取「高倉嘉文」的住址！

芝洋子目前急於找尋高倉嘉文，剛才向徐仲康喊「嘉文」，當然是以爲徐仲康就是她要找尋的高倉嘉文！換句話說，徐

仲康臉上所戴的人皮面具，一定是高倉嘉文的面貌，徐仲康身上被更換的西裝，一定也是高倉嘉文平時所常穿的那種西裝，而芝洋子匆匆忙忙闖進來，還沒看出這個高倉嘉文是僞裝的！

故事發展到此時，好像已經逐漸明朗了！

芝洋子到遊艇上來的目的，是要找高倉嘉文，徐仲康現在被迫冒充高倉嘉文！

這是一個可怕的陷阱，芝洋子就是被引誘跌進陷阱的人；但是，「綠色飛女」不惜故弄玄虛，發動大批人馬來佈置這個陷阱的用意是什麼呢？

徐仲康急着想說話！

芝洋子把徐仲康當成了高倉嘉文，跑到徐仲康身旁，拉出徐仲康嘴裏的東西，來不及替徐仲康解繩子，就抱住徐仲康瘋狂地吻了一頓，然後又誠懇而深情地說：「嘉文，對不起你，我來得太晚了，讓你在這裏——」

「哎，哎，妳別弄錯我不是嘉文！」

徐仲康的嘴巴剛空，又被吻得無法開口，此刻得到機會，不等芝洋子把話說完，趕緊提心吊胆地說明自己的身份！

他是一個戀愛過的男人！

他曾經和自己的妻子享受過吻的幸福，也能够體會出吻的含義，從剛才那一陣意外的錯吻之中，他似乎已經瞭解芝洋子和高倉嘉文之間，擁有一段相當複雜的戀情。

芝洋子正在情深意濃地向徐仲康表示歉意，聽到徐仲康說出這種煞風景的話，頓時撒手瞪眼，把徐仲康放回地板上，有些激怒地叫道：「嘉文，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妳想叫我明白什麼？」

「天下女人雖多，但是眞心愛你的只有我一個，肯冒死來救你的也只有我一個，你爲什麼還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我？」

「妳愛的是嘉文，妳要救的也是嘉文，我不忍心讓妳上當，告訴妳我不是嘉文，這已經對妳够好了，妳還叫我用什麼態度來對待妳？」徐仲康也很不客氣地吼了起來。

「你說你不是嘉文？」芝洋子仍執迷不悟地瞪着徐仲康。

「我是中國人，難道妳聽不出我的日本話很生硬嗎？」

「那你——」

「我是被綁來這裏，然後被打昏，又被戴上面具來騙妳的，妳說妳是唯一眞心愛嘉文的人，妳爲什麼連眞假都分不出來呢？」

徐仲康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終於煩躁地說明了自己的遭遇。

芝洋子聽到「面具」，臉色馬上改變，並且伸手往徐仲康臉上摸去；這一摸，發覺徐仲康臉上眞有面具，不由驚慌地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爲什麼不拿下面具來看看？」

「該死的東西，居然敢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騙我！」

芝洋子非常生氣，但是她所氣的並不是徐仲康，匆匆拉下面具一看，立刻起身驚呼道：「啊？原來是你？」

「妳想不到會是我，我更想不到妳會來，芝洋子，這究竟是誰在興風作浪？」

徐仲康覺得芝洋子被騙得太可憐，不忍心追究昨夜的恩怨，只是好奇地探問今夜的糾紛，希望能從芝洋子口中得到有關「綠色飛女」的資料。

芝洋子的情緒很不穩定，在徐仲康身旁走了幾步又停身向徐仲康問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妳問這個幹什麼？」徐仲康認爲有些多餘。

「我要先弄清楚你的身份！」

「很簡單，妳先替我把這繩子解開，我就告訴妳。」

「你現在沒有資格和我談條件，我們兩個都很危險，你最好能服從一點，否則我還讓你一個人躺在這裏！」

芝洋子很多疑，也很不講理，昨夜的事，連一聲道歉都不說，反而威脅徐仲康，強迫徐仲康說明自己的身份。

徐仲康心裏當然很氣，但是在手脚被綁的情形之下，覺得不能再和芝洋子堅持下去，便耐着性子回答道：「好吧，我服從妳，不過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身份，我叫徐仲康，在東京只是一個普通的觀光客而已，妳不必對我多疑。」

「那你昨天晚上爲甚麼要救我？」

「我現在已經後悔了！」

「後悔？」芝洋子覺得很意外。

「爲什麼不後悔呢？」徐仲康一提到昨夜的事心中就冒火，當時氣呼呼地躺在地上瞪着芝洋子，滿腹牢騷地說：「我拚命救了妳，但妳却扔下我，自己開車逃走，害得我差一點被殺，妳認爲我不應該後悔嗎？」

「嗯。」芝洋子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似乎在回憶昨夜驚險的一幕，不久，竟低頭向徐仲康問道：「後來你爲甚麼又沒有被殺？」

這句話問得太過火了，難道說徐仲康非要被殺才行嗎？

徐仲康狠狠地瞪了芝洋子一眼，如果他能動手，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打芝洋子幾個嘴巴，然而他現在只能躺在地上乾生氣，氣得他口不擇言地罵道：「妳這個死女人，妳怎麼這樣沒有人性？我死了對妳有甚麼好處？」

「哎，哎，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芝洋子連忙上前叫道：「我的意思是說『熊島組』的人一向都是趕盡殺絕，寸草不留的，昨夜你救了我，又落在他們手中，他們怎麼肯放過你？是不是你和他們有什麼特殊關係？或者你答應他們甚麼條件來交換你的性命？否則他們那種殺人不眨眼的人，怎麼會無原無故就放掉你呢？」

這番話說得很有道理，芝洋子還是懷疑徐仲康的身份，担心徐仲康已經被「熊島組」暗中控制。

面對這樣一個疑神疑鬼的刁蠻少女，徐仲康心裏眞是又好氣又好笑，當時略作沉思，便把昨夜被熊島眞子釋放的經過說了出來，並且再三強調道：「昨天晚上如果熊島眞子晚到一步，我這條命就報銷了，所以妳不必再懷疑我的身份，我完全是一個好奇的陌生人，絕不會帮助『熊島組』做任何事情，我覺得妳現在應該爲自己的安全打算一下，既然有人想利用我來引

誘妳上當，一定還有進一步的行動，妳這樣浪費時間不覺得太危險嗎?」

「這個我知道，用不着你替我操心!」芝洋子非常自負，看了看手錶，又向徐仲康問道：「今天晚上是怎麼回事?她們把你弄到遊艇上，叫你戴面具冒充高倉嘉文，有沒有向你吩咐甚麼任務?」

「今天晚上的事比昨天還要可恨，從開始到現在，我完全是被動的，先是被一羣飛女無理挑釁，又被一個老婦人綁架到碼頭，面具也是我被打昏以後戴上的，事前我甚麼都不知道，直到現在我也是莫名其妙的。」

徐仲康憤憤不平地說明了今夜的遭遇，接着便憂心忡忡地向芝洋子反問道：「妳是怎麼攪的?爲什麼會和這麼多人發生糾紛?爲甚麼要急着找尋高倉嘉文?怎麼會找到遊艇上來?今夜的事是不是也和『熊島組』有關係?」

「你的問題太多了，可惜我現在沒有時間答覆。」芝洋子看了看手錶，望着徐仲康考慮了半天，仍有些懷疑地問着說：「這麼說你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囉?」

「如果有關係，我還會被打昏綁在這裏活受罪嗎?」

「好吧，我現在正式向你表示歉意，希望你能原諒我昨夜的行爲，你趕快離開這裏吧!」

芝洋子終於相信了徐仲康的話!

相信以後，馬上採取行動，一邊向徐仲康道歉一邊蹲下身來替徐仲康解繩子，就在這個時候，這艘遊艇突然又開始前進了。

「啊?」兩人不約而同地吃了一驚!

芝洋子立刻挺身而起!

徐仲康十分緊張問道：「妳是一個人來嗎?」

「該死的東西，每一個人都不肯放過我!」

芝洋子沒有理會徐仲康的問題，罵了一聲，轉身便往艙門外衝去，言下充滿了孤獨與憤恨，似乎已經知道遊艇爲甚麼會突然再度前進。

每個人都不肯放過我，這句話說得太凄涼，也太可憐!

徐仲康心慌意亂，身上的繩子還沒有解開，一步也不能行動，看到芝洋子獨自出艙，馬上大聲喊道：「喂，妳又想一個人逃走嗎?」

「砰!砰!砰!」三聲鎗響從上面傳了下來，擋住了芝洋子的去路；芝洋子返身奔回艙內，用力關上艙門，氣得面色如土，立刻從懷中抽出一柄短刀——難道她想行兇嗎?

徐仲康見狀大驚，在地上滾了兩下，下意識地瞪着芝洋子喝問道：「妳想幹什麼?」

「徐仲康，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忙?」芝洋子持刀來到徐仲康身旁。

「我已經失去自由，還能帮妳甚麼忙?」徐仲康猜不透芝洋子的心意。

「現在我們已經落到她們手裏去了，我可以馬上恢復你的自由，但是你必須和我站在一邊，帮助我對付她們。」芝洋子的情緒非常緊張，一手拉住徐仲康身上的繩子，一手舉刀向徐仲康問道：「怎麼樣?你答不答應?」

「只要妳肯恢復我的自由，我一定盡力帮助妳!」徐仲康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條件。

「這是咱們的君子協定，同生死，共患難，誰也不能失信!」

芝洋子說得很嚴重，言罷揮刀，割斷了徐仲康身上的繩子，恢復了徐仲康的自由，然後馬上跑向艙門，側耳聽了一會，突然閃身開門叫道：「那一個在上面?」

「——」上面沒有反應。

「是大姐的命令嗎?」芝洋子又問。

「如果沒有大姐的命令，我們怎麼敢隨便來冒犯妳哪?」

「大姐在那裏?」

「在家裏等妳!」

「大姐怎麼說?」

「大姐命令我們接妳回家!」

「如果我不回去呢?」

「那我們就不能不對妳失禮了!」

「該死的東西!」芝洋子又狠狠地罵了一聲，用力關上了艙門，悶不作聲地走向沙發坐了下去，看樣子她很生氣，也相當着急，只是不知爲了甚麼事情。

徐仲康活動了一下手脚，取下臉上的人皮面具，扔到芝洋子身旁的沙發上，點燃一支香烟，忍不住走向芝洋子問道：「怎麼回事?」

「你根本不知道!」芝洋子也憤憤地燃上一支香烟。

「就是因爲不知道才問妳嘛!」

「你問這些事幹甚麼?」

「咦?妳不是說叫我和妳同生死，共患難嗎?不先把事情弄清楚，怎麼能同生死共患難呢?」徐仲康不大高興地提出抗議。

「好了，你問吧，眞的沒見過像你這麼好奇的人!」

芝洋子很不耐煩地瞪了徐仲康一眼，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徐仲康的追問，只好無可奈何地仰到沙發上吸烟。

徐仲康冷眼旁觀，料定芝洋子今夜必是有甚麼困難的問題無法解決，便不再計較芝洋子的態度，反而心平氣和地問道：「大姐是誰?」

「大姐就是大姐，還會是誰?」

「大姐爲甚麼要强迫妳回家?」

「因爲我不想回家。」

「妳爲甚麼不想回家?」

「因爲那根本不是我的家!」

「不是妳的家?」

徐仲康突然被芝洋子的話怔住了。

既然不是她的家，她大姐爲甚麼要强迫她回家呢?

難道她和大姐不是親姐妹?

難道她和她大姐是同父異母，或者是同母異父嗎?

難道她大姐想對她有甚麼不利的行動嗎?

難道她對自己的家庭有甚麼不滿嗎?

難道她現在是獨自離家在外流浪嗎?

難道——

一想到家庭糾紛，徐仲康就不由自主地洩了氣!

自古「清官難斷家務事」，何必捲進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漩渦裏去呢?

他想退出這場糾紛，趕快離開遊艇，然而當他再看芝洋子時，竟發覺芝洋子已經仰在沙發上默默地在流淚，基於同情的心理，使他不得不改變原有的念頭，於是，他又誠懇地向芝洋子勸道：「洋子，家總是溫暖的，不管有甚麼不愉快，妳總不能够這樣一個人在外面鬼混，還是回家去吧!」

「你懂什麼?你認爲我應該回去嗎?」芝洋子突然激動地跳了起來。

情債難捨

「是不是妳和妳的大姐鬧意見?」徐仲康仍舊耐心地探求原因。

「大姐對我很好，每一個人對我都很好!」

「那妳爲什麼還不肯回去呢?」

「我已告訴你了，那不是我的家，她也不是我眞正的大姐，你聽懂了沒有?」

芝洋子扔掉香烟，怒氣冲冲地衝向徐仲康，好像要和徐仲康打架的樣子，越說越不像話。

徐仲康的反應很快，一聽到這些話，就知道自己剛才可能會錯了意，立刻溫和地追問道：「妳說那不是妳的家，究竟是什麼呢?」

「那是一個陷阱，那是一個毀滅女孩子的集團，那個地方叫『飛女黨』，家就是『飛女黨總部』，大姐就是『飛女黨』的首領，我要脫離『飛女黨』，大姐不准，我偸偸逃了出來，大姐又想盡辦法要把我捉回去，你明白了沒有?如果眞是我的家，我會不回去嗎?」

芝洋子像失去理智似的，抓住徐仲康的衣服，以控訴的口吻透露了自己的秘密，一直推着徐仲康退到牆邊，最後竟哭倒在徐仲康的懷裏。

這是徐仲康沒有想到的事!

他從來沒聽說東京還有個「飛女黨」，當然更不知道芝洋子是「飛女黨」的一份子!

聽完芝洋子的敍述，望着泣不成聲的芝洋子，他呆了很久，忽然放棄了對芝洋子的成見，改變了對芝洋子的看法!

昨夜，他認爲芝洋子是一個刁蠻狠毒的獨行飛女，今夜，他忽然覺得芝洋子變成一隻迷途的羔羊，而且目前正在生死關頭掙扎，他能袖手旁觀嗎?他能見死不救嗎?

人都有走錯路的時候，可是芝洋子現在已經迷途知返，已經決心要脫離「飛女黨」重新做人；常言說的好，浪子回頭金不換，浪女回頭也値錢，爲什麼不給芝洋子一點鼓勵和帮助呢?

「洋子，妳先冷靜一下!」

徐仲康輕輕叫了一聲，扶起芝洋子的頭來，替芝洋子擦乾眼淚，陪芝洋子坐到沙發上，像照顧受了委屈的小妹妹似的，含笑安慰着說：「妳能有勇氣想脫離『飛女黨』，我非常佩服妳，不要太難過，妳會成功的!」

「算了，你走吧!」

芝洋子經過一陣平靜，臉上又恢復了原來的冷酷；她倔强地抬起頭來，沒有感激徐仲康的好心，反而推開徐仲康，向徐仲康下了逐客令。

徐仲康也是個牛脾氣，聽到芝洋子的話，馬上抗議道：「人在遊艇上，出路已經被封鎖，妳叫我走到那裏去?」

「你可以打開艙門，告訴她們這件事與你無關，她們已經捉到我，不會再强留你了!」

「我走了妳怎麼辦?」徐仲康滿腔熱血。

「你是你，我是我，你留在這裏也不會對我有太大的帮助!」芝洋子依然冷若冰霜。

「妳剛才不是說我們要同生死，共患難嗎?」

「本來我是這樣打算的，可是……現在……」

「現在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你太善良，不忍心再連累你，你快走吧，我去替你打個招呼!」

芝洋子微微一笑，立刻又扳起面孔，起身走向艙門，似乎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到對徐仲康的歉意與謝意。

其實這也是實在的情形!

昨夜她幾乎把徐仲康害死，今夜如果再把徐仲康留下，還會有好結果嗎?她是「飛女黨」的人，當然瞭解「飛女黨」的厲害，但是她爲什麼突然這樣關心徐仲康的死活呢?

徐仲康遲疑了一下，立刻上前拉住芝洋子，堅決地搖頭拒絕道：「妳不必去替我打招呼，我決定留下來了!」

「你不怕死嗎?」芝洋子有些驚奇。

「當然不怕!」

「你願意爲我冒險?」

「我願意爲正義奮鬥!」徐仲康拉着芝洋子回到沙發上坐下，遞給芝洋子一根香烟，一邊掏出打火機給芝洋子點火，一邊又懇切地說：「洋子，我願意帮助妳脫離『飛女黨』，即使不能成功，我也不怕任何危險，不過我希望妳把事情告訴我，這些糾紛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唉!」芝洋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望了望好奇的徐仲康，用力吸了兩口香烟，才感慨萬千地說：「看起來好像很複雜，其實也很單純，一切都是爲了那個無情無義的愛情騙子!」

「誰是愛情騙子?」

「當然是我要找的高倉嘉文!」

「哦?」一談到高倉嘉文，徐仲康不由又想到昨夜的一場糾紛，打了半天，殺了半天，原來只是爲了愛情，不用說，這又是一段很不平凡的愛情了，於是他趁機連忙追問道：「妳和高倉嘉文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按理說，我現在已經是他的太太了，可是他居然想連普通的友誼都否認，你說我該不該找他算帳?」芝洋子的話充滿了怨恨。

「這又是怎麼回事?」徐仲康仍舊弄不清楚。

「我和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近水樓台先得月，天天追求我，騙取了我的少女初吻，奪去了我的處女貞操，他說他眞心愛我，又說要到東京來賺錢和我結婚，結果一別三年，把我一個人扔在故鄉，不但沒有和我結婚，連一封信也不寄給我，你說他存的是什麼心?」

芝洋子的情緒突然衝動了起來！一邊向徐仲康訴苦，一邊向徐仲康質問，毫不顧忌地說出了自己的遭遇，同時也激起了徐仲康的憤慨。

女孩子被騙失身是常有的事，很難斷定那一方面應該負責，但是高倉嘉文這種始亂終棄的男人，他認爲太低級，也太可恨；愛情是神聖的，有時候由於男女雙方一時衝動，在婚前發生了關係，也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發生關係以後，就應該彼此珍惜這一份關係，及早設法結爲正式夫妻，怎麼能一走了之呢？

想到這些問題，他開始替芝洋子抱不平！

雖然遊艇仍在繼續前進，雖然他已經無法離開遊艇，但是他現在早已把「飛女黨」的事拋諸腦後，只是耿耿於懷地向芝洋子繼續問道：「妳的故鄉在那裏？」

「在北海道。」

「家裏還是些什麼人？」

「本來只有母親照顧我，一年以前母親去世，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所以我才決定到東京來找高倉嘉文！」芝洋子的眼圈已經發紅，然而她是一個非常好強的女孩子，剛才已經在徐仲康面前哭過一次，現在她不想再讓自己表現得太懦弱，所以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忍了很久，又咬唇緩緩地說：「他欺人太甚了，我不甘心，我一定要他當面給我個交代！」

「那麼妳找到他沒有呢？」徐仲康竟開始替芝洋子着急。

「沒有，一年以來，我一直都沒有找到他！」芝洋子洩氣地搖着頭。

「妳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參加『飛女黨』的？」徐仲康又關心地談到芝洋子的失足。

「那已經是一年以前的事了！」芝洋子用力噴出一口香烟，歷盡滄桑的臉上，逐漸現出一片悔恨之意，極力鎮定地回憶着說：「那時候，我剛從北海道來到東京，一個熟人也沒有，爲了找尋高倉嘉文，我把母親留給我的房子賣掉，住在旅館裏，每天到處打聽高倉嘉文的下落；不久，我認識了一個男人，他說他很同情我的遭遇，願意帮助我找尋高倉嘉文，結果他把我的錢全部騙走，還強迫我和他同居了一個月。」

「後來呢？」徐仲康忍不住憤怒地叫了起來。

「後來旅館叫我付房錢，我付不出來，被趕到馬路上，我就開始到處流淚。」

芝洋子的聲音越來越低，臉色却是越來越蒼白，很顯然地，她是滿腔的委屈與悲憤，不好意思在徐仲康這個陌生的男人面前發洩，她很困難地冷靜了一下，忽然起身走向酒櫃，倒了一杯酒，默默地喝了下去，又自言自語地說：「開始流淚以後，我的生活完全改變，學會了喝酒，也學會了怎樣和好色的男人鬼混來賺錢，直到有一天——」

說到這裏，芝洋子忽然轉身向徐仲康，有些無法自持地叫着說：「有一天我在路上又遇到了那個欺騙我的男人，我向他要錢，他罵我是神經病，根本不肯承認，我想拖他到派出所去理論，他居然動手打我，把我打倒在地上，勒着我的脖子威脅我，不准我再找他，否則他就要把我殺掉，當時我氣得要死，一邊在掙扎，一邊罵他沒有良心，結果罵得他老羞成怒，不停地打我，正當我奄奄一息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路見不平，把他打跑，才把我救了出來。」

「那個人是誰？」

「就是今夜要捉我回去的大姐，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份！」

「她救了妳以後，就叫妳參加她的『飛女黨』嗎？」徐仲康似乎已經看出「大姐」的陰謀。

「不，她救我的時候，根本沒提『飛女黨』的事。」芝洋子用力搖了搖頭，接着又後悔不已地說：「那天晚上她帶我到她住的地方，問明我的遭遇並對我表示非常同情，不但無條件養活我，而且還和我結拜爲姐妹；她說這個世界已經被男人獨佔，女人要想生存，就必須團結起來，後來她又問我想不想找那個男人報仇——」

「妳怎麼說？」徐仲康知道這是一個關鍵。

「我被那個人騙得人財兩空當然想報仇！」芝洋子毫不遲疑。

「她有沒有帮助妳呢？」

「第三天，她竟把那個男人綁到我的面前，替我把被騙的錢加倍討了回來，並且當面替我把那個男人打得半死，打成殘廢，讓我出了一口怨氣。」

「妳對她有什麼表示？」

「當時我非常感激她的熱心，並且更佩服她的能力，我把她當成救命恩人，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謝她，但是她一點都沒有向我要求報答，反而問我還有什麼困難，她還願意繼續帮助我，我說我最大的困難就是找不到高倉嘉文。」

「她怎麼說？」

「她說很簡單，只要我願意和她所有的結拜姐妹都結拜姐妹，大家同心協力，一定可以把高倉嘉文找到。」芝洋子說到這裏，吸了一口烟，望了徐仲康一眼，又感慨地接着說：「當時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心想能多結拜幾個姐妹，也不是什麼壞事，就毫不考慮地答應了她，沒想到一結拜，就跌進了她的陷阱。」

「哦？妳就是這樣參加『飛女黨』的嗎？」

「是的！」

「參加『飛女黨』以後，她有沒有帮妳找高倉嘉文呢？」

「她確實曾經盡過力，但是東京這麼大，人這麼多，始終沒有找到。」

「妳怎麼知道她確實曾經盡過力？」徐仲康覺得芝洋子太天眞。

「你不要誤會她的爲人！」芝洋子忽然非常認眞地說：「她雖然是『飛女黨』的首領，但是她絕不是壞人，尤其是對每一個姐妹，她都是全心全力地照顧着。」

「那妳爲什麼還要脫離她的『飛女黨』呢？」徐仲康認爲芝洋子太矛盾。

「因爲我不同意她的作風，她太好強，太自負，太偏激，太恨這個世界，整天叫我們做些不該做的事情；起先我總是由於感激她而默默地服從，後來我發覺她的思想已經有些變態，幾次勸她放棄這種生活，解散這種非法的組織，她都不聽，所

以我才偷偷離開她，做了『飛女黨』的叛徒。」

芝洋子非常沉痛地說明了自己墮落的經過，然而從言談之中，好像對「飛女黨」的首領充滿了同情，毫無怨恨之意，這也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徐仲康沒想到芝洋子會有這樣一段不平凡的遭遇，越聽越覺得芝洋子需要帮助，同時也對「飛女黨」產生了好奇之心。沉默立刻，又想到昨夜在「日比谷公園」的一場無妄之災，便趁機詢問道：「離開『飛女黨』以後，妳又怎麼和『熊島組』惹出糾紛來了呢？」

「這是無意中惹出來的，昨天下午，我在『憂鬱酒吧』喝酒，忽然聽到有四個男人在談論高倉嘉文，我問他們高倉嘉文在那裏，他們不肯答覆，結果我一氣之下，和他們發生衝突，把他們打傷，他們才和我訂下昨天晚上的約會——如果我想知道高倉嘉文的下落，就叫我到公園去見他們。」

談到昨夜的無妄之災，很容易就連想到被剝得一絲不掛的窘態，芝洋子的兩腮，不由自主地紅了起來，她好像還記得自己被徐仲康抱出公園的情形，低頭尷尬了很久，忽然拍着大腿叫道：「啊，對了，一定是我昨天晚上的行踪被大姐發現了，否則她們今夜怎麼會找你來冒充高倉嘉文呢？」

這件事徐仲康也一直覺得是個謎，在銀座四丁目被「綠色飛女」糾纏時，他就想不通自己爲什麼會有這份「艷福」，如今聽芝洋子一說，立刻進一步試探道：「是不是那個叫石野的男人向『飛女黨』通風報的信？」

「石野？」芝洋子怔了一下，皺了皺眉頭，却又搖頭思索道：「不會的，石野是男人，『飛女黨』是從來不用男人辦事的！」

「那麼石野是那一方面的？爲什麼一直勸妳不要去赴約？」

「我也弄不清楚，以前不認識，他看起來像好人，誰也不知道他對我有什麼目的？」

「除了石野以外，還會是誰知道我昨夜插手管了妳的閒事呢？」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昨天晚上你能跟踪我，別人也同樣跟踪你，我想一定是『飛女黨』的姐妹才對，剛才我在『憂鬱酒吧』，就是接到一個姐妹的電話，才趕到遊艇上來的。」

「她對妳怎麼說？」

「她說高倉嘉文已經找到，被綁在東京灣內遊艇上，如果我不來，大姐就要用高倉嘉文餵魚。」

「東京灣內不會只有這一艘遊艇，妳怎麼會找到這裏來？」徐仲康覺得很多事都不可思議。

「這是大姐的遊艇，我當然認得出來！」芝洋子笑了一下。

「還有，妳剛才說『飛女黨』一直都沒找到高倉嘉文，怎麼會造出高倉嘉文的面具來呢？」徐仲康認爲這一點更不合情理。

「這你就不知道了，我有高倉嘉文的照片，當初大姐帮我找高倉嘉文時，把照片翻印了很多張，每個姐妹都有，她們昨夜發現你帮我的忙，決定利用你冒充高倉嘉文來騙我，只要拿照片去找人定做一張面具，兩三個小時就可以做得出來。」芝洋子把這些事看得很平淡，解釋清楚以後，忽然又注視着徐仲康說：「剛才你戴上面具，我還眞以爲你是高倉嘉文哪，你好像有很多地方都和他一樣了！」

「那我眞是太幸運了！」

徐仲康不太願意把自己和高倉嘉文扯在一起，當時不經意地笑了一下，馬上改變話題，忐忑不安地向芝洋子問道：「妳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最好是能衝出去離開遊艇，否則被她們押回『飛女黨』，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

想到被押回「飛女黨」，芝洋子不由自主地消失了笑容；任何一個非法的組織，最恨的就是叛徒，一旦被捉回去，還會有機會活命嗎？

徐仲康也瞭解這一點，但是既然答應帮忙，就不能再給芝洋子洩氣，於是他愼重地問道：「現在咱們能衝得出去嗎？」

「你願不願意冒險？」芝洋子忽然認眞地向徐仲康提出反問。

「只要有機會逃命，冒險也值得。」徐仲康毫不考慮地說：「妳說說看，上面有槍監視，又非走艙門不可，有什麼辦法衝出去？」

「我想，咱們可以和上面的人來一場小小的鬥智，由我出面和她們周旋，你在暗中——」

芝洋子正想和徐仲康研究脫身之計，遊艇突然停止前進，使她下意識地站起身來，也跟着停止了談話，神色顯得非常緊張。

徐仲康知道時間已晚，立刻奔向芝洋子低聲問道：「爲什麼不走了？」

「已經到了！」

「妳是說——」

「到『飛女黨』總部了，你快站遠一點，別讓她們看出我們想合作！」

芝洋子慌慌張張地推開徐仲康，然後整了整頭髮，做了一次深呼吸，準備應付這個即將來臨的局面，正在這時候，門外樓梯上已經响起一陣緩緩的脚步。

是什麼人來迎接他們呢？

艷兵如虎

兩人側耳靜聽脚步聲，徐仲康只知道胆顫心驚，芝洋子却好像已從脚步聲中辨別出來人的身份，但見她失望地搖了搖頭，預先拉開艙門的門栓，便毫不在意地轉身走到沙發旁，大模大樣地坐到沙發上。

徐仲康想不通芝洋子爲什麼忽然變得這樣鎭定，正詫異時，艙門已經打開，門口站的又是那兩名把他打昏的白衣少女，此刻再度相見，好像根本不認識他似的，只是輕描淡寫地掃了他一眼，便把視綫同時集中到芝洋子身上。

兩名白衣少女見芝洋子坐在沙發上吸烟，不由皺了皺眉頭，相互使了個眼色，由其中一名開口輕輕喊道：「二姐！」

「幹什麼？」芝洋子威風凜凜地應了一聲。

「奉大姐之命我們來接二姐回家。」

「大姐沒來嗎？」芝洋子派頭十足。

「大姐正在家裏準備歡迎您。」

「老三呢？」芝洋子突然轉過頭來。

「在上面。」

「她爲什麼不下來？」芝洋子居然表示不滿。

「這——」白衣少女不敢隨便回答。

「不要說了，我知她心裏想什麼！」

芝洋子煩暴地站起身來，向兩名白衣少女冷冷地瞪了一眼，直瞪得兩名白衣少女畏懼地低下頭去，才指着一旁的徐仲康又問道：「大姐有沒有說這個人怎麼樣處置？」

「要一起帶回去！」

「那就趕快走吧，還死在這裏幹什麼呢？」

「二姐先請！」

兩名白衣少女同時向芝洋子鞠躬，馬上彎腰讓路。

芝洋子當仁不讓，也不再理會徐仲康，竟獨自大搖大擺地跨出艙門，爬上了樓梯。

徐仲康看到這一幕「迎接」的場面，心裏對芝洋子的身份不得不重新作一個新估計，而且對芝洋子的爲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白衣少女稱芝洋子爲「二姐」，就表示芝洋子在「飛女黨」中已經坐第二把交椅；芝洋子有這麼高的地位，居然還想脫離「飛女黨」，可見她是眞心想重新做人，可見她的本性並不壞，可見她還是一個值得同情，值得帮助的人。

「唉！」徐仲康改變了對芝洋子的看法，望着芝洋子強自鎮定地走出艙門，忍不住發出無限的感慨。

兩名白衣少女奉命下來迎接芝洋子，雖然知道芝洋子今夜已經成爲「飛女黨」的叛徒，但是對芝洋子的聲勢仍不敢不怕；剛才被芝洋子神氣了半天，兩人正感怨氣無處發洩，一看徐仲康站在那裏發呆，不由趁機咆哮道：「喂，你還死在這裏幹什麼？趕快走啊！」

「妳們不帶路，叫我往那裏走？」徐仲康也不甘示弱地吼了起來。

「喲，你也想神氣嗎？」

一名白衣少女冷冷一笑，慢慢走向徐仲康，似乎想拿徐仲康出一口怨氣。

徐仲康挺身上前一步，非常老練地警告道：「少和我來這一套，妳們不够資格在我面前放肆，快帶路吧！」

「帶你個鬼路，自己不會用狗腿往上爬嗎？」

那白衣少女沒想到徐仲康還敢這樣神氣，當時臉色一沉，毫不客氣地踢了徐仲康一脚，想用行動來向徐仲康示威。

徐仲康眞看不慣女孩子在外面成羣結黨亂混，此刻見白衣少女如此張狂，突然閃身伸手，抓住白衣少女的足踝冷笑道：「怎麼樣，是不是想和我較量一下？」

「你，你這個死人！」

那白衣少女不但沒踢中徐仲康，反而被徐仲康撩起一隻玉腿當面奚落，不由又羞又氣，一條腿站立不穩，歪歪倒倒地扶住自己的同伴，面紅耳赤地向徐仲康破口大罵，罵得十分難聽。

徐仲康覺得應該給這兩名飛女一點教訓，讓她們知道不能夠隨便在外面亂來，於是把抓住足踝的手用力一拉，一送，一甩——

兩名白衣少女當場倒在一起！

他却頭也不回地離開船艙，匆匆來到甲板上。

剛來到甲板上，徐仲康又暗自吃了一驚！

原來遊艇是停在海中。

原來海中有一個小島。

四周一望無際，使他無法判斷這小島是在東京灣內，或是在東京灣外。

他所能看到的是，島上叢林密佈，林中還有燈光！

難道這裏就是飛女黨的總部嗎？

心裏感到一陣陣的懸疑，再看甲板上，站了兩排白衣少女，約有二三十名，個個艷似桃李，冷若冰霜，而且身上的打扮都和艙內的白衣少女相同——白色長統皮靴，白色迷你裙，白色的皮帶，白色的皮外套，還有白色的圍巾、手套和絨帽！

兩排白衣少女的中間，面對面站着兩個少女，一個是綠色的，另外一個是紅色的，綠色的是在銀座四丁目率衆向徐仲康無理取鬧的「綠色飛女」，紅色的當然就是和徐仲康有過兩次不解之緣的芝洋子！

看到這一羣飛女的打扮，徐仲康心裏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說，所有「飛女黨」的人，都是這種打扮，式樣相同，顏色不同，大概顏色代表地位，芝洋子是「二姐」，穿紅的，白衣少女人數最多，地位可能最低，剛才艙內那兩個少女說「三姐」在上面，那麼「三姐」一定就是「綠色飛女」了——

「綠色飛女」與芝洋子相對而立，默不作聲，氣氛很不和諧。

白衣少女們列隊歡迎，當然也是列隊監視，個個精神飽滿，叉腰瞪眼，眼睛却是瞪向對面。

沉默之中，芝洋子忽然冷言冷語地向「綠色飛女」諷刺道：「我離開『飛女黨』，你就可以穿紅的升爲老二，你何必用這種卑鄙手段弄我回來？」

「這是大姐的意思，你用不着對我發牢騷！」「綠色飛女」對芝洋子一點都不客氣。

「你不想升級嗎？」

「你不死，我升了級也不安心！」

「那麼說，你今天晚上是想把我弄死囉？」

「不！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也沒有這麼大的野心，這一切都由大姐做主，所以——」

「既然這樣，就不必再囉嗦了！」

芝洋子不等「綠色飛女」說完，就逕自向遊艇的梯口行去，根本沒有把「綠色飛女」放在眼裏。

「綠色飛女」是誘捕芝洋子的主持人，也是「飛女黨」中「坐三望二」的大人物，如今在衆白衣少女面前沒有得到應得的威風，心裏似乎不太舒服，當時見芝洋子要往身旁走過，馬上退後一步，攔路耀武揚威地說：「今夜我的任務是把你交到大姐手裏治罪，希望你稍爲合作一下！」

「到了『飛女黨』我就是二姐，你也應該記住這一點！」

芝洋子含笑推開「綠色飛女」，大步走下扶梯上了岸，特別強調她「二姐」的身份，處處都顯得非常沉着，也許這就是她能在一年之中就被提升爲「二姐」的原因。

「綠色飛女」又碰了一鼻子灰，無意中發覺徐仲康站在一旁看熱鬧，並即借題大聲吼道：「趕快下船！」

「哎，咱們最好先把話說清楚！」徐仲康最看不起這種亂發威風的小人，一看「綠色飛女」又想拿他出氣，馬上就走上前聲明道：「我既不屬『飛女黨』，又沒有得罪『飛女黨』，你最好對我客氣一點，免得大家傷感情！」

「狗東西，如果昨天夜裏不逞英雄，她早就死在『熊島組』的手裏了，還說沒得罪『飛女黨』！」「綠色飛女」居然給徐仲康加上一條罪名。

「咦？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是做人的基本條件，你怎麼可以說我的不是呢？」

「哼！待會兒再修理你，快給我滾下去！」

「綠色飛女」掏鎗示威，催促徐仲康下船，看樣子還打算和徐仲康另作文章。

徐仲康先被逼上賊船，又被迫進賊窩，根本不再顧慮這些，他急於知道芝洋子現在的打算，以便採取一致行動，所以沒有再和「綠色飛女」發生衝突，匆匆下船上岸，趕上芝洋子，低聲問道：「這就是『飛女黨』的總部嗎？」

「嗯。」

「你打算怎麼辦？」

「見了大姐之後再說吧，反正我不會出賣你。」

芝洋子心事重重，好像不太願意多說話，只是愼重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略帶歉意地望了徐仲康一眼，便默默地繼續向前走去。

前面是樹林，林中有寬廣的道路，兩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都是「灰衣少女」，戒備相當嚴密，情勢非常緊張，雖然見到芝洋子走過都彎腰鞠躬，但是每個人手裏卻都緊握着武器。芝洋子昂首濶步，絲毫不露聲色！

徐仲康跟在芝洋子身後，相距約有五步，看到這種情勢，料定越往裏走，性命就越危險，也不得不硬着頭皮前進，因爲他早已發覺「綠色飛女」正率領大隊白衣少女隨後跟來。

五分鐘以後，走到路的盡頭，來到樹林深處，面前出現了一片廣場，其中有一間大房的燈光特別亮，門口站着四名「藍衣少女」守門，一看知道都是會武藝的人，在那裏挺胸背手而立，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徐仲康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冷顫，連忙追上去向芝洋子低聲問道：「到了嗎？」

「完了！」芝洋子猛然停住脚步。

「甚麼完了？」徐仲康正感到莫名其妙。

「這是『生死堂』，按照『生死堂』的習慣，就表示要執行死刑，看樣子大姐眞的生我的氣了！」

芝洋子面對着「生死堂」的大門，神色已有些恐懼，聲音也有些顫抖，似乎正在攷慮要不要直闖進去見她的「大姐」。

這時候，「綠色飛女」也率領白衣少女們停住了脚步，沿路負責戒備的灰衣少女們仍站在原地不動，倒是門口那四名藍衣少女的性子比較急躁，一見到芝洋子停住脚步，便齊聲向門內喊道：「報告大姐，二姐回來啦！」

「噹——」

一聲震耳欲聾的鐘响，緊隨着四名藍衣少女的喊聲傳了出來。

徐仲康嚇了一跳，沒想到「飛女黨」有這麼多人，更沒想到「飛女黨」有這麼多怪規矩，這一聲鐘响代表甚麼呢？

「正義之中，六親不認，我先進去了！」

就在徐仲康六神無主，百思不解的時候，芝洋子忽然自言自語地說出這麼幾句話，然後便逕自向「生死堂」的大門邁開了沉重的脚步。

平時大家都以姊妹相稱，現在要維護「飛女黨」的傳統，公事公辦，開始審判芝洋子，大概這就是「六親不認」的意思吧？

徐仲康聽到這種悽慘的語氣，望着芝洋子孤獨的背影，好像一走進「生死堂」的大門就要沒命似的，心裏不由暗自爲這個不幸的獨行飛女揑了一把汗，同時也爲自己的性命感到惶恐。

如果殺掉芝洋子，還會讓他活下去的嗎？

他覺得應該先設法保障自己的安全，忽聽「生死堂」內有人喊道：「大姐有令，把那個野男人也帶進來！」

「是！」

「綠色飛女」興奮地應了一聲，立卽閃身來到徐仲康面前，向徐仲康冷冷一笑，又神氣活現地吼道：「走。」

「走就走嘛，你窮叫什麼？」

徐仲康斜瞪「綠色飛女」一眼，兩臂一抖，昂首便視死如歸地走進了「生死堂」的大門，對「綠色飛女」的張狂態度非常不滿。

「生死堂」內一片肅靜。

剛進門他就四處張望，想看看是那個大胆叫他野男人，結果發覺這「生死堂」雖然十分寬敞，裏面卻沒有幾個人，仔細一算，連他在內才只有七女一男，不過那七個女的都相當刺眼，而且有六個目不轉睛的看着他。

說得更清楚一點，在他的對面，也就是在「生死堂」的正面，一共放了八隻單人沙發。

這八隻沙發的顏色都不相同。

正中央並排了兩隻，一隻是黑色的，一隻是紅色的，黑色的沙發上坐了一個穿日本「和服」的老婦人，紅色沙發上沒有人坐。

紅色沙發右邊，分別是綠色，紫色，和灰色的沙發，此刻「綠色飛女」已經坐上綠色的沙發。

黑色沙發左邊，分別是黃色，藍色，和白色的沙發，上面各坐着一個同色的女打扮的女人。

由顏色來辨別地位，「綠色飛女」是老三，坐在綠色沙發上，芝洋子是老二，打扮是紅色，應該是坐紅色沙發，但她今

夜因爲有罪而跪在「生死堂」中央的地上，那麼坐在黑色沙發上的黑衣婦人，就應該是「飛女黨」的首領，衆飛女所說的「大姐」了——這是徐仲康沒有想到的事。

當初在碼頭下車時，他只覺得老婦人的脾氣特別大，而且一舉一動都有些陰陽怪氣，原來是這麼回事！肅靜之中，他好奇地多看老婦人幾眼，接着又慢慢地把視綫移向芝洋子，看到芝洋子面向那老婦人跪在地上，垂頭喪氣，默默無語，樣子十分之可憐。

想到芝洋子曾在「飛女黨」中坐過第二位交椅，徐仲康心裏發出無限的感慨，只因爲芝洋子想脫離「飛女黨」就要被判叛變之罪，「飛女黨」也未免太小氣了。

正感慨時，忽見「綠色飛女」起身向黑衣婦人鞠躬請示道：「大姐，叛徒巳經逮捕歸案，現在可以開始審判了吧？」這女人計毒心狠，一開口就先給芝洋子加上一個叛徒罪名，看樣子是眞想奪取芝洋子在「飛女黨」中的地位了。

芝洋子慢慢抬起頭來掃了「綠色飛女」一眼，又慢慢把頭垂了下去，沒有任何表示。

全場鴉雀無聲，徐仲康暗自替芝洋子担心！

這時，黑衣婦人忽然向芝洋子射出兩道精銳而憤怒的目光，停了很久，才大聲質問道：「芝洋子，你的行爲巳經構成叛變之罪，按『飛女黨』規定，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我沒有話說！」

芝洋子鎭靜地答了一聲，不但沒有求饒，反而沉着的站了起來，難道她不怕死嗎？

丈義執言

生死關頭，居然能說出這種不知死活的話來，這是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事；不止是徐仲康感到震驚，連在座的每一個「飛女黨」的高級幹部都不約而同地瞪大了眼睛。

徐仲康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他現在正站在芝洋子左後方約有七八步遠，冷眼旁觀，忽然對芝洋子產生了極大的同情心，竟暗自決定必要時插手再搶救芝洋子一次，以便使芝洋子達到脫離「飛女黨」重新做人的願望；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黑衣老婦人身上，默默地監視着黑衣老婦的動靜。

黑衣老婦人身爲「飛女黨」的首領，當然不像其他高級幹部那樣容易衝動；她聽到芝洋子的話以後，似笑非笑地點了點頭，不動聲色地望着芝洋子問道：「妳眞的沒有話說？」

「大姐，我這條命早就應該結束了！」芝洋子忽然聲淚俱下地說：「一年前，您把我從死神手中救了出來，給我吃穿，替我報仇，對我比親姐妹還要好，現在我做了對不起您的事，除了無條件接受你的懲罰以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這番話說得非常有學問，不談「飛女黨」的規定，只談黑衣老婦人對她的恩惠，也許她是希望用「姐妹之情」來請求黑衣老婦的原諒。

黑衣老婦人的臉色逐漸有了變化，然而那絕不是用喜怒哀樂所能形容的，這裏面好像包含了無限的憤慨與感傷，但見她沉默良久，忽然自言自語地說：「嗯，一年前的事妳居然還沒有忘記，這的確是很難得的；救了妳的命，替妳報了仇，又提拔妳到今天的地位，一心一意想讓妳繼承我的事業，繼續爲姐妹們謀幸福，結果妳却背叛我，不辭而別，我的爲人實在太失敗了！」

「大姐！」芝洋子情不自禁地又跪了下去。

「從今天起，妳不必再叫我大姐了！」黑衣老婦人的語氣充滿了悽涼。

「不，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永遠是我的大姐！」芝洋子難忘救命之恩，突然激動地爬到黑衣老婦人脚前，大聲叫道：「大姐，您殺掉我，我也心甘情願，但是我永遠也要認您做我大姐，在這個世界上，您巳經是唯一眞正關心我的人了，嗚嗚嗚——」

痛苦哀求，增加了「生死堂」內的沉悶氣氛！

徐仲康心裏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辛酸來。

「綠色飛女」突然起身抗議道：「大姐，『生死堂』是我們『飛女黨』審判叛徒的地方，一切規矩都是大姐親自訂立的，我們都是大姐的忠貞信徒，這樣哭哭啼啼的算什麼名堂？難道我們今夜是到這裏來聽她哭的嗎？」

「這——」

黑衣老婦人欲言又止，神色有些矛盾，也有些尷尬，似乎巳經不知道應該如何來主持這個場面。

如果公事公辦，芝洋子死罪難逃！

如果顧及姐妹之情，黑衣老婦人可以給芝洋子一次悔過的機會。

從黑衣老婦人的表情來看，好像很想減輕芝洋子的罪名，然而她是「飛女黨」的首領，規矩都是她訂的，有很多話不便開口，當然更不好意思公開破壞自己的規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這時候有人起來替芝洋子說幾句好話，也許可以挽救芝洋子的命運；徐仲康非常同情芝洋子的遭遇，先被高倉嘉文始亂終棄，接着又失去了母親，千里迢迢從故鄉到東京來找尋負心的愛人，又被一個男人騙得失財失身，誤入「飛女黨」以後，發覺自己走錯了路，想改邪歸正，又被捉了回去，如果今夜再被殺掉，你能說她不可憐嗎？

想到這些，他忍不住要插嘴發言，又考慮到自己的身份，他現在也是一名俘虜，死活難以預料，有什麼資格再管閒事呢？萬一弄巧成拙，豈不是更糟嗎？

猶豫之間，坐在綠色沙發上「綠色飛女」忽然站起來；這傢伙大槪巳成爲「綠色飛女」死黨，只聽她理直氣壯地向黑衣老婦人催促道：「大姐，我們是不是還要坐在這裏聽二姐繼續哭下去？」

「好吧，一切公事公辦，現在開始——審判！」黑衣老婦很費力地說出「審判」二字，沒有再看跪在脚前的芝洋子，只是略帶顫抖地宣佈着說：「按照『飛女黨』的規定，擅自脫離組織者死，我現在以

首領的身份，宣佈芝洋子死刑，今夜在『生死堂』內當衆執行，有沒有人反對？」

「大姐！」芝洋子突然停止哭泣，抬頭望着黑衣老婦發出一聲絕望而悽慘的呼喚。黑衣老婦人避開芝洋子的視綫，忍淚向在座各飛女慢慢掃了一眼；很顯然地，她是不得巳才宣佈的，此刻仍希望有人能提出反對的意見。

在座各飛女都像死人似的，也許是爲了自己的安全，誰也不肯替芝洋子發言。

「綠色飛女」唯恐夜長夢多，馬上嚷着說：「大姐的命令就是聖旨，沒有人反對，現在可以執行死刑了！」

「等一下！」

徐仲康忍無可忍，終於冒險發出怒吼，並且挺身上前，衝到芝洋子身邊。

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事。

在座各飛女一見徐仲康亂吼亂動，立刻起身戒備，同時沉下面孔！

「綠色飛女」動作迅速，先吩咐守門的四名飛女關閉大門，然後抽刀逼向徐仲康，蠻橫道：「野男人，你想幹甚麼？」

「我反對這種荒唐的審判！」徐仲康早巳置生死於度外。

「你是『飛女黨』的俘虜，也就是『飛女黨』的死囚，有什麼資格反對『飛女黨』的內政？」「綠色飛女」氣勢洶洶地指着徐仲康大叫。

「任何事情都要合情合理才行，妳用不着假公濟私！」徐仲康慷慨激昂，威武不屈，先揭穿「綠色飛女」的陰謀，又轉向黑衣老婦理論道：「妳們『飛女黨』既然是個有規矩的組織，就應該注重江湖道義，否則妳們憑什麼叫別人信服？」

「大姐，這傢伙太張狂，根本沒把您放在眼裏，我們應該讓他知道『飛女黨』的厲害，叫他見識一下『飛女黨』殺人的技術！」

「綠色飛女」知道徐仲康曾經在公園裏救過芝洋子一命，此刻把徐仲康看作眼中釘，故意把問題扯到黑衣老婦身上，表示她爲「飛女黨」盡忠，說完話就招呼其他的飛女圍殺徐仲康，一心想消除這個妨害她升級的管閒事的人。

徐仲康完全是由於一時氣憤才挺身而出的，根本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問題，眼見「綠色飛女」領先揮刀撲來，立刻拖着芝洋子暴退三尺，大聲向黑衣老婦叫道：「這就是妳們『飛女黨』的作風嗎？」

「乾脆讓你們兩個一起去見閻王！」

徐仲康與芝洋子被押到「生死堂」中來。

「綠色飛女」舉刀緊追。

「三妹！」黑衣老婦忽然揮手阻止「綠色飛女」行兇。

「大姐，他太看不起我們『飛女黨』了！」「綠色飛女」停身抗議。

「要殺他很容易，不過爲了咱們『飛女黨』的風度，讓他把話說完再死也不遲！」黑衣老婦首先向大家宣佈自己的意見，接着便開門見山地向徐仲康質問道：「你說你反對我們處死芝洋子，把你的理由說出來給大家聽聽吧！」

「謝謝妳給我這個機會。」徐仲康先向黑衣老婦人表示謝意，又把芝洋子推到黑衣老婦人面前，一邊提防「綠色飛女」偷襲，一邊簡單扼要地說：「我反對妳們處死芝洋子的理由有兩點，第一點，任何一個團體，必須用感情來維持它的存在，絕不能過份殘酷無情，更不應該自相殘殺，芝洋子既然能被大姐提升到今天的地位，就表示她有相當的做事能力，同時也可以證明她在過去的一年當中，曾經對『飛女黨』有過相當的貢獻，今天即使她犯了錯，大家應該站在姐妹的立場來原諒她，最少要她有個戴罪立功的自新機會，怎麼能說殺就殺呢？難道其他的人都能保證自己永遠不會做錯事嗎？」

「這算什麼理由？」「綠色飛女」聽得很不順耳，馬上暴躁地反駁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每一個團體也都有它的紀律，如果對於叛變的人隨意姑息，這個團體還能生存下去嗎？」

「對，妳的話非常有道理，不過用在芝洋子身上就不太合適了。」徐仲康一聽

「綠色飛女」的嘴巴如此厲害，馬上鼓起三寸不爛之舌，先向「綠色飛女」恭維了一番，又針鋒相對地說道：「對於叛變的人，任何團體都應該馬上採取最嚴厲的懲罰，但是妳怎能證明芝洋子是叛徒呢？難道她離開『飛女黨』的時候，曾經宣佈過她要叛變嗎？難道她在離開『飛女黨』以後，曾經有過背叛『飛女黨』的言論和行動嗎？」

這幾句話說得非常有力。

「綠色飛女」憤憤地瞪着徐仲康，遲疑良久，才强詞奪理地叫道：「不管怎麼樣，她擅自脫離『飛女黨』，就已經構成了叛變的罪名，如果她無心叛變，爲什麼要不告而別？」

「妳說這種話就顯得太幼稚了，我眞懷疑妳在『飛女黨』中憑什麼爬到今天的地位！」徐仲康暗中察顏觀色，飛覺黑衣老婦人並沒有反對他的見解，便毫不客氣地向「綠色飛女」展開言論攻勢，愼重而沉着地說：「芝洋子不告而別，必定是有很不得已的苦衷，請大家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她當初參加『飛女黨』的目的，是希望『飛女黨』能保護她，幫助她，『飛女黨』也曾經答應過她，要替她把高倉嘉文找回來，結果呢？」談到問題的重心，徐仲康馬上把視綫轉向黑衣老婦人，用指責的語氣，卻十分溫和地質問道：「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飛女黨』並沒有替她把高倉嘉文找到，她不好意思再麻煩大家，又不能不找高倉嘉文，如果事先向大姐報告，又怕大姐爲難，所以，她就懷着失望而沉痛的心情，開始用自己的力量去辦『飛女黨』不能辨的事，這正是愛護『飛女黨』的表現，這正是她尊敬大姐的證明，這怎麼說她是叛變呢？如果『飛女黨』早一點替她把高倉嘉文找到，解決了她的困難，她還用得着一個人出去流浪嗎？」

此話一出，「綠色飛女」啞口無言。

在座衆飛女都默默地點着頭。

黑衣老婦人顯得特別感慨，也特別慚愧。

芝洋子怔怔地站着，向徐仲康流出感激眼淚。

每一個人都沉默了。

她們好像在反省。

她們好像在分析。

她們好像在研究「飛女黨」究竟對芝洋子有沒有責任。

沉默之中，徐仲康又向黑衣老婦人語重心長地說：「大姐，這就是我的第二點理由，芝洋子和我是昨夜才認識的，但我不忍心看着她被『熊島組』的人脫光衣服欺負，所以我冒死救了她，今夜我不忍心看着她被自己姊妹糊裏糊塗地判她死罪，所以我又冒死爲她說幾句公平話，當然啦，她是妳們的人，死活也是由妳們做主，我根本無權干涉，不過我覺得一個團體應該——」

「好了……徐先生，你不必再說下去了！」

黑衣老婦人忽然揮手起身，禁止徐仲康繼續發言，然後又向在座衆飛女慢慢掃了一眼，最後把目光停留在「綠色飛女」身上，別有用心地問道：「還有那一位主張應該判芝洋子死罪的？請站起來發表意見！」

「徐先生的話很客觀，二姐不告而別，固然不太合法，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替二姐找到高倉嘉文，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所以我覺得判死罪確實重了一點。」

坐在白色沙發上的「白色飛女」忽然開了口，並且還發表了對芝洋子有利的意見。

按照「飛女黨」的顏色階段來分，白色是最低的一級，然而白色的人數也最多，因爲剛入黨的飛女都是白色打扮，以後才慢慢才能升爲灰色、藍色、紫色、黃色、綠色、和紅色！

換句話說，黑衣老婦人是大姐，芝洋子是二姐，「綠色飛女」三姐，「白色飛女」只是八姐而已；不過，她的地位雖然在「生死堂」中最低的，但是她手下擁有數十名剛入黨的飛女，也就是說她是「飛女黨」的「當權派」，是個有實力的人物，說話當然也相當有份量。

「綠色飛女」聞言猛然起身，瞪了「白色飛女」一眼，詫異而震怒地冷笑道：「照『八妹』的意思，我們應該集體向芝洋子道歉囉？」

她把「八妹」說得特別重，似乎想强調自己的地位比「白色飛女」高。

「白色飛女」既然開了口，就不再顧忌得罪「綠色飛女」，當時十分强硬地頂撞着說：「我沒有這個意思，也無權做這種主張，請三姐冷靜一點，今夜應該就事論事，私人之間最好別鬧意氣！」

「妳敢批評我？」「綠色飛女」怒目相視。

「不敢！」「白色飛女」含笑搖頭。

「妳的態度太差！」「綠色飛女」借題發揮。

「請三姐多多指教！」「白色飛女」冷言相譏。

「妳——」「綠色飛女」氣得直跺脚說不出話來，忽然又轉身向黑衣老婦抗議道：「大姐，『飛女黨』是重視階級服從的，妳看她們這是什麼態度？」

「好了，別再讓外人看笑話了！」黑衣老婦臉色冷靜地教訓了「綠色飛女」一句，接着便趁機宣佈道：「今天晚上大家都缺少冷靜的頭腦，芝洋子的事明天再討論吧！」

「是！」

衆飛女立刻起身，都已經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綠色飛女」咬牙瞪眼，敢怒而不敢言。

黑衣老婦人沒有理會「綠色飛女」，只是向「白色飛女」吩咐道：「八妹，去告訴姐妹們嚴守崗位，注意安全。」

「是！」「白色飛女」鞠躬先退。

「大家早一點休息吧！」

「大姐晚安！」

其他各飛女分別向黑衣老婦鞠躬告辭，各自相繼離去。

「綠色飛女」一心想殺掉芝洋子，如今見計劃失敗，心裏似乎有些懷恨黑衣老婦人處理不公，一氣之下，狠狠地瞪了芝洋子一眼，哼了一聲，轉身便走。

黑衣老婦人忽然地喊道：「三妹，妳等一下再走！」

「綠色飛女」聞言微吃一驚，遲疑片刻才回頭問道：「大姐還有什麼吩咐？」

「把大門關上！」黑衣老婦人又坐了下來。

「關門？」

「綠色飛女」神色一怔！

芝洋子愕然抬頭。

徐仲康暗自納悶。

黑衣老婦人閉目不語。

「綠色飛女」猶豫了一下，以爲黑衣老婦人要和她私下談判，求她放芝洋子一馬，頓時趾高氣揚地關上「生死堂」的大門，又走回來對黑衣老婦人狡猾地說：「大姐，這件事您千萬別誤會我的立場，我完全是爲您的威信着想，如果您執法不嚴，以後如何再領導大家呢？」

「是的，我很感激妳的一片苦心。」黑衣老婦人的聲音忽然有些改變，不再像剛才那樣蒼老陰沉，她睜開眼，點了點頭，又用一種充滿青春活力的語調，望着「綠色飛女」繼續說道：「從剛才的情形來看，眞正肯替我着想的只有妳一個人，眞正希望處死芝洋子的也只有妳一個人，所以我特別留下妳，想單獨和妳談談！」

「其實，我平時和二姐的感情最好，二姐也最關心我，不過事情既然已經演變到這種程度，爲了整個『飛女黨』的紀律，我們就不能不顧全大局來公事公辦了，否則一旦因小失大，對您也不太好，您說是嗎？」「綠色飛女」仍然堅持要消滅芝洋子。

「是的，所以我現在命令妳親自來執行殺死芝洋子的任務！」黑衣老婦人的聲音越來越怪。

「現在就執行？」

「綠色飛女」頗感意外！怔怔地望着黑衣老婦人吃驚。

徐仲康臉色一沉，立刻站到芝洋子面前，等待黑衣老婦人再發表意見。

芝洋子一直沒有開口，此刻聽到黑衣老婦人的驚人決定，不由又跪到黑衣老婦人面前哀求道：「大姐，既然您決定不經過公開審判就判我死罪，我希望死在您的手裏，其他的人都沒有資格殺我！」

「妳也不必太緊張，剛才徐先生曾經說過，『飛女黨』沒有替妳找到高倉嘉文，我感到很抱歉，所以我現在決定給妳一次自衞的機會，如果你能在三妹的刀下不死，我就赦免妳的死罪，妳要好好把握機會。」

黑衣老婦人說到這裏，忽然抽出自己的懷中刀，插在芝洋子面前的地板上，又陰沉沉地補充道：「一人對一人，一刀對一刀，這是最公平的辦法，好！現在就開始吧！」

「大姐！」

見到黑衣老婦人擲出懷中刀，芝洋子和「綠色飛女」都發出了變色的驚叫。

徐仲康不知道她們爲什麼驚叫，只覺得這辦法至少可以挽回芝洋子一半的性命！心裏得到不少的安慰，便走向一旁，暗自祝福芝洋子求生成功。

豈知「綠色飛女」剛拔出自己的短刀，正想向芝洋子下毒手時，猛然見到黑衣老婦人借刀給芝洋子自衞，驚叫一聲「大姐」之後，頓時面色蒼白，張徨失措地問道：「大姐，您眞的要這樣做嗎？」

這時候，芝洋子又驚又喜，連忙拔出面前地板上的短刀，含淚躍身而起，擺出拚命保命的架勢。

黑衣老婦人悠閒地坐在首領的黑色沙發上，掃了徐仲康一眼，才慢吞吞地對「綠色飛女」說道：「我的刀就是『飛女黨』的『法刀』，是專門用來執法的，妳太自私，太缺乏姐妹之情，不過我還是給妳自衞的權利！看妳的造化吧！」

「既然這樣，你不必麻煩了，謝謝大姐的栽培之恩。」

「綠色飛女」言罷揮刀，突然刺進自己的小腹，當場肚破腸流，身子挺了一下便倒斃於地！

徐仲康大驚失色，搶步上前，時間已晚。

他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種變化。

看看黑衣老婦人，仍坐在沙發上面不改色！

看看芝洋子，已經又跪到黑衣老婦人脚前垂頭悲泣。

首領的刀是「法刀」專門用來執法，應該交給「綠色飛女」來殺芝洋子才對，結果，黑衣老婦人却把「法刀」給了芝洋子，在「飛女黨」中，任何人拿到「法刀」就是要代表首領殺人的，「綠色飛女」看到這種情形，還敢再動芝洋子一根汗毛嗎？

啊！太殘忍了，太沒有人性了。

固然「綠色飛女」有些過份，但是也用不着這樣懲罰她呀！

徐仲康非常不滿，當面向黑衣老婦人指責道：「她也是妳一手提拔起來的姐妹，妳怎麼可以這樣狠心。」

「想留下芝洋子，就必須消滅她，否則『飛女黨』就永無安寧之日，這是不得已的！」黑衣老婦人露出殘酷的冷笑。

「這算什麼理論？」徐仲康仗義發出怒吼。

「我是聽了你的兩點理由以後，才這樣決定的，殺掉她，對『飛女黨』是一種很大的損失，這件事應該由你負責，所以從明天起，我要正式請你加入『飛女黨』，遞補她的職位，担當她的工作，你應該不會反對才對。」

黑衣老婦人含笑說明因由，並且機警地從懷中掏出一支手槍，輕鬆地對準了徐仲康的要害。

強迫一個男人參加「飛女黨」，這不是太胡鬧了嗎？

三哥難做

「生死堂」的大門緊閉，裏面只剩下三個活人和一個死人。

面對黑衣老婦人的槍口，徐仲康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輕鬆地笑道：「這不是玩笑嗎？我是男人，怎麼能參加妳們的飛『女』黨？」

他把「飛女黨」的「女」字特別却重語氣，希望黑衣婦人注意他的性別問題，然而黑衣老婦人却毫不遲疑地說：「這有什麼關係？『飛女黨』的陰氣太盛了，你加入『飛女黨』以後，一定可以提高姐妹們的工作情緒，同時對你也可以說是一份艷福，有什麼不好？」

「妳是眞要我參加『飛女黨』嗎?」

徐仲康這才感到事態嚴重。

「這種事怎麽能開玩笑?」黑衣老婦人十分認眞。

「謝謝妳的好意，我沒有這種興趣，也不想得到這份艷福。」徐仲康趕緊搖搖頭。

「哦?你想拒絕嗎?」黑衣老婦揚眉含笑。

「我根本不能參加!」徐仲康再度搖頭。

「爲什麼?」黑衣老婦人依舊含笑追問。

「因爲我不願意參加黑社會組織，而且我馬上要離開東京到別的地方去，根本沒有辦法爲妳効勞，所以妳還是另覓高明吧!」

徐仲康肯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忽然發覺黑衣老婦人臉色逐漸轉爲陰沉，想到自己仍在槍口之下，不由又婉轉地補充着說：「我相信妳當初成立『飛女黨』的動機，絕不會容許男人們參加，現在少了一個『綠衣飛女』固然是一種損失，不過有芝洋子回來也是一種收穫，何必要我這個男人來破壞『飛女黨』的成份呢?妳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你的話忽然使我想起中國人的一句俗語!」黑衣老婦人又笑了一下。

「什麼俗語?」徐仲康十分好奇。

「敬酒不吃，吃罰酒!」黑衣老婦人臉色一沉，手中槍一緊，很不耐煩地喝問道：「徐仲康，我現在要你加入『飛女黨』，位在大姐，二姐之下，做『飛女黨』的『三哥』，你答不答應?』

「這——」徐仲康認爲不合情理，心裏也正冒火。

芝洋子忽然起身持刀向徐仲康潑辣地罵道：「徐仲康，大姐這樣誠懇地提拔你，你還擺什麼臭架子?」

「我——」徐仲康沒想到芝洋子會說這種話，正想翻臉吵架，先罵芝洋子一頓，再和黑衣老婦人武力解決，忽然又發覺芝洋子正背着黑衣老婦人向他使眼色，顯得非常焦急，好像在提醒他不要和黑衣老婦人發生衝突。

看到這種情形，使他猛然想起芝洋子也要脫離「飛女黨」，更想起他在遊艇上和芝洋子所訂的「君子協定」，心裏頓時恍然大悟，知道芝洋子是叫他先敷衍黑衣老婦人，以後再慢慢研究脫身之計，於是又機警地改口解釋道：「我並不是要擺臭架子，實在是因爲我過不慣這種受拘束的生活。」

「受什麼拘束?」

「如果我眞的參加了『飛女黨』，行動能不受拘束嗎?」

「這一點你不必担心。」黑衣老婦人馬上接口說道：「我可以給你特權，言論自由，行動自由，你只要不出賣『飛女黨』就行!」

「可是——」徐仲康仍有說不完的困難。

「你這個人是怎麼攪的?難道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嗎?」

芝洋子突然大發雷霆，並且又急躁地瞪了徐仲康一眼，似乎是嫌徐仲康的頭腦太笨，反應太慢。

黑衣老婦人一看芝洋子如此熱心，反而悠閒地仰在沙發上，一邊玩弄手槍，一邊用斜眼瞪着徐仲康，似乎想看看他能堅持到幾時。

徐仲康仔細權衡輕重，只有冒險決定接受芝洋子的暗示，答應黑衣老婦人的要求，因爲他覺得芝洋子已經跟隨黑衣老婦人一年多，一定比他更瞭解黑衣老婦人的個性，也比他更清楚他現在應該怎麼做，除非芝洋子存心出賣他，否則他就沒有理由不照芝洋子的話去做，而芝洋子在遊艇上曾經和他訂了「君子協定」，願意與他同生死，共患難，剛才下船以後，也曾經發誓不會出賣他，他又冒險救過芝洋子兩次命，於情於理，芝洋子都不可能再出賣他才對。

因此，他雙手一攤，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向黑衣老婦人屈服道：「今夜落在妳的槍口之下，又被困在妳的『生死堂』中，爲了保存性命，看樣子只有做『飛女黨』的『三哥』了!」

說到此處，爲了逼眞起見，索性一不做不二休，單膝向前一跪，又故意充滿着江湖氣氛地喊道：「謝謝大姐的提拔與賞識。」

「哈哈哈哈!」黑衣老婦人樂得放聲大笑，大笑之中忽然又變了腔調，就像一個任性的少女似的，笑聲裏居然冒出一股耐人尋味的浪蕩之氣。

徐仲康心裏聞聲生疑，不由抬頭往黑衣老婦人臉上打量了一眼，可惜在燈光之下，看不出什麼端倪，只好一本正經地問道：「大姐是笑我說錯話了嗎?」

「你的話很有分寸，你的作風不愧爲大丈夫，我是笑你很風趣，很好玩，很討人喜歡，哈哈哈哈!」

黑衣老婦人再度放聲狂笑，笑聲更加的浪蕩，笑得徐仲康心裏忐忑不安，說得徐仲康心裏十分不樂——

很風趣，很好玩，很討人喜歡。

這算什麼話?難道她把徐仲康看成了玩物嗎?

徐仲康暗存戒心，趁機特別聲明道：「謝謝大姐誇獎，不過還要請大姐別忘了對我的諾言，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這是大姐親口賜給我的特權!」

「當然，我身爲『飛女黨』的首領，一諾千金，絕不食言，你放心好了，快起來吧!」黑衣老婦持槍起身。

「既然這樣，我就要暫時告辭了!」

徐仲康也站起身來。

「告辭?」黑衣老婦人和芝洋子同時地吃了一驚。

芝洋子連忙向徐仲康皺眉示意，提醒徐仲康現在還不能亂來!

徐仲康却認眞而溫和地笑着說：「時間這麼晚了，我總得回旅館睡覺呀!」

「你這樣說，不是等於在罵我嗎?」黑衣老人也認眞而溫和地說着：「參加了『飛女黨』，這裏就是你的家了，一個人那裏有不在家睡覺的道理，同時你已經答應帮我做事，如果我連你睡覺的地方都不替你安排好，那我還算什麼大姐呢?」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飛女黨』裏每個房間都有暖氣設備，難道你是嫌這裏沒有旅館溫暖嗎?」

「不，我是說旅館裏還有很多東西，應該去搬回來才對!」徐仲康急於找尋理由。

「普通的東西可以再買新的，值錢的東西可以明天去拿，何必一定要深更半夜回旅館?」黑老衣婦人拒絕任何藉口。

「唉，妳怎麼這樣不相信我呢?」

「如果我不相信你，就不會請你加入『飛女黨』，我是覺得沒有這種必要，除非你另有原因!」

「我還會有什麼原因?如果妳不放心，乾脆派個人去監視我好了!」

徐仲康發覺黑衣婦人很難對付，故意裝出生氣的樣子，來試探黑衣老婦人的反應，同時也想用激將法子來測驗黑衣老婦人的智慧，如果黑衣老婦人能同意他的建議，派芝洋子監視他去旅館拿東西，那就再理想也沒有了，可是，黑衣老婦人會那樣傻嗎?

「哈哈哈哈!」勾心鬥角之中，黑衣老婦人又笑了。

這一次她笑得特別神秘，兩眼逼視徐仲康，似乎已經看出徐仲康的心意，笑了很久，才故弄玄虛地指着徐仲康叫道：「好啊，你這個狡猾的野男人，我已經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何必再在我面前裝君子呢?」

「妳明白我什麼意思?」徐仲康盡量鎮靜。

「你一直堅持要回旅館，一定是旅館裏有女人陪你睡覺，對不對?」

「嘿，想不到大姐這麼厲害，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心事，哈哈哈!」

徐仲康故作輕鬆，將計就計，本來他以爲黑衣老婦人已經看出他不是眞心參加「飛女黨」，如今聽到這番話，不由暗中鬆了一口氣，並且假裝風流地大笑不停，他想只要黑衣老婦不懷疑別的問題就行，所以又笑着說：「每個男人總免不了要逢場作戲的，我現在已經承認了，大姐不會再讓我爲難了吧?」

「如果眞是這個原因，那就更簡單了!」黑衣老婦人忽然陰險地說：「我們『飛女黨』的姐妹，都是經過我親自嚴格選出來的青春美女，保證比你旅館裏那個女人漂亮，所以你不必捨近求遠，今夜就留在這裏，讓自己姐妹陪你睡覺，既親切，又經濟，還可任你隨時換胃口，你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這怎麼行?」徐仲康沒想到黑衣老婦人會有這一招。

「完全符合你的意思，怎麼還不行?」黑衣老婦人的口齒越來越伶俐。

「我——」徐仲康後悔了自己不該自作聰明。

「你不必受寵若驚，按照順序，今夜你先向我報恩，明天晚上再讓芝洋子向你報恩，後天開始，你喜歡那一個，就叫那一個陪你，咱們『飛女黨』一共有四十幾名如花似月的姐妹，保證讓你夜夜春宵，我絕不會獨佔你的。」

黑衣老婦人狡計多謀，逼得徐仲康無話可說，不再給徐仲康解釋的機會，馬上對芝洋子說：「妳也够累了，以後帮助我好好做事，誰也不敢再提妳叛變的事，快回房休息吧!」

「謝謝大姐，晚安!」

芝洋子九死一生，雖然不贊成黑衣老婦人這種下流的決定，也只有委屈求全地先行離去。

走到大門口，又背着黑衣老婦人向徐仲康使了個眼色，好像說先委屈一夜吧，明天晚上咱們再好好研究如何離開「飛女黨」。

「生死堂」的大門開了又關，裏面只剩下了徐仲康和黑衣老婦人。

徐仲康心裏很煩，對黑衣老婦人充滿了厭惡之感，然而一切災難都是自找的，根本不能怪任何人，於是他鄙視地向黑衣老婦人問道：「咱們就在這裏睡覺嗎?」

「在這裏太虐待你了，跟我來!」

黑衣老婦人又換一種腔調，低沉，溫柔，而充滿磁性，像接待情人似的，向徐仲康招了招手，便持槍領先走向「生死堂」的角落。

徐仲康很佩服她的變腔換調的天才，也開始懷疑她的眞正身份，從碼頭下車開始，她已經換了好幾種不同的腔調了，究竟那一種腔調才是她眞正的腔調呢?

角落裏有一扇小門，出了小門，穿過了一條甬道，又來到一扇落地的大玻璃門前，兩邊都是銅牆鐵壁，建築相當堅固。

黑衣老婦人伸手按動門旁 電鈕，玻璃門自動地敞開，然後回頭含笑炫耀似地向徐仲康問道：「怎麼樣?我這一間臥室，比你旅館的套房要好得多吧?」

「好，當然好!」徐仲康根本沒看。

「那就請進來吧?我的『三哥』!」

黑衣老婦側身讓路，彎腰相迎，禮貌十分週到，蕩氣令人難忍，手槍却始終不肯離手。

徐仲康冷眼一掃，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是請我進去，妳就把手槍收起來!」

「你怕手槍走火嗎?」黑衣老婦人揚槍示威。

「我討厭這種被迫的味道!」徐仲康昂然提出抗議。

「那你爲什麼不早說呢?」黑衣老婦人撒嬌責怪，聳肩收槍，又故作大方地攤手笑道：「這總可以放心了吧?我是眞心眞意請你來共渡春宵的!」

「謝謝妳!」

徐仲康跨步入房，餘怒難消，放眼一瞧，不由暗嘆這女人的奢侈派頭。

臥室太豪華了!

雖然建築在無名島上，却擁有一切最高貴的現代化設備!

美麗的地毯，詩意的窗簾，夢一般的燈光，夢一般的傢具，還有一張特製的，說不清是什麼形狀的席夢思床!

「她怎麼會有這麼多鈔票來揮霍享受呢?」

徐仲康置身臥室，如入夢境，首先在心裏發出這樣一個疑問。

難道「飛女黨」背後有人支持嗎?

難道「飛女黨」還經營什麼貿易嗎?

否則靠什麼來維持這一批飛女的開銷呢?

正在百思不解，忽然聽到了悅耳的音樂，回頭一看，黑衣老婦人已經關上玻璃

門，站在茶几旁邊，離他約有十幾步遠，正在若有所思地瞪着他，好像在研究第二回合的鬥智方針。

沉默良久，才低沉而平靜地說：「不是我故弄玄虛，這房裏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安全設備，你千萬不能好奇，更不能夠亂動。」

「我完全聽妳的，百依百順，唯命是從，怎麼樣？」徐仲康懶得接受這種幼稚的恐嚇。

「能這樣就最理想了，要不要洗個澡再上床？」黑衣老婦人開始異想天開。

「我是從來不洗澡的！」徐仲康故煞風景。

「不洗澡的男人才够味了，你先坐下來吸支烟、喝杯酒，我不洗睡不着。」

黑衣老婦人指着茶几上的烟酒，毫不介意地恭維了徐仲康一句，便逕自走向通往浴室的邊門，似乎想先向徐仲康展開色情攻勢。

時間已經很晚了。

徐仲康冒險聽了芝洋子的話，委屈求全而來，唯一的希望是找機會帮助芝洋子脫離「飛女黨」，共同安全地回到東京，根本沒有逢場作戲的念頭，即使是一個天仙美女，他也不會隨便動心，何況還是個滿臉皺紋，滿頭白髮的黑衣老婦人呢？

所以，他懶洋洋地坐到茶几前的沙發上，燃上一支香烟，吸了兩口，想再倒杯酒解悶，忽然又敏感而機警地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常聽說這種黑社會的女魔頭不擇手段。

他怕酒裏滲有什麼藥物。

他希望保留清醒的理智來應付這個老淫婦！

於是他連忙放下剛剛拿起的酒杯，往沙發上一倒，開始用吸烟來打發時間。

累了半夜，從銀座四丁目被「綠色飛女」糾纏，一直到逃過「生死堂」的難關，他特別感到疲倦，吸起烟來也特別香，特別過癮；吸完一支，越吸越有味道。

直到他吸第三支烟的時候，突然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冷顫！

這是什麼香烟？爲什麼這樣香？

仔細檢查烟盒的標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是，可是——

「糟糕，我又上當了！」

徐仲康越想越不對勁，不由暗自發出驚呼，同時也開始有些慌張。

頭昏、口乾、兩耳發熱，逐漸變得全身發燒，七情六慾也隨而遽增，顯然是香烟裏滲了藥物。

他恨透了無恥的黑衣老婦人！

他想趁清醒的時候去找黑衣老婦人算帳，滅掉沒有吸完的香烟，憤然起身，正待採取行動時，忽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喊道：「三哥！」

「啊！」

徐仲康聞聲回頭，猛然一驚，原來此刻浴室門口，正斜倚着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在那裏半死不活地向他炫耀一絲不掛的胴體。

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 × ×

佳人裸露在眼前，很容易使人眼花繚亂！

徐仲康以爲自己吸迷魂烟吸花了眼，連忙把頭一搖。

仔細定睛再看，看到的果然是個活生生的裸人兒，不由倒吸一口氣，全神戒備地喝問道：「妳是什麼人？」

「小妹叫圭子，請三哥多多指教！」

「這裏是妳們大姐臥室，妳跑來想幹什麼？」

「奉大姐之命，來陪三哥銷魂。」

「胡說八道，大姐呢？」徐仲康勃然大怒。

「嘻嘻，哈哈哈哈……」圭子笑而不答。

「妳——」徐仲康欲言又止，猛然生疑。

「哈哈哈哈！」圭子笑得花枝亂顫。

「啊？原來妳就是——」

徐仲康失聲驚呼，終於恍然大悟。

從圭子的笑聲之中，使他想起黑衣老婦人多變的腔調，但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婆，轉眼間變成了嬌艷欲滴的俏佳人，他實在不敢相信；於是，他又將信將疑地指着圭子問道：「妳眞的是『飛女黨』的大姐嗎？」

「哈，如果我眞的老成剛才那副德行，還好意思委屈你到這裏來嗎？」

圭子沒有正面答覆徐仲康的問題，只是驕傲地扭動着她的迷人腰肢，忘形地擧起了青春的脚步，間接地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並且表明她對徐仲康很有良心，强調她不是想佔徐仲康的便宜。

徐仲康遲疑片刻，忽然繞過圭子，衝進浴室，看到浴室裏放着一張面具，一副假髮，還有一套黑色的「和服」，這才斷定圭子確實就是那個「黑衣老婦人」；然而當他從浴室轉回臥室時，由於香烟裏的藥力逐漸發作，他已經感到難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了。

夜深人靜，裸女當前。

醉人的燈光，迷人的音樂，誘人的胴體！

在殘酷的藥力的慫恿之下，一切都充滿了挑逗的力量。

他極力想克制自己，他知道自己即將陷入人間最醜惡的色情陷阱，可惜他已經力不從心，可惜他已經神智恍惚；回到臥室，一眼看到圭子仰臥在席夢思床上，正擺出一副無恥的姿勢，向他展開最狠毒的下流誘惑時，他終於失常地撲上了罪惡之牀。

「哦，仲康，請不要恨我，我絕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壞女人！」

圭子像一條飢餓的毒蛇，纏住徐仲康以後，拚命地抓，瘋狂地吻，恨不得一口把徐仲康吞下去；衝動之中，竟歇斯底里地向徐仲康發出哀求的呼喊，企圖掩飾她的無恥行爲。

徐仲康這時候已經分不清眞假與善惡，所需要的只是迫不及待的發洩；藥力已經使他無法抗拒，再加上圭子這種不擇手段的挑逗，更使他如同火上加油，粗暴地把圭子摟在懷裏叫着說：「不管妳是那一種女人，我都喜歡妳！」

「你不騙我嗎？」

「絕不騙妳，我發誓，我喜歡妳！」

「那麼你就趕快使用你的特權吧！」

「我有什麼特權？」

「你有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的特權，這是我特准的！」

「哈，原來妳給我的是這種自由，太妙了，太妙了，哈哈哈哈！」

徐仲康亂滾亂叫！

圭子又樂又急，伸手便忙着替徐仲康寬衣和解帶！

豈知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玻璃門頂的紅燈忽然亮了，緊接着又傳入刺耳的警鈴聲！

紅燈忽明忽滅，警鈴聲越來越急！

圭子沒有吸烟，也沒有吃藥，聽到警鈴聲猛吃一驚，下意識地抬身望向玻璃門，又貪婪地倒下去抱住徐仲康。

徐仲康被迷魂烟弄得昏昏沉沉的，根本不聞不問。

圭子心裏非常矛盾，捨不得放棄風流的機會，又不能安心盡情風流；最後終於在警鈴聲的擾亂與催促之下，狠狠地罵了一聲：「該死的東西！」

圭子極不情願地在徐仲康懷中脫身而出，滾身翻到牀邊，伸手扭開牀頭的通話器，氣呼呼地抽出話筒來喝問道：「什麼事？」

「報告大姐，有人打進來啦！」

「什麼人？」

「一大羣野男人！」

「在什麼地方？」

「已經打到『生死堂』了，姐妹們拚命抵抗，節節敗退，情勢非常不好，請大姐趕快指示！」

「嚴防死守，我馬上就到！」

圭子放下話筒，跳下牀來，七情六慾頓時被這一個報告弄得烟消雲散。

不到緊要關頭，絕不會在半夜驚動她的！

她望了徐仲康一眼，爲了「飛女黨」的安全，不敢再任性縱慾，氣得她跺脚走向酒櫃，找出一瓶特製的解藥酒，倒了一杯送到牀前，心神不定向徐仲康吼道：「眞倒霉，快喝下去吧！」

「這是什麼？」徐仲康又把圭子緊緊抱住。

「這是『倒霉酒』！」

圭子又急又氣，來不及多解釋，硬把酒給徐仲康灌了下去，然後便扔掉酒杯忙着去穿衣服。

這杯酒眞厲害，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徐仲康便清醒了。

清醒之後，看看自己坐在牀邊，看看牀上無人，想到剛才一場醜劇，立刻憤怒叫道：「圭子！」

「幹什麼？」

圭子從浴室中走出來，又恢復了黑衣老婦人的面貌。

徐仲康忽然抓起茶几上的那包香烟，往圭子身上一扔，當場質問道：「下賤的東西，妳這是什麼行爲？」

「仲康，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快跟我走！」

「妳不是要睡覺嗎？」

「有人打進來了，還睡什麼鬼覺？」

圭子匆匆忙忙，慌慌張張地拉着徐仲康便往外跑，想去看看外面的情形。

徐仲康頭昏腦脹，突然甩開圭子，煩躁地大聲吼道：「有人打進來妳拉我幹什麼？」

「咦？你參加了『飛女黨』，能不管『飛女黨』的事嗎？」

「妳先去管吧，我需要清醒一下！」

「現在正是需要你的時候，你要快一點來！」

圭子來不及多說，向徐仲康發出「徵召令」以後，馬上打開玻璃門先走了。

徐仲康用力擺了擺頭，看到門頂的紅燈，聽到驚心動魄的警鈴聲，知道「飛女黨」必定發生了意外，這才匆匆隨後追了出去。

來到「生死堂」，發現衆飛女圍在一起，立刻擠進去一瞧，原來是「飛女黨」在混戰中抓到一名俘虜，此刻正倒在地上接受衆飛女的修理，圭子却坐在她的黑色沙發上袖手旁觀。

那名俘虜是個男的，徐仲康一看就覺得很眼熟，當時仔細一想，不由上前驚問道：「這不是『熊島組』的人嗎？」

「你認識他？」圭子也吃了一驚。

「昨天晚上在『日比谷公園』時，我曾經見過他！」徐仲康指着地上的俘虜，肯定地對圭子說：「一點都不錯，昨天晚上『熊島組』的人欺負芝洋子時，他也在場！」

「讓開！」

圭子聽到徐仲康的話，馬上吩咐衆飛女退向一旁，然後起身慢慢走到俘虜身邊，冷冷地命令道：「站起來！」

「是！」俘虜連忙起身立正。

「你是『熊島組』的人嗎？」

「是的，我是！」

「狗東西，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我的地盤來撒野！」

圭子心狠手辣，言罷突然揮出玉掌，一口氣打了俘虜十個嘴巴，又悻悻地對徐仲康說道：「剛才『熊島組』的人把芝洋子綁走了，只剩下這一個活口，你來審問吧！」

「把芝洋子綁走啦？」徐仲康心頭猛然一震，伸手便抓住俘虜的衣領用力往前一拉，急躁地叫道：「老實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哎，哎，有話好說，你別這樣用力的嘛！」俘虜被拉得呼吸發生困難，張開雙手向徐仲康求饒道：「請大哥手下留情，這件事不能怪我，我只是奉命行事，跟着大夥兒一起來的！」

「爲什麼要綁架芝洋子？你們昨天晚上把芝洋子欺負成那種樣子，你們還嫌不够嗎？」

徐仲康覺得「熊島組」的行爲過份張狂，不知芝洋子爲何被綁，拉住俘虜的衣領不肯放鬆。

圭子冷眼旁觀，見徐仲康對芝洋子的事如此關心，索性不動聲色，讓徐仲康一直管到底，然而心裏却產生了很多複雜的想法。

俘虜昨夜親眼看見徐仲康獨力救芝洋子，又看到徐仲康在田中的刀下被熊島眞子放走，知道徐仲康身手不凡，來頭很大，不敢輕易得罪，便怕死怕活地哀求道：

「您先放開貴手，讓我喘口氣，我一定說

實話。」

「快說！」徐仲康撒手把俘虜推開。

「謝謝大哥，謝謝大哥！」俘虜翻身跪在地上，先向徐仲康磕了兩個頭，又愁眉苦臉地說：「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不過聽我們小姐的口氣，好像是爲了平定內部的糾紛，不得不把芝洋子綁到『熊島組』去。」

「是熊島眞子派你們來的嗎？」

「我不敢說。」

「你找死！」徐仲康狠狠地踢出了一腳。

「是，是的，是眞子小姐派我們來的。」俘虜一邊往後退，一邊無奈何地叫着說：「請大哥可憐可憐我，千萬別說是我洩露的，眞子小姐曾經再三交代，不准我們提到她的名字。」

「該死的東西，她簡直就沒把『飛女黨』放在眼裏！」

圭子突然破口大駡，接着便掏鎗向俘虜身子亂射一陣，當場把俘虜的腦袋打得稀爛，連求饒的機會都沒有就伸了腿。

鎗聲驚動了衆飛女，更加震怒了徐仲康！

徐仲康阻止不及，搶救不得，眼看着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殺得如此殘忍，不由挺身衝向圭子怒吼道：「妳這是幹甚麼？」

「我恨！」

「恨什麼？」

「恨熊島眞子破壞了我的一切，恨這批野男人擾亂『飛女黨』的清靜！」

「那也用不着殺人呀！」

「爲什麼用不着？他們已經殺掉我七個姐妹了！」圭子理直氣壯，恨得發狂。

「這——」

徐仲康一時想不出充份的理由，來批許圭子的殘暴劣行，只覺得圭子太不重視人命，遲疑片刻，又向圭子大聲吵着道：「妳只知道殺人解恨，殺掉他也不能使妳那七個姐妹復活，殺掉他還怎麼去找芝洋子？」

「他已經招供了，我們去向熊島眞子要人就行了，還留着他幹什麼？你以爲我還會收留第二個男人嗎？」圭子越叱越兇，越叫越狂，言談之中充滿了首領的優越感，居然把俘虜的問題牽涉到徐仲康身上，使徐仲康非常不滿！她不會再收留第二個男人，這算什麼話？

徐仲康覺得自尊心受到嚴重的損傷，馬上反駁道：「請妳把話說清楚一點，剛才是妳請我加入『飛女黨』的，我並沒有求妳收留我！」

「你想怎麼樣？」

「我只想請妳尊重我的人格！」

「呸，你有什麼人格？你憑什麼可以叫我尊重你？」圭子氣勢洶洶地指着徐仲康破口大駡，並且張牙舞爪地衝到徐仲康面前，像潑婦駡街，又像晚娘管教兒子，實在叫人無法忍受。

徐仲康忍到現在，完全是爲了幫助芝洋子脫離「飛女黨」，如今芝洋子已經被綁走，何必再受這種冤枉氣呢？因此，當圭子駡完以後，他忽然伸手抓住圭子的手腕，用力一扭一拉，使圭子無法活動，接着便毫不客氣地教訓道：「芝洋子被『熊島組』綁走，是妳們『飛女黨』無能，妳憑什麼向我亂發脾氣？」

含恨送別

「死人，你敢對我無禮！」圭子痛得流淚。

「妳有什麼了不起？」徐仲康趁機奪下圭子的手鎗。

「放手！」

衆飛女本來站在一旁看熱鬧，此刻一看徐仲康扭住她們的大姐發狠，不由齊呼一聲，蜂擁而上，立刻把徐仲康包圍，並且强迫徐仲康放手。

轉眼之間，由於芝子洋被綁走，由於一個俘虜被殺，而掀起一場意想不到的衝突！

「生死堂」一片緊張！

衆飛女劍拔弓張，殺氣騰騰！

徐仲康非常沉着，扭住圭子的手腕一轉，把圭子控制在身前，擧鎗向衆飛女警告道：「那一個敢動？我就先宰了她！」

「你——」衆飛女不敢上前。

「讓開！」圭子突然向衆飛女發出怒吼。

「大姐！」衆飛女急得要命。

「沒有關係的，妳們都出去吧！」圭子十分鎭定。

「是！」

衆飛女恐怕徐仲康開鎗，只好服從圭子的命令，胆顫心驚地退出「生死堂」。

這是一個很傷感的變化，堂堂「飛女黨」的首領，如今變成一個俘虜了。

圭子望着手下衆飛女走光以後，馬上回頭向徐仲康咬牙切齒地駡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臭男人，我把你當作自己人，你却一點面子都不給我，讓我在自己姐妹面前丟人現眼，你叫我以後怎麼再領導她們？」

「這是妳應受的教訓，一個人要先尊敬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尊敬！」徐仲康推開圭子，又持鎗命令道：「以後要好好學着做人，走吧！」

「到那裏去？」圭子有些軟化。

「送我離開『飛女黨』，我要去救芝洋子！」

「明天再去不行嗎？」圭子仍然還念念不忘睡覺。

「不行！」徐仲康不再姑息。

「那我陪你一起去！」圭子才開始向徐仲康討好。

「不需要！」徐仲康斷然拒絕。

「你——」

「我叫妳帶路，妳不必再囉嗦了！」

「好，徐仲康，算你厲害！」

圭子無可奈何，只有甘敗下風，低聲下氣地護送徐仲康走出「生死堂」，一直送到海邊。

三姐「綠色飛女」被迫自殺，二姐芝洋子被「熊島組」綁走，如今連大姐也落進徐仲康手中，使「飛女黨」形成一種羣龍無首的現象，每個人都感到惶恐不安。

剩下來的都是四流以下的角色，她們一方面替圭子担心，一方面對徐仲康又怕又恨，因爲這一連串的不幸，都是在徐仲康來到「飛女黨」以後才發生的，爲了「飛女黨」的前途，她們雖然不敢輕擧妄動，却成羣結隊地跟在徐仲康身後，一起湧

向海邊。

徐仲康有恃無恐，自信只要控制住圭子，他就不會發生危機，然而到了海邊，準備用圭子的遊艇趕回東京時，才想到自己根本不認識路，於是又冷冷地向圭子吩咐道：「請大姐上船吧！」

「慢着！」一聲嬌叱，「白色飛女」忽然從人羣中衝出，非常勇敢地指着徐仲康理論道：「徐仲康，你不要得寸進尺，剛才我們大姐不殺你，現在又親自送你上船，放你回去，難道你還不滿足嗎？」

「我只不過是請大姐帶路而已，妳緊張什麼？」徐仲康輕鬆地笑了一下。

「如果不認識路，我可以派人送你，這種小事怎麼能隨便勞動大姐？」

「我是去替妳們『飛女黨』救芝洋子，勞動她一下有什麼關係？她是大姐，對芝洋子的事也應該出一份力才對呀！」

「你這樣太過份了，大姐是我們的首領，你總應該顧到她身份和地位。」「白色飛女」突然閃身擋路，堅決地向徐仲康攤牌道：「如果你只是想找人帶路，我可以負責讓你安全回到東京，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强迫大姐下船——」

說到激動處，「白色飛女」居然挺胸叉腰，毫不畏懼地說：「對不起，你先把我殺掉好了！」

「妳想阻止？」

「這是我應盡的義務，爲保護大姐而死，我心甘情願。」

「妳一個人能擋得住嗎？」

「我相信每一個『飛女黨』的姐妹都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此話一出，「白色飛女」手下的白衣少女立刻挺身而出，站到「白色飛女」身後助威！

接着，「灰色飛女」和她手下的灰衣少女也採取了誓死拚命的行動！

最後，藍色的、黃色的，各種顏色的飛女都參加了「白色飛女」的行列，擋在遊艇前面，不准徐仲康强迫圭子上船，情形突然又緊張起來了，最妙的是圭子一直都不表示態度，只是站在徐仲康的鎗下發呆。

其實，徐仲康並不是非要圭子帶路不可！

他覺得有圭子在身邊比較安全！

此刻看到衆飛女對圭子這種忠心耿耿的情形，心裏忽然產生了兩種感慨；他很佩服圭子的做人成功，也很担心這批飛女已經中了圭子的毒！

這麼多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現在都跟着圭子走了邪路，到那一天才能清醒？到那一天才能改邪歸正，好好嫁人呢？

「唔，很好，你們都是『飛女黨』的忠實信徒，我很欣賞妳們這份同生共死的義氣！」

徐仲康持鎗含笑點了點頭，沉默了一會兒，又轉向圭子諷刺地說道：「大姐，我也算是妳的部下之一，爲了避免再度發生無謂的傷亡，我看妳應該發表一點意見了！」

「謝謝大家對我的好意，不過請大家放心，徐仲康還不敢對我怎麼樣；妳們在這裏等我好了，我馬上就回來！」

圭子根本沒有理會徐仲康，只是向衆飛女說了幾句富於感情的話，接着便自動上了遊艇。

衆飛女沒有攔阻，也沒有再勸說，聽到圭子的話以後，馬上讓出路來，幾十隻憤怒的眼睛瞪着徐仲康，還是讓徐仲康平平安安地上了船。

圭子已經發動了引擎。

馬達聲激起一片複雜的情緒。

「白色飛女」突然上前大聲喊道：「徐仲康，你如果讓大姐受半點委屈，以後就有你瞧的呢！」

「我絕不動她一根汗毛，請大家放心好了，哈哈哈哈！」

徐仲康沒想到這批飛女這樣緊張，爲了避免以後發生糾紛，只好當面提出保證，然後揮手告別，大笑轉身，就在這個時候，遊艇突然全速前進，使他一時失去平衡，當場跌倒在甲板上。

「哈哈哈哈哈！」

駕駛間內忽然傳出圭子的笑聲，聽起來非常刺耳，好像是故意向徐仲康抗議。笑聲傳播在深夜的海上，現出圭子內心暴怒！

徐仲康知道圭子不會太高興，爬起來向駕駛間望了一眼，便慢步走了過去，站在駕駛間門口停了一下，溫和地對圭子說道：「不要生氣了，好好開船吧，我不會和妳爲難的。」

「——」

圭子沒有答腔，只是默默地把住方向盤，凝望着正前方，給徐仲康碰了個軟釘子。

嚴冷深夜，海風刺骨。

徐仲康從口袋裏摸出自己的香烟燃上一支，擠進駕駛間避風，看看圭子臉色正緊，不願意再發生爭吵，便倚着壁板吸着烟。

沉默之中，圭子忽然冷言冷語地問道：「你說『熊島組』爲什麼綁架洋子？」

「洋子是妳的部下，妳應該比我清楚才對！」徐仲康確實想不通這一點。

「我覺得太莫名其妙！」圭子一邊掌舵，一邊自言自語地說：「熊島眞子太不守信用了！」

「守什麼信用？」

徐仲康聞言不由一怔，覺得圭子語中有話。

圭子回頭掃了一眼，又轉過頭去憤憤地說：「我老老實實地遵守諾言，她居然用這種手段來對待我，難道我就那麼好欺負嗎？」

「妳說什麼？」徐仲康越聽越覺得可疑。

「這是『飛女黨』和『熊島組』的事，也是我和熊島眞子之間的事，不用你管！」圭子又給徐仲康碰了個釘子。

「妳早就認識熊島眞子嗎？」

「她是我們『飛女黨』的董事長，我怎麼會不認識她？」

「董事長？」徐仲康覺得這三個字太値得研究，不由詫異地追問道：「妳是說熊島眞子出錢幫助『飛女黨』嗎？」

「否則『飛女黨』靠什麼開銷？」

「這——」

「這有什麼稀罕？每一家公司都有一

個董事長，每一個帮派也有一個後台老闆來支持，你連這一點都不懂嗎？」

圭子突然怒氣沖沖地轉身過來，理直氣壯地批評徐仲康少見多怪。

徐仲康不是不懂，只是覺得這消息太過使人意外。

既然熊島眞子是「飛女黨」的後台老闆，爲什麼要派人綁架「飛女黨」的高級幹部呢？

熊島眞子知道芝洋子經常到「憂鬱酒吧」去，爲什麼偏偏等芝洋子回到「飛女黨」以後才派人綁架呢？

難道熊島眞子已經決定不再支持「飛女黨」了嗎？

如果眞是這樣，爲什麼不連圭子一起綁走？如果不是這樣，爲什麼要公開拆圭子的台？

徐仲康覺得這件事越來越複雜，忍不住好奇地問道：「圭子，妳剛才說熊島眞子不守信用，是怎麼回事？妳們之間還有什麼協定嗎？」

「當然有協定！」

「什麼協定？」

「爲什麼要告訴你？」圭子第三次給徐仲康碰釘子。

「請妳不要誤會，我只想瞭解綁架的原因，才能够對症下藥，把芝洋子救出來的！」

「芝洋子是我的部下，你急什麼？」

「我不是那種見死不救的人！」徐仲康對圭子的狂態很不滿意。

「那你就去救好了！」

圭子兇狠地瞪了徐仲康一眼，又轉身過去專心駕駛。

遊艇的速度特別快，似乎已經與圭子的情緒成了正比！

徐仲康想不通圭子爲什麼生這麼大的氣，更猜不透圭子和熊島眞子之間有什麼協定；他很想問個清楚；然而面對圭子這副陰陽怪氣德行，實在無法再開口問下去了。

槍還在他手裏，圭子還在他的控制之中，他可以强迫圭子說出實情，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

這是「飛女黨」的秘密，他沒有權利强求！

何必一定要靠圭子的帮助來救芝洋子呢？

常言道，好男不與女鬥，君子也不必與小人一般見識；想到這些，徐仲康乾脆走出了駕駛間，獨自到甲板上呼吸新鮮空氣。

不久，遊艇終於駛進東京灣，逐漸減速向西岸前進，停靠在一處冷清無人的海邊。

徐仲康鬆了一口氣，正在考慮要不要向圭子打個招呼，忽見圭子匆匆走來，只好禮貌地說：「謝謝妳，妳趕快回去吧，免得妳的部下担心！」

「徐仲康，你是不是君子？」

圭子一開口就充滿了火藥味，似乎又想對徐仲康耍小姐脾氣。

徐仲康一時想不通圭子爲甚麼會問這種問題，便小心而謙虛地回答道：「我不敢說我是君子，不過我也絕不是小人！」

「你有沒有良心？」圭子又提出第二個問題。

「良心是有的，而且我自信非常有良心。」徐仲康越聽越怪，不由多疑地反問道：「妳問我這些幹甚麼？」

「如果你是個有良心的君子，以後就應該永遠和我合作！」

「爲甚麼？」

「因爲我已經把『飛女黨』的秘密告訴了你，熊島眞子是『飛女黨』的董事長，這件事除了我和熊島眞子以外，只有你知道！」

「那很簡單，我負責替妳們保守秘密就是了，根本不需要提合作的事。」

「你不願意和我一起找芝洋子嗎？」

「我想還是我單獨行動比較方便！」

「有甚麼方便？」

「至少可以避免捲入妳們的漩渦！」

「你不是很喜歡管閒事嗎？」

「值得管的我才管！」

「你是說我在你的心目中沒有芝洋子重要？」

圭子臉色一沉，忽然擺出一副爭風吃醋的姿態，不但嫉妒，而且十分不服。

徐仲康覺得這樣吵下去太無聊，乾脆「敬鬼神而遠之」，轉身跳上岸去，避重就輕地喊道：「我並沒有這種想法！妳快回去吧！」

言罷揚手，便要逕自離去。

圭子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尖聲叫道：「徐仲康，你有甚麼了不起？」

「我本來就是很平凡！」徐仲康邊走邊答。

「你不知道我喜歡你嗎？」圭子越叫越兇。

「甚麼？」徐仲康嚇了一跳，身不由主地停下了脚步。

圭子站在船邊上，像受了委屈似的，又瘋狂地喊道：「我喜歡你，我愛你，我請你加入『飛女黨』，是希望能和你共同生活，所以我才破例帶你進我的臥室，你裝甚麼糊塗？擺甚麼臭架子？」

「妳太無恥，快回去吧！」

徐仲康認爲這是一種侮辱，毫不客氣地給圭子澆了一盆冷水，邁開憤怒的脚步，便匆匆向黑暗中行去，耳邊仍聽到圭子瘋狂叫囂與漫罵。

「別忘了你曾經上過我的床！

「你吻過我！抱過我，親近過我的身子！

「你也曾說過，不管我是那一種女人，你都喜歡我！

「徐仲康，我是眞心對你的，你不能對我這樣無情！

「徐仲康，徐仲康……徐——仲——康——」

聲音越來越遠，也越來越淒厲，最後竟變成了傷心的哭泣。

徐仲康心如刀割，有口難言，帶着滿腔憤怒跑了一陣，仍然無法平靜煩躁的情緒。

這眞是太窩囊了。

先用迷魂烟使他上當，又向他算這筆爛汚帳，這能怪他嗎？

「啊，幸虧『熊島組』派人殺進『飛女黨』綁架芝洋子，否則的話——」

悲憤之中，徐仲康忽然想到應該感激

「熊島組」今夜的綁票，如果剛才警鈴不响，如果糊裏糊塗地和圭子發生了關係，這筆帳就更難算了。

現在他已經擺脫了圭子的糾纏，安全地離開了「飛女黨」，又有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等着他去辦，他必須馬上去找熊島眞子，帮助芝洋子恢復自由之身。

人就是這樣奇怪！

昨夜被芝洋子出賣，他恨不得把芝洋子打扁，今夜瞭解了芝洋子的身世，他却又主動地要去救芝洋子，這應該怎麼解釋呢？

熊島眞子既然不惜對圭子失信，公然派兵綁架芝洋子，必定有相當的理由；現在他要從熊島眞子手裏把芝洋子救出來，也必定有相當的危險，但是他還是要去，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他曾經答應芝洋子要同生死，共患難，大丈夫不能言而無信，何況芝洋子還再三表示要改邪歸正呢。

從銀座四丁目鬧到現在，夜已經太深，天已經快亮了！

他不願意再多想圭子的問題，進入市區以後，馬上攔住一部計程車往「熊島組」去。

「熊島組」在東京是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問司機就知道在什麼地方，然而當計程車把他載到「熊島組」的大樓時，他忽然想到事情並不像他所想的那樣簡單。

芝洋子是被熊島眞子綁走的，他必須找到熊島眞子才能解決問題，熊島眞子是不是就住在這棟大樓裏面呢？

「熊島組」的老闆是「老熊島」！

「老熊島」手下有一兒一女，彼此意見不合。

昨夜他得罪了「老熊島」的兒子熊島英，今夜又要和「老熊島」的女兒熊島眞子發生衝突，如果先遇到熊島英的爪牙，驚動了熊島英，他就很難分身去找熊島眞子了。

想到這些問題，他不得不格外小心，最理想的是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先找到熊島眞子，也許比較容易成功，可是如今大樓門窗緊閉，裏面一片漆黑，連門都進不去，叫他到那裏去找熊島眞子呢？

他在樓前徘徊了一會兒，想從旁邊的小巷繞到後面看看，結果剛拐進小巷就聽到背後有人冷冷地喊道：「喂！」

回頭一看，是個中年男人，手裏拿着手電筒，身上穿着皮外套，完全是「值夜人」的打扮，當時靈機一動便自動上前客氣地問道：「您在喊我嗎？」

「嗯。」值夜人一本正經地應了一聲，忽然舉起手電筒照到徐仲康臉上，很不高興地說：「你在這一帶停留太久了，想幹什麼？」

「我在想眞子小姐現在會不會在裏面。」徐仲康決定鬥智。

「什麼？」值夜人立刻敏感地掏出手槍。

「是這樣的，您先別誤會，聽我慢慢告訴您。」徐仲康故作神秘地走近值夜人身前，想說什麼，却又裝得很機警地問道：「對不起，您是『熊島組』的人嗎？」

「廢話，如果不是『熊島組』的人，何必管你這些閒事？」

「既然是這樣，您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究竟是怎麼回事？」值夜人已經被徐仲康的神秘態度吸引住了。

「眞子小姐叫我去辦一件事，本來約我今天晚上來向她交差的。」徐仲康看了看手錶，像眞有那回事似的，又自動糾正着說：「現在說應該是昨天晚上的事了，因爲事情忽然發生了一點意外，我到現在才趕來向她報告，不知道她睡了沒有？」

「她已經回家了，昨天晚上她很早就離開這裏了！」

「哎呀，這怎麼辦才好呢？如果給她躭誤了時間——」

徐仲康急得直跺脚，盡量暗示他有特別任務，必須馬上向熊島眞子報告。

值夜人看到這種情形，居然深信不疑，反而向徐仲康提醒道：「你不會到她家裏去報告嗎？」

「對呀！」徐仲康高興得跳了起來，接着便伸進自己的口袋亂摸一陣，又拿過值夜人的手電筒照射地面，並且裝模作樣地自言自語道：「奇怪，她留給我的住址呢？剛才還在口袋裏的！」

「唉，你這種粗心的人能辦什麼事？她住『新宿』四丁目五番地，是一棟二樓的綠色花園洋房，到那邊一看就知道了，快去吧！」

值夜人很不耐煩地奪回手電筒，自動說出熊島眞子的住址，當面把徐仲康訓了一頓。

徐仲康沒想到「熊島組」還有這種忠厚老實的人，興奮之餘，又抓住值夜人的胳臂囑咐道：「這是眞子小姐交給我的特別任務，如果她知道我告訴你，一定會殺掉我的，你千萬要——」

「好了，我會替你保守秘密的，快走吧！」

「謝謝，謝謝！」

徐仲康連鞠兩個躬，演完了戲，馬上走出小巷，迫不及待地向「新宿」趕去。

「新宿」四丁目是東京的高級住宅區之一，計程車剛駛入五番地，就看到有一棟綠色的小樓座落在清靜的路旁。

徐仲康欣然付錢下車，走到門前一看，看到門上掛了一塊小木牌，寫着熊島眞子的名字，不由放心地鬆了一口氣。

按照日本人的習慣，大門上都是掛戶長的名牌，或者掛戶長夫婦的名牌；如今這塊木牌上只有熊島眞子一個人的名字，就表示熊島眞子既沒有和「老熊島」住在一起，也沒有和熊島英住在一起，而且還表示熊島眞子尚未結婚。

換句話說，這裏是熊島眞子小姑獨處的香閨，戒備一定不會太嚴，行動起來一定比較容易成功，即使裏面有人防守，最多也只是那一批去綁架芝洋子的爪牙而已；他回顧附近不見行人，便毫不客氣地翻牆闖了進去。

破窓搶票

值夜人的話一點不假，這確實是一棟非常漂亮的綠色花園洋房，西式的建築，小巧而堅固，前院是美麗的花圃，小樓隱藏在翠綠的松林之中，想不到熊島眞子如此懂得享受。

四周依舊漆黑一片！

徐仲康蹲在牆內停了一會兒，仔細打量小樓的形勢，並且暗自注意院裏的動靜，忽然發覺樓上靠陽台右側的房內，隱隱約約地透出一絲微弱的燈光，料定那必是熊島眞子尋夢的臥室，便毫不遲疑地由樓前的松樹爬上了陽台。

坐在陽台上，冷靜了一下，他忽然又覺得情形不大對勁。

熊島眞子剛派人去把芝洋子綁來，爲什麼這樣安靜？

難道那批人這麼快都睡熟了嗎？

難道那批人綁回芝洋子以後就離開了嗎？

難道熊島眞子的住宅一點戒備都沒有嗎？

難道他們沒發覺有人闖進來了嗎？

這是一個不能疏忽的疑問！

他謹愼地躲在陽台的一角，不敢再輕舉妄動，他怕自己的行動巳經被人發覺，更怕此刻巳經有人在監視他的行動，可是等了很久，始終不見任何可疑的動靜，他只好繼續冒險展開行動了。

冬夜裏，陽台的門關得很緊，根本無法進到裏面！

陽台的左側是玻璃窗，本來一步就可以跨進窗內，然而窗也是關着的；窗簾擋住了他的視綫，使他看不見房裏的情形，用什麼方法才能進去呢？

他只是一個路見不平的普通人，既非神偷，又非大盜，對於緊閉的門窗，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沉思良久，他忽然掏出圭子的手槍防身，採取最笨、最險，也是唯一的辦法，縮頭抱臂，硬往緊閉的玻璃窗上撞了過去。

幸虧窗戶是木製的！

但聽嘩啦一聲巨响，等他睜開眼再看時，才知道自己巳經破窗而入，正好跌倒在房內的地板上。

進了房，不能不緊張！

他馬上翻身爬起，持槍閃向一旁，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拚鬥，結果事情非常意外，他沒有遇到抵抗，也沒有遇到狙擊，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有看到，原來這只是一個空房間。

有沙發，有鋼琴，有酒櫃，有電視機，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梳粧枱，就是沒有人，這是怎麼回事？

梳粧枱上開着一盞小燈，是普通就寢才開的，熊島眞子在那裏呢？

「啊！」

徐仲康仔細一查，立刻明白！

這房間有兩個門，一個通往走廊，另一個一定是通往別的房間；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帶套房的臥室，裏面睡覺，外面是起坐間，熊島眞子一定是睡在裏面的那一間。

他剛弄明白，裏面就有了動靜。

「那一個？」

一聲嬌叱，房門突開，裏面衝出一個持槍的女人，睡眼惺松，衣不蔽體，顯然是剛從夢中驚醒，急着下床出來查看原因的。

徐仲康動作迅速，此刻早巳閃向門旁埋伏，一看出來的正是熊島眞子，馬上從背後用槍頂住熊島眞子，低聲警告道：「沉着一點，把手舉起來！」

「你是什麼人？爲什麼闖進我的房裏來？」熊島眞子舉起雙手質問。

「無事不登三寶殿，妳先坐下來再說吧！」

徐仲康取下熊島眞子的手槍，伸手一推，命令熊島眞子坐到沙發上去。

熊島眞子回頭一看，不由吃驚道：「是你？」

「沒想到吧？」

「你這算什麼行爲？」

「你請坐！」徐仲康指了指一旁的沙發。

「哼，我以爲你姓徐的是個正人君子，想不到——」熊島眞子穿好睡衣，整了整頭髮，忽然發覺窗戶破了個大洞，立刻冒火瞪着徐仲康罵道：「强盜，你三更半夜跑到我這裏來幹什麼？」

「何必裝糊塗？難道妳還不明白嗎？」徐仲康先在熊島眞子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流氓，我明白什麼？」熊島眞子破口大罵。

「請妳說話客氣一點！」徐仲康提出警告。

「對你這種忘恩負義的人客氣什麼！」熊島眞子氣得面無人色，一邊吼，一邊抽空向臥室門口掃了一眼。

這動作很可疑！

徐仲康的反應相當快，馬上嚴肅地說：「眞子小姐，妳的行爲比强盜也好不了多少，我不想跟妳多囉嗦，只要你把人交出來，我馬上就走。」

「什麼？」熊島眞子下意識地退了一步。

「人！」徐仲康一手持槍，一手指着臥室門口吼道：「我是來要人的，就是妳房裏的人，妳要否認嗎？」

「呸，你有什麼資格來要人。」

熊島眞子態度强硬，言罷突然奔向臥室，冒死在槍下輕舉妄動，等於巳經不打自招。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如果芝洋子不在房裏，她爲什麼要這樣緊張呢？

徐仲康見狀暗喜，却不敢任由她逃進臥室內，於是一個箭步追上前去，抓住熊島眞子的睡衣叫道：「妳再亂動我就先宰掉妳！」

「無賴，你這個無賴！」

熊島眞子又氣又羞，忍不住回頭又罵，因爲她剛跑到臥室門口就被徐仲康捉住，而且睡衣巳經被徐仲康撕破。

羞憤之中，她搶着關上房門，不顧玉面暴露，張開雙臂站在門前擋路，不讓徐仲康進去。

既然人在，遲早總可以帶走，所以徐仲康並不急於進房，只是向熊島眞子勸道：「芝洋子是個很不幸的女孩子，巳經被熊島英欺負過一次，妳爲什麼還要欺負她呢？」

「我什麼時候欺負過她？」熊島眞子似乎想否認。

「妳派人到『飛女黨』綁她來，還不算欺負她嗎？」

「徐仲康，你在說些什麼？」

「我說妳不應該綁架芝洋子，現在我

要把芝洋子帶走！」徐仲康開始冒火。

「芝洋子夜在那裏？」

「在妳房裏，妳敢說不在嗎？」

「爲什麼不敢？我根本沒有綁架芝洋子，她怎會在我房裏？」

「打開房門來看看。」

「妳有什麼資格搜查我的臥室？」熊島眞子越來越兇。

「妳兇什麼！」

徐仲康覺得這女人太可惡，却又不願意隨便殺人，暴怒之中，忽然收槍動手，拉住熊島眞子便要硬進。

熊島眞子死也不肯離開臥室門口，剛被徐仲康拉開，又拚命抱住徐仲康罵道：「我警告你，徐仲康，雖然我不是你的對手，但是你要注意後果，你憑什麼到我這裏來無理取鬧？你究竟想要什麼？你何必用芝洋子做藉口？」

「如果芝洋子不在妳這裏，妳爲什麼不敢讓我進去看看？」徐仲康被抱得無法脫身。

「我可以發誓，芝洋子絕對不在我這裏，我也沒有綁她！」

「不必發誓，讓我進去看看就行！」

「如果芝洋子不在裏面呢？」

「那我就……」

「你就怎麼樣？」

「我就當面向妳道歉，馬上就離開這裏！」

「眞的嗎？」熊島眞子有些動心。

「我徐仲康絕不是妳所說的那種無賴，快開門吧！」

徐仲康趁機甩開熊島眞子，搶步衝到門前，伸手便把臥室房門打開，並且大聲叫道：「芝洋子快出來！」

「他媽的，你發什麼神經！」

臥室內突然衝出一名大漢，迎面搗了徐仲康一拳，把徐仲康打得連退了五六步，一直跌倒在沙發上。

這大漢年約二十六七，體格魁梧，面貌不凡，拳頭相當有訓練，可惜身上只穿了一條內褲，打倒徐仲康以後，緊接着又持槍指住徐仲康罵道：「狗東西，你再撒野我就槍斃你！」

找芝洋子找出一條兇猛的大漢，這是徐仲康想像不到的事。

熊島眞子是個沒有結婚的黑色千金小姐，臥室裏怎麼會藏着一個穿內褲的男人呢？

徐仲康怔在沙發上，望了熊島眞子一眼，發覺熊島眞子正站在一旁面紅耳赤，低首含羞，於是又向那兇猛的大漢問道：「喂，你是什麼人？」

「我是高倉嘉文，也是熊島眞子的未婚夫，怎麼樣？」

「你就是高倉嘉文？」

徐仲康心頭猛然一震，覺得事情太妙了。

高倉嘉文不就是芝洋子含恨闖蕩江湖，要找尋的負心人嗎？怎麼突然變成熊島眞子的未婚夫了？由於這個驚人的發現，使他想到了很多問題。

難怪熊島英折磨芝洋子的時候怕被熊島眞子知道！

難怪熊島眞子救徐仲康的時候再三叫徐仲康去安慰芝洋子。

難怪圭子聽說熊島眞子派人縛架芝洋子的時候大罵熊島眞子不守信用！

故事發展到此，巳經接近明朗化了，親愛的朋友，你大概巳經想通是怎麼回事了吧？

可是，芝洋子在那裏呢？

還可能在臥室裏嗎？

還可能是被熊島眞子綁架的嗎？

死拚狠鬥

仗義行俠是好事，然而翻牆破窗闖進別人的房間，却是一種竊盜的行爲。

徐仲康以爲控制住熊島眞子就可以獲得安全，沒想到臥室裏還有英雄，如今被高倉嘉文一拳打倒在沙發上，面對高倉嘉文的槍口，即使自己手裏有槍也不敢再輕舉妄動；於是他决定放棄抵抗，轉向熊島眞子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私事，你沒有資格干涉！」高倉嘉文搶先回答，又暴躁地指着徐仲康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徐仲康！」

「你懂不懂法律？」

「那一條法律？」

「隨便闖進私人住宅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隨便縛票也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徐仲康毫不客氣。

「綁什麼票？」高倉嘉文見徐仲康不肯認錯，不由怒聲吼道：「我這是捉强盜，我要把你送進警署去，你認爲這是綁票嗎？」

「少和我要這一套，我說的是芝洋子，你對芝洋子始亂終棄，害得芝洋子到處流浪，到處找你，你却躲在女人房裏亂風流，而且又想利用『熊島組』的惡勢力，慫漗眞子派人去綁架芝洋子，你這算什麼行爲？你以爲你比强盜好得了多少？你以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就可以把芝洋子消滅嗎？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掩飾你過去的罪過嗎？」

徐仲康看不慣高倉嘉文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當面拆穿了高倉嘉文假面具，不顧槍下的危險，起身怒指高倉嘉文破口大罵，把高倉嘉文罵得體無完膚。

高倉嘉文沒有使用手槍對付徐仲康，聽完徐仲康的話後，頓時臉色蒼白，混身發抖，指着徐仲康叫道：「你這亂七八糟的想法是從那裏得來的？」

「你自己心裏清楚！」徐仲康衝了上去。

「他媽的，我看你是——」高倉嘉文氣得說不出話來，又揮拳向徐仲康搗去。

有槍在手而不用槍，可知他也不是一個隨便殺人的人，那麼他爲什麼對芝洋子如此無情無義呢？

徐仲康本來落在槍口之下，時時刻刻都要存着戒心的，如今竟見高倉嘉文兩次可以用槍而不用，立刻收起自己的手槍，毫不客氣地和高倉嘉文動了手。

兩個年輕小伙子在女人房裏打架，並不是爲了爭風吃醋，這也是很少見的事！

他們是爲眞理而戰嗎？

他們是爲逞英雄而拚命嗎？

拳來脚往，旗鼓相當，轉眼間打得難分難解，居然分不出一點勝負！

這是一場衝動的打鬥，兩個人都很生氣，卻都沒有殺人的念頭！

「你爲什麼要破壞我的名譽？爲什麼來向眞子無理取鬧？」這是高倉嘉文生氣的原因。

「你爲什麼對芝洋子始亂終棄？爲什麼慫慂眞子綁架芝洋子？」這是徐仲康挺身而出的動機！

打來打去，一切都是爲了那個不幸的獨行飛女芝洋子，可是無形中又把熊島眞子捲入糾紛的漩渦！

如果高倉嘉文不在熊島眞子臥室裏，也許這件事早就收場；但是現在芝洋子被綁架了，徐仲康根據俘虜的口供來找熊島眞子要人，結果發現了芝洋子的薄倖愛人高倉嘉文，這樣一來，熊島眞子還能推卸責任嗎？

「好了，你們不要再打了！」

熊島眞子心煩意亂地吼了一聲，衝到徐仲康和高倉嘉文中間，像命令却又帶着幾分懇求的語氣攔住高倉嘉文勸道：「嘉文，請你先冷靜一下，讓我先把事情問清楚。」

「這傢伙根本就是個流氓，不必跟他囉嗦！」

「嘉文，讓我問他幾句話好不好？」

「好吧，妳問吧！」

高倉嘉文揮手轉身，坐在沙發上吸烟，冷眼瞪着徐仲康生氣。

熊島眞子回過頭來，又溫和地向徐仲康問道：「徐先生，芝洋子眞的被人綁架了嗎？」

「否則我何必到妳這裏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差不多在一小時以前！」徐仲康看了看手錶，餘怒未消地說：「我不信你會不知道這件事『熊島組』的人殺進『飛女黨』，殺傷很多飛女，綁走了芝洋子！」

「怎麼知道是『熊島組』幹的？」

「她們捉到了一個俘虜，不但承認是『熊島組』的部下，而且連主使人都招出來了，妳還不承認嗎？」

「那個俘虜叫什麼名字？」

「我還沒來得及問，就被圭子當場殺掉了！」

「圭子？」熊島眞子聞言一驚，非常詫異地問道：「你怎麼對『飛女黨』的事情這樣清楚？」

「因爲我當時也在場，我是和芝洋子同時被捉進『飛女黨』去的，妳還有什麼話說？」徐仲康表示自己並非無理取鬧。

「那個俘虜說是我主使的嗎？」熊島眞子只顧查問實情。

「當然，這就是我來找妳的原因！」徐仲康很不客氣地說：「不管妳綁架芝洋子的目的是什麼，我都認爲妳不夠光明磊落，老實告訴妳好了，圭子對妳非常不滿，而且大罵妳不守信用，妳這是何苦呢？搶了芝洋子的愛人，又要置芝洋子於死地，妳不覺得這樣做太過份嗎？」

「徐先生，請你說話謹愼一點！」熊島眞子忽然板起面孔，十分激動地說：「我愛嘉文，嘉文也愛我，完全是出於眞情，我並沒有用『熊島組』的勢力强迫嘉文什麼，而且在我認識嘉文以前，根本不知道芝洋子的事，你憑那一點說我搶了芝洋子的愛人？」

「我是憑事實說的，事實勝於雄辯，芝洋子到處找他，他却在你房裏睡覺，這不是事實嗎？」

「這只能證明我是眞心愛他，怎麼能說是我搶的？」

「那妳爲什麼要派人綁架芝洋子？」

「我沒有派人，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我從來沒有這種卑鄙的想法，當我知道芝洋子的遭遇以後，只覺得對她很抱歉，所以我處處想幫助她，時時想派人保護她，你聽清楚了沒有？她不是我派人去縛架的，我沒有綁她，我沒有，我沒有。」

熊島眞子衝動地叫着，瘋狂地搥着徐仲康的胸膛，最後，竟忍不住流下傷心的眼淚，轉身撲向沙發悲泣。

徐仲康呆住了！這是怎麼回事？

熊島眞子心裏也有委屈嗎？

在熊島眞子的哭聲之中，旁邊坐着的高倉嘉文突然起身又衝向徐仲康罵道：「你這個混蛋，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想替芝洋子抱不平！」徐仲康慷慨激昂，準備應付高倉嘉文的暴動，忽然心念一轉，立刻指着高倉嘉文向熊島眞子叫道：「如果不是妳，一定是他幹的，他利用妳的名義，叫『熊島組』的人去綁架芝洋子！」

接着，又向高倉嘉文質問道：「大丈夫敢做敢當，你把芝洋子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媽的，見一個咬一個，我非宰掉你這隻瘋狗不可！」

高倉嘉文氣得掏出槍來！

熊島眞子忽然衝到徐仲康身前，厲聲向高倉嘉文叫道：「住手！」

「這種流氓留着他幹什麼？」高倉嘉文殺氣騰騰。

「我們問心無愧，心安理得，何必和他一般見識？」

「他太氣人了！」

「他是好心的，我們不能怪他！」熊島眞子又把高倉嘉文推開，冷靜了很久才轉身對徐仲康說：「徐先生，請你也冷靜一下，我沒有派人，嘉文更不可能利用我的名義派人，他對『熊島組』比你還要陌生，而且他也不是你想像的那種小人，我說的是實話，你不應該再懷疑我們了！」

「這麼說，我不是眞的變成向你們無理取鬧了嗎？」徐仲康非常不服。

「常言說的好，無風不起浪，話出必有因，我現在巳完全明白你跟我走吧！」

熊島眞子言罷走進臥室，不久又穿好衣服走了出來，臉上充滿了憤怒。

徐仲康遲疑片刻，不解地問道：「到那裏？」

「去找芝洋子！」

「妳知道她在那裏嗎？」

「那個俘虜不是巳經告訴你了嗎？」

「妳是說——」

「是『熊島組』的人幹的，但是我並沒有主使，一定是我那個該死的大哥！」熊島眞子理智地說出自己的判斷，又對高倉嘉文說道：「嘉文，你去穿上衣服，也一起去見芝洋子吧，反正遲早要和她攤牌的。」

「我不要見她！」高倉嘉文斷然地拒

絕。

「你不能帮忙去把她救出來嗎？」徐仲康覺得高倉嘉文太沒有良心。

「別再固執了，我們在車房等你！」

熊島眞子溫和地勸着，把高倉嘉文推進臥室，才帶着徐仲康開門下樓。

× × ×

一女駕車，兩男隨行，風馳電掣般駛過黎明前的東京市區，每個人心裏都悶悶不樂，尤其是熊島眞子香閨被闖，春夢被吵，風流韻事被發現，到現在仍舊耿耿於懷，不知道應該怨天還是應該尤人。

高倉嘉文好像討厭再和芝洋子打交道，勉强坐上轎車，臉上陰晴不定，不時瞪着身旁的徐仲康咬牙磨拳。

徐仲康只是在默默地思考芝洋子的問題。

聽熊島眞子說是熊島英所幹的，越想越覺得可能，因爲從公園那件事可以證明，熊島英本來就存心要侮辱芝洋子，結果昨夜在公園裏被芝洋子刺了一刀，想叫田中把芝洋子整死，芝洋子又被徐仲康救走，如果說熊島英爲了報復而派人綁架芝洋子，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那個俘虜爲什麼說熊島眞子主使的呢？

從剛才的情形來看，熊島眞子確實是寃枉的，同時高倉嘉文也不可能叫熊島眞子去幹這種事，如果他能陰險到這種程度，剛才爲什麼不開槍把徐仲康打死？

對於壞人來說，殺一個人和殺一隻鷄同樣地容易，徐仲康又沒有什麼靠山，又曾經落在高倉嘉文的槍下，他們很可以把徐仲康殺掉，何必自動帶着徐仲康去找芝洋子呢？

由於這些理由，再加上熊島眞子家裏毫無戒備，徐仲康不但相信了熊島眞子的話，而且認爲熊島眞子是個很正派的女人，至於留高倉嘉文在家裏睡覺，這是人之常情，她愛高倉嘉文，先把自己的貞操奉獻有什麼關係？如果這樣就算壞女人，請問天下能有幾個好女人呢？當初夏娃和亞當辦過正式結婚手續嗎？

不是熊島眞子，一定是熊島英，這種邏輯非常合理！

然而芝洋子落到熊島英手裏，後果就更叫人担心了；熊島英綁架芝洋子幹什麼？除了報復、折磨，和侮辱之外，還會有好事嗎？

「唉，芝洋子眞是太可憐了！」

徐仲康冷掃高倉嘉文一眼，心底不由發出無限的悲憤。

悲憤之中，轎車巳經停在「熊島組」大樓的門前。

熊島眞子先下車，徐仲康接着下車，只有高倉嘉文遲遲不願下車。

徐仲康認爲這是高倉嘉文做賊心虛的旁證，哼了一聲，懶得多管閒事。

熊島眞子十分體貼，反而溫柔地對高倉嘉文說：「你就在車上等我們好了，不要走開。」

沒等高倉嘉文答腔，便招呼徐仲康一起走向大門。

這時候，值夜人不知從何處跑了過來，見到徐仲康和熊島眞子在一起，沒敢和徐仲康講話，只是向熊島眞子鞠躬喊道：

「小姐，您早！」

「把門打開，叫經理下來！」

「是！」值夜人不敢怠慢，匆匆掏出鑰匙打開大門，讓熊島眞子和徐仲康進去，又匆匆跑上樓去。

徐仲康跟着熊島眞子走進樓下的會客室裏，忽然多疑地問道：「熊島英不是這裏的『安全部長』嗎？」

「嗯。」

「那妳找經理幹什麼？」

「不先打聽清楚，找到證據，怎麼能叫他交出芝洋子來？」

「哦！」徐仲康點頭應了一聲，覺得熊島眞子辦事有經驗，便不再開口。

兩分鐘後，門外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脚步聲！

接着便聽到一個男人聲音喊道：「小姐早！」

「早！」熊島眞子招了招手。

「小姐找我有事嗎？」那男人走進會客室。

「我先給你介紹一個人，這位是徐先生！」熊島眞子剛說完話，正要替徐仲康介紹「熊島組」的經理。

徐仲康仔細一看，不由起身驚問道：「啊，你不就是——」

後半句話沒說出來，徐仲康巳經確定了這位經理的身份，原來他就是昨夜攔路勸阻芝洋子去公園赴約的黑衣大漢石野！

石野昨夜沒有見到徐仲康跟踪芝洋子，聽到徐仲康的話，也有些奇怪地反問道：「徐先生認識我嗎？」

「不，我只覺得有些眼熟，請多多指敎！」

徐仲康當然不便說明認識石野的經過，只是禮貌地和石野握手寒暄，然而心裏却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昨夜石野一再勸芝洋子不要上當，先捱了芝洋子的打，又被芝洋子裝死刺傷，他和芝洋子什麼關係？

芝洋子曾說根本不認識他，他爲什麼那樣關心芝洋子？爲什麼那樣低聲下氣地對芝洋子忍讓呢？

陰險風流

熊島眞子沒有給石野和徐仲康談話的機會，馬上看着手錶向石野查問道：「現在是清晨五點鐘，從昨天下午下班之後，到現在這段時間，你有沒有離開公司？」

「沒有。」石野站在熊島眞子身旁，非常肯定地報告着說：「昨天下午六點鐘下班，我六點半離開辦公室，在樓下飯廳吃過晚飯，按照慣例到各處巡視了一趟，然後上樓回房，十一點多鐘睡覺，一直到剛才被叫醒，我都在公司裏，連大門都沒離開！」

「別的人有沒有出去？」

「有十個人請假外出。」

「十個？」熊島眞子神色一怔，立刻追問道：「都是什麼人？」

「有田中，還有他手下的九名打手！」

石野說出請假者的名單，忽然發覺熊島眞子的臉色十分陰沉，又自動補充說明道：「事情是這樣的，田中對我說少爺有個應酬，要帶他們出去一下，而且少爺也親自來電話向我打過招呼，所以我就准許他們出去了。」

「嗯，這就不會錯了！」

熊島眞子得到了這份報告，更證實了自己的判斷。

芝洋子是昨夜被綁走的，熊島英昨夜忽然從「熊島組」調出十名死黨，這還會錯嗎？

於是熊島眞子憤然起身，又向石野問道：「田中他們回來沒有？」

「他們說一定在今天上班以前趕回來，大概快回來了吧！」石野看了看手錶，想到熊島眞子天不亮就來調查「熊島組」人員的動靜，必定有相當的原因，所以又謹愼地試探道：「小姐找他們有什麼要事嗎？」

「昨天晚上芝洋子回『飛女黨』以後，被咱們『熊島組』的人綁走了！」

「會有這種事？」

「你一直都在公司裏，難道一點風聲都沒聽到嗎？」

「除了田中他們十個人以外，其他的弟兄都沒有外出，誰會到『飛女黨』去綁架芝洋子嗎？」

「這還用問嗎？」

熊島眞子掃了石野一眼，又向徐仲康做了個手勢，便氣急敗壞地走出會客室去，有了這些資料，她認爲可以去找熊島英理論了。

石野身爲「熊島組」的經理，任何事情都有責任，如今居然有人瞞着他去綁票，而且所綁的還是芝洋子，他心裏當然更氣，因此，他馬上跟在徐仲康身後追了出來，一邊替熊島眞子開車門，一邊慚愧地說：「小姐，這都是我的疏忽，您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我來找你，只是先想瞭解一下弟兄們的動靜，絕沒有責怪你的意思，你不要誤會，我永遠是信任你的！」熊島眞子安慰了幾句，跨上駕駛座，一邊發動引擎，一邊又對石野吩咐道：「待會兒如果田中他們回來，你要負責給我把他們全部關起來，我還要再來的！」

「是！」石野連忙鞠躬應命。

「還有，這事暫時不要宣揚出去。」

「是！」

「你回去吧！」

熊島眞子向石野揮了揮手，駕着轎車便疾駛而去。

高倉嘉文和徐仲康坐在後面，忍不住車上沉悶氣氛，抬頭向熊島眞子問道：「眞子，怎麼樣？」

「一定是大哥幹的，現在咱們就去找他要人！」熊島眞子的火氣很大。

「萬一他不承認怎麼辦？」徐仲康始終放不下心。

「既然他沒有派人在『飛女黨』當場把芝洋子打死，就表示他要有計劃地折磨芝洋子，現在他一定和芝洋子在一起，不過我們的行動要機警一點，別打草驚蛇，要使他措手不及，他想不承認也不行！」

熊島眞子充滿信心，因爲她瞭解熊島英的個性，雖然不能說是去捉姦，但是她認爲芝洋子現在一定和熊島英在一起，所以她一再提醒徐仲康要注意行動，把握時間，以免被熊島英的眼線發覺。

徐仲康很佩服熊島眞子這種沉着的作風，然而心裏仍時時刻刻爲芝洋子担憂，那天在公園裏，芝洋子就已經被剝得一絲不掛，這回又落入熊島英的手中，會有什麼遭遇呢？

× × ×

熊島英住在「六本木」一帶，從大的方位來說，「熊島組」大樓正在熊島眞子與熊島英的住宅中間，相隔約有十分鐘的車程。

那是一棟「衙門」似的住宅！

四周圍牆特別高，鐵門緊閉，門口掛着「內有惡犬」的牌子，一看就知道裏面住的不是善類。

熊島眞子把轎車停在門前，忽然回頭向徐仲康問道：「你的鎗還在身上嗎？」

「在！」徐仲康摸了摸口袋。

「待會兒如果他跟我鬧翻，你就要及時採取行動！」

「沒有問題，我會盡全力保護妳的。」徐仲康當面表明立場，又向身旁的高倉嘉文問道：「嘉文兄還是在車上等嗎？」

「等什麼？」

高倉嘉文敏感地冒了火，怒瞪徐仲康一眼，轉身先下車，用行動向徐仲康提出極不友善的抗議。

徐仲康沒有接腔，只是向熊島眞子聳肩一笑，也隨後走下車來。

黎明前的黑暗，陪伴着黎明前的心情，每個人都非常警惕，下車後，徐仲康和高倉嘉文馬上掏鎗閃向鐵門兩側，然後熊島眞子才走向門前叫門。

熊島英的戒備不像熊島眞子那樣的鬆懈！

剛按了兩下門鈴，門內就有人打開門上的小孔喝問道：「那一個？」

「快開門！」熊島眞子擺出大小姐的威嚴。

「哦，原來是小姐！」

守門人驚應一聲，立刻打開鐵門迎接，並且恭恭敬敬地向熊島眞子鞠躬請安道：「小姐早晨！」

「部長在不在？」熊島眞子開口便問熊島英。

「在，部長還在睡覺。」

「好了，沒你的事了！」

熊島眞子擧手一招，把徐仲康和高倉嘉文招了進來，接着便帶路浩浩蕩蕩地往裏硬闖。

守門人對熊島眞子客氣是天經地義的，此刻忽見兩名帶鎗的男人進門，不由緊張地向熊島眞子叫道：「小姐，您——」

「我帶兩個朋友來拜訪部長，你不同意嗎？」熊島眞子拉長了面孔。

「不是不同意，這樣部長會怪我的！」守門人愁眉苦臉，不敢拒絕又不敢負責，忽然向熊島眞子請求道：「這樣好了，您先在這裏等一下，我去向部長報告。」

「不必報告，我認識他的房間！」

「小姐，您千萬不能直接去他的房間呀！」

「爲什麼？」

「您是知道的，我們部長夜夜床不空，昨天晚上新找來一位小姐，您直接去恐怕不方便吧！」

「沒什麼不方便的，我又不是他太太，他找小姐睡覺與我有什麼關係？」

熊島眞子冷冷一笑，又繼續往裏闖！

守門人站在熊島眞子面前，張開雙手，退兩步進一步，擋也不敢，不擋更糟，樣子十分可笑。

這時徐仲康向高倉嘉文使了個眼色，兩人同時由熊島眞子身後閃身而出，持鎗而上，徐仲康伸手抓住守門人的衣領低聲警告道：「老兄，你怎麼這樣不識相？」

「我很識相，可是——」守門人有苦難言。

「你先委屈一下吧！」

高倉嘉文忽然動手，刹那間便用鎗托把守門人砸昏於地，手脚相當俐落。

熊島眞子向高倉嘉文伸了伸大拇指，似乎對這招很欣賞，然後率領二人直接衝進玄關，來到熊島英臥室門前，才鬆了口氣，回頭叫徐仲康和高倉嘉文準備應變。

這是最後一關，也是最重要的一關。

徐仲康想到剛才守門人所說的話，覺得「床上事」被女人看到不太雅觀，便對熊島眞子低聲建議道：「還是讓我和高倉嘉文兄進去吧！」

「噓——」

熊島眞子做手勢禁止徐仲康出聲，又做手勢問徐仲康能否把房門撞開。

徐仲康上前仔細看了一下，回頭向高倉嘉文招了招手，表示需要高倉嘉文合力才能成功。

高倉嘉文向前走了兩步，馬上搖頭反對這種做法，認爲這種房門非常堅固不可能撞開，然後輕輕伸手去轉動門上的「把手」，豈知一轉之下，房門居然開了。

徐仲康吃了一驚，趕緊持鎗退向門旁戒備！

熊島眞子往裏一看，臉一紅，眼一瞪，然後皺了皺眉頭。

徐仲康發覺熊島眞子表情可疑，連忙探首往房內一瞧，也情不自禁地怔住了。

他看到熊島英躺在牀上，懷裏摟着一個女人，被子滑向牀邊，兩個人都是赤身裸體地纏在一起，樣子實在不太好看，然而牀上事本來就不是給人參觀的，他所吃驚的是，熊島英懷裏的女人並不是芝洋子，這是怎麼攪的呢？

房內春夢無邊！房外愕然瞪眼！

遲疑良久，熊島眞子忽然鼓起勇氣，硬着頭皮衝了進去，衝到牀前，先把被子替夢中人蓋好，才紅着臉大聲喊道：「大哥，大哥！」

「唔？」

熊島英猛然驚醒，一睜眼就嚇了一跳，但見他震驚而憤怒地吼道：「眞子，妳這是幹什麼？」

「我來找芝洋子，你把芝洋子綁到那裏去了？」熊島眞子來勢洶洶，站在牀前大發雷霆。

「我什麼時候綁過芝洋子？」熊島英莫名其妙地從被窩裏攤出雙手，又坐起身來，氣呼呼地問道：「眞子，妳是聽誰說的？是什麼人在妳面前破壞我的名譽？」

「大哥，別對我演戲好不好？」

「演戲？妳認爲我是演戲嗎？」

「我問你，你昨天晚上叫田中他們請假究竟幹什麼？」

熊島眞子見不到芝洋子，只好用事實來迫使熊島英承認，所以馬上提出這個問題，表示她已經調查過這批人的行動。

熊島英顯得很不高興，瞪了熊島眞子一眼，才理直氣壯地說：「昨天有人請我吃飯，給我介紹女朋友，我爲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叫田中帶幾個弟兄去增加聲勢，有什麼不對？」

「就是你被窩裏這位女朋友嗎？」熊島眞子忽然發覺那女人已經睜開眼。

「是的，就是我！」那女人不知羞恥，竟探出頭來插嘴說道：「昨天晚上部長和我見面，我看他帶了那麼多人，一定很有勢力，所以就答應和他做朋友了！」

「妳囉嗦什麼？」熊島眞子毫不客氣地向那女人吼了一聲。

「我——」那女人嚇得不敢說話。

「沒妳的事，妳再睡吧！」熊島英把那女人的臉塞進被窩，又悻悻地說：「眞子，妳這種行爲實在太不像話，如果妳不是我妹妹，我非殺掉妳不可，天不亮就帶兩個男人來胡鬧，這眞是幹什麼？」

「無緣無故我絕不會來找你胡鬧，你說田中他們只是去給你增加聲勢，我再問你，他們現在到那裏去了？」熊島眞子仍不死心。

「這我怎麼知道？吃過飯以後，我放他們的假，他們一定是去玩去了，這也沒什麼不對呀！」熊島英說得頭頭是道。

「大哥，我希望你不要給『熊島組』的人丟臉，你究竟有沒有派人去綁架芝洋子？」熊島眞子的態度逐漸軟化。

「妳這句話我非常贊成，綁票殺人的事我又不是沒幹過，何必否認？如果我綁了芝洋子，還會找這個女人來睡覺嗎？」

「眞的不是你幹的？」

「絕對不是！」

「那——」熊島眞子開始猶豫。

「眞子，妳是聰明人，看看我現在的情形，妳還不明白嗎？爲什麼要相信別人的讒言呢？」熊島英的語氣非常懇切，然而卻充滿了牢騷。

「好，我向你道歉，大哥，請你原諒我的幼稚和衝動！」熊島眞子忽然沉痛地認了錯。

「自己兄妹還說這些幹嗎？快回去吧，這多不好意思！」熊島英非常有氣量。

「謝謝大哥！」熊島眞子鞠了個躬，忽轉身對高倉嘉文說：「嘉文，把這個混蛋給我押回去！」

「我早就說這傢伙不是好東西，妳還拿他當好人！」

高倉嘉文本來就對徐仲康有成見，只因牽涉到芝洋子的問題，一直沒有正式表示意見，此刻見熊島眞子發出命令，馬上奪下徐仲康的手槍，並且擧槍把徐仲康指住。

徐仲康沒想到會落得這般下塲，然而捉不到充份的證據，他也不能硬說是熊島英幹的，只有對熊島眞子解釋道：「眞子小姐，是那個俘虜在臨死之前親口對我說的，綁架芝洋子的人一定是——」

「他媽的，你還囉嗦什麼？」熊島英趁機大發威風。

「走！」高倉嘉文也開始發狠。

「回去我再和你算帳，你等着瞧好了！」熊島眞子指着徐仲康怒吼，轉眼間又把徐仲康當成了敵人。「這——」

徐仲康無話可說，氣得回頭就走。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走出大門，上了車，高倉嘉文持槍押解徐仲康仍舊坐在後面，精神特別振作。

熊島眞子默默駕着轎車前進，又駛回「熊島組」的大門，沒等停車，就看到石野站在門口東張西望，神色十分焦慮，她連忙加速來到門前停車，打開車門便喊道：「石野，有事嗎？」

「剛才下女來電話，說『飛女黨』佔領小姐的房子，叫小姐親自回去談判！」石野非常的慌張。

「該死的東西！」熊島眞子狠狠地罵了一聲，又向石野問道：「田中他們回來了沒有？」

「只有田中一個人回來了！」

「怎麼樣？」

「喝得爛醉，又唱又叫！」

「哦？」熊島眞子又生了疑心。

「很奇怪，按理說像他那種風流鬼，喝醉了不應該這麼早回來的！」石野也覺得可疑。

「嗯。」熊島眞子點了點頭，臉上出現一絲神秘的冷笑，沉思片刻，又胸有成竹地招呼石野說：「從現在開始，你要替我注意田中的行動，另外再派人監視大哥，千萬不能露出破綻。」

「是。」石野會意點頭，又不放心地道：「要不要我帶幾個弟兄跟您回去？」

「不必了，『飛女黨』不會對我失禮的！」

熊島眞子勉强笑了一下，立刻駕車駛向歸途的道路。

話雖然這樣說，但是她心裏早已開始不安，到現在還沒找到芝洋子，回去見到圭子怎麼交代呢？

喧賓奪主

天色漸明，東京街頭依舊一片冷清。

熊島眞子心事重重地駕車前進，速度忽急忽慢，顯示出她內心的矛盾；一路悶悶不樂，沉默無語，腦海中思潮起伏不定，顯然對這件事感到十分苦惱。

回到自己家門口，停車後，伏在方向盤上想了什麼，忽然抬頭望着車頂的反光鏡說：「嘉文，把手槍還給他吧！」

「什麼？」高倉嘉文想不通熊島眞子爲什麼會說這種話。

「徐先生的話沒有錯，芝洋子確實是被『熊島組』綁架的；我的判斷也沒有錯，主使綁架芝洋子的，就是我大哥！」

「那妳剛才爲什麼——」

「那是演戲！」熊島眞子回過頭望了徐仲康一眼，又對高倉嘉文解釋道：「大哥這個人太狡猾，他一定是發覺派去的人沒有全部回來，算定會走漏消息，惹出麻煩，所以馬上把芝洋子藏起來，故意叫個女人陪他睡覺，表示綁架的事與他無關，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死不肯承認，我們又找不到直接的證據，不陪他把這場戲演完怎麼辦？」

「妳是說——」高倉嘉文還不明白。

「他以爲他很聰明，我就故意在他面前做傻瓜，當着他的面向他認錯道歉，把徐仲康押走，讓他相信我已相信了他的話，以後他就不會再像今天這樣謹愼了！」

「既然沒有直接證據，妳又怎麼能斷定是他幹的呢？」

「現在已經很明顯了，徐仲康先來找我，『飛女黨』又找上門來，這表示說芝洋子確實已經被綁，而且那個俘虜確實說過我主使的；但我並沒有派人去綁架芝洋子，除了大哥以外，誰還敢利用我的名義去幹這種事？」熊島眞子非常理智，停了一下，又說：「還有一點，我很相信徐先生的人格，更相信我和『飛女黨』的關係，如果沒有這種事，徐先生爲什麼冒險來找我？『飛女黨』爲什麼要勞師動衆地來佔領我的家？這不是已經很明顯了嗎？」

「謝謝妳，眞子小姐，妳能這樣相信我，可見『熊島組』還有講理的人！」

徐仲康鬆了一口氣，對熊島眞子的判斷力更加佩服，謝過以後，馬上伸手向高倉嘉文要槍。

高倉嘉文不太情願，遲疑了一陣才把手槍還給徐仲康，並且趁機追問道：「你和芝洋子是什麼關係？爲什麼關心她？」

「說起來你也許不信，我認識芝洋子還不到兩天，我所以要這樣不顧死活地關心她，完全是因爲同情她，可憐她，想帮助她改邪歸正，更想替她主持正義！」

「你眞偉大！」高倉嘉文冷言諷刺。

「我不敢說自己偉大，但是至少我決不會玩弄女人的感情，也不會做那種始亂終棄和不負責任的事！」

「你這是什麼意思？」高倉嘉文突然翻臉。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才對！」

「媽的，你以爲我是那種始亂終棄和不負責任的人嗎？」高倉嘉文終於大怒。

「請問你是那一種人？」

「我——」

「好了，你們兩個慢慢吵吧！」

熊島眞子似乎忍不住發了脾氣，獨自下車上前叫門。

徐仲康覺得這時候不應該和高倉嘉文爭論，便開門下車，又回頭對高倉嘉文冷冷地說：「這件事還沒完，你別以爲芝洋子是好欺負的！」

「沒什麼了不起，我等着你替她主持正義！」

高倉嘉文接受了徐仲康的挑戰，隨後下車來到門前；看他這樣子，聽他這種語氣，好像並不覺得自己有對不起芝洋子的地方，且看他下次如何向徐仲康交代吧。

大門開了，兩旁各站了五名灰衣少女，擺出一個聲勢雄壯的歡迎場面，另外一名「黃色飛女」上前向熊島眞子問道：「妳就是眞子小姐嗎？」

「妳以爲我是誰？」熊島眞子火氣很大。

「我們大姐在客廳裏候駕，請！」

「黃色飛女」退步彎腰，以喧賓奪主的姿態，恭請熊島眞子進門。

熊島眞子回頭掃了一眼，又向「黃色飛女」冷言問道：「我這兩個朋友也可以進去嗎？」

「當然可以，只要是小姐帶來的，千軍萬馬我們一律歡迎！」「黃色飛女」的口氣眞不小。

「哼！」熊島眞子懶得和這種角色一般見識，當時冷哼一聲，玉手一招，帶着徐仲康和高倉嘉文，直接向客廳行去。

客廳門外聚集了各種顏色的飛女，徐仲康仔細一算，少說也有三四十名，心裏不由又產生了顧慮；「飛女黨」傾巢而出，像搬家似的，圭子想幹什麼呢？

三人走進客廳，沒有受到任何阻攔！

客廳裏坐了六個飛女，除了圭子以外，都是「飛女黨」的高級幹部，個個面色鐵青，態度很不友善。

圭子見到熊島眞子，首先起身迎接，非常禮貌地喊道：「董事長早！」

「早！」熊島眞子很有風度地點了點頭，又含笑向圭子問道：「妳帶這麼多人到我家來，是準備和我打架嗎？」

「我是特地來向董事長請敎的，不知道董事長有沒有時間？」圭子臉上沒有一點笑意。

「妳已經造成了興師問罪的局面，即使我沒有時間，恐怕妳也不會答應的，是不是？」

「既然這樣，我就不客氣了，請這兩位男士暫時廻避一下好嗎？」圭子向徐仲康和高倉嘉文掃了一眼。

「不必廻避，我們之間沒有秘密，妳儘管說好了！」

熊島眞子大大方方地坐了下來，已經決心要和圭子正式攤牌，所以不再顧忌她和「飛女黨」之間的關係。

這樣一來圭子心裏反而有些不安了。

徐仲康是來向熊島眞子要人的，如今沒有見到芝洋子，而徐仲康居然和熊島眞子相安無事，這是什麼道理？

難道徐仲康和熊島眞子沒有發生衝突嗎？難道徐仲康已經向熊島眞子投降了嗎？難道熊島眞子早就把徐仲康收買，故意叫徐仲康到「飛女黨」去玩這套花樣嗎？

人都有多疑的毛病，因爲她不知道自己和徐仲康分手以後所發生的事，只能按照常理判斷，所以始終想不通徐仲康現在和熊島眞子究竟是敵是友，無形中心理上產生了很多顧慮。

熊島眞子比圭子老練得多，見圭子遲遲不語，便溫和地笑着說：「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和妳斷絕以前的友好關係，如果妳心裏有什麼對我不滿意的地方，說出來大家當面解決好了，妳現在站在主動的地位，還有什麼値得猶豫的呢？」

「謝謝董事長的仁慈！」圭子冷冷一笑，略作沉思，便生硬地說：「最近董事長對『飛女黨』的資助，我非常感激！」

「不必感激，負責『飛女黨』的開支，這是我自願做的。」

「那麼當初董事長親口和我談的條件，現在還承不承認？」

「當然承認！」

「雙方談妥的條件，彼此是否應該遵守？」

「難道妳打算破壞嗎？」

「我不是隨便失信的人，更不敢隨便對董事長失信！」

圭子說到此處，忽然滿腹牢騷地叫道：「芝洋子參加『飛女黨』的最大希望，就是想請『飛女黨』帮助她找到高倉嘉文，我身爲『飛女黨』的首領，有責任替自己部下解決問題，可是一直聽不到高倉嘉文的下落，我覺得對芝洋子很抱歉，這一點董事長承認嗎？」

「妳很負責，也很重感情，我們佩服妳，繼續說下去吧！」熊島眞子好像知道圭子還有話要說。

「三個月前，我忽然查出高倉嘉文已經變成董事長的未婚夫，爲了尊重董事長的地位，我親自拜訪，當面和董事長談這件事，當時董事長表示已經和高倉嘉文有了感情，希望我不要讓芝洋子知道這個消息，並且自動和我商量解決的辦法，答應了我兩個條件，董事長還記得嗎？」圭子的語氣非常强硬，掃了高倉嘉文一眼，沒等熊島眞子開口又說：「負責『飛女黨』的全部開支，保障芝洋子的性命安全，這是妳應該做的；提高芝洋子在『飛女黨』的地位，停止帮助芝洋子找尋高倉嘉文，這是我應該做的；現在我已經把芝洋子提拔爲『飛女黨』的第二號人物，同時早已不再進行找尋高倉嘉文的工作，該做的我都做到了，可是妳呢？妳有沒有做到？」

「事實是最好的答覆，自從我們談好條件以後，每個月我都親自交給妳一百萬日幣的現欵，問妳夠不夠開銷，妳說夠了，這表示我沒有對妳失信！」熊島眞子非常認眞，毫不保留地說出她每月帮助『飛女黨』的錢數，又理直氣壯地說：「至於保障芝洋子的性命安全，我想妳也應該很清楚；最近芝洋子屢次和『熊島組』的人發生衝突，並且打傷了熊島英最信任的四個部下，熊島英幾次都想殺掉芝洋子，結果我一方面出面吩咐『熊島組』的人不准找芝洋子的麻煩，另一方面又派石野暗中保護芝洋子，帮助芝洋子渡過好幾次難關，這不就是我在保障芝洋子的性命安全嗎？妳說我那一點對妳失信？那一點値得妳找上門來興師問罪？」

兩個人都理直氣壯，其他的人却聽得目瞪口呆，萬分震驚！

在座有「飛女黨」的高級幹部，她們以前都不知道「飛女黨」還有個董事長，如今聽到爭吵，才知道圭子爲什麼忽然不再帮助芝洋子找高倉嘉文！

高倉嘉文怔怔地望着熊島眞子，表情千變萬化，誰也無法瞭解他心裏在想些什麼！

徐仲康本來對這件事有三點疑問：

第一，石野爲什麼對芝洋子那樣關心？爲什麼對芝洋子的打罵那樣容忍？

第二，那夜在公園裏他帮助芝洋子逃走，田中要殺他，熊島眞子爲什麼要放他？爲什麼要鼓勵他去安慰芝洋子？爲什麼不准他多問石野的事？爲什麼知道芝洋子常去「憂鬱酒吧」而不採取行動？

第三，芝洋子參加「飛女黨」只有一年多的歷史，圭子竟把芝洋子提升爲「二姐」？當「綠色飛女」堅持要判芝洋子死罪時，圭子爲什麼忽然聽從一個外人意見而沒有執行芝洋子的死刑？

這一連串的疑問，現在都不需要再解釋了。

令人驚奇的是，熊島眞子爲了愛情，居然肯每月給「飛女黨」一百萬日幣的鉅欵，又居然肯派出「熊島組」的經理去保護芝洋子的安全；這是熊島眞子做人忠厚的表現，但是，高倉嘉文眞的那樣可愛嗎？一個愛情上始亂終棄的男人，値得熊島眞子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嗎？難道像熊島眞

子這麼聰明，這麼老練的女人，對愛情也這樣盲目嗎？

客廳裏的氣氛是嚴肅的。

熊島眞子說完了話，每個人都把視綫集中到圭子身上，等待圭子來决定這個尷尬的局面。

圭子對熊島眞子的解釋當然不會滿意，她好像也很有分寸，經過一陣考慮，忽然起身走到熊島眞子面前冷笑道：「這些事我都知道，也都很感激，但是，妳爲什麼不談談下令綁架芝洋子的事呢？」

「朋友之間，要彼此信任才能維持長久的友誼！」熊島眞子臉色一沉，忽然激動而沉痛地瞪着圭子，「本來我以爲妳是個很不平凡的女人，沒想到妳只憑俘虜的一句話，就失去了對我信任，而且對我採取這種失禮的行動，老實說我非常痛心，對妳也非常失望！」

「如果事情反過來，董事長會比我冷靜嗎？」

「當然，至少妳應該便把事情弄清楚再採取行動！」

「我現在就是來請董事長把事情弄清楚的，如果董事長看得起我，請給我一個交代！」

「很簡單，芝洋子是被『熊島組』綁走的，但是與我毫無關係！」

「那麼與誰有關係？」

「沒有證據以前，這個問題我不能答覆妳，不過我可以當面向妳保證，我一定負責把芝洋子給妳找回來！」熊島眞子忽然起身，然而仍舊很沉着地說：「話到此爲止，如果妳信任我，馬上帶着妳的人回去等我的消息，如果妳不信任我，妳就看着辦好了，反正妳現在人多勢大，要怎麼樣都可以！」

「哦？」

圭子沒想到熊島眞子會來這一招，遲疑再三，竟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候，徐仲康覺得圭子已經騎虎難下，便上前插嘴打圓場，誠懇地向圭子勸道：「剛才我已經在這裏鬧過一場了，並且已經陪眞子小姐去找過熊島英，事情遲早會解决的，請相信我的話，早一點帶人回去吧！」

「你——」圭子又想向徐仲康發火。

「我是最公正的，我的目的也是要救芝洋子，可惜我們都上當了；眞子小姐沒有對妳失信，也沒有派人去綁架芝洋子，妳回去等消息吧。」

徐仲康不願圭子再和熊島眞子發生磨擦，說完話就拉着圭子往外走。

走出客廳，來到大門口，又苦口婆心地對圭子說：「圭子，妳是一個很聰明，很能幹的女孩子，將來一定有很好的前途，結帮組黨不是正路，還是回去想辦法把『飛女黨』解散了吧！」

「——」圭子對徐仲康的勸告感到吃驚。

「這是我的眞心話，妳再這樣糊塗下去，不但毁滅了自己，而且還連累了別的姐妹。」

「你願意帮助我嗎？」

「只要我有能力，我會無條件帮助妳的！」徐仲康非常認眞。

「唉，你不知道，我——」

圭子欲言又止，忽然長嘆一聲，揮手率領大隊人馬離去。

江湖上有句老話：「開山難，收山更難！」收容了這麼多問題重重的飛女，想解散談何容易呢？這叫做一人不知一人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喲——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初戀留恨

爲了一個芝洋子，而鬧得天翻地覆，鷄犬不寧，徐仲康送走圭子以後，心裏越想越冒火。

「這究竟是誰錯呢？」

回到客廳，看到熊島眞子坐在沙發上默默流淚，神色十分沮喪，徐仲康不由大發雷霆，衝向高倉嘉文哮咆道：「都是你，這都是你這個混蛋惹的禍！」

這一罵，使熊島眞子和高倉嘉文都吃了一驚！

高倉嘉文本來站在客廳裏垂頭喪氣，似乎想向熊島眞子解釋什麼，此刻忽見徐仲康咆哮而來，忍不住也大聲怒吼道：「你這個多管閒事的神經病，你又在窮叫什麼？」

「我說一切事情都是你惹出來的，當初你如果不欺負芝洋子，芝洋子就不會到東京來找你，也不會參加『飛女黨』，更不會和『熊島組』的人發生衝突，你承不承認？」

徐仲康歸根究底，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高倉嘉文身上，認爲完全是由於高倉嘉文先對芝洋子始亂終棄，才會使事實演變到今天這種局面。

高倉嘉文不但不肯認錯，反而指着徐仲康大叫道：「我告訴你，徐仲康，你少在我面前胡說八道，我已經忍受夠了！」

「你也不必用這種話來裝君子，如果你問心無愧，爲何不把事情交待清楚？」

「你叫我交待什麼？」

「交待芝洋子的事，你以爲這就算完了嗎？」

「我並沒有對不起芝洋子的地方！」

「你敢說沒有？」徐仲康沒想到高倉嘉文如此可惡。

「大丈夫頂天立地，敢做敢當，沒有就是沒有，我爲什麼不敢說？」高倉嘉文居然面不改色。

「你是不是認爲芝洋子不在這裏就可以信口胡說？」

「芝洋子在這裏也一樣，我絕不會像你想的那樣卑鄙！」

「好，算你有種！」徐仲康决定拆穿高倉嘉文的西洋鏡，毫不客氣地挑釁道：「高倉嘉文，眞子小姐爲了愛你，不惜一切代價接受圭子敲詐，如果你是條漢子，就應該自動給眞子小姐一個解釋，只是背着芝洋子說你沒有對不起芝洋子的地方有什麼用？你敢當着眞子小姐的面回答我幾個問題嗎？」

「只要你有興趣，你儘管問好了，任何問題我都可在眞子面前回答你！」高倉嘉文非常有勇氣。

「當初在『北海道』的時候，你和芝洋子，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對不對？」徐仲康馬上提出質問。

「對，小時候我們經常在一起玩！」

高倉嘉文毫不思索地點了頭。

「長大以後，你曾經說過你愛她，而且曾經和她熱戀，有沒有這回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難道說一個男人一生只能愛一女人嗎？」高倉嘉文忽然提出抗議。

「我只問你有沒有這回事！」徐仲康把握着問題的重點。

「有，我說過愛她，也曾經愛過她！」高倉嘉文有些吃力地又點了點頭。

「在熱戀時期，你曾經奪取了她少女初吻？」徐仲康繼續追問。

「我吻過她，但是你不能用『奪取』這種字眼！」高倉嘉文反對徐仲康亂用動詞。

「而且還『騙取』了她的少女貞操，對不對？」徐仲康忽然憤怒地叫了起來。

「這怎麼能說是『騙取』？你爲什麼要用這種骯髒的字眼？」高倉嘉文終於翻了臉。

「怎麼不能說是『騙取』？」徐仲康針鋒相對，打鐵趁熱，馬上嚴厲地反駁道：「如果你現在還愛她，當然不能說你『騙取』了她的少女貞操，但是你現在已經對她始亂終棄，又愛上別的女人，對她來說，不是『騙取』是什麼？你還有更恰當的字眼嗎？」

「你——」高倉嘉文氣得面色蒼白。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熊島眞子突然尖叫一聲，跺脚起身發出怒吼，狠狠地瞪了高倉嘉文一眼，又轉身撲倒在沙發上發出悲泣，說不出是悔是恨。

愛神的眼裏永遠是不容許摻進一粒沙子！每月用一百萬日幣的代價，一心想維繫這一份永恆的愛情，結果自己所愛竟是這麼個東西，她能不悔恨嗎？

聽到高倉嘉文騙取芝洋子的少女貞操，想到昨夜在樓上向高倉嘉文奉獻自己的少女貞操，她能不悔恨嗎？悔也晚，恨也晚，只有悲泣訴辛酸，聲聲摧腸斷！

熊島眞子身爲「熊島組」的千金小姐，如今遭受這種愛情的打擊，她的心情絕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哭聲助長了徐仲康的火氣，也喚醒了高倉嘉文的良知。

高倉嘉文咬牙切齒，沉默了很久，忽然硬起頭皮走到熊島眞子身旁，萬分沉痛而慚愧地扶着熊島眞子的芳肩說：「眞子，妳先別難過，請聽我把話說完吧！」

「你還有什麼話說？」

熊島眞子推開高倉嘉文，理智地擦乾眼淚，堅強地忍住滿腔悲憤，面色冷清地等待着高倉嘉文的解釋。徐仲康燃上一支香烟，冷眼注視高倉嘉文，想不通高倉嘉文還有什麼解釋的餘地。

客廳裏靜悄悄的！

高倉嘉文低頭走了幾步，站在窗前嘆了口氣，推開窗戶，望着窗外初升的朝陽，似乎已經把自己帶進往日的遭遇，但聽他自言自語地說：「是的，我曾經愛過芝洋子，也曾經和芝洋子發生超友誼的關係，但是我絕不承認對她始亂終棄，更不承認騙取她的貞操！」

「——」

熊島眞子低下頭去。

徐仲康緊皺了雙眉。

兩個人都沒有表示意見。

高倉嘉文依舊面向窗外，猶豫片刻，又接着說：「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母親在工廠裏值夜班，不能回家睡覺，她說她一個人害怕，叫我到她家裏去陪她，當時我很高興，認爲這是一個談情說愛的好機會，到了她家以後，她忽然拿出一瓶酒來，要和我比賽；那時候我和她都是中學生，根本沒有理智，更沒有酒量，只知道好強，結果我們坐在『塌塌密』上，糊裏糊塗地把一瓶酒喝完，她忽然問敢不敢和她一起睡覺？我說當然敢，於是我們就拉開壁橱的紙門，搬出被褥，一邊跳舞，一邊打情罵俏，當時我只覺得頭昏，只覺得興奮，只覺得全身發熱——」

「後來呢？」徐仲康不希望高倉嘉文考慮得太多。

「後來要進被窩睡覺的時候，她忽然又問我敢不敢脫光衣服睡？我說這有什麼了不起？馬上就和她比賽誰快，沒想到躺下去以後，她居然又問我敢不敢抱她？結果——唉！」

高倉嘉文忽然搖頭嘆氣，停止回憶。

熊島眞子面紅耳赤，手脚發抖。

徐仲康忍不住大聲責道：「哼，聽你說得多漂亮，什麼事都是她先問你敢不敢，你眞是好人！」

「徐仲康，你不必用這種話諷刺我，等找到她以後，我們可以當面對質！」高倉嘉文突然回頭指着徐仲康大叫，又十分激動地說：「如果我說半句假話，就叫我死無葬身之地，她太早熟、太任性，太大胆，後來我才知道她的酒量比我好，那天晚上她一點都沒有醉！」

「就算你說的都是實話好了，第二天呢？」徐仲康不想再吵。

「第二天，天未亮她就把我叫醒，叫我在她母親回家以前離開，我像一個做了案的小偷，偷偷溜出她的家門，又偷偷溜進我的家門，回到自己的房間，想到這件糊塗事，又後悔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好像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做的事似的，見到人就不敢抬頭。」高倉嘉文休息了一下，又把視綫移向窗外，緩緩地說：「在學校裏上了一天課，我不知道老師講了些什麼，好容易捱到放學，提着書包就往家裏跑，結果一出校門就遇到了她！」

「她怎麼樣？」

「她說那種事很好玩，又說她從來沒享受到那種惶恐而興奮的樂趣，一直纏着我不讓我回家，我問她要幹什麼，你猜她怎麼說？」高倉嘉文又氣憤地回過頭來。

「她怎麼說？」徐仲康十分好奇。

「她說今天晚上她母親還要值夜班，叫我再去陪她，她還想玩！」

「你去了沒有？」

「我去，但是我並沒有和她幹那種荒唐事！」高倉嘉文非常認眞地說：「我一到她家裏，她就關上大門，脫光衣服鑽進被窩裏，當時我非常生氣，當面把她教訓了一頓，並且告訴她，女孩子做了這種事很可能會懷孕，將來萬一肚子大了，不但不能上學，也很難做人，絕對不能再亂來，可是她不聽，她一定要我再玩一次！」

「你怎麼樣？」

「我打了她一個耳光，並罵她下流，

然後就走了！」

「後來呢？」

「一個禮拜以後，她來向我道歉，並且對我說，她已經請醫生檢查過了，根本沒有懷孕。」高倉嘉文說到這裏，不由又感慨地說：「聽到這個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她卻笑我太緊張，接着又向我提出同樣的要求，她說那一夜給她印象最深刻，永遠也忘不掉，一定要和我重溫舊夢！」

「會有這種女孩子嗎？」徐仲康吃驚地搖了搖頭。

「以後你見到她，可以當面問她！」

「那她爲什麼說你始亂終棄呢？」

「因爲我又拒絕了她的要求，她開始惱羞成怒，向我提出警告，她說如果我眞心愛她，就不應該拒絕她，我說如果她再提出這種要求，我就不愛她，結果她威脅我說，她要去找別的男人，我又把她臭罵了一頓。」高倉嘉文的情緒非常衝動，停了很久，才語氣沉痛地接着說：「那天晚上我剛要睡覺，她忽然打電話對我說，她母親又值夜班，叫我去陪她，我沒有答應，並且又對她她講了一大堆道理，沒想到她只吼了一聲：『你不要後悔』，就把電話掛斷了！」

「她說這句話幹什麼？」徐仲康覺得芝洋子這句話可疑。

「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躺在牀上矛盾了很久，忽然想到她曾經威脅過我的話，怕她眞做出那種糊塗事來，所以馬上跑到她家——」

「去幹什麼？」

「本來我怕她自尋短見，想去安慰她，帶她出來逛逛馬路，看看電影，帮助她緩和一下衝動的情緒，沒想到她在家裏不肯開門，而且故意拉開窗簾，給我介紹她新找的男朋友——」

「哦？」徐仲康吃驚地瞪着眼睛，不知道應不應該相信高倉嘉文的話。

高倉嘉文的表情和語氣，都不像說謊。他有些追悔，也有些痛恨，更有些惋惜，在徐仲康吃驚中，又傷感地說：「從那次以後，她使我寒透了心，也使我發誓不再理她，後來我高中畢業，到東京來升大學，認識了熊島眞子，一直到現在——」

「你知不知道她來東京找你的事？」

「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你不來找她，我根本不知道她已經來到東京！」高倉嘉文攤了攤手，慚愧地望了熊島眞子一眼，又對徐仲康坦率地說：「這就是我和芝洋子的關係，你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沒辦法，反正我都說出來了；人的一生是很難預料的，難道我這樣就算對她始亂終棄嗎？難道我就不能再愛別的女孩子嗎？」

「可是她現在對你仍舊一往情深，賣了房子到東京來找你，受盡了苦頭，被騙失財失身，被逼進『飛女黨』，又被綁了票，實在太可憐了，如果你再見到她，打算怎麼辦呢？」

徐仲康忽然覺得這件事相當麻煩，因爲高倉嘉文現在已經愛上了熊島眞子，而且已經和熊島眞子變成了未婚夫妻，將來救出芝洋子以後，如何解決呢？

他想試探高倉嘉文的意思，也想試探熊島眞子的反應。

熊島眞子只聽不語，臉上淚痕雖乾，卻又蒙上一層可怕的陰影。

高倉嘉文離開窗前，回頭走了幾步，抬頭望着熊島眞子，忽然覺得徐仲康的回答很難答覆，因爲這件事已經直接牽涉到熊島眞子，而熊島眞子一直沒表示意見。

就在這個時間，電話鈴忽然响了。

熊島眞子剛好坐在電話機旁，立刻拿起話筒問道：「那一個？」

「——」

「有沒有別的消息？」熊島眞子臉色很難看。

「——」

「好，你一定隨時和我保持連絡！」

熊島眞子掛斷電話，憤憤地燃上一支香烟，仍舊默默不語。

徐仲康聽出是石野打來的電話，忍不住小心地問道：「有芝洋子的消息嗎？」

「上班的時間已經到了，石野說除了田中以外，其他九個請假的人都沒上班！」熊島眞子用力吐出一口香烟。

「那一定是故意躲起來了，石野沒有問田中？」徐仲康認爲證據已經充足。

「多問反而不好，你們兩個在這裏等電話，我要上樓休息一下。」

熊島眞子起身走出客廳，沒有單獨和高倉嘉文說話，也沒有看高倉嘉文一眼，就這樣的一個人走了。

高倉嘉文心裏有數，叫他和徐仲康在這裏一起等電話，就表示說不准他一起上樓，難道熊島眞子已開始生他的氣了嗎？

× × ×

從早上到黃昏，電話一直沒响，熊島眞子也一直沒有再下樓，三餐飯都是下女送進來的。

深夜十二點左右，徐仲康倒在沙發上吸香烟，高倉嘉文一個人在喝悶酒，熊島眞子默默地走了進來。

一天沒露面，她的眼睛已經哭得紅腫，她神色已經非常憔悴，由此可知她這天是何等的痛苦。

徐仲康聽到脚步聲，連忙坐起身來，正想開口講話時，電話鈴忽然响了，於是他順手抓起話筒，遞給熊島眞子說：「妳來聽吧！」

「謝謝你！」

熊島眞子接過話筒一聽，不由破口大叫道：「你怎麼能這樣大意？」

「——」

「好吧，我等你的消息！」

熊島眞子用力掛斷電話，顯得又氣又急，只見她不停地搓手，在電話機旁來回走了好幾趟，才自言自語地罵道：「眞是糊塗虫，怎麼能給他這種機會呢？」

「什麼事？」徐仲康料定局勢又有了變化。

「田中趁石野上厠所的時候，打昏守門的人逃走了！」

「這怎麼辦呢？」

「石野說外面還有人負責監視跟踪，不久就可以知道田中到那裏去！」

熊島眞子剛說完話，電話鈴又响。

這一回三個人都緊張起來。

熊島眞子接完電話，馬上對徐仲康說：「快去，已經找到了！」

「找到什麼了？」高倉嘉文插嘴問了

一句。

「找到田中和那幾個沒上班的人，芝洋子一定也是被軟禁在那個地方，你去不去？」熊島眞子最後一句話的語氣有些特別。

「當然去，我去問問芝洋子，找我幹什麼！」

高倉嘉文扔掉酒杯，摸了摸手槍，迫不及待地先衝了出去。

熊島眞子望着高倉嘉文衝出了客廳，又回頭向徐仲康問道：「你的子彈夠不夠用？」

「夠用了，我們的目的是去救芝洋子，最好少殺人！」

徐仲康還記得那夜在公園門口，熊島眞子對付田中那股狠勁，特別提醒熊島眞子不必亂開殺戒。熊島眞子冷冷一笑，沒有接腔，便轉身向車房奔去。

時間已經超過午夜十二時。

外面沒有下雪，氣溫卻是相當低。

三人一路無語，匆匆忙忙趕到現場，沒等下車就發覺情形不大對勁。

那是東京郊區的一座小山。

山坡上有一棟孤立的別墅。

剛才石野說好要到山下路口等候的，然而現在他們並沒有看到石野的影子，但卻意外地發現山路上散佈着幾個飛女，一定是圭子首先得到消息趕來了。

想到圭子，三人心裏不由同時一沉，立刻掏槍上山去。

沿路飛女沒阻擋，三人來到別墅門前，首先看到石野站在門口發呆，於是熊島眞子不安地喊道：「石野，怎麼回事？」

「我來遲了一步，『飛女黨』先動了手，殺得一塌糊塗！」石野感慨萬千。

「她們怎麼會得到消息？」

「一定有人在我們公司附近監視。」

「哦？」

熊島眞子沒想到圭子如此精明，走進別墅一看，猛然震驚地停住了脚步，因爲——客廳裏屍體遍地，鮮血淋漓！

田中被砍得面目全非，還有八個男人也死得十分悽慘！

九名男屍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女屍，當然都是「飛女黨」的犧牲者！

此刻客廳裏只有兩個活人，一個是芝洋子，一個是圭子！

芝洋子蓬頭散髮，全身赤裸，已經被糟塌得不成人形，正坐在沙發上含淚發呆，好像已經失去知覺。圭子混身是傷，血流不止，正跪在洋芝子面前悲泣，看樣子已經向芝洋子說明了全部的經過。

這場面太悽慘了。

每個人都呆住了。

徐仲康仗義行俠，來遲一步，悲憤之中，忽聽高倉嘉文喊了一聲：「洋子！」

連忙回頭一看，但見高倉嘉文瘋狂地奔向芝洋子身前，拉住芝洋子的手，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始終沒有說一句話來！

是慚愧？是懺悔？是求恕？誰也弄不清！

芝洋子收回茫然的視綫，見到高倉嘉文，臉上突然現出一陣痙攣，然而不久又恢復了平靜，嘴巴動了好幾次，才失神地望着高倉嘉文問道：「嘉文，你好嗎？」

「我——」

「以前我太任性，後來我學好了，現在——」

「芝洋子，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快穿上衣服吧！」

高倉嘉文忙着給芝洋子找衣服，芝洋子卻緩緩站起身來，自言自語道：「不必穿衣服，我現在已不需要顧忌羞恥了！」

「這樣會着涼的，快穿起來吧！」

熊島眞子從高倉嘉文手中奪過芝洋子的衣褲，替芝洋子穿上，忍不住流下了辛酸的眼淚。

圭子站起身來，又含淚脫下自己皮外套，給芝洋子披上肩頭，徐仲康是男人，不便上前帮忙，只是石野站在門口冒火。

每個人的心情都是沉痛的，芝洋子沉默片刻，忽然對熊島眞子說：「我不知道妳也愛嘉文，嘉文是值得愛的，他並沒有錯，我祝福你們！」

說着便舉起脚步，逕自向門口行去。

徐仲康關懷地問道：「洋子妳要到那裏去？」

「天涯海角，地獄天堂，那裏不能去？」芝洋子忍住淚水，似乎想表示自己堅强，向徐仲康勉强露出苦笑，又低頭推開徐仲康說：「謝謝你帮助我，徐先生！」

「洋子，妳——」

徐仲康覺得這時候不應該讓芝洋子獨自離開，又不便阻止芝洋子的行動，眼看芝洋子走下山坡，只有回頭向熊島眞子等人提出抗議。熊島眞子遲疑了一下。

高倉嘉文不知所措，圭子忽然憤慨地說：「現在我帶她回『飛女黨』去！」

「別再拖她下水了！」熊島眞子拉住圭子，把圭子推向一旁，又瞪着高倉嘉文淒厲地吼道：「你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我？」高倉嘉文嚇了一跳。

「你得到了她的貞操，就有責任保護她，即使她很任性，你也有責任勸導她，感化她，甚至於設法防止她做錯事，絕不能一走了之，這是我對愛情的看法，因爲她畢竟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奉獻給你了！」熊島眞子非常理智地把高倉嘉文教訓了一頓，接着便吩咐石野負責收拾現場，然後又再對徐仲康說：「我們走吧！」

「我們？」徐仲康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這裏的一切都是熊島英造成的，你不想去找他算帳嗎？」

「當然要去，走吧！」

徐仲康懷着悲憤的心情與熊島眞子離開現場，誰也沒再理會高倉嘉文的歸宿！

他走得很快，希望能趕上芝洋子，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帮助芝洋子堅强地活下去，然而下山以後，芝洋子已經不見了。

夜茫茫，風凄凄，殘花飄零無盡期！

芝洋子大胆任性，貪慾失足，惹火燒身，結果落得這般下塲，這能怪誰呢？

勸君做人多謹慎，一失足就來不及！

固然高倉嘉文和熊島英都是罪魁禍首，都應該受到法律和公理的制裁，但是，制裁了他們就能挽救芝洋的子不幸嗎？

夜深了，石野已經收拾了殘局，圭子已經率領姐妹們歸去，山坡上只剩下高倉嘉文一個人，顯得那樣的孤獨，那樣可憐，又顯得那樣痛苦，那樣不服。

他究竟錯在那裏呢？

（全文完）

大鎗戰（下）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泰迪適值放假，一個人在鬧市街上遊蕩着，忽然聽到有人大喊搶刼！接着街上人羣紛紛走避，情況十分紊亂，原來有幾名刼匪在搶刼一間珠寶店，並脅持兩名店中職員作爲人質，警方卽時趕到，雙方展開一輪鎗戰，但刼匪手中有兩名人質，警方人員投鼠忌器，最後還是讓刼匪逃走了；警方人員繼續追捕，最後打死一名打傷三名刼匪，但有一刼匪却在此時遇上躲在巷口的泰迪，立刻抓他做人質，警方人員見狀又不得不讓他駕車離去，刼匪在半途中打昏泰迪，獨自逃逸，泰迪醒來時已躺在醫院病床上，泰迪太氣恨了，決定要將那刼匪緝拿歸案。

大胆撞賊車　英勇擒刦匪

卡凡再一次去探望泰迪，泰迪總是問他：「卡凡，那位脅持着我逃遁了的刦匪，抓到了沒有？」

卡凡每一次皆搖頭說：「應該沒有，若是抓到了，報館一定接到這條新聞消息的。」

「哼，要是警方找不到他，我出院後說什麼也要將他抓到！」泰迪揑住拳頭說道。

卡凡知道他對那名刦匪恨之入骨，因爲那一次被那刦匪脅持，換轉是他，也覺得是奇恥大辱，那自然要雪恥洗辱了，所以，他不反對泰迪那樣說。

「泰迪，要不要我代你打個電話到蘇小姐那裏，看她回來了沒有？」

「還是不要打了，免得她大驚小怪的。」泰迪搖搖頭道：「再說，她也未必回來了，她臨走時，曾致電給我，說她這一趟會去半個月左右，這時候應該還沒有回來。」

一頓，悶悶地道：「卡凡，我現在只想出院，每天躺在這裏，悶也悶死了，今天那位來檢查的醫生說，我頭上的傷口已基本癒合了，沒有什麼大碍了，我想，出院也不成問題吧。」

卡凡忙道：「泰迪，別心急出院，別忘記你的腦袋受到震盪，還是安心在此住些日子吧，讓傷口完全痊癒，那時，你不走，他們也會趕你走的。」

「唉，眞是悶死了！」泰迪揮一下手，望着卡凡。「我眞想立刻與你到外邊狂飲一番。」

「待你痊癒後，我一定陪你痛飲一番！」卡凡拍拍泰迪的肩頭。

泰迪無奈地笑笑。

翌日，卡凡下午六時五十二分接到泰迪打來的電話：「喂，卡凡，今天你不用來看我了……」

「泰迪，我正準備去醫院看你啊，怎麼了？不是有什麼事吧？」卡凡急急問。

「不是。」泰迪在電話中說：「我已經出了院，這時正坐在癲馬酒吧內喝酒，你什麼時候可以趕來？」

「什麼？你已經出院？」卡凡大感詫異地叫道：「你怎會出院的。是不是偷偷溜出去的？」

泰迪哈哈大笑道：「卡凡，你說什麼？我是經醫生批准，辦妥手續出院的，別說那麼多了，你到底來不來？」

卡凡忙道：「來，我馬上便來。」

「好吧，我等你。」泰迪說完便收了綫。

卡凡趕到癲馬酒吧，果然發現泰迪坐在靠牆那邊的一個卡座內，便走了過去。

泰迪也看到卡凡，擧起手朝他擺動幾下。

卡凡坐下後，要了一杯啤酒，還未喝下，便急不及待地望着泰迪問道：「泰迪，你攪甚麼鬼，居然令到醫生會讓你出院的？」

泰迪却慢條斯理地呷了一大口啤酒，神態舒暢地吐口氣，才眨眨眼笑道：「很簡單，我對醫生說，他若不批准我出院，我便偷偷跑出去，他看出我不是說說便算，無奈之下，只好批准我出院。」

一頓，笑笑又說道：「卡凡，其實我只是嚇嚇他的，想不到他却信以爲眞，我一聽他批准我出院，哈哈……樂得心花怒放，一刻鐘也不稍留，馬上便辦妥手續出院。」

「泰迪，眞拿你沒辦法。」卡凡瞪着泰迪，搖搖頭道：「你頭上的傷口還未完全痊癒的啊！」

「你少替我担心吧。」泰迪這一次正經地道：「那位醫生今日替我檢查後，對我說，頭上的傷口痊癒得八八九九，已無

碍了，再說，要是我有什麼問題，就算我怎樣說，那位醫生也不會讓我出院的，你說是不是？」

卡凡被他這樣一說，只好無話可說地道：「好了，算你說得有理，不過，你仍要注意頭上的傷勢啊。」

「你放心吧。」泰迪笑笑道：「那醫生給了我兩瓶藥，就是讓我在出院時吃的，我已遵醫囑吃了一次。」

拿起杯子喝了口酒，對卡凡道：「卡凡，喝酒吧，喝夠了，我們才去吃飯，然後去『玩』一下！」

卡凡不想掃他的興，事實上，他已好久沒有到這種地方來輕鬆一下了，知己相對，且放開懷抱，輕鬆一下，於是，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泰迪，今晚就陪你狂玩一下！」

結果，這一晚兩人直玩到凌晨三時左右，才乘車回到泰迪的住處，倒頭便睡。

×　　×

翌日，卡凡一早便起身往報館上班，泰迪則依然呼呼大睡。

因爲他不用拍戲。

「鈴鈴鈴……」一陣接着一陣的電鈴聲響着，吵得泰迪無法睡下去，只好跳下床，走出房間，看一下是門鈴響還是電話鈴聲。

聽眞了，是電話鈴聲，忙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話筒中馬上傳來語聲：「喂，是泰迪麼？」

泰迪好笑地道：「不是我還有誰，喂，你是誰？」

「我是碧琪啊！」話筒中的語聲陡然一變，嬌甜帶嗲：「泰迪，這麼快你便聽不出我的聲音了？」

泰迪也聽出是碧琪的語聲，刹那精神一振，驚喜地道：「碧琪，妳怎麼這樣快便回來了？你不是說去半個月的麼？」

碧琪在電話那邊道：「要辦的事情出乎意料地順利辦完，便提早回來，怎麼，你不想我這麼快回來麼？」語聲含有嬌嗔之意。

泰迪忙道：「碧琪，怎會呢，妳知道麼，自妳走後，我一直記掛着妳，算着日子，只盼妳快些回來，我這幾日悶死了，妳回來就好了。」

「泰迪，你就是會說話逗人開心。」話筒中傳來碧琪帶笑的語聲，「你以爲我不想着你麼？」

「好了，碧琪，你現在在什麼地方？」泰迪急不及待地說。

「我在家裏。」碧琪在電話中說：「你今日不用拍戲麼？」

「不用。」泰迪又接口說道：「妳累麼？」

「不累。」碧琪道：「有事麼？」

「那我馬上到妳那裏。」泰迪急急道：「先去飲茶，然後……」

「然後怎樣？」碧琪在電話那邊嬌嗲地問。

「妳想怎樣便怎樣吧。」泰迪一口道：「我現在馬上趕來。」

說着便欲放下話筒。

「喂，你不要趕來我家了。」碧琪急急道：「就在我家附近的那家美食之家酒

樓見面吧，先到先等。」

「好，」泰迪應了一聲。便將話筒放下，像一陣風般衝入浴厠。

不到十分鐘，他已穿着整齊，邊吹着口哨，朝着大門走了出去。

二十分鐘後，他已乘車趕到那家酒樓，一眼便看到碧琪坐在一張靠門口左邊牆邊的一張枱子，雙眼望着門口，他連忙三步兩脚走過去，「碧琪，對不起，我來遲了。」拉開一張椅子，在碧琪的旁邊坐了下來。

碧琪却朝他笑笑道：「泰迪，我就住在附近，自然比你早到了，喝茶吧。」說着，替泰迪斟了杯茶。

泰迪以食中兩指輕叩着枱面，一雙眼却不住地打量着碧琪。

「泰迪，你這樣看着我……」

「碧琪，不見了妳這幾天，發覺妳美麗得多了。」泰迪迷戀地說。

「泰迪，我不要聽你這些油咀滑舌的說話。」碧琪輕輕捶一下泰迪，但語聲却一點也沒有嗔怒之意，眼中還閃漾出喜悅之光。

陡地，她看着泰迪的頭，情急意切地道：「泰迪，你的頭怎麼了？」

原來，泰迪的後腦上還貼着一塊墊了棉花的紗布。

泰迪不由伸手摸摸腦後，故作輕鬆地道：「沒有什麼，只不過不小心弄破了一點皮，差不多好了。」

碧琪却又心痛又緊張地道：「還痛麼？怎麼這樣不小心！甚麼時候弄破的？」

泰迪見碧琪這樣關心他，心中可受用了。「不痛了，是三四天前弄破的，再敷一兩天藥就完全痊癒了。」

接着開玩笑地道：「碧琪，我這樣難看，會不會……」

碧琪嬌嗔地打斷了泰迪的說話，「泰迪，我不准你這樣說，我……」下面的話忽然打住了，臉上却泛起一抹羞紅來，將眼臉垂下。

泰迪心頭一甜一凉，情不自禁地伸手輕摟住碧琪的肩頭。

碧琪眼皮一翻，瞟了泰迪一眼，甜甜地一笑，輕聲道：「別只顧說話，要東西吃吧，你不餓麼？」

泰迪眨眨眼，傻傻地道：「有妳在身邊，不吃也飽了。」

「亂說！」碧琪輕捶他一下，心中甜絲絲的。

「眞的啊！」泰迪正經地道：「妳應該聽說過『秀色可餐』這句話吧？」

「你壞！」碧琪紅着臉，將頭垂下，但是臉上却流着欣悅之色。「我不和你說了。」

泰迪輕輕一笑，忽然道：「差點忘了，我雖然有『秀色』可餐，不吃東西也飽，但妳却一定要吃東西才飽的啊！碧琪，妳喜歡吃什麼，我替妳要。」

碧琪又輕輕打了泰迪一下，才道：「別胡鬧了，這時候已快中午十二時了，叫些什麼東西一齊吃吧。」

「遵命！」泰迪體貼地說道：「我什麼東西也吃的，妳喜歡吃什麼，我便吃什麼。」

碧琪沒好氣地白了泰迪一眼。「那麼，炒碟粉麵，再叫些點心吃吧。」

泰迪馬上招來侍者，要了一碟鷄球炒麵。

× × ×

吃着點心時，要的那碟炒麵也來了，兩人偶偶細語着，邊吃邊說着悄悄話。

人說戀愛中的男女有說不完的話，看看泰迪與碧琪那情話綿綿的樣子，確是說得一點不錯。

一個阿嬸推着點心車走過來，口中叫着：「燒賣！牛肉！蝦餃。」

泰迪知道碧琪最喜歡吃蝦餃，於是馬上抬頭招手叫道：「……」

陡然間，他整個人像傻呆了般，叫出口的話也凝住在唇邊，定定地看着收銀櫃枱那邊。

那邊正有一個人客在櫃枱前買香烟，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但那買者的青年左耳赫然缺了一塊，非常顯眼，泰迪一眼看到，不禁心頭劇跳了一下，直覺上想起那位脅持着他逃脫的刼匪，亦是左耳垂缺了一塊的，再看清楚一些，只覺身材與面貌也極相像，他心中不由狂跳起來。

這眞是不是寃家不碰頭啊！

他急對碧琪道：「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出去一會。」

碧琪張口欲說話，泰迪已急急起身，向外走去。

因爲那左耳缺了耳垂的青年，這時經已向酒樓外面的樓梯走去。

碧琪莫明其妙地看着泰迪急急脚走向樓梯那邊，噘起咀，擱下筷子，生起悶氣來。

× × ×

才走出酒樓大門外，泰迪一眼便看到迎面走來一位軍裝警員，心中暗喜，本來他想張口大聲呼叫，在前後堵截之下，那名「疑匪」——缺了左耳垂的青年便無法可以逃脫，但回心一想，萬一那名青年身上有鎗，他在狗急跳牆之下，拔鎗射擊，而附近途人這樣多，極有可能會傷及無辜，一念及此，他馬上改變了主意，將到口的話聲咽了回去。

那名可疑青年在前面走着，並沒有發現泰迪跟踪他，一直向前面走去，對於迎面走來的那名警員，一點也不緊張，簡直視若無睹，神色自若地與那名警員擦身而過。

泰迪在這刹那，幾乎衝動得想張口大叫，但理智却令到他壓下了那股衝動。

他與那名警員迎面相遇上了，他急忙在那警員的身旁停了下來，壓低着聲音對警員道：「阿ＳＩＲ，我發現了一名在幾天前的那次大鎗戰中，脅持人質逃脫了疑匪！」

那名警員冷不防看到泰迪停在他的身邊，先是警惕地向側面閃開了一些，懷疑地看着泰迪，及至聽到泰迪這樣說，他不由呆怔了一下，繼之會過意來，馬上緊張地道：「你說甚麼？」

泰迪雖然在與那警員說話，但一雙眼却一直盯着那名越走越遠的疑匪，聽警員那樣說，只好再說一遍：「阿ＳＩＲ，我發現了一名極似在那場大鎗戰中脅持人質逃脫了的疑匪！」

那名警員一聽，神色微微震動了一下，對於那次大鎗戰，他自然知道，而且也接到上司的指示，在出更巡邏時，要留意路上的人，說不定會發現那位逃脫了的疑匪，如今聽泰迪說發現了那名疑匪，心中又驚又喜又緊張，這眞是飛來好運，若是眞的，並捉到那名疑匪，說不定就可以升職了。

但他仍然小心地問：「你沒有看錯麼？你怎麼會認出那……那個逃脫了的疑匪了。」

泰迪這時已看到那名「疑匪」——缺了左耳垂的青年正轉入左手那個路口中，他生恐被那疑匪逃脫了，疾聲對那警員道：「阿ＳＩＲ，因爲我就是那位被疑匪所脅持的人質，……不要再說了，快跟我來吧，要不，又讓那疑匪走脫了！」

說着，他已轉身疾步向前走。

那名警員聽他這樣說，恍然地「啊」了一聲，還想再說甚麼，但看到泰迪已疾步向前走，忙閉上咀巴，急急跟了上去。

「唏，那疑匪到底在那裏？」

他可不想錯過這一次立功的機會。

泰迪邊疾走邊道：「快跟我來，他已轉入了前面左邊的路口！」

那名警員一聽，生恐那名疑匪走脫了，急忙催促着泰迪：「那就快追上去啊！」說着，他急奔了幾步，與泰迪併排的走着。

不少路人看到泰迪與一名警員走得那樣匆急，都好奇地看一眼兩人。

泰迪與那名警員轉入那個路口，一眼便看到那名青年不慌不忙地在走着，看樣子沒有發覺到後面正有人追上來，泰迪正想指點那名青年警員看清楚，那警員已急不及待地道：「唏，是哪一個啊？」

泰迪伸手一指那名遠在前面約七八公尺外的青年道：「亞ＳＩＲ，你看到麼，就是前面那個穿黑色Ｔ恤的青年。」

那名警員順着泰迪手指處向前望，很快便看到了，打量兩眼後，說道：「你肯定是他麼？」

泰迪却不敢加以肯定。「阿ＳＩＲ，這一點我却不敢加以肯定，不過，身材很像，加上前面那人左耳垂缺了一塊，那名脅持我逃脫的刼匪也是，你說，世間上沒有那樣巧合的事吧？」

那名警員聽泰迪這樣說，想想，覺得泰迪說得頗有道理，同時，他也有一個想法：無論是與不是，總之將前面那名青年抓住再說，不能因爲不敢確定，便放過一個有可能抓獲疑匪的機會。

當下他邊急走邊道：「先生，你說得對，將他截停下來，盤問一下，不就清楚了麼。」

泰迪恐防那人若是疑匪的話，萬一身上懷有鎗械，若是反抗的話，可能會誤傷途人，忙道：「阿ＳＩＲ，這一帶途人很多，爲免那人萬一反抗時，身上有鎗因而誤傷途人，還是等走到較爲僻靜的地點才將他截停吧。」

那名警員也顧及到這一點，連連點頭道：「說得對，不過，千萬不要讓他發覺我們在跟踪他。」

泰迪點點頭，於是，兩人將脚步放慢下來，而且也不並排走在一起，而是分開來，泰迪略略走在警員的前面，這樣既不太顯眼，就算那名可疑的青年萬一回頭望一眼，也不會因此而心中起疑——有人跟踪他。

走過兩個路口，那名「疑匪」忽然在路邊的一個巴士站停了下來，抬頭看一下豎起的車站牌，便走入鐵欄圍起的車站內，不用說他是要乘巴士到什麼地方去了。

泰迪看到那名「疑匪」在車站等着乘搭巴士，眉頭暗皺了一下，脚步更慢，一時間不知是採取行動好還是再暗中跟下去才是。

因爲，車站內排隊等乘巴士的人雖然不多，但也有七八名，其中有三名還是小學生。

若是這時候採取行動，萬一那「疑匪」反抗的話，乘機脅持住一兩名人質的話，那就棘手了。

那名警員雖然也顧慮到這一點，但他却急於捉到「疑匪」，所以，他趕上泰迪後，便低聲道：「先生，我要在這裏將他截下來加以盤查！」

泰迪正想說話，那名警員已急步越過他身前，疾步向那名「疑匪」走去。

泰迪恐防有事故發生，只好亦加快脚步追上去，以便協助那名警員將那「疑匪」截住。

那名「疑匪」由於面向馬路站着，所以，沒有看到那名警員與泰迪先後向車站走過來。

那名警員走近車站時，右手已按在佩鎗袋上，作出隨時拔鎗的姿勢。

也難怪他這樣緊張的，因爲他對於那一次的警匪大鎗戰雖然沒有參與，但事後也有聽聞，知道那名逃脫了的「疑匪」是一名兇悍之人，爲防萬一，他自然預早作好準備。

泰迪看到那名警員作出戒備的狀態，一顆心也緊張起來，恐怕那名「疑匪」眞的會發難反抗，那就難以控制了，所以，他緊跟着那名警員，準備隨時助他一臂之力。

那名警員已走到那名「疑匪」的身後，按在鎗袋上的手已暗中打開了鎗袋皮掩，由於緊張，語聲有點乾澀地沉聲朝那名「疑匪」低喝道：「將雙手舉起來，我是警方人員，我懷疑你的身份有可疑，所以，我要查問你！」

那名「疑匪」一聽，愕然不知所措地將頭扭後，看着後面那名警員，吶吶着道：「阿ＳＩＲ，你……」

「不要說話，快將雙手舉起來，否則我不客氣！」那名警員緊張地盯着那「疑匪」，厲聲低喝。

那名青年——「疑匪」看到警員那聲色俱厲的神態，臉上露出慌恐之色來，慌忙將手舉起來。

泰迪這時亦對排隊等候乘搭巴士的人道：「各位快走開去，說不定會有危險的事情發生的。」

那些人乍見一名警員忽然喝令排隊等車的青年舉手，已經驚詫不已，莫不好奇地看着那青年及警員，站在那青年前後的人慌忙閃讓開去，再聽泰迪那樣說，雖然都想看熱鬧，但又恐有事發生時，禍及自己，於是走避得遠遠的。

刹時間，車站內就只有那名青年及警

員與泰迪三人。

泰迪一直注視着那名青年的一舉一動，只要他有什麼異動，他便毫不遲疑地採取行動，將那青年制服。

那名年青乖乖地將雙手舉起，臉上顯露出摸不着頭腦的神色，憤憤然道：「阿SIR，我到底犯了什麼事？」

那名警員厲聲喝道：「等一會我自會告訴你，現在先將雙手放在鐵欄上，雙腿分開，我要搜查你一下你的身上是否帶有鎗械或是攻擊性的武器！」

那名青年咀裏不知嘀咕了一句什麼，不情不願地將雙手搭在前面的鐵欄上，再將雙腿分開，整個人微微向前俯。

那名警員立刻走上一步，伸手在他的身上搜查起來。

由頭至脚搜了一遍，却搜查不到那青年身上藏有鎗械或是利刀之類的攻擊性武器，那警員不禁露出一抹思疑之色，看了泰迪一眼。

泰迪看到警員在那青年的身上搜不出什麼危險性的武器，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他沒有理會那名警員的神色，只是全神注意着那青年的動靜。

「阿SIR，你這樣當街搜查我，是什麼意思？」那青年已憤然叫起來。

「住口！」那警員已經騎虎難下，「我對你的身份有懷疑，我就有權來搜查你，現在，用左手慢慢將你的身份證件拿出來！」

那名青年雖然憤怒得脹紅了一張臉，但還是聽從地用左手慢慢將證件自上衣外袋內拿出來，反手遞給那名警員。

那名警員將證件接過，拿在手中仔細地看了一遍，才朝那青年道：「將頭扭轉過來！」

那名青年不敢不從，只好將頭扭轉。

那警員仔細地端詳打量了那青年一會，再看一下證件上那張相片的人像，如是者對看了兩次，才點點頭，喝問道：「你叫什麼姓名？多大年紀？」

那青年答道：「我叫蘇志文，今年二十八歲！」

「住在什麼地方？」警員緊接問。

「住在××街，××樓十一樓A座。」

那青年想也不想便答。

「幹什麼職業？」

「經紀。」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到××公司取一些貨辦。」那青年緊接着氣憤地道：「阿SIR，你到底懷疑我什麼？」

那警員見那青年對答如流，只好說道：「實對你說，我懷疑你是那一次珠寶店刦案中與警方大鎗戰的那名逃脫了的疑匪，所以，請你跟我回警署接受進一步的諮查？」

那名青年先是怔愕了一下，繼之無比憤怒地道：「你憑什麼懷疑我就是那名大鎗戰中逃脫了的珠寶刦匪？」

「因爲這位先生覺得你與那名逃脫了的刦匪極之相像！」那名警員伸手指一下泰迪。

泰迪只好點點頭。

那青年馬上扭頭望着泰迪，氣怒地叫道：「喂，你憑那一點覺得我像那個逃脫了的刦匪的？」

泰迪道：「你別激動，我就是那個被刦匪脅持了，並被打暈了的人，脅持我的那名疑匪與你一樣，左耳垂也是缺了一塊，而身材與你也很相像，所以我才會懷疑你……」

「哈，你就憑這些懷疑我？」那青年氣怒得怒笑一聲：「這眞是無妄之災，我被你害死了！」

「喂，你不能這樣說的，這位先生只是想協助我們警方早日將那個逃脫的刦匪繩之於法，你若不是那名逃脫了的疑匪，我們是不會寃枉你的，一定可以查出來，請你馬上跟我回警署一趟。」那名警員說着看一眼泰迪。「還有這位先生，也請跟我回警署一趟，以便協助調查。」

泰迪忙道：「阿SIR，我一定跟你回警署協助調查的！」

那名青年知道不去警署是不行的了，只好無奈地道：「阿SIR，我不想被人像看小丑般看着，快帶我到警署吧。」

那名警員於是便帶着那名青年與泰迪，趕返警署，以便進一步查明那青年的身份。

那些遠遠地圍觀着的路人見沒有熱鬧可看，便馬上散去了，各走各路，各忙各的。

× × ×

在警署中，經過一番詳細的調查及核對（那三名被捕受傷的刦匪，已供出那名逃脫的刦匪的長相特徵及姓名），查明那叫蘇志文的青年確不是那名逃脫了的刦匪，至於身材相像，以及左耳垂缺了一塊，那眞是純屬巧合，他是天生下來便是那樣子的了，而那名逃脫的刦匪之所以缺了左耳垂，那是與人打鬥時，被人用刀削下一塊弄成的。

這是那三名被捕的刦匪供述的。

自然，那三名刦匪也供述了那名逃脫了的刦匪可能躲匿的地方，及認識的朋友，並供述那名同犯是從外地偷渡進入本市匿居的黑市居民，說不定，他已潛逃回外地了。

對於這一點，警方經辦這宗刦案的高級警官倒是有幾分相信，因爲警方根據那三名被捕者的刦匪的口供，已派出大批人手到各個地點展開搜查，但却一無所獲，查問過認識那名刦匪的人，也不得要領，直至現在，警方仍然沒有那名在逃刦匪的一點綫索。

既然是一場誤會，警方向那名青年道歉後，那名青年便離開了警署。

泰廸也有向那青年道歉。那青年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因爲他已明白泰廸不是故意指認他的。

泰廸在離開警署時，已經是下午四時許了，他也才猛省起，他要碧琪在酒樓內等他的，雖然他知道碧琪在久等之下——必然會負氣及不耐的已離開了酒樓，但他仍然趕回酒樓看一下，及至找不到碧琪，連忙致電到碧琪的家中。

碧琪果然因爲泰廸不見回來，負氣之下，結賬獨自離開酒樓回了家，從話筒中聽出是泰廸打來的，馬上負氣地將話筒擱下。

泰廸只好親自登門向碧琪加以解釋。

× × ×

早上十時。

這一日剛好是距鬧市那間珠寶金飾店被刦的二十日。

市面上的珠寶金飾店按照慣例，都是在十時至十時半這段時間內開門營業的。那家被刦的金飾珠寶店也不例外。在十時十分，經已準備就緒，開門營業。

因爲那家珠寶店在不久前才被刦匪光顧過，並引發一場警匪大槍戰，所以，警方除了指示負責巡邏那一地段的警員加强在那附近一帶巡邏外，也派出了便裝警探，在那間珠寶店的附近流連，暗中加以監視，恐防會再發生刦案。

而事實上，也曾發生過一間金舖在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內，兩次被刦的事例，所以，警方有見及此，並不排除會有匪徒再趁熱打鐵，再光顧那間金飾珠寶店的可能性。

而這個時候，上班的早已經上班了，若是逛公司的，也沒有這樣早，因爲大多數的店舖及百貨公司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營業的，所以，就算是鬧市，路上的行人也不多，疏疏落落的，一天之中，要算這個時候最少人行走的了。

那家被刦的金飾珠寶店在最近這幾天才恢復營業的，因爲要重新裝修好被刦匪打破的飾櫃，及清點被刦去的金飾數目，再加上警方的調查，所以，在十日前，才正式恢復營業。

而那名曾被刦匪脅持作擋箭牌，手臂被槍彈擦傷的男職員，亦已恢復上班，但那名險死還生的女職員，却辭職不幹了。

因爲，那短暫的驚險經歷，令到她畢生難忘，心有餘悸，正如她在辭職時對同事所說：一個人不是每一次遭遇危險時，都會那樣福星高照的，而珠寶店被刦一次後，也不是便從此不會再被刦，所以，他不想再遭遇到險厄，那雖然是刺激，但却不是她這種女孩子能抵受得了的，她只好不幹了。

那名受了傷的男職員不是不怕死，同樣的，他亦是心有餘悸，但他已結了婚，有家庭負担，雖然心有餘悸，但爲了生活，他只好幹下去。

正如他自己安慰自己時所說：「俗語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命中註定是不會橫死的話，那麼，就算是從十層高的樓上失足跌下地，也會安然無恙的，但若是命中註定的話，那麼，就算是閉門家中坐，也會橫死的，要不，就是吃飯，也會噎死！

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因此，他決定繼續幹下去。

不過，他雖然幹下去，但每一日皆是提心吊胆的，恐防再發生刦案。

這也難怪他的，心中餘悸猶存之下，一時之間，是很難將那一次驚心動魄，胆落魂飛的經歷忘記掉的。

這是需要時間來冲淡及淡忘的。

而那些有驚無險的店員，自然也不可能這麼快便忘記了那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是以，這幾天以來，在開門營業後，每一個皆是打醒了十二分精神，提防再有刦案發生。

× × ×

泰廸這一日約好了碧琪。乘車到市郊去遊玩，而他也特別在前一晚與一位同事借了一輛房車，供郊遊之用。

而他在那一次誤將那名青年認作曾脅持他逃脫的刦匪，因而丢下碧琪一個人在酒樓內呆等，惹得碧琪生了他的氣，幾乎從此不再理睬他，令到他大費了一番唇舌，才說得碧琪回嗔爲喜，原諒了他，並答應與他今天郊遊散心！

泰廸今天一身旅遊打扮，上身穿一件圓領橫間T恤，牛仔褲波鞋，在九時三十分便駕車去接碧琪。

十時十五分，他已駕着車，載了碧琪，一直向市郊馳去。

但當他的車子經過鬧市那條筆也似直的大道時，前面兩個路口那面，忽然響起兩下清脆的槍聲！

而前面的車子，也忽然停頓下來，跟着，又開動了，却是轉入了前面的那個路左右兩邊繞道而行，待到泰廸將車子駛到前面那個路口時，一時之間，他却不知道往那一邊轉好，而這時他亦看到沿途之上，兩旁的路人有的往前奔，有的往這邊跑來，大概往前跑的，是趕着去看熱鬧，往這邊跑的，是恐怕會横禍臨頭。

而奔跑中的人，有人大聲呼叫：「打刦啊，打刦啊，快跑啊！」

泰廸一聽打刦，心頭一動，馬上想到，會不會又是那間珠寶金飾店被刦？

他之所以會這樣想，是因爲他聽到槍聲是從前面那個路口傳過來的，而那個路口那面，正是前一陣子被刦並引起警匪大槍戰的那間珠寶金飾店的所在。

一念及此，他馬上將車子駛到路口左邊的那條橫路，預備將車子停下來，下車去看一下。

因爲他念念不忘那一次被那名仍然在逃的刦匪脅持並擊暈的恥辱，他要雪恥，同時，更希望這一次的刦案那個在逃的刦匪有份參與。那麼，說不定他就可以親手將那刦匪捉住，那就什麼仇也報了。

豈料他才將車子轉入左手邊的路口的那條橫路中，正想駛入前面的一條橫路將車子停下，一輛房車却以高速從那條橫路的那一頭狂馳而來。

泰廸一見，馬上便猜到，那極有可能是賊車，載着那些得了手的刦匪逃逸。

他果然沒有猜錯，那輛房車的後面正遠遠響起一陣急速的警車聲，而附近的途人紛紛走避，都以驚惶的目光看着那輛狂馳的房車。

泰廸馬上將車子停下來，疾聲對坐在旁邊的碧琪道：「碧琪，快下車。」

碧琪剛想說話，泰廸已一手將她推了下車，也不管碧琪生氣，連車門也來不及關上，便一踏油門，將車子全速衝向前面的路口！

× × ×

遇刦的店舖，果然又是那間前一陣子才被行刦過，並引起警匪大槍戰的那家珠寶金飾店。

俗語有謂：怕鬼就偏偏就遇着鬼。

這句話，有時候是頗爲靈驗的。

就像那家珠寶金飾店內的職員，這幾天一直餘悸猶存，提心吊胆的恐防再有刦

匪的光顧，那知道，偏偏就有刧匪來光顧了。

而這一次，刧匪竟然安排周密，用上調虎離山之計。

就在開門營業不到十分鐘，十時二十分左右，隔鄰兩個舖位那邊有人大叫：「打刧啊，那人搶走了我的箱子啊！」

呼叫聲中，有兩個人一前一後在拚命狂奔着，前面那個奔跑的人手上提着一個箱子，沒命地狂奔，撞倒了兩個路人，朝一條巷奔竄入去。

後面追着的那人却現得一拐一拐的，顯然傷了脚，跑得很慢，邊追邊大聲呼叫着。

這一追一逐之下，不但令到途人走避不迭，也馬上引起了一陣混亂，刹那之間，眞有「鷄飛狗走」之勢。

附近店舖的職員自然聽到了，有些還走出店舖外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同時也慶幸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的店舖內。

那間珠寶金飾店內的職員在驚聞「打刧」聲時，一個個嚇得心驚肉跳，神色緊張，但是當知道不是刧匪再來光顧，只是一個途人被搶匪搶去了一個手提箱子，不由都鬆了一口氣，有兩個職員還走出去看一下。

而在附近一帶喬裝各色人等的探員，在乍聞「打刧」時，亦馬上緊張起來，不得不拔足飛奔，追截那名搶匪。

眨眼之間，所有的途人皆急急脚追過那邊看熱鬧——看看有沒有人將那名搶匪擒住，而珠寶金飾店的這一邊，則一個路人也沒有，行人道上空蕩蕩的。

也就在這刹那，一輛房車沒聲地剎停在那間珠寶金飾店隔鄰的那家電器行前面的路邊，車還未停定，前後車門便推了開來，從車上竄出三個男子，一陣旋風般，衝入那間珠寶金飾店。

手持獵槍，守衛在珠寶金飾店門前的那名護衛員正有翹首往搶匪逃走的方向望着，冷不防發覺到有三個人衝來，乍然一驚之下，才欲轉身握起手上那管獵槍，却已被一名男子手起掌落，重重地砸在頭上，刹時痛叫一聲，倒在地上，頭上血流如注。

而他手上的那支獵槍，亦被那男子劈手一把奪了過去！

看清楚了，那男子的手上原來握着支手槍，怪不得那護衛員的頭上挨了一下，便頭破血流，倒在地上起不了身。

就這刹那，另外兩名男子已衝入珠寶店內。各將手上的槍一提，疾喝一聲：「不准動，將手舉起來，否則開槍！」

那七八名店員那口氣還未鬆過來，眼前便已被人用手槍指嚇住，一個個驚得臉無人色，顫抖着將雙手舉起來。

那名曾受過傷，險死還生的男職員，更是胆喪魂飛，暗自在心中祈禱，若是能夠逃過這一刧，發誓以後也不再幹這一行了！

也難怪他心寒胆顫的，竟然會在短短的二十日內，接連發生兩次「械刧」！

而槍彈無情，上次能夠僥倖不死，這一次若再發生槍戰，說不定就會喪生在槍彈之下，一個人不是永遠那樣僥倖的。

而那名將護衛員打倒在地的男子，則站在門外，雙手執槍，在外面把風。

隔鄰這家電器行的職員雖然看到有人行刧那家珠寶金行，但却不敢大聲呼叫，恐防那三名刧匪會在情急之下，向他們報復——開槍，連忙縮回店舖內，但却偷偷撥電話報警！

那三名刧匪的行動異常之快速敏捷，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套了一隻絲襪，令人不但看不清他們的面目，同時也變得面目怪怪的。

那兩名衝入店舖的刧匪在喝令職員舉手的同時，其中一人已衝到一個擺放珠寶鑽飾的櫃前，用槍一指面前的職員，喝道：「快將飾櫃內的東西拿出來！」

那名職員哆嗦了一下，略一遲疑，那名匪徒已一扣食指，「砰」地一聲，槍彈自那位職員的頭上射過，射在天花板上。

「再不拿出來，便一槍打死你！」

那名職員嚇得雙脚一軟，眼一翻，幾乎昏暈過去，瞪着一雙駭然欲絕的雙眼，慌急忙亂地將飾櫃內的珠寶鑽飾一盤盤地取出來。

那名匪徒馬上將手上的一個手提袋放在櫃面上，張開早已打開了的袋口，三扒兩撥地將那些鑽飾珠寶放入袋內，另一名刧匪則監視着其餘那些店員的動靜。

那名刧匪也不太過貪婪，將那幾「盤」珠寶鑽飾抓放入手提袋內後，便馬上提起來，轉身先往外衝。

另一名刧匪則在那名同伙衝出外面，才轉身衝出去。

而站在門外把風的那名刧匪，待第二名刧匪衝出來，才轉身與那名同伙一起衝向停在路邊的房車。

珠寶店內的警鐘也就在這刹那震耳欲聾的嗚嗚響起來。

那兩名押後奔向房車的匪徒陡聞警鐘聲大鳴，其中那名擊倒了護衛員的匪徒罵了一句髒話，朝珠寶店內開了一槍！

幸好，珠寶店內的職員在按響警鐘後，便馬上伏在櫃後的地上，所以，那一槍沒有傷人，但却「嘩啦」一聲，將一個飾櫃的玻璃擊得破裂散碎開來！

那三名刧匪就在這刹時間，已先後衝到路邊的房車前，彎腰竄入車內。

車門還未關上，那名駕車的刧匪已開動車子，却不是往前狂馳，而是一個急退，猛然掉頭，轉入了後面路口左面那條馬路，高速急馳而去。

計算一下，那三名刧匪行刧的過程前後只有三分鐘左右，行動可謂神速！

絕無疑問，刧匪的這一次行動，事先是經過一番細心的策劃及安排的，否則，不會如此迅速！

×　×　×

就在刧匪開第一槍的時候，追入前面那個路口的幾名探員已聽聞了，而他們也異常機警，馬上便猜到可能中了匪徒的調虎離山之計，除了最先追逐那名搶匪的探員繼續追下去外，其餘的五名探員急忙轉身往回飛奔。

他們還未奔回珠寶店那邊，離遠便看到那三名刧匪自珠寶金飾店內急奔向停泊在路邊接應的房車，當先前奔的探員情急之下，高聲大喝：「不要跑，我們是警方人員！」

但那三名刧匪根本不理會他的呼叫。那名探員馬上拔出佩槍來就欲射擊。但那三名刧匪已竄入了車內，車子跟着開動，猛朝後退，轉入後面那個路口中，飛馳而去。

那名探員恨得牙癢癢的，脫口罵了一句粗語，馬上衝出路邊，飛奔到馬路對面的那個路口內，停着的一輛房車，拉開車門，坐了入去，馬上開動車子，急掉頭馳過去，在這邊的路口停下來，接應那三名先後趕到來的同僚登車，自車中取出一個警號，放在車頭上，車門關閉聲中，車子已像野馬一樣狂衝飛馳，追截那輛賊車。

一時之間，警號急鳴，路上的車輛紛紛閃避。

而坐在車頭的一名探員則利用無綫電通話器與總部聯絡，報告發生刧案，請求總部通知就近的巡邏車及警方人員火速趕來堵截那輛賊車。

沒有登車追截刧匪的那名探員則在被刧的那家珠寶金飾店內查看並把守，以免再有什麼事發生。

而那名受了傷的護衛員早已被店內的職員救起，將傷口包紮起來，等候救傷車到來將他送往醫院。

×　×　×

泰廸那輛車子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般，狂衝向前面那個十字路口時，被推下車的碧琪看得瞪大雙眼，張口尖叫：「泰廸，不要，快停車！」

但泰廸根本就聽不到，就算聽到，也不會理會。

因爲那輛載着四名刧匪的賊車，經已高速飛馳向十字路口這邊，泰廸要是停下來或是車速稍慢，便會攔截不住那輛賊車，讓它衝過十字路口，飛馳遁去！

路上的途人也看得張口結舌的，因爲若是兩車相撞，泰廸肯定會受傷甚至喪生，這簡直有如自殺，也只有瘋子才會這樣做。

碧琪這時候已驚駭得不忍目睹慘狀之發生，顫抖着用雙手掩着臉孔，軟倒在地上。

泰廸不是瘋子，他的理智異常正常清醒，他也知道兩車相撞有什麼後果，而他之施展出這一着「險招」，乃是胸有成竹，因爲他是一個特技演員，對於各種驚險的動作皆應付得來，而他的身手自然亦敏捷靈活，否則，也幹不了特技演員這一門危險性甚高的職業。

自飛馳中的車子內跳車這種驚險萬分的動作，他在拍戲時已試過幾次，每一次皆安然無恙，這一次，他就是要施展飛車跳車這一驚險動作，在車子撞上賊車的刹那之前，自車子上跳下來！

這對他來說，可謂是駕輕就熟。

就在車子快要飛馳至十字路口，與那輛自十字路左邊馬路狂衝而來的賊車攔腰相撞的刹那，泰廸已將車門推開，猛吸一口氣，身子向外一歪，同時雙脚一蹬，整個人便像一顆炮彈般，射出了車外，身子凌空橫滾着滾落在地上，一陣疾滾，直滾至馬路中央的鐵欄前，才被擋停下來。

而路上的車輛在他的車子狂衝回十字路口的刹那，已紛紛刹停下來，以免被碰撞到，所以，彈出車外在路面上疾滾的泰廸沒有被其他的車輛輾撞而喪生或是受了重傷。

也就在他彈出車子，身子疾滾落路面上的刹那，他那輛車子已攔腰撞上那輛狂馳至十字路口的賊車，負責駕車的那名刧匪做夢也料不到有人居然不要命地將車子飛馳攔腰撞過來，大驚失色之下，欲閃避已自無及，在車內的另三名刧匪發出的驚叫聲中，「隆」然一聲，一頭撞在那輛空車身上。

由於兩輛車的速度都是以高速飛馳，所以，那一撞之力異常猛烈，那輛賊車被撞得車身一側，接整輛車子翻轉過來，「砰」的一聲，車頭重重地撞在地面上，被那股强大的衝撞之力撞得向路邊滑去，撞倒了路邊的鐵欄杆，才停止了衝滑！

而泰廸那一輛空車亦被撞得猛地彈跳了一下，車頭毀爛不堪，停在十字路口的當中。

十字路口那邊遠遠看着的途人，在泰廸飛身自車中彈出來，至兩車相撞，發出「隆」然大响，那短短的一霎間，看得他們瞪眼張口，被那驚險刺激的場面弄得驚震得呆住了，直至那輛賊車被翻，四輪朝天衝滑向路邊，不少人才驚呼讚嘆出聲。

在兩車攔腰相撞的刹那，確是驚險刺激得令人爲之窒息，這種場面，在電視片集或是電影中時有所見，但在現實生活中，可說是難得一見。

發出讚嘆聲的人，是敬佩於泰廸自車子內彈身飛射出來的身手及胆量，看的人有如觀看電影中的驚險鏡頭般刺激，不，比那還要驚險刺激，因爲電影中的驚險鏡頭，是用特技及運用攝影技巧拍出來的，而眼前所看到的，却眞眞實實的，絕無半點花巧，自然更加精彩驚險刺激了！

在兩車相撞的時候，那隆然的一聲巨响，震得碧琪整個人猛震了一下，掩着臉孔的雙手猛地拿開來，一眼看到兩車猛烈相撞的慘狀，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昏厥了過去！

×　×　×

那輛四輪朝天，撞停在路邊鐵欄上的賊車，向路邊的前後車門一開，自前後座爬出兩名頭破手傷的男子來，其中自前座爬出來的那名男子，手上還提着一個手提袋。

泰廸也就在這時從地上跳起身來，手脚均擦破了幾處皮肉，那條牛仔褲也擦破了，但却沒有受到嚴重的撞傷或是跌斷了手脚。

他正要飛撲過去看一下時，响着警號，載着四名警察的房車已飛馳而至，在路口前一個急煞，車子震跳中，前後車門猛然打開，跳出三名警探來，就以車門作掩護，手上握着的佩槍一齊指向那輛賊車。

「車內的人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快將槍械拋過來，然後舉手站起來！」其中一名警探大聲朝那輛賊車喝叫。

但換來的却是一輪槍彈！

那兩名爬出車外的刧匪眞兇悍，在這種情形之下，仍然企圖頑抗逃走！

那兩名受了傷的刧匪確是想逃走，朝警探那輛房車開了數槍後，便彎着腰，踉蹌着往對面馬路飛奔過去。

那三名警探縮在車門下，槍聲乍停，

便馬上自車門下冒出半截腦袋來，朝那兩名向馬路對面飛奔的刦匪開火還擊。

一時之間，槍聲「噗噗」，那兩名刦匪也不示弱，一邊奔跑一邊扭轉身開槍還擊。

槍彈飛射中，兩名刦匪中那個沒有提着手提袋的傢伙忽然大叫一聲，身子猛地打了個半轉，跌倒在地上，一股血泉馬上自他的右肩頭湧噴出來。

那傢伙還想掙扎着站起來，但已力不從心了。

剩下那名手提着手提袋的刦匪，一眼看到同伴被擊傷倒地，嚇得胆落魂飛，有如一頭負傷的豹子般，急急彎躬着身子，疾衝向那一邊的馬路。

那三名警探馬上集中火力射擊那傢伙，說來也眞邪門，竟然沒有一槍射中那傢伙！

眼看着那傢伙就要衝上對面馬路的行人道，只要被他衝上去，往路邊的樓柱後或是垃圾箱後一躲，那就讓他有機會頑抗並覓機脫逃。

一陣接一陣的警號聲急促地傳來，有兩輛警車自十字路口的兩頭飛馳而來。

警方的巡邏車終於趕來了。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時有如一條豹子般，躍過了路中央的鐵欄，斜刺裏疾撲向那名刦匪！

那些警探一眼看到，急忙停止了開槍，以免誤傷了泰廸。

因爲他們誤以爲泰廸是他們的伙記！

那名刦匪一直只注意十字路口那邊停着的車子・根本就沒有注意着到泰廸的存在。

因爲，在槍彈飛射的危險情形下，就算是警探，也不敢冒險飛撲出去追捕那刦匪的，何況，刦匪的手還有槍，這可是玩命的冒險行動。

待到那名刦匪發覺到有人斜刺裏飛撲過來的時候，泰廸已撲到他的身側，而他亦已衝到了路邊，他在吃驚之下，雙目兇光暴現，猛地側轉身，開槍射擊泰廸！

泰廸相距那刦匪不到五尺，而他亦早已有了準備，就在那刦匪扭身開槍的刹那，他整個人陡地身子一伏，飛身搶撲向那刦匪的雙脚。

「砰」然一聲，刦匪那一槍自泰廸的身上射過，而泰廸亦已雙手抓抱住刦匪的雙脚，猛地往懷中一拙！

那名刦匪一槍射空，反應也好快，槍咀一沉，扣指發槍射擊。

「得」地一聲，沒有發出槍聲，原來槍膛內的子彈已射光了。

泰廸可說夠運，檢回了一條命，因爲在這樣近的距離下，那刦匪的槍膛內若是有子彈的話，肯定射中泰廸，就算不會將泰廸當場打死，也會將他擊成重傷！

那刦匪發覺槍膛內子彈已空，情急之下，手中槍順勢猛砸下去！

可是，他的槍才砸下去，一個身子却忽地一歪，摔跌向地上，自然也砸不中泰廸了！

掩在路口前那輛車子的車門後警員們一見那刦匪被泰廸撲倒在地上，馬上衝了出來，飛撲向這邊。

而兩輛警車亦飛馳而至，在兩邊的路口煞停下來，從車上跳下十數名警探及軍裝警員，一個個手執佩槍，分別衝向那兩輛撞毀了的車子，及在地上與那刦匪纏着的泰廸這邊。

× × ×

泰廸一把扯跌那刦匪，不敢怠慢，腦袋順勢向下一撞，撞在那刦匪的胸脅下，痛得那刦匪大叫一聲，但仍然兇悍地揮動握槍的右手，砸向泰廸的頭上！

泰廸急忙擧手一格，同時曲膝重重地在他的小腹上一頂一壓，那刦匪張口大叫一聲，彷彿全身的氣力被擠壓出來般，頽然垂下雙手。

泰廸乘勢再一拳擊在他的臉頰上，擊得那傢伙的半邊臉幾乎歪了。

那刦匪發出了一聲慘叫，失去了抵抗力。

那些警探及警員恰好一擁而至，七手八脚地將那名刦匪按伏在地上，有人拉起了泰廸，跟着，將那刦匪的雙手用手銬鎖扣起來。

泰廸站起身來，長長地喘了口氣，這才感覺到身上擦破了的地方劇痛難當，不禁吸了口氣。

他也才猛省起碧琪是在附近被他推下車的，不知她怎樣了?心中想着，急忙拔脚衝向斜對面那邊的馬路。

有一名警探在他身後叫：「喂，手足（即同僚的意思），你受了傷啊，跑去哪裏?」

泰廸却無暇回應，飛奔到推碧琪下車的路邊，一眼看到碧琪倒在地上，心中不由驚悚了一下，慌不迭蹲下身來，扶抱起碧琪。

「碧琪，碧琪，你怎麼了?醒醒，醒醒啊!」泰廸起先還以爲碧琪受了傷，發急地呼叫，及至看清楚碧琪的身上沒有損傷，才鬆了口氣。

碧琪昏倒在地後，附近店舖的人雖然看到，也想救起她，無奈槍聲卜卜，爲恐被流彈所傷，所以，那些店舖的東主及職員都不敢冒險走出來救人，龜縮在店舖內，大部份並將鐵閘拉上，因此，碧琪一直躺在路邊的行人道上。

在泰廸的一陣拍打之下，碧琪終於醒「過來，張開雙眼看到泰廸抱扶住她，還以爲是在夢中，及至聽到泰廸在叫她，才如夢初醒般，大叫一聲：「泰廸，是你麼?」狂喜地緊緊抱住泰廸。

泰廸也緊抱着碧琪，輕聲道：「碧琪，妳沒有什麼事吧?」

碧琪緊緊地偎在泰廸的懷中，無限安慰地說道：「泰廸，我……我沒有事，你沒事就好」，我還以爲你開着車撞向那輛賊車……」

「碧琪，妳忘「我是幹什麼的啊!」泰廸輕撫着碧琪的秀髮，露齒笑道：「我在車子撞上那輛車子時，已飛身跳出車外，怎會有事呢?」

「嗯，泰廸，你眞勇敢……」碧琪情不自禁地吻「泰廸一下，忽然看到他的手臂上有血漬，吃驚地道：「泰廸，你受了傷?」

泰廸搖搖頭，「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肉，沒有什麼要緊的，妳不要躭心。」

「這位先生，救護車已來了，請你快去敷治一下擦傷的地方，順便扶這位小姐到那讓邊救護員看一下。」一名警探走到泰廸的身邊，露出欽佩的神色，對泰廸說道。

泰廸應了一聲，忙扶起碧琪，向救傷車那邊走去。

而數名警員正將那名刦匪推擁着走向一輛停在十字路口的警車。

而那名刦匪早已被警方人員將罩在頭上的絲襪扯脫下來，露出了本來面目。

泰廸一眼看清楚那刦匪的面目，不禁脫口叫道：「他就是上一次脅持了我而逃脫了的刦匪!」

一名警官聽到泰廸那樣說，忙走上來，對泰廸道：「先生，原來你就是那位上次被刦匪脅持的人質，若我沒有記錯的話，你叫泰廸吧!」

泰廸點點頭。

「泰廸先生，很多謝你見義勇爲，奮不顧身協助警方將那些刦匪一網打盡。」那警官衷誠地伸手握住泰廸的手。「你怎會認出那名刦匪就是上一次刦案逃脫了的刦匪呢?」

「因爲這名刦匪與那名曾脅持我逃脫的刦匪，同樣缺了左耳垂，而且，身材也很相像。」泰廸滿有把握地道：「阿SIR，這一次我不會認錯人的了!」

那名警官還想說話，一看到有兩名救護員走了過來，連忙說道：「泰廸先生，請你先讓救護人員敷治身上擦傷的地方吧。等一會，還要麻煩你跟我們返警局錄口供。」

泰廸道：「不要客氣，我一定與你們合作。」

× × ×

泰廸這一次協助警方一擧將那些刦匪捕捉歸案，不但帮了警方一個大忙，也替自己出了一口氣，一雪在那次警匪大槍戰中被脅持作人質的恥辱。

自然，他亦得到警方的嘉奬，而警方也答應賠償他那輛撞毁了的車子。

要不，泰廸的損失就大了，因爲，他那輛車子是向一位同事借的，若警方不賠償，他就要掏腰包了。

最令到他高興的是，碧琪因此而視他作大英雄，對他傾慕敬仰不已，對他的情意也突飛猛進。

不過，她却不准他以後再那樣逞勇冒險，怕他出意外。

泰廸自然滿口答應，領受碧琪的關顧之情。

這一晚，泰廸與碧琪約了卡凡在一間菜館中吃晚飯。

喝着啤酒吃着菜，卡凡笑望一眼泰廸，打趣地道：「泰廸，你這位大英雄相信也贏得美人心了吧?什麼時候請我這位老友做伴郎，也好讓我在未來阿嫂的姐妹團中，找到一位意中人，要不，我便會成爲孤家寡人了!」

碧琪被卡凡說得臉紅起來，閃了泰廸一眼，含嗔帶笑道：「卡凡，我可沒有說過要嫁給他啊!」

泰廸哈哈笑道：「妳不嫁給我，嫁給誰?連卡凡也認定你是他的未來阿嫂，妳是嫁定我的了，碧琪，妳現在說一聲：到底什麼時候才肯嫁給我?」

說時，一本正經的，直視碧琪，一副盼切的神態。

碧琪雖然是位時代女性，但也被弄得羞臊難當，心跳口乾地道：「泰廸……你……想清……楚了……眞的要……與……我結婚……」

泰廸忍着笑，正經八百地道：「碧琪，難道妳還不相信我……」

卡凡看到泰廸那種認眞的樣子，不禁也收斂起笑意，正容道：「泰廸，你眞的向碧琪求婚?」

泰廸嚴肅地道：「當然是眞的!」

碧琪聽泰廸這樣說，心跳得更加厲害，但是心中也甜蜜蜜的，以蚊蚋般的語聲道：「泰廸……我……答應……嫁給……你。」

泰廸一聽，欣喜若狂，一把將碧琪擁抱住，忘形地大叫道：「卡凡，碧琪答應嫁給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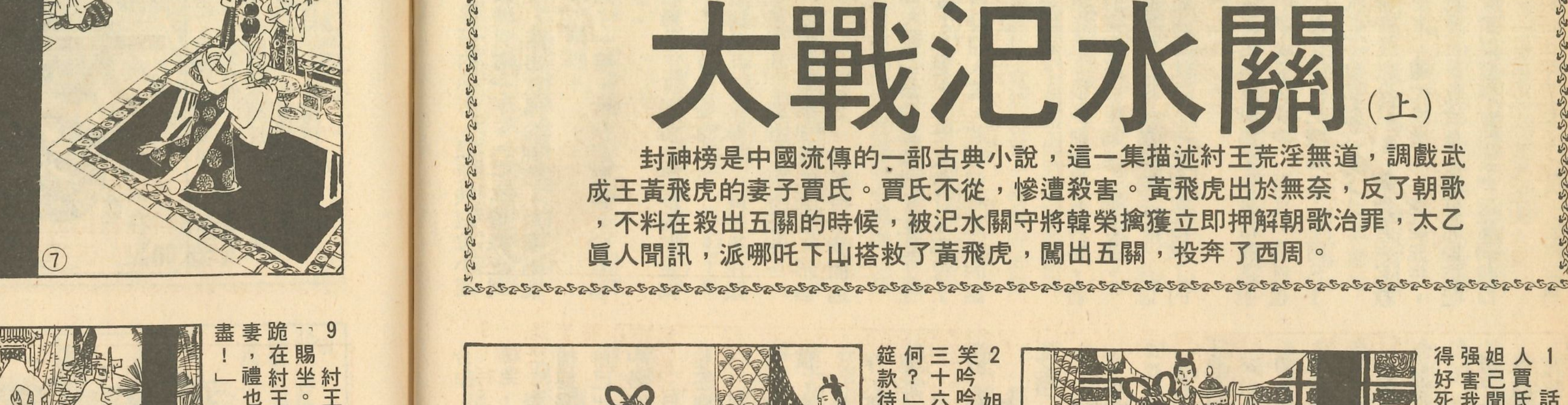
他這一叫，弄到菜館內其他的人客都將目光射過去，泰廸却毫不理會，在碧琪的額上吻了一下。

卡凡滿懷高興地擧杯說道：「泰廸，我在此先以這杯啤酒祝賀你向碧琪求婚成功!」

泰廸滿臉歡笑地放開碧琪，擧杯歡聲說道：「來吧!碧琪，爲卡凡對我們的祝賀，也爲妳答應了我的求婚，快乾了這一杯!」

碧琪羞赧地甜甜一笑，也拿起了杯子，在碰杯聲中，三人仰頭一口氣將杯中的啤酒喝乾。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九

關趙于・編繪

大戰汜水關（上）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紂王荒淫無道，調戲武成王黃飛虎的妻子賈氏。賈氏不從，慘遭殺害。黃飛虎出於無奈，反了朝歌，不料在殺出五關的時候，被汜水關守將韓榮擒獲立即押解朝歌治罪，太乙眞人聞訊，派哪吒下山搭救了黃飛虎，闖出五關，投奔了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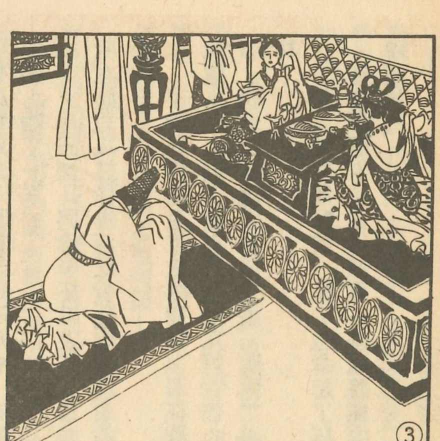


1　話說這年正月元旦，武成王黃飛虎夫人賈氏按慣例進宮朝賀。她先往正宮來。妲己聞報，暗暗點頭道：「黃飛虎，你恃强害我，今日我定要你妻子入我圈套，不得好死！」



2　妲己宣賈氏進殿。賈氏朝賀畢，妲己笑吟吟地問：「夫人青春何幾？」賈氏答三十六歲。妲己道：「我和你結爲姐妹如何？」賈氏不敢不應，妲己隨即命宮人擺筵款待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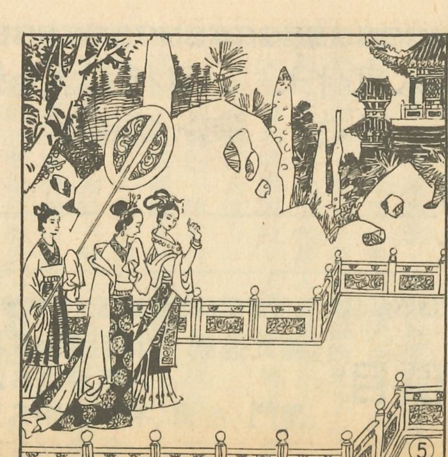




3　賈氏正陪妲己飲酒，宮人進殿傳：「聖駕到！」賈氏聞聽，十分慌張。妲己道：姐姐可到後室暫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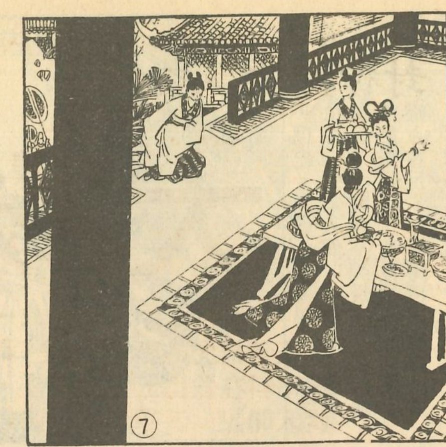
4　紂王來到殿上，問妲己與何人飲酒。妲己說是和武成王夫人賈氏飲酒，接着把賈氏如何美貌誇獎一番。紂王喜出望外，便想見一見賈氏。妲己便與紂王定下一計。





5　妲已讓紂王藏在偏殿，然後請出賈氏，說道：「我們姐妹難得相會，今天我和姐姐在摘星樓觀賞一下風景。」賈氏氏看不能推辭，只好隨妲己往摘星樓而來。

6　賈氏上了摘星樓，來到九曲欄杆處，往下一看，只見蠆盆內蛇蝎猙獰，白骨成堆，酒池中悲風凜凜，肉林下寒氣襲人，嚇得魂不附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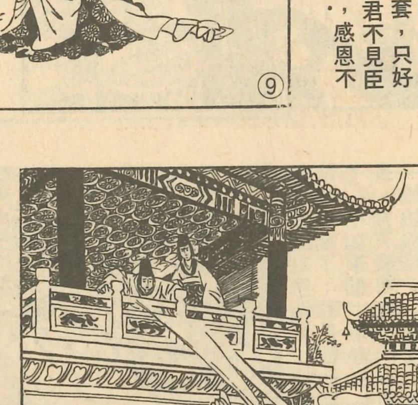
7　妲己命宮人擺上酒來，勸賈氏多飲幾杯，賈氏只得勉强依從。正飲酒間，忽聽宮人報：「聖駕到！」賈氏慌作一團。妲己道：「姐姐請到欄杆外暫避。」賈氏無奈，只好依從。

8　紂王來到樓上，假意問妲己：「欄杆外站立何人？」妲己道：「武成王夫人賈氏。」賈氏只好出來與紂王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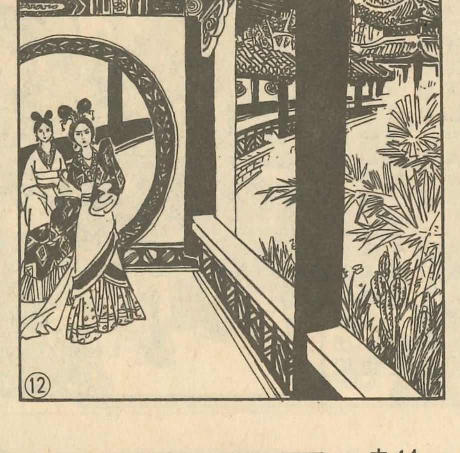
9　紂王見賈氏果然美貌，笑嘻嘻傳旨：「賜坐。」賈氏自思已入妲己圈套，只好跪在紂王面前說：「自古道，『君不見臣妻，禮也。』望陛下賜臣妾下樓，感恩不盡！」

10　紂王笑吟吟親自捧酒遞與賈氏。賈氏大怒，抓起酒杯，朝紂王劈面打去，駡道：「昏君，我丈夫爲你的江山屢立戰功，你不思酬謝，反而聽信妲己讒言，侮辱於我！」



11　紂王大怒，命人捆綁賈氏。賈氏見逃脫不掉，把心一横，轉身奔向欄杆，大叫道：「黃將軍，我今天成全你的名節，只可憐三個孩兒無人看管……」將身一縱，撞下樓台，粉身碎骨。





12　西宮黃妃，是黃飛虎之妹，她聽說嫂嫂賈氏墜樓而死，大驚失色，急往摘星樓看個究竟。



13　黃妃來到摘星樓，見嫂嫂已死，不禁大怒，駡道：「昏君，你成湯社稷都是我父兄保下來的，你聽信妲己賤人的讒言，幹出不分網常的事來，你有辱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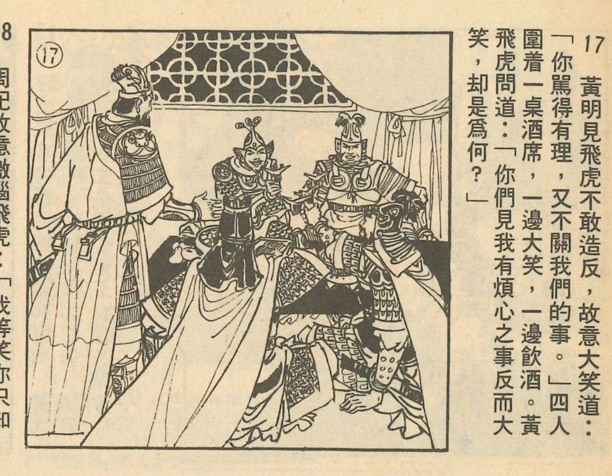
14　紂王大怒，抓起黃妃，往摘星樓下摔去。可憐一位賢妃，死於非命。



15 此時，武成王黃飛虎和弟弟飛彪、飛豹，大將黃明、周紀、龍環、吳謙，兒子天祿、天爵、天祥正在飲宴。忽然，侍兒來報告：夫人墜樓身亡，黃娘娘被紂王摔死。武成王聽了，大吃一驚。



16 黃明、周紀、龍環、吳謙四人大叫道：「紂王失政，大亂人倫。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國』，我等不如反了！」黃飛虎見狀，持劍喝道：「我黃門七世忠良，難道爲一婦人造反？你等爲何不思盡忠報國！」



17 黃明見飛虎不敢造反，故意大笑道：「你罵得有理，又不關我們的事。」四人圍着一桌酒席，一邊大笑，一邊飲酒。黃飛虎問道：「你們見我有煩心之事反而大笑，却是爲何？」



18 周紀故意激惱飛虎：「我等笑你只知官居首領，顯耀爵祿。知情者言你家有報國之功，不知者還以爲你恃仗嫂嫂姿色……」飛虎大叫一聲：「氣殺我也！」隨即吩咐家將收拾行囊。



19 飛虎率領二弟、三子和家將，反出府門，飛虎問：「如今我們投奔何處？」黃明直言道：「今日西岐，文王已死，武王繼位，大有重整山河之志，現三分天下有其二，我等不如投奔武王，共成大業。」



20 周紀在旁暗想：剛才是我用激將法，飛虎才反了；若是被他識破，只怕他不反了，不如來個「絕後計」。便說道：「兄長，今天我等在午門與紂王一戰，替嫂嫂、娘娘報仇。」飛虎心中昏亂，隨口答道：「也是！」

21 黃飛虎金盔金甲，上了五色神牛，和黃明、周紀來到午門。周紀大叫：「傳與紂王，早早出來講個明白；如遲了，殺進宮闕，悔之晚矣！」



22 紂王聞報，不禁大怒，全身披掛，點護駕御林軍，上逍遙馬，來到午門。黃飛虎、黃明、周紀三人把紂王團團圍住，廝殺三十餘合。紂王力戰三員大將，看看抵擋不住，虛掩一刀，敗進午門。

23 黃飛虎等三人也不追趕，出了朝歌，一直來到臨潼關，安下營寨。臨潼關守將張鳳聞報，持刀上馬出關大叫：「黃飛虎出來答話！」

24 黃飛虎騎五色神牛來至營前，張鳳命飛虎下騎受縛，解往朝歌。飛虎辯道：「老叔差矣！紂王無道，殺妻滅義，因而我才反出朝歌。還望老叔放我出關！」



25 張鳳大怒，手起一刀砍來，飛虎縱騎挺槍來迎。牛馬相交，刀槍並舉，殺得難分難解。





26 黃飛虎與張鳳大戰三十回合。張鳳力怯，撥馬便走，飛虎趁勢趕來，張鳳看飛虎追近，忙揭開戰袍，取出百煉錘，回馬朝飛虎一錘打來。

27 黃飛虎見錘離近，抽出寶劍往上一掠，將錘繩截爲兩段，收了張鳳的百煉錘。張鳳敗進關去。

28 張鳳進關，自思不能勝取，吩咐大將肖銀：「你在黃昏時分，傳三千弓箭手，聽梆子一响，一齊發箭，射死反賊，將首級獻上紂王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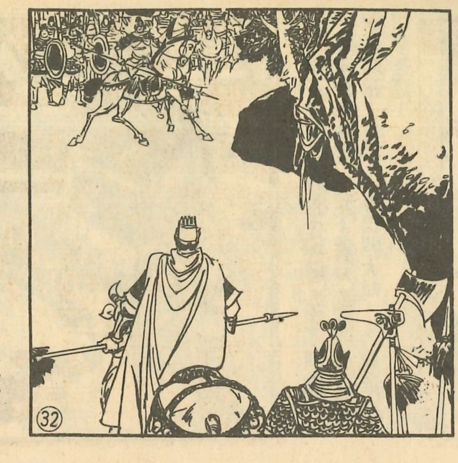


29 肖銀領命出府，自忖道：我昔日在黃將軍麾下，蒙他提拔，怎能恩將仇報。他趁黑夜，來至黃飛虎的營帳，把張鳳的計謀告訴了黃飛虎，並說：「大王速領兵殺出臨潼關，末將在那里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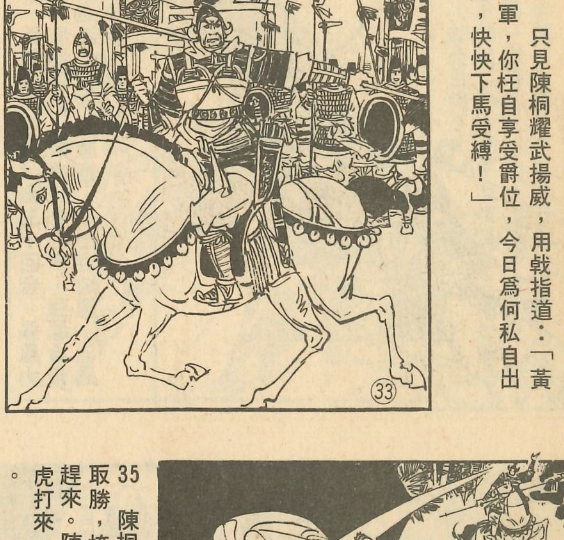


30 黃飛虎謝過肖銀救命之恩。肖銀回營，趁張鳳士兵不備，急忙打開城門上的栓鎖，黃飛虎率衆將殺出臨潼關去了。

31 張鳳聞知肖銀串通黃飛虎斬關落鎖而去，急忙提刀上馬趕來，不防肖銀隱在關旁，待張鳳剛出關門，一戟把張鳳刺於馬下。




32 黃飛虎率眾將趕到臨潼關。守將陳桐擋住去路。黃飛虎長嘆一聲道：「昔日陳桐在我麾下，曾因違犯了軍令，我要將他處死，眾將代他求情，我才赦免他。今日他一定要報昔日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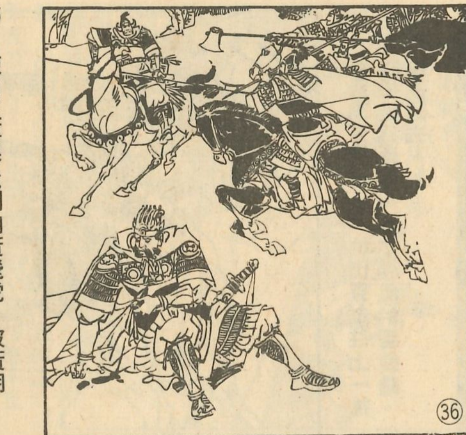


33 只見陳桐躍武揚威，用戟指道：「黃將軍，你枉自享受爵位，今日為何私自出關，快快下馬受縛！」

34 飛虎大怒，催牛搖槍直取陳桐。陳桐舉戟相迎，二騎相交，槍戟並舉，殺將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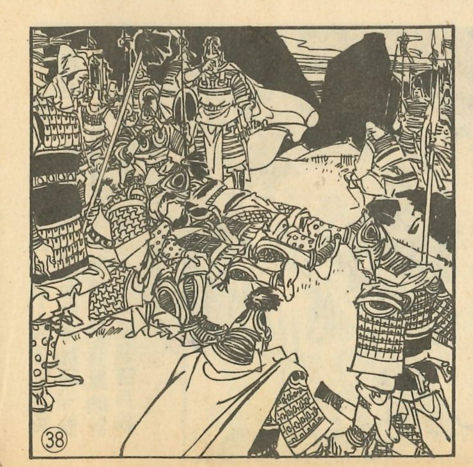



35 陳桐與黃飛虎大戰二十餘合，料不能取勝，掩戟撥馬而走。飛虎怒沖沖從後面趕來。陳桐見飛虎趕近，取出火龍鏢朝飛虎打來，飛虎閃躲不及，被打下五色神牛。

36 陳桐正要舉戟刺向黃飛虎，被黃明、周紀兩柄斧抵住。黃、周二將咬牙切齒，恨不得將陳桐碎屍萬段。

37 陳桐力戰二將，看看不支，掩一戟就走。兩將催馬趕來，陳桐又一鏢將周紀頸子打通，落下馬來。



38 黃飛虎和周紀被眾將救回，已是死了。眾將將二人屍首停放在荒郊野地，撫屍痛哭。



39 此時，清虛道德眞君知黃飛虎有難，急將弟子黃天化喚來。眞人道：「你父有難，你可下山走一遭。」




40 原來黃天化是黃飛虎的兒子，三歲被眞人帶上山來修道，今已十三年了，眞君交給天化一只花籃，命他智取陳桐，救活父親，保出潼關，然後回山。

41 黃天化借土遁來到潼關野外。他聽見營中傳出悲悲切切的哭聲。天化近前道：「我是青峯山紫陽洞煉氣士，特來救武成王性命！」



42 飛彪將天化迎入帳中。天化見飛虎臥在毡毯上，面白如紙，忙從花籃中取出仙藥，用潤水化開，送入口內，又用藥搽在傷口上。然後又給周紀灌下仙藥。

43 過了一個時辰，黃飛虎大叫一聲：「痛死我也！」睜開了雙眼。天化垂淚道：「我是你十三年不見的兒子黃天化。」父子悲喜交集。

44 這時，陳桐又來挑戰。黃飛虎全身披掛，催動五色神牛來戰陳桐。陳桐見飛虎無恙，心中疑惑，只好舉戟招架，兩人大戰十五回合，不分勝負。

45 陳桐虛掩一戟，回馬就走。飛虎不敢追趕。天化叫道：「父親，追趕這匹夫，有孩兒在此！」飛虎聞言，急忙趕去。陳桐見飛虎追近，發鏢打來，天化舉起花籃將火龍鏢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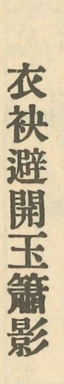


46 陳桐大怒，縱馬搖戟來取天化。天化抽出師父贈的莫邪寶劍，朝陳桐一指，只見一道金光飛至陳桐面上。瞬間，陳桐頭已落地。（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洞庭水帮張海光被火焰掌馬信脅持，幸得若華相救，見于飛虹再來倔船，便協助乘他的船南下長沙，帆滿水順，疾如流矢，估計入夜便可到目的地，正在滿懷信心，突然逆流來了一大兩小風帆，準備撞船，迫使停航，大船上坐着玉簫翁蘇天放和他一對兒女，小船上各站着開碑手韓東望，陰陽判童子奇。于飛虹不認識，由周杰說出他們的身份，都是黑白道上的一流高手，匿跡多時又重現江湖，攔截勸說回翠園紅樓，勸說無效，童子奇躍過船瑤華迎戰，雙方受傷擺平，對方不敢冒失再攻，但又不肯放人，是受命而來有難言之隱，不得傷害她們……

衣袂避開玉簫影　孤舟已破萬重波

這時，童子奇突然站了起來，望了于飛虹一眼，突然飛身而起，躍落在自己的船上。

他因腿傷很重，這一全力飛躍，傷口復裂，又流出了大量的鮮血，落着在甲板之上，身子搖了幾搖，幾乎跌倒。

勉强站穩了身子，童子奇回顧了玉簫翁一眼，道：「蘇兄，兄弟已經盡了力，而且傷的很重，實在無法再效命了。」

也由不得玉簫翁回答，轉身行入了艙中。

玉簫翁皺皺眉頭，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韓東望突然開了口，道：「蘇兄，這件事，已經很明顯了，除了動手一戰之外，再無他法可以阻止了。」

玉簫翁道：「韓兄，今日之事，實在叫兄弟好生爲難？」

于飛虹接道：「老前輩不用爲難，你們可以盡全力阻止我們，我們可葬身江中，可以死傷在你的玉簫刀、劍之下，但絕不會再回翠園紅樓。」

玉簫翁苦笑一下，道：「姑娘是逼老夫非要出手不可了。」

于飛虹道：「這要老前輩決定了。」

這時，瑤華、若華，並肩由艙中行到甲板上。

果然童子奇所說，瑤華服下藥物，阻止了毒氣蔓延，立刻好了十之七八，那一枚形如綉花針起出之後，對人造成的傷害，實在不大。

玉簫翁沉吟了一陣，也似是有了決定，回顧了身側的兒女一眼，然後道：「不論爲父的戰勝戰敗，你們都和此事無關，不用留在這裏了……」

一筆點將蘇元俊接道：「爹！眞要動手，也該孩兒先打頭陣啊！」

玉簫翁道：「這件事，複雜的很，不是勝

負的事，你們退回艙中。」

蘇玉玲低聲道：「哥，別再說了，爹已決定了，咱們回入艙中吧？」

蘇元俊點點頭，退回艙中。

玉簫翁吩咐船家，轉頭行駛，離開此地，才望着韓東望，道：「韓兄，咱們一起會會于姑娘吧！」飛身而起，躍落在于飛虹乘坐的帆船甲板上。

韓東望緊隨着飛躍而至，落在甲板上，立刻向左横跨一步，和玉簫翁並肩而立。

「于姑娘，當年令尊在杭州樓外樓英雄大會之上，吟詩論劍，藝壓羣雄，被譽爲武林中第一才子。老朽有幸，也叨陪末座……」玉簫翁說：「雖然事隔三十餘年，如今想來，仍覺歷歷在目。」

于飛虹躬身一禮，道：「原來前輩是家父故交，晚輩失敬了。」

玉簫翁道：「這就不敢當了，老朽並無和姑娘爲敵之心，實在是情非得巳，再說，就算老朽和韓兄退離此地，那也並不表示說今後，姑娘一行就可以暢行無阻了……」

「我知道，他們不會放過我，此後，他們還會不斷的派人阻擋我……」于飛虹說：「我想不通，他們爲什麼要阻止我，他們是誰，目的何在？」

玉簫翁道：「他們是誰？老朽無法奉告，就算我很想說，也無法說的清楚！」

于飛虹奇道：「這怎麼會呢？」

玉簫翁苦笑道：「很難解釋，老朽也不知該如何才能表達明白，不過，老朽可以透露給姑娘一種新的訊息，那就是我們這一批人，可能是最後的勸阻者，明來明往，希望勸說姑娘退回到翠園紅樓，至於以後再出現阻止姑娘的人那就不是勸阻，而是很激烈的行動了！」

于飛虹道：「他們要怎麼樣？」

玉簫翁道：「狙殺……」

「甚麼仇恨？使他們非要制我於死地呢？……」于飛虹無限悽傷的說道：「我從小至今，這是第一次在外面走動，從沒有和人結過仇恨？」

「不是仇恨，……」玉簫翁道：「仇恨就不會有勸阻妳的行動……」

于飛虹接道：「如是無怨無仇，如此的勞師動衆，那又爲了甚麼？」

「這個，老朽不能回答了……」玉簫翁說：「此後的狙殺行動，更將使人防不勝防，姑娘又何必甘冒此凶險，而不肯回轉翠園紅樓中呢？」

于飛虹道：「這就不是老前輩能勸說的了，我忍不下這口氣，也希望見識一下眞正的主謀人，兩位好意，晚輩心領了，現在，可以放我們一馬了？」

「只怕是很難交代？」玉簫翁歎息一聲，說：「要有一些理由才好！」

于飛虹奇道：「晚輩不明白！」

周杰接道：「蘇老前輩的意思是，要動手幾招，使他有一個退走的理由。」

「原來如此……」于飛虹目光一掠玉簫翁和韓東望，道：「那就請兩位出手吧？」

語意含糊，不知是兩人一起出手呢？還是一個一個的動手？

韓東望接道：「蘇兄，在下這笨鳥先飛，我不行，你再接上……姑娘小心了……」

右手一揮，拍出一掌。

他號稱一掌開碑，掌上的功力，自非小可。但這一掌拍出來，却是不見力道。

韓東望要了一個陰招，含力未吐，準備讓于飛虹接實掌力之後，再驟發暗勁，如能一擧把她傷在掌下，押回翠園紅樓，自是大功一件，就算不能傷她，亦可借機會，試試看這個年

輕姑娘的內功如何？

但于飛虹却不理韓東望有些甚麼目的，她只遵照她的想法動手，當下嬌軀一晃，人已消失不見。

韓東望一掌落空，心中一驚。目光轉動，竟不見于飛虹的身形何處？

無影門輕功神奇，瑤華、若華所學，不過十之三四，于飛虹却是已盡得其傳，身法之靈活，又豈是瑤華姊妹能够及得。

玉簫翁眼睜睜的看着于飛虹，但竟未看清楚于飛虹用的甚麼身法，閃到韓東望的身後。

于飛虹拍出一掌，擊在了韓東望的左肩之上。

韓東望只覺在後肩如受重擊，身不由己向前一栽，張嘴吐出一口鮮血。

如若這一擊，于姑娘用的是劍，韓東望早已死於劍下。

只一個照面，韓東望就傷在掌下。于飛虹爲之一呆，道：「老前輩，傷的重麼？」

「我還支撑得住……」韓東望又吐出一口鮮血，說：「謝謝姑娘手下留情！」

于飛虹目光轉到了玉簫翁的身上，道：「老前輩是不是也要動手幾招？」

「總得試試了！……」玉簫翁揚起了手中



的玉簫說：「老朽領教姑娘幾招劍法。」

于飛虹笑一笑道：「我的兵刄，就藏在衣袖中，老前輩請出手吧！」

玉簫翁道：「好！老朽恭敬不如從命了。」右手玉簫一振，驟然間，幻化出一片簫影。

他老謀深算，不作攻敵打算，先行把自己保護起來。

于飛虹身軀一側，直向簫影中衝了過去。

原來，她目光銳利，在漫天簫影之中，仍然看到了一個空隙。

玉簫翁心中冷笑，暗道：「好丫頭，太狂妄了。」玉簫一沉，萬千簫影，忽然合而爲一，點向于飛虹的左肩井穴。

于飛虹衣袂飄動，閃開一擊。

蘇天放玉簫連變，一連攻出了十七簫。連綿而出的簫影，有如連在一起攻出。

于飛虹身軀轉動，竟然把一十七簫完全避開。

玉簫翁這連環十七簫，就算對方還擊，也不容易避開，簫勢變化，深得一個快字。

但于飛虹沒有還擊，竟然閃了開去。

玉簫翁收住玉簫，輕輕歎息一聲，道：「姑娘妳好身法，似是已盡得于兄絕學，老朽甘拜下風了。」回頭對韓東望，道：「韓兄，咱



們回去吧！」

玉簫翁伸去抓住韓東望的右臂，提氣一躍，飛落在丈餘外的帆船上。

韓東望受傷甚重，如非玉簫翁相助一臂之力，只怕很難躍回在大船之上。

兩人落回大船，立刻步入艙中，帆船閃向一側。

張海光等目睹這一番搏鬥，對于飛虹主僕的武功成就，早已敬服的五體投地，一面開船疾行，一面準備酒菜，送入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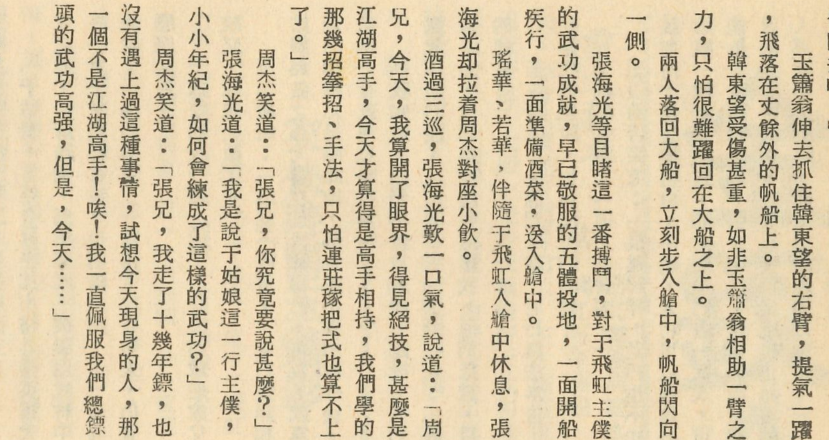
瑤華、若華，伴隨于飛虹入艙中休息，張海光却拉着周杰對座小飲。

酒過三巡，張海光歎一口氣，說道：「周兄，今天，我算開了眼界，得見絕技，甚麼是江湖高手，今天才算得是高手相持，我們學的那幾招拳招、手法，只怕連莊稼把式也算不上了。」

周杰笑道：「張兄，你究竟要說甚麼？」

張海光道：「我是說于姑娘這一行主僕，小小年紀，如何會練成了這樣的武功？」

周杰笑道：「張兄，我走了十幾年鏢，也沒有遇上過這種事情，試想今天現身的人，那一個不是江湖高手！唉！我一直佩服我們總鏢頭的武功高强，但是，今天……」



突然住口不言，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張海光說道：「我在奇怪，于姑娘究竟得罪了什麼人？怎會有這麼多江湖高手，和她敵對？」

周杰道：「張兄，咱們應該想一想，當今武林之中，有甚麼人能够指揮這麼多江湖高手，包括了黑、白兩道中人？」

張海光微微一怔，凝目沉思了一陣，道：「想不起來，實在是想不起來，什麼人，有這麼大的能力呢？周兄，走鏢江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見識多，眼面寬，大概心中早已有個底子了？」

「慚愧的很……」周杰說道：「兄弟已經想過了很久，就是想不起有什麼人能有這個苗頭？……」

「說的也是，玉簫翁、童子奇，一個是白道中的高手，一個是黑道上的梟雄……」張海光說：「要他們兩個人走在一起，就不是件簡單的事，何況，還要兩個人合作對敵？」

周杰苦笑一下，道：「只看這場風波的開始，已感覺到它的龐大洶湧，往後發展下去，很可能要在武林中掀起滔天波浪，咱們只不過是江湖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無辜被牽入了這場大風波中……」

張海光接道：「希望這一路平安，早到長沙。我們只是大風雨中一滴水珠，實在是不必要在這場衝突中付出慘重的代價。」

周杰笑一笑，未再說話。

事情幸如張海光的願望，平安的到了長沙。張海光小心翼翼的把于飛虹等送上碼頭，立刻轉頭而去，片刻之間，消失於那林立的帆影之中。

于飛虹無限感慨的道：「瑤華，張船主似乎是不太喜歡咱們……」

瑤華接道：「不是不喜歡，而是怕咱們拖



累到他們，張船主肯把咱們送來長沙，已經是鼓足了最大的勇氣了。」

于飛虹突然回顧了身側的周杰一眼，道：「周鏢頭，你怕不怕？」

「怕……」周杰說道：「周某人走鏢江湖，過的都是刀頭舔血的日子，周某人從來未怕過。……」

于飛虹接道：「噢！你這麼勇敢的人，爲什麼跟我們走在一起，就害怕了呢？」

「因爲姑娘等的敵人，武功太高了，就周某人數日所見，每一個人，都可以輕易的取我之命……」周杰苦笑說：「明知難當一擊，自然是有些怕了！」

于飛虹道：「原來如此！」

周杰道：「不過，在下的職業是鏢師，就算是心中害怕，也要硬挺下去，走吧！我先帶諸位到長沙分局去。」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從容就義難，你心中害怕，却又能挺身而前，倒是有一點從容就義的氣勢了，周鏢頭，我會報答你的？」

「不敢，周某人只是在盡一個作鏢師的責任。」

× × ×

龍鳳鏢局的長沙分局，規模很大，一進四



的大院子，上下有六十多個人？

分局的首座鏢師飛斧姜全和周杰交情很好，立刻設宴款待，又忙着安排了于飛虹的宿住之處！

周杰內心痛苦，却又無法阻止。

他心中明白，留下于飛虹，很可能會引來一場災難，但于飛虹既未提立刻動身，他又不便自作主張，姜全接他們進入鏢局之後，彼此未曾分開過，周杰根本沒有機會單獨和姜全說話。

進鏢局已經是日落西山時刻，直到晚餐過後，于飛虹等回房安歇，周杰才有機會和姜全單獨相處，那已是快近初更的時分了。

周杰望望廳外夜色，低聲說道：「姜兄，傳諭下去，今晚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鏢局的鏢師和趟子手，都不許出面干預……」

「這是什麼話……」姜全不解的說道：「有人夜入鏢局子，咱們要裝聾作啞，任人往來，今後，咱們還要不要混下去，你和我的聲譽不用說，龍鳳鏢局子這塊招牌，難道也讓人砸了？」

「咱們管不了……」周杰簡略的說明了途中情形，接道：「不來則已，一旦有人來，絕不是咱們應付得了，强行出頭，不但是無謂的



犧牲，還帮不了一點忙，而且是越帮越忙。」

聽到了白旛招魂、玉簫翁、童子奇等這幾個人的名字，飛斧姜全完全楞住了，是的，這些人，他們招惹不起。

周杰歎息一聲，道：「希望今晚上不要發生事情，你明天一早就備六匹好馬，早餐過後，我就帶他們動身，進入湘西，你給我準備湘西的地圖，告訴我總鏢頭走的大概路綫。」

姜全道：「湘西多山，地形複雜，總鏢頭也沒有一定的路綫，我看，我跟你們一起去，我在此多年，對湘西的形勢，有個大概的瞭解，總是方便一些。」

周杰笑笑道：「咱倆跟着，只有帶帶路的作用，眞要遇上事情，那可是一點忙也帮不上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江湖上的經驗閱歷，有時間，比武功還要有用；再說，總鏢頭一入湘西，即無訊息，我也有些放心不下……」姜全說：「就算你們不來，我也準備進入湘西一行了……」

「你一走，這長沙分局誰來掌理？……」

姜全接道：「這個你放心，分局的十二位鏢師，八個都在，再說，我也是非去不可，前天，龍夫人快馬傳來了一封書信，要我稟告總鏢頭在湘西的情形，我不去一趟，如何給夫人回話？」

周杰道：「既是如此，我也不勸阻你了，你去準備，咱們明天一早動身，記着，告訴他們，今晚任何事情，都要不聞不問。」

姜全點點頭。

一夜平安，周杰心裏是暗暗唸佛，因爲一旦有人夜入長沙分局，就算姜全已下令置身事外，也難免要牽累上很多麻煩，如是有人按耐不住，强行出頭，勢必會爲長沙分局招來一場災難！

飛斧姜全帶路，七匹健馬直奔湘西。

中午時分，在一處道旁的小店打尖，周杰突然發現了茶花的左小臂包紮一道白紗。不禁一呆。低聲問瑤華，道：「茶花的左臂……」

「一點小傷……」瑤華微笑，說：「但他們三人受傷，鼠竄而去？」

「妳是說，昨夜有了事情？」

「是啊！姑娘怕驚動了鏢局中人……」瑤華低聲說：「二更之後，我們四個人分兩班之後，劉星、茶花，四更接班，想不到眞的有人摸了上來，但被劉星、茶花阻攔在鏢局外面，茶花姐勇猛絕倫，以一對三，重創三人，不小心在小臂受了一點刀傷？」

周杰呆了一呆，道：「傷的重麼？」

茶花忽然回頭，望着周杰、瑤華一笑，道：「瑤華，這種丟人的事，不提也罷？」

瑤華道：「茶花姐，昨夜中，我見識到了妳的武功了，眞是高明的很哪……」

周杰暗叫了兩聲慚愧，姜全更是聽得心頭震動，昨夜在長沙分局外面，有過一場激戰，自已竟然是一無所知。

暗暗吁一口氣，周杰又低聲問道：「劉星也出手了？」

（未完．十三）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奉了姜太公之命，來到華陰太華樓上，正好遇上戴良規的三名弟子，三個大漢自恃有點武功，對凌千青驟施殺手，被凌千青制住穴道……凌千青來到雲台峯的雲台山莊，面見華山派掌門人商子畏，取出姜太公的竹令符，以及姜太公的密束，商子畏看到竹令符，肅然起敬，立卽答應在重九之日趕赴五老峯，同時對門下弟子戴良規的可惡行爲訓責一番……接着凌千青又往武當山，面謁乙清道長，同時把姜太公的竹令符，以及密束呈上，乙清道長見了之後，也立卽答應重九之日必赴五老峯，凌千青任務完成後，立卽返回朴樹灣……

先到看山廟　氣走陰山魔

凌千青就把此行經過向歐一峯作了詳細的報告。

歐一峯點頭道：「這三位旣已答應屆時赴會，凌老弟這一趟總算圓滿達成任務，沒有白跑了。」

田玉燕道：「老夫子請了武當、華山兩派的掌門人，怎麼不請少林方丈呢？要去請一個瘋和尚來？」

歐一峯道：「妳莫小覷了風大師，他還是少林寺當今方丈的師叔，除了人有些瘋瘋顚顚，若論武功，可以說是少林第一高手呢！」

說到這裏，沉吟道：「如依商掌門人的推論，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個老魔頭眞如應斗姆之邀，或是先已有了勾結，咱們這一仗，勝負之數，還很難說呢！」

凌千青在華山之時，曾聽商子畏提起過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個老魔頭，因自己和商掌門人初次見面，不好多問，此時又聽歐一峯說起，忍不住問道：「歐老前輩，這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個老魔頭，有這麼厲害麼？」

田玉燕道：「是啊，難道老夫子也怕了他們不成？」

歐一峯笑道：「姜老人家功參造化，自然不會怕了他們，但他老人家在重九之會，絕不會自己出手，所以只好另外約人助拳了。」

畢秋雲道：「老夫子怎麼會知道斗姆約了天山三怪和五個老魔頭呢？」

歐一峯一手捋鬚，笑道：「憑斗姆一個魔教中人，那敢公然和姜老人家訂下重九之會？這不是說她有了紮硬的後台嗎？當今之世，左道旁門中老一輩興風作浪的人，差不多已經凋零殆盡，剩下來的也寥寥可數，只有天山三怪，昔年敗在天壤一劍手下；心有不甘，五行山五個老魔頭也不甘寂寞，只有他們才會和斗姆互通一氣，老夫子要凌老弟去走一趟，就是爲這幾個老魔頭先作預備而已！」

田玉燕道：「歐老前輩，你還沒說這幾個老魔頭有怎麼厲害呢！」

歐一峯道：「天山三怪，在四十年前，來到中原，曾先後找上少林寺和武當山，非要和兩派掌門人一較勝負，但少林、武當是出家之人，不願和他們結怨，婉言辭謝了。」

管秋霜道：「他們肯甘休麼？」

「當然不肯。」歐一峯笑了笑道：「只是那是姜老人家已經不問江湖是非了，武林中幾乎沒有人能和他們三人抗衡，但姜老夫子是個熱心的人，他要人送了封信給少林、武當的掌門人，就說少林、武當不過是一個武術門派，中原眞正高手，要數天壤一劍王西神，他們要想切磋武學，可以找天壤一劍……」

凌千青聽得心中一動，暗道：「師父傳給自己『天壤一劍』的時候，曾說這招劍法是一位知友傳的，這位知友，已經作古，但這招劍法，不可沒有傳人，莫非就是天壤一劍王西神？」

管秋霜道：「他們是不是去找天壤一劍呢？」

歐一峯道：「因爲少林、武當兩派都是這樣說法，天山三怪自然相信了，終於給他們在杭州孤山找到了天壤一劍，也被天壤一劍以一招劍法，削去了三人三根手指，就這樣結束了。」

管秋霜聽出興趣來了，問道：「那麼五行山五個老魔頭呢？」

歐一峯道：「那五個老魔頭生相怪異，武功之高，似乎還在天山三怪之上，姜老人家要去借太白、玄武二劍，大概是專門對付他們五人的了。」說到這裏，接着笑道：「凌老弟回來了，老朽就要走了，這幾個姑娘，就由你凌大哥領頭，帶她們去廬山了。」

凌千青問道：「歐前輩不和我們同行麼？」

歐一峯道：「老朽也是奉有姜老人家之命，要去茅山一行。」

沈若華道：「爹去茅山作甚？」

田玉燕道：「天機不可洩露。」

歐一峯說道：「老朽此行，倒是沒有什麼天機可言，姜老人家要我順道去找凌老弟的尊師，重九之會，自然少不了木吾道人。」

凌千青道：「姜老人家好像把這一會，看得十分嚴重。」

歐一峯笑一笑道：「事實上就十分嚴重，你們想想看，連姜老人家的大名，都壓不住人家，居然還敢跟他老人家訂下重九之會，若是沒有幾分把握，斗姆敢如此狂妄？只有你們幾個初生之犢，才覺得熱鬧。」

沈若華道：「爹幾時動身呢？」

「說走就走。」歐一峯含笑道：「飯後爲父就要走了。」

沈若華「啊」了一聲道：「我們只顧說話，還沒做飯呢！三妹、五妹，妳們跟我進去帮忙。」

三妹是管秋霜，五妹是田玉燕。

聶小香站起身道：「我也去。」

沈若華笑道：「四妹，妳還是坐着吧。」

田玉燕沒待她開口，咭的笑出聲來，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四姐，妳不是天天盼望着凌大哥麼，小別勝新婚，妳還是陪他聊聊吧！」

聶小香紅上梨腮，輕啐了一聲。

畢秋雲道：「還是我去。」

田玉燕道：「二姐，妳是我們中間的男人，一天到晚，扮着讀書相公，叫妳去燒飯，不把飯燒焦了才怪。」

說着，和沈若華、管秋霜匆匆往裏奔去。

畢秋雲笑道：「不會做飯，也有好處，她們就不要我去帮忙了。」

凌千青問道：「歐前輩，我們到了廬山，到什麼地方會齊呢？」

歐一峯道：「姜老夫子說過，你們找到五老峯，那裏有一個海會寺，在海會寺不遠，還有一個小廟，叫做看山廟，你們到看山廟去，就會有人招待的了。」

凌千青問道：「姜老夫子還有什麼交代麼？」

歐一峯道：「有，你們住進看山廟，不到重九，不准出廟門一步，就是有人覷伺，尋釁，都不用管，就是說，不到重九，不論遇上什麼事，都不准出手。」

凌千青道：「晚輩都記下了。」

畢秋雲道：「人家找上我們，我們也不准還手麼？」

歐一峯道：「姜老人家這樣說，一定有他的道理，不過眞要有人找上你們，不到萬不得已，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不多一回，管秋霜、田玉燕陸續端上菜來。

聶小香站起身，拿起碗筷，在桌上擺好，沈若華又端着一鍋湯走出。

大家就依次入座，用過午飯。

歐一峯道：「老朽得走了，凌老弟，你們明天也該動身了。」

凌千青應了聲：「是。」

歐一峯看了幾位姑娘一眼，說道：「還有妳們幾個，都已換了男裝，只有聶姑娘還是一身女裝，明天動身之時，最好也改換上男裝，路上可以方便許多。」

他不好說聶小香是柳鳳嬌門下，若是給柳鳳嬌遇上，豈肯放過了她，所以要她換上男裝，免得被人識破。

幾位姑娘都應着「是」。

歐一峯又道：「你們最好因凌老弟先去僱好一輛車子，你們趕去大路，就好上車，不要牲口代步，總之，行藏隱秘爲是，在大會之前，不要讓對方得知虛實。」

他不厭其煩的囑咐，就是不放心這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在路上惹事。

凌千青忙着道：「歐前輩只管放心，我們不會惹事的。」

歐一峯撚鬚笑道：「如此就好。」飄然出門而去。

田玉燕笑道：「歐前輩把我們都看成了小孩，好像很不放心呢！」

管秋霜道：「是呀，咱們現在一起有六個人，還怕誰來？」

凌千青道：「聽歐前輩口氣，這次五峯之會，關係重大，對方一定約請了不少高手，咱們自以小心爲是。」

畢秋雲笑道：「大哥怎麼胆子也小起來了？」

凌千青笑道：「賢弟沒聽說過江湖越跑越老，胆小越跑越小嗎？」

畢秋雲嗤的輕笑道：「大哥也算老江

湖麼？你在江湖上的經歷，出道比我還遲呢！」

凌千青笑道：「那就算賢弟老江湖好了。」

田玉燕叫道：「二姐，妳過來呀，明天一早要動身了，我們也去收拾收拾吧！」說着，朝她眨眨眼睛。

畢秋雲「哦」了一聲，會意過來，站起身道：「對，對，我們自該去收拾收拾了。」

四位姑娘都一陣風似的回房去了。

田玉燕回頭道：「凌大哥，你們也該回房去收拾收拾了，天時漸漸短啦，一回工夫天就黑了呢！」

堂屋裏只剩下凌千青夫婦兩人，聶小香紅着臉幽幽的說道：「你去房裏歇一回吧？」

× × ×

盧山，在江西九江縣南，周圍五百里，羣峯羅列，峭立千仞，山中烟雲，倏忽變易，所以蘇東坡有：「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詩句。

山上有白鹿洞、墨池、玉淵瀑，三疊泉等名勝，出名的高峯，共有九座，其中以五老峯最著。

五老峯因五峯並立而得名，峯巒重疊其狀不一，從海會寺仰望，像朶矗立空際的金芙蓉。

五老峯位於大月嶺之東南，前後兩面均極峻峭，第三峯尤爲峻險，因地險路遠，遊人往第三峯者較少。重九之會，就在這第三峯上。

從九月初一開始，通往第三峯的一條狹窄路口，已經豎立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着：「重九武林大會會場，遊人止步。」

光憑這一行字，遊客好奇，自然更不肯「止步」了；但這一行字的下面，還有一行小字，那就顯得嚴重了：「誤入者如有死傷，概不負責」。

「死傷」二字，却含有極大的威脅，就算遊客胆子再大也不敢把自己的性命當兒戲，因此這幾天，大家都相戒不敢再上第三峯去了。

凌千青一干人，就扮成了遊山的相公，到廬山遊山來的。

聶小香也改扮成男裝，凸起的肚子，用布紮緊了，穿上寬敞的長衫，倒也看不出來。

他們趕到廬山脚下，巳是初三的上午了。

海會寺是有名的古刹，他們找到海會寺，左側果然有一條小徑，曲折而行，走了里許光景，穿過一片松林，果然有一座廟宇，黃牆掩映，矗立在松林之間，松風徐來，泉聲潺湲，清靜巳極。

走到近前，廟門上一塊橫匾，寫着：「雷公廟」三字。

凌千青不覺有些趑趄，心想：「這雷公廟不知是不是看山廟？」

畢秋雲跨上一步，說道：「大哥，是不是覺得這廟的名稱不對麼？這並不重要，有許多寺院，匾額上的名稱，和一般人口頭上叫的都不一樣，我們上去問問就是了。」

管秋霜道：「海會寺左側，只有這個廟宇，我想不會錯了。」

正說之間，只見兩扇廟門開處，走出一個年輕青衣和尚，朝凌千青合十一禮，陪笑道：「六位施主是看山來的了，快請裏面奉茶。」說完，連連合掌肅客。

凌千青聽那和尚說自已六人是「看山」來的，心中不覺一動，正待問話。

那青衣和尚不待凌千青開口立即低聲道：「施主們不用多問，快些進去了。」

凌千青、畢秋雲等人看他神色緊張，心中雖覺得奇怪，但却沒有再問，依言走入。

青衣和尚迅快闔上山門，才領着凌千青等人，來至左首的偏院，一間客室中休息。

田玉燕忍不住問道：「大師父，你們寶刹是不是叫看山廟呢？」

青衣和尚合十笑道：「是的，敝廟遠處僻地，廟無恆產，平日香火不多，因在敝寺後進，添建了一排客房，專供遊客歇足之用，遊客是看山來的，就把敝廟叫做看山廟……」剛說到這裏，只聽外面響起擂門之聲。那青衣和尚慌忙合十道：「施主們請稍坐，貧僧去去就來。」說完，匆匆轉身就走，往外行去。

山門開處，來的是兩個眉眼盈盈，長髮披肩，身穿紫紅夾襖，長裙曳地的姑娘家。這兩人敢情是一對姐妹花，眉目酷似，年齡也差不多，看不出誰是姐姐，誰是妹妹來？

青衣和尚當門而立，連忙合掌道：「二位姑娘是進香來的麼？」

左邊一個嬌聲道：「不進香就不能來了麼？」

右邊一個道：「你這和尚怎麼啦？擋在門口，不讓我們進去是不是？」

青衣和尚依然當門而立，合掌道：「二位姑娘原諒，小廟除了雷公誕，並不開放進香。」

「快讓開！」左邊姑娘冷冷的道：「我是遊山來的，進去隨緣總可以吧？」

青衣和尚陪笑道：「姑娘原諒，小廟平日謝絕隨緣。」

右首姑娘哼道：「你們這裏是不是叫着看山廟麼？我們師父說這裏清靜，要住到你們這裏來，我們是來看房間的，你快領我們進去看看！」

青衣和尚爲難的道：「二位姑娘原諒，尊師想必也是女菩薩了，小廟住的都是男客，向來不接待女賓。」

右首姑娘冷哼一聲，道：「我師父說要住到你們這裏來，你和尚嚕嗦個什麼，還不讓開？」左手抬處，從她寬大的衣袖中，伸出一隻羊脂白玉般的纖纖手掌，輕輕一翻，柔軟無比的朝着青衣和尚肩頭拂來。

這一拂，手勢美妙無比，好像是和青衣和尚打情罵俏，但內行人却可以看得出來，她這一拂之中，竟然包含了拂脈截經，錯骨分筋手法，出手陰毒巳極！

青衣和尚看得臉色一變，急急往後斜退出去。

要知右首姑娘這一拂之勢，看去又柔又軟，實則出手之快，變招之速，何殊電光石火，武林中只怕很少有人能夠躲閃得開，但青衣和尚居然不露形迹，一下斜退出去。這不是說，她出手雖快，青衣和尚

躲閃得更快麼？

右首姑娘不由得一怔，接着水汪汪眼睛一轉，口中發出格格嬌笑，道：「瞧不出你和尚居然眞人不露相，還是個會家子呢！」

青衣和尚後退數尺，她却像行雲流水般隨着跟進，一面說道：「喂，你是不是少林弟子？」右手不知何時，纖纖玉指軟軟的朝着青衣和尚肩頭搭來。

她一閃而至，就到了青衣和尚面前，這下出手自然更快了！

青衣和尚如遇蛇蠍，脚下往後退了一步，合十道：「姑娘休得說笑了，貧僧那會是少林弟子？」

試想他若非武功極高，如何能閃避得開右首姑娘這一拍之勢，因爲這一拍至少比方才那一拂還快得多，豈是後退一步就能閃得開的？

右首姑娘出手兩招，都落了空，而且發覺青衣和尚這當胸合十之際，就有一股暗勁從掌心湧出，雖無傷人之意，却有阻攔之勢，心下更是怒惱。

這一惱，她嬌靨上無端飛起一片紅暈，水汪汪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青衣和尚，媚情如絲，笑吟吟的，問道：「你倒說說看，你不是少林弟子，那是什麼人的門下呢？」

她豈會被他逼出來的一股內勁唬住？依然朝青衣和尚面前逼了過去，雙手隱藏在衣袖之中，顯然將更有厲害殺着！

青衣和尚雙掌合十當胸，神色肅穆的道：「姑娘請止步，貧僧巳經連讓了姑娘兩記高招，該當適可而止才好。」

「唷！」右首姑娘格格的笑道：「你這話倒像是我逼你了？逼你還俗呢？還是逼你娶我？你……你說呀！」

她聲音嬌中帶甜，甜中帶嗔，嗔中又帶些兒顫，令人聽得好不迴腸蕩氣，蝕骨銷魂！

但在話聲中，雙手突然像水蛇般從她衣袖中飛出，塗着鳳仙花汁的尖尖十指，閃電般戳到，十道尖風帶着一縷沁人的甜香，直射過來。

他們在對天井中一退一逼，尤其右首姑娘又嬌又笑的話聲，坐在左首偏院裏的凌千青等人自然都聽到了。

青衣和尚正在和一個女子較手，畢秋雲等幾個姑娘家豈肯不看？就一齊站起身，立到偏院通往大殿的門口，爭看熱鬧。

青衣和尚眼看右首姑娘驟下殺手，不由雙目乍睜，沉聲道：「姑娘這是逼貧僧出手了！」

合掌當胸的雙手，突然一分，向外拍出！

他這雙掌乍分，就有一股無形的內家勁氣，隨掌湧出，朝前推出。

那右首姑娘但覺自己發出的十道指風，全被震了回來，胸口一窒，一個嬌軀被震得往後連退了三四步之多，才算站住，但脚下堪堪站住，突覺喉頭一甜，咳嗽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左首那個姑娘本來跟進山門，只是袖手旁觀，此時看到右首姑娘被青衣和尚掌風撞得吐出血來，不覺冷笑一聲道：「好哇，你這小賊禿胆敢出手傷人，那是不要命了。」緩步走上，一面叫道：「妹子，妳下來，讓我教訓教訓他。」

她們一式長裙曳地，看去俏生生長裙生波，蓮步姍姍，實則如同行雲流水，步法極快，話還未落，人巳搶到右首姑娘的身前，目視青衣和尚，正待出手。

那青衣和尚雙掌推出，把右首姑娘震退之後，突覺鼻中聞到一縷淡淡的幽香，頭腦一昏，心知不妙，一個人身子打轉，「砰」一聲，跌倒下去。

左首姑娘回過頭來格格的笑道：「原來妹子巳經下手了。」

這下看得畢秋雲等幾位姑娘心下大吃一驚。

田玉燕低聲道：「二哥，我們要不要出手呢？」

二哥，自然是沈若華了。

她話聲方出，只聽耳邊響起極細的一個蒼老聲音說道：「此事和諸位小施主無關，你們不可在此露了形迹。」

這句話，是有人以「傳音入密」說的，但「傳音入密」，是練音如絲，以內功送出，出彼之口，入我之耳，只能和一個人說話，如今這蒼老聲音，以「傳音入密」說話，居然一次說話，凌千青等六人耳邊，全聽到了。

右首姑娘站在原地，運了一回氣，才算把逆血壓了下去，一面切齒道：「姐姐，這賊禿由我來處置，我要剁下他一雙手來。」目光一注，不由得呆住了，口中「咦」了一聲道：「姐姐，這賊禿呢？」

凌千青等人給姑娘一嚷，注目看去，剛才明明撲倒在地上的青衣和尚，這眨眼之間，竟似借地遁走了，果然沒了影子！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冷冷說道：「老和尚好快的身法！」

廟門前，來了兩頂翠綠的軟橋，轎子一直抬進小天井中央，才停下來。第一頂軟轎後面跟着一個青衣少女，等轎一停，立即趨上前來，伸手打起了轎簾，摻扶着一個白髮如銀，臉若桃花，身穿錦緞寬大夾襖，百褶曳地湘裙的美婦人下轎。

這婦人生得眉目如畫，看去不過三十來歲，應該是個少婦，但從她一頭披肩銀髮來說，應該巳有七老八十歲了。

凌千青急忙暗暗扯了畢秋雲一下衣衫，幾個人悄悄退下。小沙彌悄聲道：「施主們快請隨小僧來。」

他話聲甫落，只聽銀髮美婦嬌滴滴的聲音問道：「東廂是些什麼人？」

老和尚連忙合十道：「那是住在敝廟東首客房的幾位施主。」

銀髮美婦吩咐道：「月仙、巧仙，你們去看看是些什麼人？」

兩個紫衣少女躬身領命，嬝嬝婷婷的往東首一道腰門走來。

銀髮美婦說的話，凌千青自然聽到了，他朝管秋霜等人打了個手勢，要她們先隨小沙彌往裏面客房行去，只留下自己和畢秋雲兩人來應付，那是因爲畢秋雲平日穿慣男裝，不易被瞧出破綻來。

管秋霜等人走後，凌千青和畢秋雲剛回入客室坐下，兩個紫衣少女巳經俏生生走了進來。

那叫巧仙的妙目一轉，看到客室中坐着的兩人，竟是兩個溫文俊俏的少年書生，不覺粉臉生暈，春上眉梢，口中喂了一

聲，說道：「剛才偷看的人，就是你們兩個麼？」

畢秋雲含笑站起來，拱拱手道：「兩位姑娘請了，方才在下和大哥二人，一時好奇，看到姑娘身手，眞是高明極了，好教在下敬佩。」

巧仙聽她一說，更是笑靨如花，瞟了她一眼，又說道：「眞的？你們也會武功麼？」

畢秋雲道：「在下兄弟，也練過幾年武功，防防身而已。」

巧仙問道：「你們是遊山來的？」

畢秋雲道：「是的，在下兄弟久聞廬山烟雲，是以前來一遊。二位姑娘也是遊山來的麼？」

「才不呢！」巧仙道：「我們是來參加重九武林大會的。」

「重九武林大會？」

畢秋雲奇道：「怎麼在下兄弟沒聽人說過呢？」

凌千青抱拳道：「二位姑娘怎不請進來坐呢？」

巧仙回頭道：「師姐，我們進去！」

兩人跨入客室，巧仙眼波一溜，問道：「你們貴姓呢？」

畢秋雲搶着道：「他是我大哥姓凌，在下姓畢，二位姑娘貴姓？」

巧仙粉臉微酡，說道：「我叫巧仙，師姐叫月仙。」

月仙看她說個沒完，接口道：「師父要我們看看的，我們不坐啦！」

畢秋雲道：「今日難得遇上二位姑娘，這也是緣，多坐一回有什麼要緊？」

巧仙道：「我們還要去回師父的話，不坐啦！」

畢秋雲道：「姑娘身手已有如此高絕，令師一定是非尋常人了，不知是那一位高人？」

巧仙咭的笑道：「你們沒看到麼？」

畢秋雲道：「看是看到了，令師好像年紀不大。」

巧仙嬌笑一聲道：「我們師父快八十歲啦，你還說她年紀不大，告訴你，她老人家就是武林中人稱銀髮仙婆的，你聽人說過麼？」

畢秋雲還是搖了搖頭。

月仙拉着巧仙的手，說道：「我們快走了。」

巧仙美目盈盈瞟了畢秋雲一眼，才輕扭腰肢，俏生生和月仙一起走了。

× × ×

大殿上，銀髮美婦正以威脅的口氣嬌聲地說道：「我只要在這裏住上三數天，大師如果不肯答應，那就是不給我面子了，除非你金羅漢在武功上勝得了我銀髮婆婆……」

「阿彌陀佛。」老和尚連連合十道：「老僧已在佛前許願，不再和任何人動手，女菩薩這不是要老僧爲難麼？」

何眞眞在旁道：「老師父，銀髮前輩就是要圖個清靜，才到寶刹來的，旣已來了，老師父一再拒人於千里之外，不是使人爲難麼？」

老和尚合十道：「女菩薩說得極是，只是敝廟客房，已經有人定了，何況住到敝寺來的，都是男施主……」

何眞眞道：「這也不是什麼難事，東院客房，已有人住了，咱們只要西院的客房就好。」

剛說到這裏，月仙、巧仙已經走了進來。

月仙朝銀髮婆婆行了一個禮，說道：「啓稟師尊，住在東院客房的，是兩個遊山來的年輕相公。」

巧仙接口道：「弟子問過他們了，一個姓凌，一個姓畢。」

何眞眞聽得心頭突然一動，暗道：「一個姓凌，一個姓畢，莫非就是凌千青，畢秋雲他們？」

銀髮美婦點點頭道：「好，妳們先到西院客房去看看，咱們就住到西院客房去好了。」

老和尚攢攢眉，這老魔女不好惹，自己縱然不懼，但此時也不好和她翻臉，這就合十道：「女菩薩旣然非住敝刹不可，老僧也不好堅持，只是男女有別，女菩薩幾位借住西院，務必約束門人，不可隨便到處走動，更不可到東院去，老僧只有這點要求，女菩薩諒可首肯吧？」

銀髮美婦含笑說道：「大師放心，我自會遵守諾言，絕不讓她們到處走動就是了。」

老和尚雙手合十道：「旣是如此，女菩薩請吧！」

銀髮美婦回頭道：「眞眞，咱們到西院去。」

一行人果然朝西院行去。

老和尚回到後進禪房，小沙彌已經先在，合掌道：「老師父，弟子把凌施主一行六人，領到東院客舍去了。」

老和尚道：「現在有一件事，你和師兄必須日夜輪班，在山門前等候，如果姜老施主和歐施主來了，立即把他們領到爲師這裏來。」

小沙彌躬身道：「弟子遵命。」

東院一排八間客舍，中間是一間起居室兼膳廳，庭院中也稍有花木之勝，當眞清靜已極。

凌千青和五位姑娘，每人單獨住了一間。

晚餐時分，小沙彌送來了素齋。

凌千青問道：「小師父，那些人走了麼？」

小沙彌道：她們已經在西院住下來了，老師父特別要小僧轉告凌施主，無事不可外出。」

田玉燕問道：「老師父沒有說，那銀髮婦人是什麼人呢？」

小沙彌搖搖頭道：「不知道，老師父沒說，好像是個很厲害的人，哦，老師父方才還吩咐小僧，要小僧和師兄輪流值班，去廟外等候姜老施主和歐施主呢？」

畢秋雲道：「大哥，這個怎好勞動兩位小師父，我看還是我們輪流到廟外去等的好。」

沈若華持重的道：「妳沒聽老師父吩咐，無事不可外出麼？」

畢秋雲道：「我們又不去和人惹事，只是在暗中等候，有何不可？」

凌千青道：「三弟這話也有道理，我們在廟門等人，只要不惹事就得了。」剛說到這裏，突然抬目喝道：「什麼人？」

五位姑娘方自一怔。

只聽有人低笑一聲道：「果然是凌少俠！」人隨聲下，翩然從簷前飛墮下一個人來。

凌千青早已聽出口音來了，連忙拱手道：「原來是何姑娘。」

來的正是黑衣魔女何眞眞，她長髮披肩，一身黑衣，一雙妙目盯着凌千青，笑吟吟的，看去眞有無限風情。

聶小香趕忙迎了上去，欠身說道：「師……」

何眞眞瞟了她一眼，沒待她叫出口來，便搶着握住了她的手，嬌聲地笑說道：「小妹子，妳已經不是仙女廟的人了，還叫我師叔麼？我告訴過你，以後我們只許姐妹相稱，妳怎麼忘了呢？還不叫我何姐姐？」

聶小香紅着臉叫了聲：「何姐姐。」

何眞眞咭咭的笑道：「這才是好妹子。」她伸手從懷裏取出一件東西，一下塞到聶小香的手中，說道：「你們已經大喜了，這是我做姐姐的一些薄禮，妳快收了吧！」

聶小香低頭一看，她塞到自己手中的是一隻翠玉雕龍手鐲，雕刻精細，玉色翠綠如油，只得紅着臉，說道：「謝謝何姐姐。」

何眞眞道：「不用謝，這鐲子上雕刻的是一條蟠龍，是個好口彩，預祝妳生個龍子。」

聶小香被她說得臉上更紅，不好再說了。

畢秋雲道：「何姑娘消息倒是靈通得很，我們大哥成了親，妳都知道。」

何眞眞朝她笑笑，說道：「方才我聽她們說，住在這裏的是一位凌相公，一位姓畢，我猜到就是畢姑娘了，沒想到妳們全來了。」接着又笑道：「朴樹灣一舉一動，仙女廟都瞭如指掌，只是碍着姜太公，沒採取行動而已，凌少俠和小妹子的婚禮，我自然也知道了。」

凌千青道：「何姑娘都認識，在下就不和妳介紹了。」

何眞眞舉手掠掠鬢髮，嫣然一笑道：「我都認得，只是沒和大家打過招呼罷了。」她目光一轉，又道：「凌少俠，你們怎麼會住到這裏來的呢？」她在五位姑娘面前，不好叫他「凌大哥」。

凌千青也不隱瞞，低聲道：「這是姜老人家要我們來的，他也會到這裏來。」

何眞眞哦了一聲道：「這就對了，師父指定要我陪銀髮前輩住到這裏來，大概就是爲了這裏的老師父金羅漢和姜太公是素識，來看看他的動靜的了。」

凌千青問道：「何姑娘說的銀髮前輩是什麼人呢？」

何眞眞道：「銀髮前輩如論輩份，比家師還高上半輩，是敝教中碩果僅存的一位老前輩了。」

她口中說的「敝教」，自然也是指魔教了。

她話聲甫落，只聽一聲嬌嬈的笑聲，接着有人嬌聲說道：「眞眞，妳怎麼在背後編排起婆婆來了？」

話聲入耳，大家面前已經多了一個銀髮如雪的美婦人。

何眞眞臉色爲之一變，急忙躬身道：「晚輩怎麼敢在背後編排前輩呢？」

銀髮婆婆格格的一聲嬌笑說道：「還說沒有編排婆婆，連婆婆的底牌都掀出來了呢？」

她一雙明眸，閃着亮晶的光芒，從幾人臉上緩緩掠過，最後停在凌千青的臉上，點點頭道：「這小伙子眞是艷福不淺，五個俏女娃像衆星拱月般伴着他，妳眞眞還來湊上一脚。他叫什麼名字，是不是那個叫凌什麼的男孩子？」

何眞眞粉臉驀地紅了起來，不，沈若華等五位姑娘也給她說紅了臉。

田玉燕道：「他是我們大哥咯！」

銀髮婆婆格格笑道：「小妹子，從前婆婆那個短命鬼還沒死的時候，婆婆還不是叫他大哥、好哥哥？人家好哥哥總要背着人叫的，婆婆可當着許多人就這樣叫，他本來就是我好哥哥咯，這有什麼好害羞的？」

她少說也有八九十歲了，但一口又嬌又脆的聲音，聽得沒有一個男人不會怦然心動，如果再倒退六十年，她只要叫你一聲「好哥哥」，不把你叫死才怪！

這眞是天生尤物，敢情她丈夫就是給她叫死的了。

她這話，聽得六個大姑娘莫不面紅耳赤，感到羞澀，心裏也暗暗罵道：魔教怪物，當眞是老不羞。

銀髮美婦看着她們，含笑道：「妳們害羞，就是心中有賊，唔，眞眞，看來妳對這小伙子當眞動了眞情，本來咱們魔教中人，第一就是要去心中之賊，就是當衆脫光了也不會臉紅，這沒有什麼，只是心中光明，玉體聖潔而已，虧妳還叫黑衣魔女呢？怎麼也效兒女之態？妳師父的衣鉢，看來要落空了。」

她目光一轉，又道：「你叫凌什麼，還是你自己說吧！」

凌千青也被她說紅了臉，正容道：「在下凌千青。」

「對！對！」銀髮婆婆嬌笑道：「就是你，聽說你是木吾的徒弟，唔，你們是赴重九之會來的了，你師父呢？」

凌千青道：「家師沒有來。」

銀髮婆婆問道：「那姜竹坡呢，來了沒有？」

凌千青道：「姜老人家也沒有來。」

銀髮婆婆回過頭去，朝何眞眞格格的笑道：「眞眞，妳不是喜歡他嗎？那就要他跟咱們走好了，婆婆替妳作主。」

何眞眞急得臉上發熱，說道：「前輩，晚輩和他只是普通朋友，何況他已經有了妻室……」

「傻丫頭。」銀髮婆婆不悅道：「婆婆給妳作主，還怕什麼？」

管秋霜哼道：「妳憑什麼要凌大哥跟妳走？」

田玉燕早已鱉了一肚子氣，接口道：「憑妳想帶走凌大哥，問都沒有。」

凌千青也正容道：「姜老人家已經約定了重九之會，有什麼過節，可以在會上見個眞章，如今還不到會期，雙方都應尊重對方的人，咱們因和何姑娘相識，尊敬妳婆婆是武林前輩，妳要和咱們動武，不嫌以大欺小麼？」

「動武？」銀髮婆婆格格笑道：「婆婆只是要你跟我走，沒說動武呀，眞要動武，你們還不配呢！」

何眞眞道：「前輩，凌少俠說得沒錯，我們走吧！」

銀髮婆婆嬌聲道：「他說的話，妳自然都認爲對的了，婆威要他跟咱們走，是帶他見妳師父去，妳師父對他很不諒解，有婆婆給他打個圓場，妳師父的氣也消了，有婆婆在，還會難爲他麼？」

凌千青聽到這樣說，怒聲道：「在下不去呢？」

銀髮婆婆嬌聲說道：「今晚你非去不可，婆婆可以保證，沒有人敢傷你一根毫髮。」

「阿彌陀佛！」

一聲低沉的佛號，傳了進來，老和尚雙手合掌當胸，急步走入，說道：「兩位女菩薩，老衲和兩位約好了的，妳們住西院，東院另有人住，不可到東院來，女菩薩一向言出如山，怎好食言？」

「老和尚眞多事。」銀髮婆婆道：「我只是要這姓凌的小伙子隨我走一趟，又不是騙去把他吃了，你老和尚幹麼急匆匆的趕來？」

老和尚合十道：「女菩薩有所不知，這幾位小施主，老衲受人之託，在他們師長未到之前，要負責他們的安全。」

銀髮婆婆格格的笑道：「金羅漢出頭了，那好，銀髮婆婆久聞你大通大師之能，可惜從沒有和你較量過，今晚正好較量較量，看看是你佛法無邊，還是我魔教神通廣大？只要你大師贏得我一招半式，我拍手就走。」

「阿彌陀佛！」老和尚合掌道：「女菩薩這是出的難題，老衲四十年前已在佛前許願，不再和人動手。」

銀髮婆婆道：「那怎麼辦呢？」

老和尚合掌道：「老衲雖然不再和人動手，但女菩薩若是肯回轉寶山，不參加重九之會，老衲還是願意一試。」

銀髮婆婆問道：「你要如何試法？」

老和尚從容道：「老衲任憑女菩薩施爲，絕不還手，女菩薩不勝，就算老衲勝了。」

銀髮婆婆聽得一呆，說道：「大師任憑我施爲不還手？」

老和尚道：「正是。」

銀髮婆婆道：「大師能忍受魔教神通？只要一下受不住，就得涅槃歸西。」

老和尚寶相莊嚴，徐徐說道：「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好哇！」銀髮婆婆尖笑一聲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可不能怪我！」

老和尚道：「若是老衲抵受不住，那是老衲禪心不堅，怎敢怪到女菩薩的頭上來。」

銀髮婆婆點頭道：「那你就接着了！」話聲出口，伸出一雙又嬌又柔的手腕，輕輕攏了一下披在肩後的銀髮，並未看她有何施爲。

老和尚似乎很緊張，急忙合十道：「且慢，女菩薩神功通玄，要施爲也請到天井中去。」

迅快的退倒小天井中央。

銀髮婆婆格格笑道：「我從不諱言是魔教中人，魔教只有魔功，那來的神功？不過我婆婆極有分寸，和你較量，絕不會傷害到第三個人去。

她也輕移蓮步，隨着話聲嬌嬈嬈的跟了出去。

如果沒有人說這位是銀髮婆婆，看去最多也是三十許人，有誰相信她是魔教中碩果僅存的老奶奶，少說也有八十歲了。

何眞眞知道厲害，自然不敢跟下石階去。

凌千青也得到老和尚「傳音入密」的暗示，要他們站遠一點，是以大家只站在走廊上作壁上觀。

銀髮婆婆走到離老和尚一丈光景，便自站停下來，探手從懷中取出一把銀色的木梳，眼波一抬，嬌笑道：「老和尚，你準備了！」話聲出口，舉起銀梳，輕輕朝白髮上梳去。

她這一梳，就從白髮上梳下無數火星，滾落地面，朝老和尚脚下滾了過去。

這下看得凌千青、畢秋雲等人暗暗奇怪．他們還以爲銀髮婆婆要和老和尚比較什麼高深的武學，這樣子梳梳頭髮，梳下一大堆火星來，算得什麼功夫。

老和尚看到無數火星朝他脚下飛滾過來，臉色顯得十分凝重，本來站着的人，緩緩朝地上坐下，盤好雙脚，雙手合掌當胸，閉目瞑坐，一動不動。那些火星滾到他身子四周，就逐漸的熄滅！

但銀髮婆婆用銀梳梳着白髮，一記又一記絲毫沒停，每梳一下，就有無數火星，隨梳而下，滾了過去，是以老和尚四周，一直有無數火星在滾動，前面的隨滾隨沒，後面的又滾滾而至。

銀髮婆婆那把銀梳，越梳越快，火星也越滾越多，先前梳下來的只是閃着星星之火的火星，梳到後來，火星越梳越大，變成火球，從她白髮上滾落地面，就發出「滋」「滋」細響，鋪在天井上的青石板，都被火球燒得隨着冒起縷縷青烟！

火球越滾越多，因爲火球體積大了，一時不易很快熄滅，（前面的火球，要由大化小，再由小而熄，時間較火星持久）所以越積越多，雖然中間有許多在逐漸消沒，但後來的滾滾不絕，一時之間，在老和尚坐着的一丈之內，幾乎佈滿了四面流轉滾動的火球。

加上青石板被燒得發出滋滋之聲，也隨着大盛，冒起的一縷縷青烟，也籠罩了一丈方圓。

直到現在，凌千青等人才看出這火球的厲害來了，因爲他們站在階上，離那一圈滾動的火球，少說也有兩三丈遠，但每個人都被火勢灼得滿面通紅，全身都在冒汗了。

由此可見坐在火堆中間的老和尚，若無上乘精純禪功，不被這滾滾火球，煨成焦炭才怪！

大家凝目看去，老和尚四周青烟繚繞，已經看不清老和尚如何了，只是有個人影還挺直的坐着，如此而已！

只有銀髮婆婆心裏明白，自己施展的「魔火」，並未把老和尚燒死，甚至連他一寸衣角都沒燒到，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銀鈴般的嬌笑。

突然收起銀梳，舉步繞着火球走去，

雙手往後一攏長髮，上身朝前一撲，頭向前點，披散在肩後數尺長的銀髮，忽然散開，朝前甩去。

她這一甩，但聽「烘」的一聲，本來只是滾動的火球，這回好像火上加油，火勢登時大盛。

銀髮婆婆繞着這圈火球而行，每走三步，就上身一撲，頭向前點，一蓬銀髮就隨着朝前甩出，每一甩都「烘」然有聲，火勢就隨着旺盛。

這一圈下來，本來滾動的火球，如今已化作了一幢丈許方圓，丈許來高的碧綠火焰，包圍着老和尚熊熊燃燒。

就在此時，小天井南首上空，突然出現了一道烏黑的光芒，矯若神龍，朝天井上空飛射而來。

銀髮婆婆似有警覺，怒聲道：「是什麼人發的玄武劍？」

她喝聲甫出，但見那道烏光剛到小天井上空，就忽然停住，那是一柄通體烏黑有光的寶劍。

同時只聽火堆中響起老和尚的聲音說道：「阿彌陀佛，老施主快快收劍，老衲還撐得下去。」

凌千青聽銀髮婆婆喝出「玄武劍」，心中一動，暗道：莫非武當掌教到了？

玄武劍北方癸水之精自然是這片魔火的尅星無疑，如果發劍的是武當掌教，老和尚不會稱他老施主，而且這柄劍橫停在半空，正是姜老人家「打神劍」的手法，莫非姜老人家也來了？直射而來的劍光，突然停住，那是老和尚使的神通，把它攔住的了？

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熊熊火光，倏然滅去，大家只覺眼前一暗，再定睛看過去，南首屋面上出現二俗二道，一共是四個人。

凌千青看得心頭不由大喜，這四人，正是姜老人家、自己師父、武當掌教乙青道長、和歐一峯。

銀髮婆婆臉色鐵青，怒哼一聲道：「方才祭劍的是武當乙青子吧，老婆子不相信你牛鼻子有這大的功力！」

抬手之間，從她大袖中飛出七支三寸長的亮銀小劍，排作七星之狀，緩緩飛過去。

姜太公大笑道：「那是老夫怕老和尚被燒成了灰，才借乙青道友的玄武劍一用，但劍到上空，就被老和尚『一指禪』給抵住了，並未毀傷了妳的魔火，妳急什麼呢？」

長袖一揮，激射過去的七支小劍，就被一股無形之力給擋住了。

老和尚這時早已從地上站起，朝四人合十一禮，徐徐說道：「四位光降，恕老衲失迎，方才是老衲和這位女菩薩有約在前，只要女菩薩不勝，就算老衲勝了，女菩薩就立即回轉寶山，不再參與重九之會，老衲還撐得下去，自然不能有第三者出手了。」

銀髮婆婆招手收回七支小劍，哼了一聲道：「老和尚，你不用說給我聽，銀髮婆婆言出如山，說話算話，我這場『諸天魔火』既然不能勝你，自然是你勝了，我還會賴麼？」說到這裏，回頭道：「眞眞，妳給我告訴妳師父，我婆婆對重九之會，無能爲力，我走了。」

話聲出口，她人影倏杳，業已走得無影無踪。

何眞眞朝凌千青低低的說了聲：「我也走了。」急步往走廊行去。

凌千青、沈若華、畢秋雲等人，也一齊迎了出去，只見小天井中方才被魔火燒過之處，足有數寸來厚的青石板全都燒成了焦灰，只有老和尚坐的地方，依然完好如初。

凌千青因自己成了親，還沒稟呈師父，引着聶小香雙雙跪拜下去。

木劍道人含笑道：「你們起來，爲師已經聽姜前輩說過了，這是姜前輩作的主，爲師自然不好責備你們了。」

凌千青、聶小香還是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才行站起。

接着沈若華、畢秋雲等四位姑娘，也拜見木劍道人和乙青道長。

姜太公道：「木吾道兄，老夫這五個記名徒弟，你看如何？」

他說「五個」是包括聶小香在內。

木劍道人呵呵笑道：「姜前輩的高足，還有什麼話說？」

乙青道長含笑道：「原來這五位姑娘，都是前輩的高足？」

姜太公大笑道：「我是儒教，孔老夫子當年有三千弟子，我只收了五個記名弟子，還太少呢？」

大家由老和尚陪同，進入起居室落座，那小沙彌不待吩咐，送上四盞香茗。

姜太公含笑道：「大師今晚功德無量，總算給咱們趕走了一個難惹的魔頭。」

老和尚連連合十，說道：「阿彌陀佛，這女魔頭當眞難惹的很，她那『諸天魔火』，差點把老衲一把老骨頭化成了灰燼，方才老衲爲了阻止老施主那支玄武劍，稍微大意，就把老衲的衣袖，燒去了一角呢！」

他舉起右手大袖，袖角果然被魔火焚燬了一個大洞。

管秋霜問道：「老師父，玄武劍可以尅制魔火嗎？」

老和尚含笑道：「玄武劍乃是癸水精英，自然是她魔火的尅星了。」

管秋霜道：「那麼老師父方才爲什麼要攔阻呢？」

老和尚道：「老衲和她約好了，她勝不了老衲，就不再參與重九大會，如果玄武劍眞的破了她魔火，她一不做，二不休，此人翻了臉，可不易收拾，自然讓她自己走的好了。」

姜太公笑道：「爲師要乙青道兄祭起玄武劍，再由爲師行氣馭劍，也只是存心唬唬她的罷了，好讓她知難而退，並不是眞的要和她動手。」

木劍道人說道：「姜前輩，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老，眞的都會趕來給斗姆助拳嗎？」

姜太公道：「你們不是看到了，連陰山一魔都被她搬出來了，他們這些本來蠢蠢欲動的人，還會不來麼？」

田玉燕問道：「老夫子，陰山一魔是誰呢？」

歐一峯笑道：「你們都見過了，她就是剛才走的銀髮婆婆。」（未完・廿二）

雙鷹神捕後傳之二

秘中囊

文·西門丁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翠雀解救了彭七和黃柏志，自己也被青袍客打傷，幸蕭穆奉沈鷹之命下山，聽到打鬥聲及時趕至，青袍客見是神捕派來的人，不敢硬拚，借故走開。蕭穆帶隊順道到祥雲寺找苦雨住持，追查青袍客的身份，苦雨承認有這個人，但不肯吐露他的身世，因有協定，是非難分，說完忙到大殿爲一個中年人剃度出家，衆人認出是青袍客，蕭穆心中有些明白，只好離開祥雲寺趕到雄獅帮，召集屈少青等查出屈招雄和朱蘭香婚前婚後的綫索，帶衆人到朱蘭香的墳前，發現那青衣漢子伏在墓碑上，從他交出的證物，證明他是屈少英，又多一條綫索……

情仇恩怨事　遺害到兒孫

應天源只覺喉乾涸，艱辛地嚥了一口口水才道：「此的確是屈帮主的字跡！」

屈少青急道：「應堂主，信上寫些什麼？」

蕭穆道：「少帮主莫急，等下自會讓你看，胡堂主你過來一下。」

胡駿看後也認爲是屈招雄所書，青衣漢拉開左脚褲管，道：「兩位叔叔請檢驗一下！」燈光下，果見他從腿上有一金錢般大小的紅痣。

應天源喟然道：「你果然是少英侄子，只是這件事，把老朽也弄糊塗了！」

屈少青一陣風冲了過來，一把將信搶去，他邊看邊叫道：「這是假的，這是假的！」他瘋狂地將信撕毀，順手向天一拋。破紙碎像紙蝴蝶般，在夜空中飛舞。

屈少英（青衣漢）冷冷地道：「現在你毀掉證據，已沒有作用了，除非你將胡叔叔和應叔叔殺掉！」

屈少青忽然奔了回來，一手扯住胡駿一手卡住他的脖子，大聲道：「你說這信是假的！你說不說，不說我便殺了你！」

蕭穆連忙將他拉開，屈少青受此打擊，神智已經失常，一拳朝蕭穆胸膛擊去！幸而蕭穆有準備，手腕一翻，五指如鉗，緊緊抓住他的腕脈，一指封住他的痳穴，道：「少帮主何必衝動，就算你不是屈招雄的兒子，也不是你的錯！」

屈少青痳穴被封，仍然可以開腔說話，可是他却說不出話來，只見他胸膛不斷地起伏着。雲飛烟問道：「屈少英，你這封信自何處得來的？」

「是先父親手交給我的！」屈少英道：「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蕭穆接問：「他去找你，你們以前可曾見過面？」

「我十歲那年先父去看過我一次，我師父告訴我，說他就是我父親。之後，我一直沒再見過他，直至去年那天才再見到他。」

「令尊見到你時，跟你說過一些什麼話？」

屈少英臉上浮上回憶的神色，帶點傷感地道：「第一次見到先父，我心中很不高興，不理睬他……因爲我恨他這許多年來都不來看我……但後來先父忽然抱住我，虎目噙淚，說他有苦衷……我問他有什麼苦衷，他說我年紀還小，以後自會告訴我……」

顧思南揷腔問道：「當時令師是否在旁？」

「有。」屈少英雙眼亦閃着淚光。「不過他只站在一旁，並無說話。」

蕭穆急又再問道：「令師可有跟令尊說話？」

屈少英想了一下，搖頭道：「好像沒有。」

「令尊逗留多久？」

「大概只有一個時辰……他一直抱着我……我看得出他很疼我，他內心一定很捨不得我……」

屈少青在旁聽見，心如刀割，暗自道：「他所說可是眞的。爹……他一向對我冷淡，我還以爲是爲了保持做父親的威嚴，和傷心妻子早逝，原來……他，他又何必騙我？他既然要撫養我，便該疼我愛我，便該教導我，指望我出人頭地……他不是我父親，那誰才是？」想到此，他忙收拾心情，聽屈少英說話。

只聽屈少英道：「我要求父親帶我回家見娘親，父親告訴我，娘早已死了，是被人打死的，所以父親要我好好跟師父學武，將來好爲母親報仇……」

夏雷問道：「令尊有說出仇人的名字麼？」

「我問了，但爹說將來才告訴我……

」屈少英眉頭一皺，聲音略高，說道：「對啦，我如今記起了，當時師父曾道：『假如你要回家，以後便不用再來跟我學武了！』先父道：『你要記住咱們之間的協議！』師父道：『只怕你自己不遵守？』師父只說了這兩句話，後來父親便立即離開了……」

蕭穆忙問：「令尊與令師之間，有何協議？」

屈少英搖搖頭道：「他們沒說，在下不知道。」

蕭穆再問：「令尊去秋見到你，也沒提此兩件事。」

屈少英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在下問過了，他不肯說，還叫我不要再問這些事。」

「當時令師在不在場，令尊對你說了些什麼？」

屈少英道：「那天一早，師父突然對在下說，在下已經滿師，將來來去自由，而他也要去遊山玩水，還說等一下先父就會來看我。」

「在下等了一陣，果然見到一個男人來找我，我依稀認得他……先父一見到在下，便緊緊地摟住我，流淚道：『孩子，讓你吃苦了。』」

夏雷問道：「你跟令師，一向住在何處？」

「家師搬了幾次家，最後是在岳陽附近。」

蕭穆忙說道：「你繼續說當時的情況吧。」

「我不知爲什麼，也陪他流下淚來……」屈少英臉上掛着淚珠，嗚咽地道：「我對他道：『爹，孩兒今日已經滿師，你帶我回家吧。』爹道：『爹還有些事要辦，辦了事之後，再來接你，假如兩個月後，你不見爹來，便拿這封信去雄獅帮找爹，爹是雄獅帮的帮主！』我很高興地道：『那孩兒就是少帮主了。』

「爹沉吟了一下才道：『不錯，將來你還會是雄獅帮的帮主，你還有一位妹妹和一位……哥哥……你娘死後，因爲你哥哥年紀小，爹討了一個塡房，你不會怪爹吧？』

「我說不會，却覺得奇怪：『爹，爲什麼你不將帮主讓給大哥？』」

他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衆人都凝神靜聽，黑暗的墓地，只有那兩盞紙燈，發出昏黃的燈光，顯得有點妖異，屈少青忽然覺得冰寒，一股由心底冒出來的寒氣，刹那之間，流遍全身。

屈少英又吸了一口氣，緩緩地說道：「父親的身子忽然抖了起來，道：『爹這樣做自然有道理，將來你知道一切眞相之後，要善待你大哥，……爹自覺欠了他很多……』」

話音剛落，衆人忽然聽到一個飲泣的聲音，循聲望去。

原來飲泣的是屈少青，衆人心頭都有點惻然。

屈少青嘶聲大叫：「他欠我什麼？他欠我的實在太多？」他聲音凄厲難聽，有如夜梟啼哭，在此時此地聽來，更添幾分恐怖。

屈少英喃喃地道：「爹沒有說。」他

吸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爹道：『孩子，我將我的武功錄在幾本小冊中，你等不到我，便到雄獅帮後山山谷中找尋……』他交了一張地圖與我，但我後來去山洞裏找，已不見那些小冊，當然是被屈少青拿去了！」

屈少青道：「早知道，我就一把火將那些書燒掉！」

屈少英自顧自地說下去：「我聽爹說那些話，好像在交待身後事，便問他要去辦什麼事，爹不答，却說另一樁事：『假如你沒有機會將那封信交給胡駿和應天源，我准你先拆開觀閱，但你要答應爹一件事。』

「我說爹說什麼，孩兒都會遵命，爹道：『你不可將信的內容告訴屈少青，要善待他，他武功不如你，不許你欺侮他！』我道：『爹放心，孩兒怎敢欺侮大哥？』爹又道：『假如他願意的話，你讓他當副帮主，他自小就在帮長大，而且當副帮主也十分合適！』我道：『爹，我願意跟大哥換位。』

「那知道爹厲聲道：『這是命令，誰也不得違抗！假如你不當雄獅帮帮主，便不是我的兒子！』我見他生氣，只好答應，可是後來他又說出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話來：『孩子，這世間什麼事都會發生，很多事情表面看來很簡單，但可能極為複雜，有些事情不明白比明白了更好！孩子，你知道爹的意思麼。』

「我完全不清楚，爹又道：『以後家裏的事，你不可多問，更不許調查，你不要問為什麼，只許你聽！』我身子忽然一震，原來爹竟然封住我的痳穴和啞穴？」

雲飛烟「啊」地一聲，驚呼出口：「這是什麼原因？」

「爹忽然長嘆一聲，道：『孩子，爹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困之處，也吃了許多苦頭，但我內心的痛苦，敢信無人能及，我也想問為什麼，為什麼上天對我這般不公平，為什麼對我這樣……却得不到好的結果……』

「我很想問他，他這句話為什麼只說一半，可惜我根本開不了腔，爹伸手在我臉上撫摸，又垂淚道：『孩子，讓爹再看你幾眼……』」屈少英說至此，也飲泣起來：「想不到我從此之後，再也看不到他老人家！」

忽然屈少青在旁尖聲地叫道：「我是誰的孩子，為什麼我一出生便沒人疼我愛我？」

蕭穆問道：「有否再見到令師？」

屈少英搖頭表示不見，顧思南輕聲問蕭穆：「大哥，你理出了頭緒沒有？」

蕭穆尚未回答，屈少青又叫道：「胡駿、應天源，你倆不是說我是朱蘭香生的麼？」

應天源沉聲道：「確是如此，老朽絕對沒騙你！」

屈少青道：「那為何屈招雄說我不是他的骨肉？」

這話叫應天源和胡駿如何回答？就在此刻，屈少青身上的痳穴自動解開，他一陣風似的，衝至墓前，雙手抓住墓碑，用力地搖晃，嘶聲叫道：「你為什麼跟別的男人生下我，人人都說你賢慧嫻淑，原來你是個蕩婦。」

夏雷走上前拉開他，蕭穆示意讓他發洩一下，果然屈少青發洩了一陣，倏地伏在碑上痛哭起來，荒野寂靜，只有他的哭聲。

半晌，又多了一個飲泣聲，屈少英慢慢走前，雙手放在他肩上，道：「你仍然是我的大哥，不管如何，我跟你總有分不開的關係。」

屈少青突然轉過身來，反手推開屈少英，冷笑道：「什麼，我是你大哥，你諷刺我，諷刺我是野子。」

屈少英忙道：「在下……小弟並無此意！」

胡駿也道：「少帮主，少英侄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想左了。」

屈少青道：「我沒想左，他根本是這個意思。」

蕭穆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在場任何一個人都知道你沒有錯，你何必自暴自棄。」

屈少青大聲道：「那錯在誰身上？」

「現在還不知道，顧思南道：「你忘記後山山洞裏那八個字麼？你母親是受害人。」

「辱妻之仇，不能不報！」屈少青喃喃地，說道：「不錯，我怪錯了娘……但……我……」

屈少英拉住他的手：「大哥，爹其實還是關心你的，最低限度，他將你撫養成人……我明白他為什麼說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了……忘記以前吧，咱們從頭開始。」

屈少青搖搖頭，道：「你可以不追究，我却不會放棄！」說着抬步向前走去。

屈少英問道：「你要去那裏？」

忽然遠處傳來一個尖叫聲：「表哥，表哥！」

屈少青神情一呆，心悸似地道：「珠表妹。」

夏雷拉着胡駿的手，道：「咱們快去接她，別在這時候生意外。」

蕭穆與顧思南飛身掠前，一左一右，挾住屈少青。

不一陣夏雷便帶着歐陽珠奔過來。

屈少青連忙問道：「珠妹，什麼事這般匆忙？」

歐陽珠臉上發熱，低聲道：「小妹見你們出來這麼久還未回來，怕發生什麼意外。」

屈少青沒精打采地道：「有蕭大俠他們在此，怎會有危險。」

「表哥，你們來這裏查什麼？」

屈少青低着頭道：「我不是你表哥，你以後別再叫我表哥！」

歐陽珠驚愕地望着屈少青，屈少英走了過來，叫道：「表妹。」

歐陽珠目光一及，認得他來，不由道：「你，你怎會在這裏？」

「表妹，我是少英。」

歐陽珠道：「啊，表哥，你真的是少英二表哥？」

屈少青說道：「他才是你表哥，我不是！」

屈少英道：「你也是！咱們兩個都是，大哥，我跟你是兄弟！」

「是的，同母異父的兄弟……」

歐陽珠急道：「你們說什麼？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屈少英道：「大哥，我勸你不要認眞了，咱們專心發展帮務吧！」

歐陽珠是個聰明人，心思轉了一下，便估計事情有了變化，忙道：「少青，不管你是什麼人，你都不會忘記當日在白髮婆婆家許下的諾言吧！」

屈少青雙眼露出一絲安慰之色，忽然伸手抓住歐陽珠的雙臂。「我不會忘記我的諾言，也不會放棄追查眞相的原意！」

× × ×

一隊人馬風馳電掣在官途上奔馳，不久一齊停在一座小林外，林中一棟小屋的門打開的，一個白髮婆婆在門外晒草藥。

馬蹄聲和馬嘶聲雖大，白髮婆婆彷似沒有聽見，連頭也不抬一下。

歐陽珠首先跳下馬，走上前去。「婆婆，你在晒草藥？」

「廢話！」白髮婆婆頭仍不抬，「有什麼事要求婆婆的，快說吧，婆婆快受不住那些臭男人身上的臭味啦！」

歐陽珠連忙向後揮手，示意顧思南等人退後，她蹲在白髮婆婆身旁，道：「婆婆，你知道洪倭緒在何處麼？」

「不知道。」

歐陽珠又問：「那您又是否知道她平日住在何處？」

「不知道！」

歐陽珠急忙道：「婆婆，她是個很重要的人，咱們一定要找到她，請您帮個忙吧！」

白髮婆婆過了半晌，才道：「我聽說她要去找一個人，好像是姓馬，對啦，就是你們上次提的那個青袍客。」

「謝謝你婆婆，珠兒一有空，便立即來找您！」歐陽珠走到路旁，飛身躍上馬背，道：「婆婆說她去找青袍客，說是姓馬的！」

彭七說道：「青袍客在祥雲寺落髮，咱們去那裏找她！」十一騎人馬，絶塵而去。

蕭穆忽然問道：「屈少英，在下想問你一件事，你有沒有去過慈雲寺？」

屈少英訝然搖頭問道：「慈雲寺在何處？」

「就在雄獅帮後山。」

「在下未曾去過，不知蕭大俠因何有此一問？」

「因為令尊死後不久，寺裏的和尚也被人殺死，而令尊跟該寺住持苦禪大師是好朋友，他知道令尊的一些隱秘。」

「既然是先父的好友，在下就更無由去行兇了！」

夏雷皺眉道：「那麼，誰才是兇手，莫非是雷凌峯？」

蕭穆說道：「如今最重要的是調查青袍客與洪倭緒的底細，其他的暫時放下一邊。」

× × ×

祥雲寺裏的一個靜室，苦雨正與新收的徒弟弘觀下棋，苦雨下棋下得很慢，弘觀速度極快，形成强烈的對比。

弘觀剛下了一子，苦雨忽道：「你棋力其實不低，只是無心戀戰，弘觀，你已出家，難道還有心事？」

弘觀輕「啊」一聲：「徒兒那來的心事，只是性格與作風使然，不喜再三考慮，所謂諸葛千慮，必有一失也！」雖然還未輪到他下子，但他已拈起一子，却突然揮臂向後將棋子彈出。

那枚棋子在他內力催使下，疾如彈丸，穿窗而出，他棋子出手之後才道：「那位高人夜訪？」

苦雨道：「施主若有雅興，何不進來一道研究？」

外面沒有聲音，但那枚白色的棋子已穿過紗窗，飛了進來，恰好落在裝棋子的木盒裏！」

苦雨與弘觀臉色齊是一變，弘觀道：「師父，看來人家是在邀請咱們出去。」

「阿彌陀佛，你留在房裏，待為師出去看看！」苦雨長身推門而出，只見天井裏立着一位穿白袍的女子，長髮披肩，臉目死板，如同一具殭屍。

苦雨料不到來的是位女子，微微一怔，合什道：「阿彌陀佛，女施主貪夜造訪，未悉有何指敎？」

白袍女人正是洪倭緒，她冷冷地道：「請大師叫馬飛天出來見我！」

苦雨又喧了一聲佛號：「本寺有者全是出家人，並無俗家弟子，女施主找錯地方了！」

「我知道他在貴寺，還是你新收的徒弟！大師何必拒人于千里？」

弘觀在房內聽見聲音，跑了出來，他本來神情頗為激動的，但一見到洪倭緒，隨即一冷，淡淡地道：「女施主聽到的消息不實，本寺晚上不方便招待女施主，請原諒！」

洪倭緒一襲白袍無風自動，連頭髮也抖動起來，澀聲道：「我既然已經找上來，你又何必再避我？」

弘觀身子猛地一震，失聲道：「你……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洪倭緒冷哼一聲：「你作賊心虛是不是？你看我是人，還是鬼？」

弘觀大喝一聲：「你到底是誰？」

洪倭緒長嘆一聲：「二十五年前，黃山始信峯的事，你忘記了？」她說到最後一句，聲音倏地提高，聽來頗為凄厲！

弘觀「啊」地大叫一聲：「你，你……是蘭……香妹？」

「蘭香妹可不是你叫的！」

苦雨忙道：「阿彌陀佛，弘觀，你已經出家，以前種種比喻昨日死，二十五年前的事，不該再提起！」

朱蘭香（洪倭緒）冷笑道：「原來廟宇是個上佳的避債所，做了壞事，只須削下一頭髮絲，便可以恢復清白，出家人倒便宜！」

「阿彌陀佛，女施主妳曲解佛祖之意了……」

朱蘭香截口道：「這筆債不能不算，我不聽你那一套！姑念此乃清靜之地，我不在此討債，免得你難做，馬飛天，有種的便跟姑奶奶出寺！」她言畢雙腳一頓，飛上屋頂，踏瓦而去。

馬飛天道：「你等等我！」冷不防苦雨伸臂攔住他，他哀求道：「師父，弟子不能不去！」

苦雨道：「爲師巳說過，以前的事在你出家之後巳了結，你巳是佛門弟子弘觀，再不是馬飛天！」

馬飛天道：「師父，弟子與她之間的恩怨，若不解決，心境始終難以平靜，請您放弟子出去一下！」

苦雨合什喧佛號。「阿彌陀佛，萬般留不住，唯有孽在身，去去去！」

馬飛天謝了一聲，拔身而起，落足寺頂，只見寺門外，有團白影，便縱身飛去，當馬飛天到達寺外，朱蘭香轉身奔進樹林，馬飛天毫不考慮，跟她進林。

朱蘭香在林中立定，冷冷地道：「算你有種，竟然敢來！」

馬飛天低着頭道：「蘭香……二十五年前的事，我十分後悔，這些年來，沒一天有快樂日子過……」

「所以你才遁入空門？」

「我遁入空門，一是懺悔，二是爲了治療心靈的創傷。」

朱蘭香冷笑道：「那你現在巳經完全痊癒了？」

馬飛天抬頭道：「沒有……往日那一幕，難以忘記……我對你兩個兒子亦都盡了一點心意……」

「你本來應該沒有兒子的，是招雄怕我身子受損，一定要我把他生下來……哼，要不我早巳一把藥把那孽種打下來。」

馬飛天又垂下頭，不吭一聲，朱蘭香又道：「想不到你反而將他殺死了！他將他的孩子交給你撫養，你當然知道他的意思！」

「他求我不要再去纏你，當然更不可去殺你夫婦……」馬飛天忽然抬起頭來，臉上多了幾分驕傲的神色。「他爲何害怕？這證明我比他强，而你對我也有一份情意……」

話音未落，朱蘭香巳斥道：「住口！我會對一個暴徒生出情意？」

馬飛天痛苦地道：「你何必欺人自欺？那一段日子，你根本有機會殺死我，可是你並沒有那樣做！」

朱蘭香嬌軀忽然抖動起來，良久才道出幾個字來：「我是不忍心……」

馬飛天急問：「你不忍心什麼？」

「不忍心孩子一出生便……」

「便沒有父親是不是？」馬飛天嘆息道：「那孩子是個孽種，你會爲他而不殺我？」

朱蘭香身子再一抖，喝道：「你再胡說八道，我便不客氣了！」

馬飛天長嘆一聲：「你今夜來找我，到底是爲了何事？」

「咱們那筆債，難道不用算？」

「這種債算得清楚？蘭香，難道我對你的情意，你還不知道？」

朱蘭香嬌軀又是一震，猛吸一口氣，顯然是爲了抑住心頭的震盪，厲聲道：「你爲什麼殺死招雄？」

「他約我決鬥的事，當年你也知道，去年他找上我，迫我跟他動武，我被迫得沒辦法，只好應約，在洞庭湖龜蛇島上，跟他決鬥，結果他中了我一掌而斃，我則中了兩劍，不過只是輕傷，當時只有我與他兩人，我完全是憑眞材實學打贏的，此事我事後，毫不內疚！」

「你不能讓讓他麼？你巳汚辱了……他的妻子……還取他性命，不覺過份？」

「我承認第一次我是不擇手段得到你的身子，但我對你却是眞情實意的，否則第二次和第三次你也不會……」

朱蘭香忙斥道：「住口！假如不是你……我，我又怎會失去貞節？」

馬飛天無言垂首，良久才問道：「屈少青眞的是我的孩子？」

朱蘭香哼了一聲，道：「這種事還能假麼？」

馬飛天問道：「蘭香，這幾年你都在那裏？我聽屈招雄說你巳死了，是他迫你的麼？」

「他絕對不會迫我……我對他深感內疚，無面目對着他，所以留下遺書給他，言要跳山自盡，豈知竟然不死，他却以爲我眞的死了……想不到這許多年來，他還忘不了我！」

馬飛天走前一步，道：「天見可憐，今日讓咱們重會，蘭香……咱們找個沒人烟的地方隱居吧，我可以拋棄一切，更可以發誓，好好待你，補償你這些年的委屈吧！」

朱蘭香目光一變，怒道：「馬飛天，你將我當作什麼人？我今日是來取你狗命的，你要自己動手，還是要找我代勞？」

馬飛天痛苦地道：「你要取我的命，易如反掌，我絕不會抵抗，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你可否讓我見你最後一面？這二十多年來，我爲你也不知做過多少個夢，每個夢都由黃山開始……而最後必是沒有好結果……我的日子過得絕不比你快樂！」

朱蘭香幽幽一嘆。「你……又何苦來哉！明知這是沒有結果的……」

「上天弄人，假如讓我早認識你幾個月，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朱蘭香又是一嘆。「如果至今才相識，也絕不會發生這種事……」

「我沒有後悔！」馬飛天大聲地道：「雖然快樂的日子太短，但我却覺得幸福，能夠找到一個值得自己深愛的女子，尙有何憾？」

朱蘭香聽後身子篩米般亂抖，也許是激動過甚吧，馬飛天乘機再踏前一步，她及時發現，喝道：「住步！」

馬飛天用哀求的語氣道：「蘭香，你連我這個小小的要求也忍心拒絕？」

朱蘭香身子抖動更劇，一雙手放在臉上，可是却不肯將面具摘下來，顯然是心中矛盾，難以決定。馬飛天道：「蘭香：：香妹，你肯讓我再看你一眼，就算要我死，我也死得甘心！」

朱蘭香忽然放下雙手，道：「我跳崖時，雖然保得性命，但一張臉早巳毀了，再非當日你所見到的，不看也罷……」

馬飛天大聲道：「這有什麼打緊？就算你變成醜八怪，在我心目中，依然像二十多年前那麼嬌艷！」

話音剛落，林外忽然傳來一聲佛號，那阿彌陀佛四個字，響亮而沉實，像四柄鎚子敲在林內一男一女的心房上，馬飛天與朱蘭香都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孽畜，既然看與不看都與二十多年前一樣，又何須再看！」苦雨雙掌合什，上身不動，雙腳却如行雲流水般，飄進林

裏。

「師父，弟子……」馬飛天痛苦地道：「弟子以爲遁跡空門，便可以忘記一切痛苦，但事實上却不能……生有何歡，死有何懼，與其如此，不如……」

「孽畜，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速速跟爲師回寺！」

馬飛天道：「師父，此事就由徒兒自個解決吧！」

「當日，你要求削髮時，如何對我說的？」

「此一時，彼一時也！當時徒兒不知道蘭香尙在人間！」

「阿彌陀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間本無物，萬象由魔生，孽畜，你尙不明此理乎？」

馬飛天說道：「師父，你何必逼迫徒兒？」

「那麼你待怎地？」

馬飛天說道：「蘭香，你欲如何處置我？」

朱蘭香身子又是一抖，幽幽地道：「招雄被你所殺，我還能活麼？我如果追隨他，又怎能留你在世上逍遙快樂……」

馬飛天截口，道：「我願追隨你至黃泉……」

苦雨又喧了聲佛號。「阿彌陀佛，孽畜至死不悟，老衲也不客氣了！」他忽然長身，伸手向馬飛天肩膊抓去！

馬飛天閃身錯步，道：「師父，你莫迫徒弟動手！」

苦雨道：「老衲並無限制你，你大可以出手！」

馬飛天道：「出家人慈悲爲懷，你何必迫人太甚！」

苦雨一抓落空，左掌隨即穿肘而出，直擊馬飛天脅下。「你既然無心向佛，當日又何必求老衲收你爲徒？」

朱蘭香插腔道：「大師是出家人，何必太過認眞？」

馬飛天連閃三招，苦雨攻勢依然不絕，道：「既然你無心向善，老衲出手敎訓，於理亦合，昔日佛祖也爲伏魔降妖，挺身而出，出家人難道就不能警惡懲奸？孽畜，只要你跟老衲回寺，一心禮佛向善，老衲自然不會爲難你！」

「七雷掌」，馬飛天昔年放蕩不羈，單人匹馬，闖盪江湖，獨來獨往，黑白兩道全不賣帳，後來因爲汚辱了朱蘭香而心生悔意，以致無心江湖，劣性消除了不少，但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給苦雨左一句孽畜，右一句孽畜，不由也發起火來。「老禿顱，你道某家會怕你不成？」他偏身讓過苦雨一掌，順勢飛起一腿，踹向苦雨的腰側。

苦雨右掌一沉，格開足踝，一擰腰，右袖直拂其臉。馬飛天掌上功夫十分了得，右掌運勁一拍，掌風將袖管擊開。

苦雨冷笑一聲：「施主好功夫！」袖管凌空一劃，斜掃下來，馬飛天一時大意，腰際被拂及，一個踉蹌，幾乎跌倒，苦雨標前一步，左爪探出，急抓其肩膊。

馬飛天忽然一個飛車大轉身，一個後腳蹬出，苦雨大腿被踢個正着，却倒飛丈餘。

馬飛天回過身來，說道：「師父，你我武功相若，你抓不了我的，請您先回寺吧！」

苦雨道：「爲師不但要阻止你尋死，也不許這位女施主自尋短見！」

朱蘭香冷哼了一聲：「我自尋短見，與你何關？」

「難道女施主非死不可？死並不能解決一切！」苦雨猱身再上，撲向馬飛天。馬飛天也不客氣，向他展開攻勢，兩人功力悉敵，鬥個旗鼓相當。

馬飛天道：「想不到你武功如此嫺熟，而令師兄却一點武功也不會！」

苦雨臉色倏地一變，喝道：「孽畜，原來家師兄是你殺的！」

馬飛天的臉色也是一變，隨即坦言道：「不錯，我想助我兒子登上雄獅帮帮主之位！」

「眞是禽獸不如！慈雲寺裏的僧人，不但不懂武功，而且與江湖人均沒有來往，你竟下得了毒手！」

馬飛天冷哼一聲：「老和尙，你不是說過，從前種種比喻昨日死麼？爲何你知道也做不到？而且你還說過，不管我以前做過任何事，都不過問麼？」

苦雨一張老臉漲得通紅，帶點强詞奪理地說道：「但是如今你身雖在佛門，心却不在，戀棧紅塵，老衲自然不能袖手不理！」

馬飛天哈哈笑道：「馬某的命就在這裏，你有本事的，便取去吧，就怕你連自己的老命也保不住！」

苦雨長嘯一聲，運起佛門「般若掌」，每招都蘊力千鈞，掌風呼呼，把地上的沙石都刮了起來。馬飛天的「七雷掌」以剛猛著稱，雙掌揮動之間，雷聲隱隱，威勢更見霸道。

苦雨、馬飛天兩人的掌風，迫得朱蘭香站不住脚，不斷後退。她此刻心情之複雜，實在筆墨難以形喻，她對馬飛天又恨又愛，是故一時間希望他落敗，過一陣又希望他取勝。

苦雨與馬飛天兩人鬥了七八十個回合，仍然難分勝負，苦雨勝在內功精純，正氣磅礴，而馬飛天則勝在招式狠辣，經驗豐富，好幾次都讓他爭到先機，幸而苦雨沉着應戰，逐漸扭轉戰局！

百招之後，兩人打鬥之烈，更甚于前，而且越來越見凶險，朱蘭香忽然大叫一聲：「住手！」但兩人正打得激烈，誰肯首先停下手來？

朱蘭香沒辦法，忽然抽出一柄劍來，抬臂將劍刄抵在自己的脖子上，厲聲道：「你們再不停手，我便死在你們眼前！」

這一招果然大爲有效，苦雨固然不敢冒大不韙，而馬飛天更不敢迫死她，是以兩人一齊跳開，苦雨道：「阿彌陀佛，女施主不可輕生！」

馬飛天則急道：「蘭香，快將劍放下，有話好說！」

話音剛落，他又回身喝道：「是誰在此偷窺！」

月色下，只見林外走進一羣人來，正是蕭穆等十一人，他們自四周進入，剛好將林內的人包圍住。朱蘭香目光一觸及屈少青及屈少英身上，身子如篩米般亂抖，「叮咚」一聲，長劍巳跌落地上！

她驀地一醒，蹲身向地上的長劍抓去，但苦雨比她更快一步，及時拂袖將長劍彈開，蕭穆伸手一招，把劍按住。

馬飛天喝道：「你們來幹什麼？」

蕭穆抱拳道：「兩位必定是『七雷掌』馬飛天及屈帮主的元配夫人朱蘭香女俠了！」

馬飛天「獰」笑一聲：「上次放你一馬，你以爲某家是害怕你們嗎？」

朱蘭香則忙不迭地道：「我不是朱蘭香，朱蘭香早已經死了，我……你們認錯人了！」她邊說邊後退。

雲飛烟橫劍攔在她身後，說道：「夫人何不留下來？兩位公子都想跟你敘敘天倫！」

朱蘭香身子一抖，屈少青已首先奔前，叫道：「娘！您……您想死孩兒了！」

朱蘭香如胸中刃，身子猛地一跳，呆立當場，作聲不得！她臉上雖然戴着面具，但任何人都可以揣測到其心情。

屈少英走前跪在地上，低聲道：「娘，孩兒少英，自小便渴望能見你一面，今日天見可憐，讓咱們母子相會，請您留下來。」

朱蘭香眼淚撲簌簌淌下，喃喃地道：「我不配做你的娘……」

屈少英大聲道：「這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咱們的關係，以前的事孩兒不理，孩兒只希望以後能服侍您！」

「我……娘沒臉目見你們……」

屈少青却大聲問道：「娘，我想知道一件事，誰是我父親？」

朱蘭香再也忍不住，「嗚」的一聲，哭了出來，她雙手掩面，轉過身去。苦雨口喧佛號，問道：「施主們是幾時到林外的？」

顧思南道：「就在大師跟令徒交手時到達！」

苦雨心中忖道：「難怪我與那孽畜都沒發覺！這樣說來，他們都聽不到那些話了！」

雲飛烟見他沉吟不語，而馬飛天背負雙手，雙眼望天，一副失魂落魄之相，當下道：「大師一定知道眞相，請告訴咱們吧！」

「阿彌陀佛！老衲乃出家人，不方便說！」苦雨言畢，便退在一旁。

屈少青大聲叫道：「娘，您爲何不答話？」

朱蘭香嘶聲叫道：「不許你再問！」

「不，這些日子來，我日日夜夜都被這個問題所困擾，我已經受夠了，今夜你一定要告訴我！」

屈少英道：「大哥何必認眞？娘不說自然有其苦衷，你又何必迫她？」

屈少青厲聲道：「你是屈招雄的兒子，名正言順，而我呢，我是誰的孩子？換作你是我，你又會怎樣？」

屈少英不由默然。屈少青忽然也哭了起來：「我是野子，我是野子！」

林裏的人雖多，却沒一個人能夠想到安慰他的話來。只覺心頭如鉛塊般沉重，默默的望着他，最後還是歐陽珠上前輕聲道：「少青，你冷靜一點！」

屈少青喝道：「沒你的事，你讓開！娘，你到底說不說，你如果不說，我今夜便死在你眼前！」

這一招跟朱蘭香對付馬飛天的一模一樣，她只覺兩個太陽穴「突突」地跳動的，一陣暈眩，幾乎栽倒，慌忙抓住樹幹。

一直不作聲的馬飛天，忽然長嘆一聲：「孩子，你不用迫你母親……」

屈少青一陣風般衝了過去，用劍指着馬飛天，道：「難道你知道？」

馬飛天喉頭上下一陣聳動，半晌才道：「我……我就是你父親……」

「爲什麼你是我的父親？你不是我娘的丈夫，爲什麼會是我的父親！不對不對，你騙我的！」屈少青神情瘋狂，手中長劍亂舞，幾乎刺到馬飛天。

馬飛天喟然道：「不要怪你母親，這是我的錯，跟蘭香完全無關，你要洩恨的便殺了我吧！」

話音剛落，但聞屈少英大叫一聲娘，便撲了過去，原來朱蘭香經已暈厥。馬飛天目光一及，欲飛身過去，屈少青長劍一攔，喝道：「你還想污辱她麼？」

馬飛天忙道：「孩子，你不能讓你母親死……」

「放屁！誰是你的孩子？我母親是朱蘭香，我爹是屈招雄！你是什麼東西？」屈少青戟劍大罵：「你只是一個登徒子，你卑鄙無恥！你知道你賜給我多大的痛苦？多大的恥辱？你叫我以後有何臉目去見人？」

馬飛天身子直抖，顫聲的說道：「是的，我是罪人，我對不起你娘，也對不起你……」

「你還對不起我父親屈招雄！」屈少青聲音似哭。「我一直以爲我父親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這位英雄就是雄獅帮的帮主屈招雄，他對我冷淡、他對我嚴肅，我都沒一絲怪他，還以此爲榮！誰知道一天夢醒，我父親竟然是個禽獸！老天爺，你爲何這般不公平！」

馬飛天雙脚一軟，忽然跪在地上，抬頭喃喃地道：「我的心如何，只有老天爺才知道……我發誓我對你母親是一片眞情的！」

「眞情有個屁用！爲了你自己的愛慾，害了我，害了我爹屈招雄二十多年來，沒一天快樂，虧你還振振有詞！你如果對娘是有眞情的，便不會害她。只會處處替她着想！」屈少青長劍幾乎指到他鼻尖上。「我問你，你可曾替娘着想過？」

就在此刻，朱蘭香忽然醒來，聞言立道：「住口，他到底是你父親，你……怎可以對他說出這種話？」

屈少青有如被人刺了一劍，倏地跳了起來，睜大一對難以置信的眼睛，瞪着朱蘭香，澀聲道：「什麼……連你也要我認賊作父？雖然屈招雄不疼我，但孩兒却寧願是他的兒子！」

朱蘭香忽然自屈少英的懷抱中掙扎起來，挺起胸膛地道：「我老實說與你知，起初我是不願的，但後來……我却是自願的，不能完全怪飛天！」

一句飛天，使得馬飛天精神一振，呆呆地望着朱蘭香，臉上滿是幸福之色。

屈少青則似被人封住麻穴，石像般不能動彈。屈少英一直都很平靜，此刻也激動起來，顫聲道：「娘，難道爹待你不好？不，爹對你的感情比海還深，您爲何會甘願跟這狗賊……」他到底是兒子，下面的話實在無胆當着母親的臉說出來。

朱蘭香目光不敢與兒子的目光接觸，輕聲道：「你年紀還小，很多事都還不明白……」

屈少青倔強道：「不！我已二十四歲，沒有什麼事不明白的！」

朱蘭香目光落在一棵大樹上，呆呆地道：「男女間的事，實在難說，你對我好，我未必會對你好，可能你對我壞，我可能反會對你好的……也許，是我自甘作賤吧！」

屈少英氣急敗壞地道：「不！娘，你說你是被迫的，剛才那些話，都是騙咱們的！」

朱蘭香忽然「格格」地笑起來，足足笑了一盞茶之久才遏止，說道：「我也曾經用你說過的理由，欺騙過自己，但我同時也知道我忘不了那個去黃山始信峯强姦我的禽獸！」

屈少英嘶聲道：「爲什麼？爲什麼會這樣？」

朱蘭香笑聲再起，目光看來有點瘋狂。「他風流倜儻，多情溫柔，能言善道，深解人意，武功又高，幹事但憑所欲，乾脆瀟洒，我自小便希望嫁給一個這樣的丈夫！招雄對我雖好，可惜不解女人心意，不需要他開腔之時，他說個不停，說的又都是他自己的事，要他開口時，他就算說了，又都不是你高興聽到的話！他是位好丈夫，可惜又不是個理想的丈夫！」

馬飛天激動得直喘着大氣，「香妹，這些話你爲何不早點告訴我？」

朱蘭香忽然一陣風般，衝到他眼前。「你要我告訴你，你要我做淫娃蕩婦？」

馬飛天忙道：「不不，在下並無此意，其實咱們並無錯……錯的只是相愛遲了幾個月，如果在你成親之前……」

屈少青大聲道：「你們兩個都錯了，尤其是你！」他長劍幾乎指到馬飛天臉上。「既然我母親已經嫁了人，你就不該污辱她……」

雲飛烟截口道：「不管女人是否成親，這都是令人髮指的暴行！」

屈少英也走了過來，道：「假如你不是施暴行，我娘又怎會……」

朱蘭香斥道：「住口！」她慢慢走到馬飛天的面前，一手搭在屈少青的肩上。屈少青只覺一道暖流自她手上傳至肩膊，迅即走遍全身，暴戾之氣，登時消了大半。朱蘭香道：「飛天，你不是想看我最後一面麼？」

馬飛天臉上露出渴望的神色，朱蘭香伸手往臉上一抹，那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已在其掌心。馬飛天目光一及，神色一變，輕輕發出「啊」地一聲叫。

朱蘭香澀聲地問道：「是不是很難看啊？」

馬飛天忙道：「不，在我心目中，你跟二十五年前，根本一樣！」

「那就好！」朱蘭香搭在屈少青肩上的手掌，忽然沿臂滑下，在屈少青手肘處一送，「卜」的一聲，屈少青手中長劍已送進馬飛天的胸膛！

屈少青驚呼一聲，忙不迭鬆手棄劍，朱蘭香仰天狂笑。

苦雨喧了一聲佛號，飛身掠來，朱蘭香比他更快，一脚蹬在劍柄上，劍刃透背而出，馬飛天喃喃地道：「好好……能死在愛人和兒子手中……好好……」話音未落，已氣絕倒地。

屈少青聽了馬飛天的話，神情大變，忽然嘶聲大叫：「我……我殺了生父！」歐陽珠見他神色瘋狂，連忙走過去，却讓屈少青一掌推開，雲飛烟悄沒聲息標前，伸出一指，封了他的麻穴！

苦雨對着馬飛天的屍體唸咒，朱蘭香標前，霍地拔出馬飛天胸膛上的劍，一串血珠，由劍上淌下，她怪笑一聲，擧劍往脖子抹去。

苦雨左袖一揮，捲向朱蘭香手中的長劍，口喧佛號。朱蘭香手臂向上揚了一揚，隨即沉下，再度抹向頸間，蕭穆忽然竄前，一指封了她後背的暈穴。

× × ×

苦雨的禪房擠滿了人，朱蘭香躺在地上仍未醒來，屈少青麻穴也未解，但他神情已稍爲平復，屈少英則呆呆地坐在母親的身旁，一言不發。

房裏的氣氛十分沉重。當曙光自窗外照進房裏時，雲飛烟才道：「歐陽女俠，你勸勸你表哥吧！」

歐陽珠猶疑一下，終於輕聲道：「少青，咱們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去隱居吧，你說好不好？」

屈少青冷冷地道：「我已不再是你表哥，也不是雄獅帮的少帮主，你……」

歐陽珠自然猜到他要說什麼，忙道：「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管你姓什麼，我都跟着你，你以爲我是因爲你是雄獅帮的少帮主才……你未免將我看扁了！」

屈少青「嘿嘿」地怪笑着：「我一無所長，那你到底看上我什麼？」

歐陽珠神情一愕，喃喃地道：「正如……屈伯母說的，男女間的感情，實在難以說清楚……」

雲飛烟道：「少帮主有此紅顏知己，乃三生修來之福。」

屈少英道：「大哥，雄獅帮便是你的家，你何須到別處去，你要做帮主，小弟完全贊成……」

屈少青大聲的叫道：「你不必多說，帮主是你爹留給你的，你敢違背他的意願麼？」

應天源道：「少帮主，您留下來當副帮主吧，屈帮主並沒有對你不住，他的意思也希望你留下來。」

屈少青嗚咽地道：「他不是爲了我，只是爲了娘，他一切都是爲了娘！」

朱蘭香恰好醒來，輕聲道：「你們兩個都過來！」雲飛烟連忙解了屈少青的麻穴，將他推到朱蘭香旁邊。

屈少英道：「娘，您有話請說。」

朱蘭香雙眼滾下兩顆晶瑩的淚珠，道：「青兒，你肯喚我一聲娘麼？」

屈少青心頭一酸，雙脚曲下，跪在地上泣不成聲，朱蘭香伸手撫弄屈少青的頭髮，屈少青說道：「娘，孩兒不孝……」

朱蘭香臉上露出笑容，道：「娘要你留在雄獅帮，協助少英，雄獅帮是你養父一生的心血所在，希望你們能將之發揚光

大，這是娘對你的唯一要求，你肯答應娘麼？」

屈少青只好答應，但他也提出要求。

「娘，孩兒也有好幾件事要問您……」

朱蘭香道：「娘知道你想問什麼，但有些事不方便對你倆兄弟說，你們都出去，讓娘跟雲女俠談！」

蕭穆忙請大家出去，房裏只剩下朱蘭香與雲飛烟，雲飛烟關上門，道：「夫人有什麼話要說？」

「相信我要說的話，你也想知道！」

朱蘭香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些事藏在我心中二十多年，到此際若不說出來，我自己也忍不住了！」

雲飛烟在她身旁坐下，靜靜地望着她，朱蘭香又嘆了一口氣。「說起來也是冤孽，二十五年前我跟招雄成親之後，把臂同遊黃山，因爲咱們婚前雖然聯袂行走江湖，到過很多地方，但却沒有去過黃山。

「咱們在黃山遊了兩天，本來欲下山，但那天却起了一場霧，由於貪戀霧景，決定在山上多逗留一天，因爲乾糧已吃罄，招雄又去找吃的，那冤鬼却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雲飛烟插腔問道：「夫人是指馬飛天麼？」

朱蘭香點點頭，續道：「我打不過他，給他封住暈穴，醒來時，已處身在一座山洞之中，可是身子手脚仍不能動彈，知道又被他封住麻穴，他嘻皮笑臉地對我說了許多風言風語，我都不理睬他。最後他便將我……」

說至此，她喘了一口氣，續道：「他佔了便宜還不放過我，又不斷跟我說話，我本來欲尋死，他說：假如你死了，這仇便報不了，我想想有點道理，便開始肯進食，唉，到後來我竟然發現自己不那麼恨他，他好像也發覺了，解開了我的麻穴！」

雲飛烟截口問：「他不怕你逃跑？」

「你怎知道，那座山洞是在峭壁中間，上下畢直，自忖沒有能力可安全下去，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用繩將我吊上去的！

「他在山洞裏藏了許多食物和食水，足夠咱們吃用三天。原來他躲在那裏練武功，自那次之後他再沒動我一下，我又發現他練武十分用功，一男一女處身山洞，有頗多不便之處，不過他頗爲細心，處處爲我着想，甚至帮我處理大小兩便……」

朱蘭香說至此，那張佈滿傷疤的臉上，泛上兩團紅暈。雲飛烟忖道：「這馬飛天果然會討女人歡心！」

「第四天，他下山去買食物，却將繩子帶走，我一心等他回來，心想待他上來時，設法迫他摔下山去，那麼大仇便得報了。

「他出去時，是下山的，但回來時却由上面吊下來，使我無從施其技。他買了許多酒菜，吃飯時，又陪我說了許多話，還說要留住我，只要我肯跟着他，他可以改邪歸正，從此絕跡江湖。

「我本來還有點希望招雄會找到來，但幾天以來沒一點訊息，我連這個希望也沒有了，那晚我喝了一點酒，頭有點暈，一早便躺下了，到半夜醒來，發覺他……他也知道我醒了，告訴我說他忍不住了……我佯醉未醒，任得他胡作非爲。」

朱蘭香說至此，閉上雙眼。「我發覺他躺在身旁，等了一陣，下定決心趁他在夢中，殺死他，可是當我睜開雙眼，却吃了一驚，原來他瞪大雙眼望着我，目光有說不出的溫柔，還問我是不是氣憤難平睡不着，叫我打他洩恨，我聽了他這句話，心腸又軟了，忍不住淌下淚來……

「這樣又過了兩天，他又舊事重提，我表示絕不跟着他，他說我容顏憔悴了，不想再困着我，明天便帶我下山。我起初難以置信，但他信誓旦旦，只求我笑一笑……我爲了求取自由，忍不住對他笑了一笑……」

朱蘭香說至此，臉上又泛上紅暈，過了半晌才道：「這天晚上，他又佔有了我……我得聲明，這一次他完全沒有勉强……我自己也不知道會這般不顧廉恥……也許正如和尚吃狗肉吧，一件穢，兩件也是穢。

「第二天，他用繩子，將我吊下峭壁，而他自己則爬下去，他武功顯然在我夫婦之上，履險如夷，他堅持要帶我找到招雄爲止，說實話，當時我心中竟然有股難捨之情。

「到下午，果然找到招雄，他……竟然當面向招雄說出他……。還要招雄將我讓給他。招雄當然不肯，而我則無地自容，抽劍欲自刎。豈料馬飛天發出一塊石頭，將我的劍擊掉，招雄也拉住了我。」

朱蘭香又深深吸了一口氣。「馬飛天叫他封住我的穴道，招雄封了我的麻穴，對我說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放棄我，也不會計較一切。

「他們兩個就在我身前鬥將起來，鬥了百招，招雄便落在下風，我知道再打下去，招雄必敗，便求他倆住手。飛天依言收招退後，說着在我份上不殺招雄，招雄面上掛不住，當着他發誓，總有一天要殺死他，馬飛天淡淡地表示，隨時歡迎招雄上門，而且絕對不會用旁門左道的手段爭勝，還勸招雄好好待我，否則他便取招雄生命……」

雲飛烟問道：「後來他有沒有再來纏你？」

朱蘭香沒答她的問題，繼續說下去。

「招雄對我說了許多話，其中有一句，表示如果我自盡 他必也活不成，我只好答應他，忍辱偷生，他解開了我的麻穴帶我下山，咱們再無遊興，便返回雄獅帮。

「由於我自覺身子已沾汚，所以不讓招雄再沾我，可是不久我却發現自己懷孕了……他便是屈少青！少青產下不久，大概是飛天聽到消息，找上門來，我堅決不跟他走，他表示絕不會死心，還留下地址給我……我當然不會去找他！」

雲飛烟改了一下姿勢，問道：「屈帮主知道他來找你麼？」

朱蘭香搖搖頭。「到我產下少英時，他又找上門來，還搶了少英，要脅招雄，要他讓我跟他，招雄表示寧願不要孩子，也不能失掉我……他倆堅持己見時，我叫招雄抱住少青，還說出少青其實是飛天的兒子……飛天只好放了我。要帶走少青。

「招雄跟我都怕他再來糾纏，不肯讓他帶走少青，最後達成一個協議，少青由咱們夫婦撫養，而少英則由他帶走。時間

是兩年後。

「飛天怕咱們夫婦食言，揚言假如咱們反悔的話，便將此事宣揚出去，讓招雄無面立足江湖。

「我夫婦本來欲自殺，却又不憤他所爲，要跟他拚命，又打不過他，還怕醜事洩露出去……所以繼續忍辱偷生……自此之後，招雄每次雖然裝出笑容，但我知道他痛苦之深，實非筆墨能夠形喩！」

雲飛烟問道：「關于夫人自殺之事又是怎樣的？」

「少英被飛天抱走之後，我知道招雄爲了孩子，也爲了報仇，絕對不會自殺，而我也活夠了，受夠了，所以提議出去遊玩，却希望藉此了却此生。

「黃山是傷心地，咱們自然不會去，而是到雁蕩山。那天招雄要去打獵，我正有心離開他，便表示走累了，不想再走，也許那些天我『表現良好』，他不虞有詐，便獨自上山。

「我想來想去，都沒一個妥善法。因爲如果死在當場，恐怕他一時傷心，也會自盡。恰好有個獵人的妻子上山，我揑了個藉口，跟她換了衣服，留下字，說要回祖家掃墓，然後悄悄覓路下山。」

雲飛烟又問：「你爲何要這樣做？」

「我要留一個希望給招雄，希望他不會立即自殺，而過了一段時日，冷靜後自然不會輕生！我不換衣服的話，又怕下山時，被招雄發覺！」

雲飛烟斟了一杯茶遞給她，朱蘭香說了一大席話，早已渴了，仰頭將茶喝乾。

「我剛走了一小段路，忽然聽到招雄的嘶叫聲：『香妹，你爲何要跳山自盡？』

「我起初十分奇怪，後來一想，要猜出原因，也許那爲獵人的妻子不知什麼原因跌下山去，他却誤會是我輕生……後來我回到天目山，拜過父母的墳墓之後，便跑到崖上跳下去！

「我以爲必死無疑，豈知上天弄人，半途被樹枝山藤，連番阻擋，竟然不死，後來給一位獵夫救醒，在他家裏住了一段時期，還多得他母親開解。

「於是我便再活下來，決定忘掉以前一切，重新做人，改習左手劍法……後來的事你都已知道，便不再說了！」

雲飛烟問道：「你改名洪倭緒，可有含意？」

「洪倭緒是紅禍水之諧音。」

「哦，你認爲紅顏是禍水？」

朱蘭香反問：「你認爲不是麼？」她跳下床道：「雲女俠，要說的話已經說了，請不要阻擋我。」

雲飛烟忙問：「夫人欲往何處？」

朱蘭香嘆了一口氣，道：「我還有臉跟兩個兒子見面麼？我……我想找個地方落髮，讓青燈伴我餘生。」

雲飛烟想了一下，覺得此亦是她的唯一出路，便道：「夫人何不先跟苦雨大師商量一下？」

「不必了！」朱蘭香推開後窗道：「女俠請喚他們進來吧！」言畢跳窗而出。

雲飛烟打開房門，道：「諸位可以進來了！」

屈少青首先進來，目光一及，問道：「雲女俠，家母去了何處？」

「令堂謂無顏與賢昆仲見面，欲找一佛庵削髮爲尼！少帮主，令堂此一決定，我認爲十分適宜，你們亦不必再追了！」

苦雨合什道：「阿彌陀佛，朱施主能夠看破紅塵，實乃大幸！」

屈少青道：「是次辛苦了諸位，請跟在下回帮取酬金如何？」

蕭穆道：「愚兄有事先走了，顧二弟，你跟三妹去吧！」

顧思南忙道：「夏兄也一道去吧，你也應得到一份。」

夏雷道：「小馮你跟顧兄走吧，愚兄想先回山！」

就在此刻，弘遠忽然進來，道：「師父，馬施主的屍首不見了！」

苦雨一怔，便隨即猜到必是朱蘭香所爲，輕聲道：「一具臭皮囊任得它吧！」

× × ×

一連串的謎團雖然已經解決，但屈少青的心情却比前更加沉重，歐陽珠給他的安慰，似乎沒有多大的作用。反而屈少英對他極力挽留，使他稍感安慰。

雲飛烟與顧思南等人更加插不上腔，這件複雜的案子，終於眞相大白，但朱蘭香說的話，却仍在雲飛烟腦海中縈繞。她悄悄望了丈夫一眼，心中實在說不清楚感情到底是何物。

屈少英忽然道：「大哥，你將爹葬在何處？我怎地找不到墳墓？」

屈少青無精打采地說道：「我帶你去吧！」

一行人繞路而行，約莫再走了三四里路，便見到一座氣勢不凡的墳墓，俯視雄獅帮。歐陽珠忽然咦了一聲：「少青，怎地姨丈墓地多了一堆黃土？」

話音未落，屈少青已經跳下馬背，飛奔上山，衆人也紛紛下鞍登山，只見屈招雄墳墓對面，多了一坯黃土，土堆前有塊木牌，上面寫着幾個字，馬飛天之墓！

兩座墓中間的地上，則多了一具女屍！屈少青與屈少英同時叫道：「娘！」

雲飛烟連忙走前，只見朱蘭香左手仍然緊抓着一把劍，頸上的鮮血經已凝固，周圍又沒有打鬥的跡象，顯然是自殺的！

屈少青和屈少英伏屍大哭，雲飛烟喃喃地道：「想不到她騙我要去找庵堂削髮爲尼，却到此處自殺！」

馬飛天那座土墳，自然是朱蘭香壘的，一陣山風吹過，土墳前的灰燼四處飛揚，馮曉年輕聲問道：「雲三姐，那女人爲何跑來這裏自殺？」

顧思南道：「自殺不奇怪，奇怪的是爲何死在兩座墳墓之間！」

雲飛烟慢慢走前，抬頭望着天上飄動的灰雲，夕陽如血，把西天染紅，樹上歸飛的宿鳥，呱呱地叫着，墓地四周的氣氛，顯然有點凄厲。

顧思南上前問道：「烟妹，你有何心事？」

雲飛烟喃喃地道：「朱蘭香至臨死前還分不清，自己是愛屈招雄多些，還是愛馬飛天多些……」顧思南細心思之，也是一片惆悵……

夜幕已經籠罩大地，墓旁的哭聲仍未止，但糾纏了二十多年的情仇恩怨，却已埋藏在墳墓中……

（本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一看這位豪賭公子，原來就是血花宮叛徒南宮業，鐵老鼠也認出是他，但詐作不知，二人先賭牌九，豪賭公子建議賭劍，看那個先下劍削開牌九的兩邊定輸贏，下注三萬兩，條件是岳小玉不用下注，輸了跟他走去見一個人，鐵老鼠和小公主怕是陷阱，勸岳小玉不要上當，而岳小玉爲了好奇，想見一見他帶去見的人，故意賭輸，跟着南宮業去看個究竟。南宮業早已準備了馬車，還有一個胖艷婢于艷艷侍候岳小玉，自己却另騎馬跟在後，岳小玉借顛納福，看她雖然稍胖，有楊貴妃之美，又像襲人派來監視，管他什麼，樂得享溫柔……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師父被囚禁　徒弟心難熬

南宮業道：「馬車走了個把時辰，在賭坊裏又已騰折了這許久，你的肚子怎會不餓？」

岳小玉道：「本來嘛，是應該餓得呱呱叫的了，但不知怎的，一看見你這副尊容，就甚麼也不想吃下去了。」

南宮業冷冷一笑，道：「你這張嘴巴，不嫌太刻薄了？」

岳小玉道：「我不懂人情世故，怎樣才算刻薄，怎樣才算不刻薄，還得向你老兄多多請教。」

南宮業道：「不必請教了，就算我肯花時間來教，你知道了也沒多大用處。」

岳小玉淡淡道：「這就由得你了，我也不想勉强閣下，反正咱們現在說來說去的，都是他媽的一大堆廢話。」

南宮業乾笑一下，道：「不錯，也該到了談正事的時候。」

岳小玉道：「甚麼正事？」

南宮業道：「有一個人，相信你一定很想見見。」

岳小玉道：「是不是我的嫩相好？」

「嫩相好？」

「不錯，人家有的是老相好，但我的相好全都細細嫩嫩，所以叫嫩相好就最貼切。」

「你想歪了心，這裏不會有二八年華的小妞兒，老得連牙齒也沒幾顆的老太婆倒不少。」

岳小玉趁機問道：「這裏是不是府上呢？」

南宮業淡淡道：「這個對你來說，是無關宏旨的事，你只要曉得，有一個人在我掌握裏便可以了。」

岳小玉若無其事地一笑，道：「你老是不給我瞧瞧那個人，一切都是白說。」

「你想見那人，太容易了，請跟我走一趟便是。」南宮業說。

於是，岳小玉又只得再跟着他走。

南宮業把他帶到一幅山水畫前站定，接着在畫旁的一隻銅鶴頸上扨了一下。

也幸虧這只是一隻銅鶴，若是一隻眞的白鶴，只怕這一下子就會把鶴頸生生折斷。

初時，岳小玉也不知道南宮業何以有此一擧，但他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原來那銅鶴是機關樞鈕，那銅頸一扨折，面前的一幅巨大山水畫立刻便向上冉冉升起。

山水畫後，別有洞天。

岳小玉看見了一座石牢，牢外有三道鐵栅，建造得極是堅固。

只見鐵栅之內，一片陰沉，岳小玉望了南宮業一眼，道：「這是甚麼玩意？」

南宮業悠然一笑，道：「別急，你等一會兒就知道了。」隨即發出了一下嘯聲，臉上神情異常詭秘。

不久，石牢裏出現了二十個戴着大帽子的黑衣武士。這二十人衣飾劃一，步履整齊，甚至連高矮肥瘦也是相差不遠。

岳小玉看了一陣，不禁眉頭緊蹙，道：「你要我看的，就是這二十位兄弟？」

南宮業搖搖頭，道：「不，我只要你看一個人，並不是這二十個。」

岳小玉還想再問，但就在這霎眼間，他的臉色倏地變了。

他不但臉色倏變，連身子都不禁爲之一陣發抖。

他終於看見了「那個人」。

「那個人」是被困在一隻很巨大的鐵籠子裏的，那個鐵籠子看似平常，但却是用海底寒鐵鑄成，絕對不易被摧毀。

一般江湖中人，就算只是想找十兩八兩海底寒鐵來鑄造兵刃，也是難乎其難，但這鐵籠子重逾數百斤，却全是用海底寒鐵來鑄造，說出來眞是匪夷所思，駭人聽聞之極。

但岳小玉是看不出來的，他根本就沒有理會這鐵籠子，只是兩眼直瞪着鐵籠子裏的一個人。

「師父！」他忽然用盡氣力，迸叫出這兩個字！

籠子裏那人沒有甚麼表示，只是難過地嘆了一口氣。

那人竟然是公孫我劍！

× × ×

看見師父被困，岳小玉不由內心百感交集，恨不得立刻便衝殺過去，把公孫我劍解救出來。

但在他和公孫我劍之間，總共有三道牢固之極的鐵栅，就算他可以迅速衝破，但在公孫我劍身邊，還有二十個殺氣騰騰的武士！

岳小玉並不怕這些武士，但却不能不爲師父的安危着想。

南宮業看着岳小玉，笑笑道：「小岳子，想不到罷？」

岳小玉心裏暗罵了幾十遍「殺千刀」，但却儘快恢復保持鎮定，旣不動怒，也不慌張，只是冷冷的問：「你早已知道我是誰了？」

南宮業淡淡地說道：「你一進洛陽，就已瞞不過我的耳目，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會對豪賭公子這個人感到莫大的興趣。」

岳小玉說道：「所以，你就早有佈置了？」

南宮業笑了笑，道：「在籠子裏的人，是不是你師父？」

岳小玉道：「閣下此言，根本就是明知故問。」

南宮業道：「你想不想他老人家早一些恢復自由？」

岳小玉眨一眨眼，道：「你想跟我談買賣，弄個交易嗎？」

南宮業哈哈一笑，說道：「聰明！聰明！」

岳小玉道：「聰明也好，愚笨也好，都是他媽的兩個字。」

「他媽的不是兩個字，是三個字。」

「我不懂，你究竟想怎樣？」

「你給我幹掉一個人，事成之後，你師父馬上可以獲得釋放。」

「這算是要脅？」

「隨便你怎麼說都可以，總要事情辦得妥當就是了。」南宮業目光狡黠地說。

岳小玉搖搖頭，道：「眞是對不起，你這個人，我認爲並不怎麼靠得住，萬一事情幹好，你還是不肯放人，我豈不是白幹白忙了？」

南宮業「呵呵」一笑，說道：「這就不夠意思了，原來你把我當作是個卑鄙小人！」

岳小玉心中暗罵道：「你本來就是卑鄙小人。」只是碍於師父落在此奸徒手中，說話之間還是不免要收斂一些，只得說道：「空頭說話，大家少說幾句，最好把事情說個明明白白，省得岳某呆在這裏瞎猜。」

南宮業道：「此事不宜傳六耳，岳兄弟，你且跟我來。」

岳小玉心中有氣，心想：「老子故意輸劍給你，一輸之後，老是跟着你東走西

走，就像個他媽的聽差跟班，這口鳥氣，老子遲早總要跟你算個清清楚楚！」

南宮業又把岳小玉帶回廳中，笑笑道：「你巳多久沒見過尊師？」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你應該比我更清楚！」言下之意，是說南宮業一直霸禁着公孫我劍，又何必裝蒜了？

南宮業只當作沒聽見他這句話，乾笑一聲，又道：「岳兄弟，且先別動氣，一別五年，聽說你巳練成了一身本領，簡直是脫胎換骨，判若兩人了。」

岳小玉拱一拱手，乾笑道：「哪裏！哪裏的說話！」

南宮業呷了一口岩茶，眼珠一轉才道：「尊師在五年前，就巳屈駕在咱們這裏，唉，像他那樣的老人家，不但忠肝義胆，而且魄力過人，手段更是別創一格，咱們上上下下，都是佩服得緊。」

岳小玉毫不客氣，冷冷地道：「我師父最不中聽的，就是別人拍他老人家的馬屁——」

南宮業正自分辯，岳小玉又緊接着說了一句：「無論當面拍他的馬屁，或者是背後拍他的馬屁，都是一樣。」

而南宮業聽得大不服氣，忍不住道：「從來只有背後說人壞話，那有背後拍人馬屁之事？」

岳小玉冷冷一笑，說道：「別把世人都當作呆子，你在我面前拍他老人家的馬屁，也就等於當着他背後拍他老人家的馬屁！」

南宮業給他這一輪似是而非的犀利辭鋒壓得透氣不過，不禁氣得連臉都黑了，想要發作，但最後却還是忍了下來，只是說：「算了！算了！我以後不再稱讚你師父便是！」

岳小玉毫不放鬆，說道：「旣不可亂拍馬屁，更不可言出不遜，惹他老人家生氣！」

南宮業的臉色又更難看了幾分，岳小玉鑑貌辨色，知道說話也巳差不多了，當下便話題一轉，接道：「你老兄劍法快如閃電，有甚麼對頭人，何不親自將之了結，殺個痛痛快快？」

南宮業揚一揚手：「我有我的難處，這一點你不必深究。」

岳小玉道：「你有難處，那麼我又怎樣？」

南宮業道：「由你出手，十拿九穩，正是一家便宜兩家着。」

岳小玉沉吟着，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換上是我，也很可能會採用這個辦法。」這個「辦法」，不問而知就是「借刀殺人」。

能夠借別人的刀子殺死仇敵，當然是比自已去冒險划算得多。

南宮業又笑了，他緩緩地攤了攤手，接着說道：「其實，這一個人，就算咱們不要手段，你遲早也是非要去對付他不可的。」

岳小玉臉上漸漸露出了不耐煩的神情：「說了大半天，你想幹掉的人是誰？」

南宮業道：「你瞧。」說着，他右掌一伸，只見掌內早巳寫着了三個字，那是「萬層樓」！

岳小玉一見之下，差點沒有立刻便跳了起來。

「甚麼？你要幹掉的就是這個人？」

岳小玉雖然胆大包天，但驟然聽見有人要自己去刺殺提龍王府主人兼神通教主，不禁也是爲之大大的嚇了一跳。

南宮業凝視着岳小玉，隔了半晌才緩緩道：「怎麼了？不敢幹嗎？」

岳小玉勉力鎭定心神，道：「就憑我一個人之力，就想去幹掉這個大魔頭，這算不算是妄想？」

南宮業說道：「你可以找尋援手，咱們也不管你用的是甚麼方法，只要把他的腦袋提來見我，尊師馬上就可以恢復自由了。」

岳小玉不由嘆了口氣，道：「這個大魔頭，實在不容易對付，你怎麼千不挑萬不挑，却會挑中了我？」

南宮業道：「沒有三兩下子眼光，怎能在江湖上混？」

岳小玉面上露出大不以爲然的神情：「你若眞的以爲我可以幹得成這件事，那就錯了。」

南宮業道：「但爲了你師父，你最少該試上一試。」

岳小玉道：「本來試試不妨，但我若失敗了，我師父怎辦？」

南宮業正色道：「這個你不必担心，我保證，只要你肯全力對付大魔頭，無論成功失敗，都一定回復令師尊自由。」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我若失敗了。自然也就活不下去，你這些保證，又還有誰可以曉得？」

「天地良心，我可以罰個毒誓——」

南宮業肅然舉手，語氣認眞地說。

「別來這一套了，」岳小玉臉色一寒，冷笑道：「在老子面前，你罸甚麼誓都不中用，除非——」

「除非怎樣？」

「先把我師父放了，其他事情慢慢再作商量。」岳小玉急轉直下的說。

南宮業目不轉睛的細瞧着岳小玉，道：「你的胃口不錯，口也張得很大，十足十一隻想吃掉大象的獅子。」

岳小玉搖頭一笑，道：「老子不想吃大象，只想吃掉鯨魚。」

南宮業「噢」的一聲，陰森地笑道：「原來你不是獅子開大口，而是鯨魚開大口！」

岳小玉又搖搖頭，道：「老子連鯨魚也可以吞掉，就決不會是另一條鯨魚。」

南宮業道：「那麼，倒是個身高逾百丈的怪物了。」

岳小玉道：「大概如此罷。」

南宮業又盯着他看了好一會，然後才嘆一口氣，道：「看來，這件事是談不攏的了？」

岳小玉道：「那倒不一定，只要你依我一個條件，我馬上點頭。」

南宮業道：「甚麼條件？」

岳小玉道：「先把你的一對眼珠子剜下來！」

南宮業臉色倏地一變，隨即叱道：「你敢尋我開心！」

岳小玉忽然嘻嘻一笑：「偏就是喜歡尋你開心，那又怎地？」

照理來說，南宮業該巳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但不知如何，他最後還是沒有發作，只是直勾勾的望着岳小玉的頭頂。

岳小玉一楞，但他很快就巳感覺，自已的背後有人，而且肯定是個絕不尋常的人。

由於岳小玉是坐着的，所以，南宮業望着他的頭頂，實際上就是望着他背後站着的一個人。

岳小玉沒有回頭，却驀地向前筆直飛掠出去。

他背後那人並未追趕，他一掠逾丈之後，才在廳子的另一角輕輕飄然落下。

回頭一望，剛才站在自己背後的是個青衫人。

這青衫人臉上戴着一副薄薄的人皮面具，頭頂又戴着一頂黑色的大帽子，神神秘秘的，叫人一看就大不舒服。

岳小玉最討厭的，也就是這一種人。

「喂，你是幹甚麼的，一張臉孔見不得人嗎？」他毫不客氣地說。

青衫人咳嗽兩聲，瞳孔裏發出來的光芒並不冷厲，但却有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懾人力量。

只見他一身青衫，脚上穿着布鞋白襪，若不是蒙頭蒙臉，也許會是一派儒士之風。

但不管這人蒙臉不蒙臉，也不管這人看來斯文還是粗魯，岳小玉是絕對不敢漠視他的。

這人徹頭徹尾，都是一位武學高手的風範，別的不說，就以他剛才接近岳小玉的輕盈功夫，就巳經很不簡單。

倘若昔才他在背後暗施辣手，岳小玉是不是能夠及時警覺，實在是難以逆料的事。

岳小玉在練驚虹指點下練功五載，耳力鍛鍊的功夫絕對沒有漠視，即使在十丈之內有一片枯葉輕輕飄落在地上，也無法瞞得過他的耳朵。

但這青衫蒙面人却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岳小玉，這份輕功之佳妙，自是不難想像。

雖說世間上，有某些武林人物只是單獨擅長輕功，其他武功都不怎麼濟事，但一般而言，輕功能臻化境之輩，其他武功也絕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正因如此，岳小玉可不能不提高警惕。

青衫人沉默了一會，最後却沒有理睬岳小玉，只是問南宮業道：「南宮銀使，一年前你學的那一套劍法，現在練得怎樣了？」

岳小玉心中冷笑，忖道：「這小雜種原來是甚麼『銀使』，旣有『銀使』，想也必有勞什子『金使』、或者是『銅使』之類的寶貝傢伙，哼！」

只聽見南宮業暴聲回答：「回帮主的話：屬下朝夕苦練這套劍法，不敢稍有半點疏忽和偸懶。」

青衫人似是滿意地點了點頭，道：「很好，須知天下間永遠沒有不勞而獲之事，正是想要秋收好，春耕之時便要下足苦功，否則便會書到用時方恨少，那時候才懊悔知錯，巳然太晚。」

南宮業態度愈發恭敬，就差點沒有跪倒下去：「屬下一定不忘帮主之訓誨。」

岳小玉一面聽，一面不住「嗤」聲冷笑，到這時忍不住問：「帮主帮主，是那一門那一派那一帮的帮主？」

青衫人這才目光一轉，淡淡地向岳小玉道：「你眞的很想知道？」

岳小玉冷冷道：「你不敢說，老子自然不便勉强。」

「不敢說？」青衫人向前走進一步，「爲甚麼會不敢說？」

岳小玉道：「你連臉孔都不敢示於人前，顯見心中有屎！」

「心中有事？」

「不是有事，是有屎，」岳小玉嘿嘿一笑，說道：「正是『鴨屎臭』，不提也罷。」

青衫人默然半晌，道：「年輕人，你還幼嫩，不大懂事。」

岳小玉道：「我是不懂事，不懂你這些邪魔外道的事。」

青衫人嘆一口氣，道：「你這樣說就不好了，人人都一定有他自己本身的難處，也不見得白道上的英雄俠士，個個都眞的可以『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岳小玉道：「但最少貴帮的名號，應該可以直說無妨罷？」

「這個自然，」青衫人從桌上端起一個錫酒壺，爲自己斟了滿滿一杯，他一面斟酒，一面慢慢的說，「敝帮之名，不怎麼動聽，但在江湖上，却很有點威力。」

岳小玉心念電轉：「旣不動聽，又很有點『威力』的帮會——」

想到這裏，不由恍然而悟，失聲道：「是天恨帮！」

青衫人沒有否認，淡淡道：「怎樣了？是不是有點意外？」

岳小玉勉强懾定心神，兩眼直視着南宮業，半晌才冷笑道：「哼！你眞有點本事，居然可以混入天恨帮裏，還當上了『銀使』。」

南宮業一言不發，顯然，在青衫人面前，他是半點也不敢放肆的。

青衫人乾笑一聲，對岳小玉道：「他這個『銀使』，也不是白白可以檢回來做的，這幾年來，他一直都很用功，很聽話，而且更爲本帮主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方才有以致之……」

岳小玉愈聽愈是煩厭，冷然截口說道：「他聽不聽話，用功不用功，我才沒功夫去管，但這位豪賭公子在賭場裏鬧得沸沸騰騰，賭的本事倒是街知巷聞，人人都曉得的。」

青衫人淡淡道：「他在賭坊裏鬧點事，乃是一種手段，在三教九流龍蛇混雜的地方上，做事切切不可呆呆板板，能弄得闊綽一點，把塲面堆擺起來，總有一定的好處。」

岳小玉本想連鏢局失鏢的事也抖了出來，好好再質問一下南宮業和這青衫人，但回心一想，現在也許還不是時候，還是忍耐下來，慢慢看清楚形勢再說。

所以，他只是若無其事的輕輕一笑，目注着青衫人道：「閣下旣是天恨帮主腦，想必是天恨帝君，也亦即是恨帝了？」

青衫人頷首道：「好說！好說！」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久仰大名了，想不到今日終於可以會一會閣下。」

恨帝道：「你年紀還輕，將來必定有一番很大的作爲。」

岳小玉道：「將來有作爲，那是將來的事，倒不知道如今又怎樣了？」

恨帝又說道：「聽說這幾年來，你跟着練老宮主習藝，相信巳經練得很不錯了罷？」

岳小玉道：「練得好不好，我現在還不知道。」

恨帝道：「練老宮主行事向來謹愼，他肯放你出來，自必有一番道理。」

岳小王道：「就只怕秀才遇老虎，有理說不清。」

恨帝「嘖嘖」連聲，搖頭不迭道：「憑你的本事，又豈可自喻爲手無縛鷄之力的秀才？我看這樣罷，你跟南宮銀使比劃比劃，倘若在十招之內可以擊敗他，我馬上就把公孫老俠釋放，決不食言！」

他這些話一說出口，南宮業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但他很快就克制着這種不滿的情緒。

他不滿，全然只是爲了一句話：「倘若在十招之內可以擊敗他——」

岳小玉算是甚麼脚色？他在五年前根本連一點點武功也不懂得！

而在那時候，南宮業巳經可算是江湖上的一號人物了。（最少，他自己認爲如此。）

岳小玉這五年來頗有一番際遇，南宮業是略有所聞的，但是若說自己連他十招都接不下，這無論如何都很難令他感到服氣。

岳小玉卻聽得爲之精神一振。

他雙目炯炯生光地盯着青衫人，重複着他最後那一句話：「決不食言？」

青衫人語氣平靜地說：「南宮銀使是本帮主部屬，我這句話若說了而不算數，便是他以後也會瞧不起我。」

說來合情合理，岳小玉不禁爲之心動了。

這五年來，他一直都很記掛着師父，不意居然會在這裏看見他老人家。

剛才若不是碍於形勢，他早巳出手救人。

到現在，機會仍然存在，只要他能夠在十招之內擊敗南宮業便成。

「好，我答應你！」他對恨帝說：「但我若失敗了，那又怎樣？」

恨帝道：「太簡單了，把萬層樓的腦袋砍下來，本帮主保證可以換回你師父的自由。」

至此，岳小玉巳別無選擇餘地。

南宮業也是一樣。

× × ×

練武最重根基，在這方面，南宮業深信自己絕對佔了上風。

他近年來，可說是志得意滿，怎麼說也不能在十招之內，敗於岳小玉的劍下。

由於賭坊比劍只賭快慢，雙方未見眞章，南宮業也未敢一下子就把岳小玉瞧得太扁，但十招之數，自信無論如何也可以抵敵得住。

但南宮業眞的只圖接滿十招便算嗎？

當然不！他心裏的打算，是倒轉過來的，他要自己在十招之內，把岳小玉擊敗，甚至是辣手不留情，一舉將之擊殺！

早在五六年之前，他巳很想殺了岳小玉。

「這個市井無賴，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再活下去！」南宮業愈想愈是心頭火起，眉宇間的殺機也愈來愈是濃重。

他這種殺氣，岳小玉就算閉上眼睛，也可以感受出來。

是夙怨在作怪，也是恨帝剛才那句說話，使南宮業的心裏有着被侮辱，被瞧不起的感覺。

前前後後加起來，就變成不折不扣的新仇舊恨了，他的性子本來就是旣囂且惡，這一戰無論爲仇恨抑或是爲了面子，都非要全力以赴不可。

至於岳小玉，他更是誓赴全力。

他必須放手全力一搏，倒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授業恩師公孫我劍。

「南宮銀使，來罷！」岳小玉緩緩地抽出倚馬神劍，神色莊重地叫陣。

南宮業沉着臉，終於冷喝一聲，揮劍向岳小玉欺身直進。

只見一縷寒光，電射而出，這是一着絕險之招，名爲「滄波極目」。

岳小玉冷冷一笑，傲然不顧，也使出一着險招。

刷！刷！一連兩劍，都向南宮業下盤直削過去。

南宮業急急撤劍，但旋即驀如鷹隼般翻身撲下，在瞬息之間，一連反攻五劍，但聞劍嘯之聲呼呼作響，只要岳小玉稍有些微疏漏，這五劍立刻可下殺手，將之當塲格殺，血濺五步！

孰料岳小玉只冷笑一聲，居然凝身不動。

他身子雖然不動，劍勢卻如匹練一般，一瞬間劍氣連綿不斷，如影附形地反向南宮業纏絞過去。

兩人劍來劍往，很快就陷入了酣戰之中。

但這段酣戰的時間並不長久。

這一戰，畢竟只能局限於十招之內，無論誰勝誰負，只要一過了十招，就不能再繼續下去。

驀地，恨帝的聲音响起了，他只說了三個字。

這三個字是：「十招了！」

× × ×

十招轉瞬即過，岳小玉手握倚馬神劍，臉上的神情充滿了失望。

南宮業還是好端端的站立着，除了頭髮凌亂一點之外，他身上連一點傷痕也沒有。

他也在失望。

他失望的是：自己也不能在十招之內擊敗岳小玉！

但除了失望之外，他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恐懼。

十招了，他固然殺不了岳小玉，即使再多十招，他還是沒法子擊敗岳小玉的。

而且，這只是最樂觀的估計。

倘若以客觀的眼光來評估，倘若兩人再拚十招，吃敗仗的人應該是南宮業，而不是岳小玉！

南宮業雖然囂張，但卻不是個瞎子，在戰場上，他絕不是個盲目的人。

經過這一次交手，他發現了一件很可

怕的事。

岳小玉的劍法，一定在他自己之上！

× × ×

在比劍之上，岳小玉當然沒有輸，而且還隱隱佔了上風，倘若沒有招數上的限制，他簡直可說是巳經立於不敗之地。

但在賭塲上，他卻輸了。

南宮業畢竟不是庸手，即使是練驚虹親自出招，也未必能夠在十招之內把他擊敗。

恨帝望着岳小玉，望了很久很久才說：「我沒有看錯，你的武功果然在南宮銀使之上。」

南宮業心中旣是忿恨，又是慚愧，他紅着臉，吸着氣對恨帝說：「屬下不濟事！丟光了帮主的臉。」

「不必引以爲咎，」恨帝輕輕的揮着手：「技不如人，並非罪過，天下間又有誰能眞正無敵。」

南宮業聽見這句話，便住口不語。

恨帝又對岳小玉道：「我沒有看錯，也沒有給你太充裕的時候——」

說到這裏，默然半晌才接道：「只要再給你五招，南宮銀使就會敗陣下來。」

南宮業面頰上的肌肉一陣顫動，神情變得倍加難看。

但他沒有反駁，一則不敢，二則心裏也同意恨帝的看法。（唯一稍有分別者，就是南宮業認爲自己應該可以抵擋至十八招或者是二十招左右，但其間區別，已是無關宏旨。）

岳小玉更是連想也不再去想。

他本來就是賭徒性格，既然在十招內無法擊敗南宮業，那麼他就是「輸」了。

他直截了當對恨帝說：「我輸了。」

恨帝點頭道：「難得，你很爽快。」

岳小玉道：「爽快是輸，拖泥帶水婆婆媽媽也是輸，那又何不做得乾脆點？」

恨帝笑了：「對，這樣才不愧是公孫我劍的得意弟子！」

「不！我不得意，而且辱沒了師父的名聲，」岳小玉很認眞地說：「我師父所敎的本領，我完全沒有好好的去學，以致今天弄得非驢非馬，在十招之內還贏不了南宮銀使。」

他這些說話，聽來好像自己罵自己，但實際上到頭來還是狠狠的打了南宮業一棒，調侃這位銀使的劍法不外如是。

南宮業的臉色又再變了一變。

這筆帳，他暫時只能記下。

恨帝不讓岳小玉再在這方面大做文章，只是淡淡一笑，道：「看你這幾手劍法，的確不是泛泛之輩可比，想來，萬層樓那老匹夫這次實在頭疼了。」

岳小玉心中一直盤算，聞言不由苦笑了一下，道：「萬層樓叱咤風雲，一跺脚震撼大半邊武林的時候，只怕我還沒有出世。」

其實，他這「只怕」兩個字根本可以完全省掉。

這時候，恨帝當然不會加以點破，他此刻不想岳小玉喪失信心，相反地，他要把這個年輕高手的自信心增强起來。

「時移勢易，今日之萬層樓，巳非昔日萬層樓可比了，」恨帝語聲沉穩，慢慢的說：「江湖傳言，萬層樓巳在練功之際走火入魔，如今別說動武，就連走路也不怎麼方便。」

岳小玉道：「這種謠傳，豈可當眞？」但心裏卻知道，這消息十居八九不假，不然的話，提龍王府也不會鬧起分裂。

想到這裏，不禁又爲小公主的安危而担憂，忖道：「雖說這次跟着南宮業跑到這裏來，意外地與師父重逢，但卻撇下小公主不理，眞是良心有愧……」

心念電轉之間，又聽見恨帝緩緩地說道：「萬層樓練功走火入魔之事，當然可能會是一個假局，但卻也可能是眞的。」

岳小玉沉吟一會，故意道：「若是眞的，咱們就該去打落水狗了。」

恨帝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即使萬層樓眞的練功走火入魔，要誅除此人，仍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這又是甚麼道理？難道我連一個行動困難的人也對付不了嗎？」

「話當然不是這樣說，」恨帝連連搖頭，道：「須知萬層樓畢竟是一教之主，更是提龍王府中獨攬大權多年之人物，即使其人眞的練功不愼而致走火入魔，但在此人身邊，必然還有不少高手護駕，別的不提，就以他的大女兒萬如意來說，這個奸猾的女子就巳很難對付。」

岳小玉心中冷笑：「你這個灰孫子老王八才最奸猾！」

恨帝接着又說：「本帮與神通教對峙多年，其實早巳可以一舉而殲滅對手，但念在彼此都是武林一脈，兩大帮派若拚個珠沉玉碎，那就有違上天好生之德的本意了，所以想來想去，還是不如大事化小，但想小事化無，絕不可能。

「照目前形勢看，本帮巳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只要一舉擊潰神通教，就可以坐鎭關內，不讓西方魔教人侵中原武林了。」他侃侃而談，雖然隔着一塊人皮面具，無法可以看他臉上表情，但從這番說話聽來，倒是「正氣凜然」得很。

岳小玉心中又大罵了七八句「老龜蛋」，面上仍然不動聲色，只是問：「西方魔教？那又是怎麼一回事情？」

「提起西方魔教，唉，眞是教人三晚都睡不着覺。」恨帝聲調沉肅地說：「西方魔教，來自波斯古國，早在二百年前，曾經在中原武林意氣風發了凡二三十年，那時候中原武林，不論黑白兩道的好漢，都過着暗無天日，人心惶惶的日子。」

岳小玉動容道：「眞是這麼厲害？」

「遠比你現在想像中厲害多了，」恨帝嘆了口氣，道：「當年，西方魔教入侵中土，初時誰也沒把它放在眼內，但不到三年，長江兩岸十八大帮，黃河上下游逾萬好漢，以至八大門派，天下第一大帮的窮家帮，全都給這些異族高手壓得透氣不過，甚至給追殺得面目全非，有一次，武當、少林、峨嵋、崑崙及華山五派掌門聯手追殺西方魔教教主，以爲可以一舉平定大局，那知到頭來給魔教教主殺出一記回馬槍，不到半個時辰就把五派掌門統統擊敗，只有少林和武當兩大掌門倖僥衝出重圍，但也巳雙雙受了重創，再也無法跟西方魔教爭一日之長短。」

（未完・卅五）

快刀神鎗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維揚原是省城裏特務隊的高手，因身子不好提前離職，還有三件差事未辦完，答應隊裏需用他時，憑他送出的竹符令爲隊裏効勞，因此，特務隊長來找他，可惜他剛死去，只見他兒子武尙威在墳前守靈，至於他的死因，武尙威長年在外，不知詳情，只知是被人謀殺，其他無可奉告。隊長說明來意，交出竹製信符令請武尙威完成老子未了的任務……武尙威是江湖上有名的「快刀神鎗」，他的刀鞘很不像樣，出鞘的刀就不同了！鎭遠鏢局押運鏢貨被閻王令攔截，局主八臂哪吒趙一飛正和刼匪馬冲鬥在一起；有一帶刀鞘的青年出來協助……

神秘幪面人　殺人又栽贓

黑衣青年到了，帶着鞘的刀子連揮了兩下，兩個黑衣大漢躺了下去。

另兩個一驚心中微一疏神，立刻便被周秀跟石清擺平了。

「後頭可有窗戶？」黑衣青年朝上房望了一眼，轉向周秀冷冷地問。

「沒有。」周秀怔了怔答。

「那就行了，這兒交給我，往西邊帮忙去吧。」

周秀跟石青那敢聽別人的話擅離職守，站在那兒猶豫着沒動。

「聽這位朋友的，去。」趙一飛雖在跟馬冲拚鬥，但他一直都在注意着黑衣青年的行動。

有了趙一飛的話，周秀跟石清立刻雙雙往西邊撲去。

忽聽一聲疼哼，馬冲的右胳膊被趙一飛劃破；皮開肉綻，血馬上濕透了半截袖子，一把短刀也掉落地上。

馬冲抱着胳膊疾退，仰天發出一聲短嘯。

趙一飛正欲追上去將馬冲擺平，馬冲身後又落下五六個人來。爲首兩個人一個身軀高大，獨眼虬髯；一個身材瘦長，長馬臉，慘白。

「住手！都給我住手！」獨眼虬髯大漢沉聲大喝。喝聲跟打雷似的震人耳鼓。

各處的混戰停止了。獨眼虬髯大漢獨眼灼灼地望着馬冲：「老三！碍事麼？」

「不碍事，這點皮肉傷死不了人。」馬冲咬着牙答。

獨眼虬髯大漢往後一伸手，後頭立刻遞過來一把厚背九環大刀。他接刀在手一抖，刀上銅環「叮叮噹噹」亂響，動人心魄。

「給臉不要，你們一個也不用想活着離開這兒。姓趙的！你先給我過來。」他獨眼凶光射人的逼視着趙一飛。

趙一飛手提長劍正要邁步上前，這時他身後忽然有人說了話：「八臂哪吒！慢着。」

是那個黑衣青年跨步到了他身旁說：

「上房交還給你，這兒讓給我吧。」

「朋友！你……」

「我跟宋閻王有樑子，正愁找不着他呢。」

「可是宋閻王今夜是冲着我姓趙的來的。」

黑衣青年淡淡一笑說：「趙一飛！我說句話你可別不愛聽，闖蕩大江南北多少年，聲名得來不易，要是毀在這家小客棧裏太不值得。你先往四面屋頂上看看，再想想你是否敵得住他那把九環刀？別忘了，你肩頭上挑的可不只是幾車貨。」

趙一飛抬眼四下一看，他傻住了，也臉色大變。

敢情四面屋頂上都站滿了，他「八臂哪吒」不怕死，可是上房屋裏那位梁小姐……他心頭一顫，蒼白着臉向後退去。

「姓宋的！今兒晚上這檔子事我攬下了，你出手吧。」黑衣青年望着宋閻王。

「你不是鎭遠鏢局的人？」宋閻王獨眼上下打量着黑衣青年。

「不是。」

「那你何必踏這池渾水？」

「因爲你我結有樑子。」

「我連見都沒見過你……」

「等你躺下之後你就明白了。」

「我躺下？」宋閻王獨眼凶光一閃，忽然哈哈一聲大笑：「小伙子，你好大的口氣，先報個名兒我聽聽。」

「等你躺下之後我自會告訴你。」

馬臉漢子忽然冷聲一笑開了口：「連個姓名都不敢報的小輩，這種角色汚了大哥您的寶刀，交給我吧。」

他提着一把喪門劍，跨步越前，抖手就是一劍直刺黑衣青年前胸。

「我找的是姓宋的，你最好別惹我。」黑衣青年閃身避了開去。

「我就要惹你，憑你也配找我大哥？」抖手又是一劍，取的是黑衣青年的咽喉要害。

黑衣青年後退一步又讓開了，可是馬臉漢子竟是得理不讓人，腳下跟着逼進，手中劍飛快地刺出，取的仍是黑衣青年咽喉部位。

黑衣青年火了：「叫你別惹我，你非要惹我，這就怪不得我了。」

他手中刀霍然出鞘，刀光一閃，馬臉漢子手裏的劍緩緩垂了下去，身子一晃倒地，他的喉管整個被割斷了。

好快的刀法！

只是一刀就殺了這帮土匪的二當家的，宋閻王的拜弟「喪門神」湯泉。

這一刀，立刻震住了全場。

趙一飛看直了眼，宋閻王、馬冲臉色大變。

「宋閻王！我配找你麼？」黑衣青年望着宋閻王開了口，語聲一片冰冷。

宋閻王鬚髮賁張，獨眼凶光暴射，厲喝一聲，九環大刀一揮，兜頭就砍。

黑衣青年側身一閃，避過了這頭一刀，沒還手。

宋閻王沉哼一聲，刀鋒走偏，一刀橫斬。

他刀沉力猛，刀風呼嘯，威不可當，而且奇快無比，尤其那九個鋼環「叮噹」亂響，能惑人耳目，震人心神。

只這麼兩刀，趙一飛就自度不是敵手了。

黑衣青年一閃身，又躲過了第二刀。

「狗娘養的！你怎麼不還手？」宋閻王瞪着獨眼厲聲暴叫。

黑衣青年跟沒聽見似的，握刀在手一動不動，臉上也沒一點表情。

宋閻王暴跳如雷，跨步揮起九環大刀，一連又攻出三刀。可是黑衣青年仍然沒還手；身子飛快地閃動，又躲過了三刀。

只躲不還手，這對宋閻王無異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宋閻王忽然收刀不攻，臉色鐵青，一隻獨眼都紅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一還手你就沒命了，讓你多活一會兒不好嗎？」黑衣青年語聲平靜地不帶一點火氣。

宋閻王那受得了這個，暴叫一聲揮刀攻出。

黑衣青年腳下橫跨一大步，又躲開了這一刀，口中突然冰冷地說：「留神！我要出手了。」手中刀舉起，斜斜斬向宋閻王的左肩。

宋閻王桀傲凶殘，一見黑衣青年還手，立時精神一振，一抖九環大刀迎上；他想來個硬碰硬，一刀碰飛黑衣青年的手中刀。

他力大刀沉，他不相信現在的江湖上還有人能硬碰得過他。何況無論是他的個子，他的刀，似乎都佔盡了便宜。

雙方的刀勢快如閃電，兩把刀碰上了：「噹！」的一聲暴響，火星四射；出乎意外地，刀盪開的不是黑衣青年，而是宋閻王自己。

宋閻王心中剛感意外地一怔，黑衣青年巳一刀劈了過來，奇快。

宋閻王駭然大驚，仰身便退。

黑衣青年沉腕落刀，「嗤」地一聲刀尖在宋閻王的大腿上掃了一下，褲子破了，差一點就傷到了皮肉。

宋閻王驚出了一身冷汗，也羞惱成怒，身軀一站穩，立即掄刀攻上。

刹時間兩條人影糾纏在一起，刀來刀往，打鬥得異常緊張激烈。

旁邊的人都看得呆住了。

趙一飛看得心頭暗暗駭然；他知道，倒地的萬一是這位黑衣青年，那麼他們這一夥，連人帶貨也就完了。因此他暗中扣了兩支袖箭，以防萬一，準備在必要時出手助黑衣青年一臂之力。

他這裏剛扣好兩支袖箭，黑衣青年跟宋閻王那裏巳見分曉。

一聲暴喝，兩條人影倏然分開，刀光斂去。

黑衣青年橫刀岳立不動。宋閻王跌跌撞撞，踉蹌後退，九環大刀掉落地上，幾步之後，他人也倒向地上；胸口一片殷紅的血跡，血往外冒湧。

馬冲大驚，竄過去扶住他。

宋閻王獨眼盯注着黑衣青年：「好刀法！這是我姓宋的有生以來所遇到的第一好刀法，我敗得心服口服，只是，朋友，你……」

黑衣青年抬手丟過一樣東西，「叭」地一聲落在宋閻王面前地上，那是一面竹牌。

宋閣王一怔失聲驚叫：「斷魂刀！原來你是武維揚的……」

「兒子。」

「兒子？」宋閣王又是一怔：「我知道武維揚有個兒子名叫武尙風，已經死了，怎麼沒聽說過有你這麼個兒子……」

「現在你已經聽說了。」

宋閣王一陣嗆咳，鮮血一股股地從傷口往外直冒，他喘息了口氣：「那麼你的名字是……」

「武尙威，聽說過麼？」

「好！好……」身子往後一仰，獨眼一閉，不動了。

馬冲霍地站起，雙眼惡狠狠盯注着武尙威。

武尙威神色冷漠地也望着他，一動不動。

片刻之後，馬冲忽然朝一衆黑衣大漢一揮手，道：「帶着大當家的跟二當家的撤。」

剎時間，宋閣王的手下全都撤個乾淨，掉在地上的那把九環大刀也帶走了，地上只剩下了兩灘血。

「快刀神槍！」

有人突然叫了這麼一聲。

趙一飛一步跨了過來，肅然抱拳：「原來『快刀神槍』當面，趙某眼拙，險些失之交臂，援手大恩，我不敢言謝……」

「趙一飛！你弄錯了，我帮的不是你，是我自己。」武尙威將刀歸鞘，緩緩地說。

「武兄這話……」

「我要那位梁小姐。」

「怎麼說？」趙一飛睜大起雙眼，一臉詫異之色：「武兄要梁小姐？」

「不錯。」

趙一飛忽然笑了起來：「武兄別開玩笑了。」

「八臂哪咤！你看我像是個開玩笑的樣子麼？」

趙一飛不笑了。他看出來了，眼前這位有「快刀神槍」之稱的青年，確實不像是開玩笑，他皺起了眉頭，說道：「武兄這是……」

「你不必多問，請派人把車套好，我這就帶梁小姐走。」

儘管危險已過，宋閣王已死，馬冲那夥土匪已經全數撤走，可是趙一飛的弟兄們大夥兒仍然各守崗位，沒人敢擅動。

這家客棧的院子不大，武尙威跟趙一飛的談話，大夥兒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其中有幾個忍不住就要過來。

趙一飛發覺了。「沒我的話誰也不許擅離崗位！」他喝住了要過來的那幾個，凝目望着武尙威：「趙某行走江湖多年，見過的人敢誇不少，可是像武兄你這樣的倒還少見，簡直讓人摸不透。」

武尙威神色淡淡地說：「那是無關緊要。」

趙一飛吸了口氣：「武兄認識這位梁小姐？」

「不認識！連見也沒見過。」

「那麼，武兄可知道這位梁小姐是什麼人嗎？」

「這我知道，她是山東濟南梁文修老爺子的小姐。」

「武兄跟梁老爺子有仇？」

「談不上。」

「跟梁小姐有怨？」

「更談不上。」

「我這就不懂了，武兄既然跟梁老爺子無仇，跟梁小姐無怨，那麼，你的用意是……」

「你不懂的事還多，不要問了，叫你的人套車吧。」

「武兄！」趙一飛雙眉一皺說：「姑不論其他，我久仰你武兄是個英雄人物，梁小姐乃是個弱女子，你怎麼……」

「趙一飛！」武尙威冷然截口說：「你太囉嗦了，我找你要梁小姐是給你面子，要不然我就自己闖進去帶人，你們誰能攔得住我，別廢話了，快派人套車吧。」

「武尙威！我敬你是個英雄漢子，想不到你跟宋閣王那帮人沒有什麼兩樣，也是強搶豪奪之輩，令我好生失望，你要梁小姐可以，得先把我撂倒再說。」

趙一飛立劍於胸，此刻臉色神情一片冷肅。

武尙威神色冷然：「我不想跟你動手，你也不是我的對手。」

趙一飛吸了口氣：「我知道，但我不惜一戰，當初我讓梁小姐跟這趟車前往濟南的時候，曾對梁小姐的姑舅誇下海口，梁小姐若有任何閃失，我當橫劍自刎，如今情勢如此，我別無他法，倒不如落個『壯烈』兩字，你要是非要梁小姐不可，那你就動手吧。」

「你跟我無怨無仇，我不願意傷你。」武尙威搖搖頭。

「但是梁老爺子父女跟你可也無怨無仇。」

「那不同。」

「怎麼不同？」

「我不得已。」

「你有什麼不得已？」

武尙威沒說話，邁步要往上房走去。

「武尙威！趙一飛還有口氣在這兒。」他橫身一攔。

武尙威雙眼陡射逼人威稜，緩緩舉起手中那把帶鞘的刀。

趙一飛挺劍岳立，臉上的神情一片肅穆。

「是那位江湖上的英雄非要梁淑宜不可？」說話的是梁小姐，人也跟着出現在上房門口。

「梁小姐請別出來。」趙一飛雖然背對着上房，但他從梁小姐的話聲中聽出梁小姐已到了上房門口。

武尙威目不邪視，連看也沒看梁小姐一眼。

梁小姐沒聽趙一飛的，緩步走出屋門，她身後緊跟着那位王媽。

趙一飛聽見了腳步聲，連忙後退兩步擋住了梁小姐，有點發急地：「梁小姐！妳……」

梁小姐接了口，話聲很平靜：「趙爺！我在裏頭都聽見了，你護不住我的。」

「趙一飛願意一拚。」

「趙爺！你傷在這位刀下之後呢，我是不是還是難以倖免？趙爺既然護不住我，我站在趙爺身後，跟站在這位的面前又有什麼兩樣？請趙爺你讓讓，我要跟這位

說幾句話。」

梁小姐說的是事實，也是理。

趙一飛無話可答，暗暗一咬牙，往旁跨出一步讓開。但是他並沒遠離，兩眼灼灼地盯視着武尙威，準備隨時出手一拚。

梁小姐神情出奇的平靜，往前走了兩步，望着武尙威：「你叫武尙威，號稱『快刀神槍』？」

「不錯。」武尙威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我就是梁淑宜。」

「我已經聽見了，請吩咐趙一飛的人套車跟我走吧。」

「我會跟你走，可是不忙，我不能連累趙爺，我得讓趙爺明白是我自己願意跟你走的，這跟他沒關係，並且我也要弄清楚一件事，希望你據實告訴我。」

「什麼事？」

「你是找我還是找家父？」

「我先找妳，再找令尊。」

「要是我說我父女從來沒跟人結過仇，恐怕那是多餘的。」

「事實上妳跟令尊都跟我沒仇。」

「既是這樣我就要問……」

「妳不要問，我也決不會告訴妳什麼的。」

「好吧。」梁淑宜點點頭說：「我不問就是，不過我要求你一件事，也請你答應我。」

「什麼事？」

「我爲家父請命，我願意以身當一切，任憑你把我怎麼樣都可以，只請你高抬貴手，別再找家父，這也是我身爲子女的一點孝心。」說着，她嬌軀一矮，就要下跪。

武尙威突然遞出了他那把帶鞘的刀。

趙一飛突然大喝一聲，一劍刺出，正中武尙威右肩。鮮血立刻染濕了衣袖；但武尙威却一動沒動，那把帶鞘的刀只是架住了梁淑宜要下跪的嬌軀。

顯然地，趙一飛他誤會了武尙威的意思；他這一劍出得實在夠莽撞的。

其實這也難怪，他怕武尙威傷了梁淑宜，對梁淑宜他有護衛之責。

武尙威收回架住梁淑宜的刀：「梁小姐！趙兄！請跟我進來一下。」

他從梁淑宜身邊，走過進了上房。

趙一飛爲之一怔。

梁淑宜臉上且是一片訝異神色，但她隨即轉身邁步跟了進去。

「守住崗位，不許過來。」趙一飛定了定神，向一衆弟兄吩咐，急步也跟了進去。

進了上房，只見武尙威在中間面門站立，梁淑宜就站在武尙威對面。

「我請趙兄帮我個忙。」武尙威緩緩說。

趙一飛神色很冷漠地道：「那要看是什麼事了，只要你不動梁小姐，趙某可以捨命。」

「我希望你能信得過我，讓你的人套車，我帶梁小姐走，然後你再派出你的心腹帶套男裝到北口去接梁小姐，讓梁小姐着男裝跟你這趟鏢到濟南去，沿途你讓你的人把話傳揚出去，就說武尙威刦走梁小姐。」轉眼望向梁淑宜：「梁小姐到了濟南之後，請勸令尊立刻離開濟南，找一個遠而隱密的地方改名換姓。」

「這是幹什麼？」梁淑宜雙目凝注。

「梁小姐若要保住賢父女這兩條命，只有這麼做，其他的妳就不必問了。」

「你這麼做無疑是爲掩人耳目，連我這些弟兄都不讓他們知道。」趙一飛眉頭微皺地：「可是我這些人裏突然來個面生的……」

「你要護住梁小姐也只有這麼一個辦法，我知道這樣難免你的弟兄起疑，但是那就要看你了。」

梁淑宜明眸忽然凝注：「能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麼？」

「能！但是我認爲妳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你不能不動我父女麼，我的意思是說兩全。」

「要能的話，我就不會出此下策。」

「這麼一來，我父女豈不是要連累了你……」

武尙威微微一笑：「梁小姐！別人要殺我這個人不容易，要殺賢父女可是易如反掌，但得仰不愧，俯不怍，求個心安理得，其他我皆不計較。」

梁淑宜深看了他一眼，張了張口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

「武尙威！」趙一飛緩緩說：「我死不足惜，可是梁老爺子父女……」

「趙一飛！你的意思我懂，只是你應該想想，我要眞帶走梁小姐，憑你們眼前這些人那一個能攔得住我？」

趙一飛緩緩吁了口氣：「好吧！『快刀神槍』武尙威，我交你這個朋友。」轉向屋外揚聲：「姜武！套車。」目光隨即看了武尙威左肩傷處一眼說：「我這兒有上好的刀傷藥……」

「不用。」武尙威微一搖頭：「這點皮肉傷算不了什麼，這樣也更像回事兒。」目光忽然一凝：「對了，剛才你曾說倘若梁小姐有什麼閃失，你要橫劍自刎？」

「不錯！我是這麼說過。」

「改一改，等你手刄武尙威之後再說，或許你會落兩句閑話，但那值得。」

「趙爺！車套好了。」屋外傳來姜武的話聲。

「趙一飛，謝了，也看你的了。」武尙威一手拉着梁淑宜往外行去。

王媽要跟，却被趙一飛攔住。隨即他手裏提着劍，快步跟了出來，雙眉高挑，兩眼圓睜：「姓武的！你好卑鄙。」

武尙威一聲輕笑：「趙一飛！這就叫兵不厭詐。」他忽然挾起梁淑宜飛奔出客棧，躍登上馬車，疾馳而去。

趙一飛立即叫過姜武，低聲吩咐了幾句。

「周秀！石清！跟我走。」姜武喝了一聲，當先往客棧外竄了出去。周秀、石清跟着竄出。

趙一飛轉身進了上房，上房裏傳出了王媽的悲號。

× × ×

一座大山，從半山腰順着一條羊腸小道折向下行，是處狹長的谷地。

夜，十點多鐘。

濃濃的夜色裏，武尙威進了狹谷，一

直往谷底行去；谷底有三間小茅屋，是新搭蓋的。茅屋的門關着，微弱的燈光從門縫間外透。

武尙威走到茅屋門口，屋裏立刻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誰？」

「我！武尙威！」

門開了，是胡慧姬：「大哥！你回來了。」

武尙威走進屋內，關上門：「小妹！爹睡了麼？」

「吃過晚飯就睡了。」胡慧姬點了點頭。

屋裏傳出了一聲輕咳：「是威兒回來了麼？」

「是的。爹！您還沒睡着麼？」武尙威連忙拿起桌上的油燈走進屋裏，胡慧姬跟着走進去。

屋裏架着一張木板床，床上躺着個臉色蒼白的瘦弱老人；長方臉，像貌頗爲清癯，只是滿臉鬍子，眼眶深陷，加上蒼白的臉色，模樣顯得很憔悴。

尤其他兩腿自膝以下沒了，用兩塊布包着，還透着血跡，看樣子是才殘不久；他正是武大爺武維揚。

武尙威放下手裏的油燈，走到床前坐下：「爹！您的傷還疼嗎？」

「好多了，威兒，你把事情辦得怎麼樣？」

「辦好了。」武尙威立即把小客棧裏的經過，從頭到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武維揚瞪大了雙眼：「你這麼辦了？」

「您說，我不這麼辦怎該麼辦？」

「這麼一來，雖然保住了梁老爺子跟小姐兩條命，可是……」武維揚臉上掠過一絲抽搐，嘆了口氣說：「都是我，你回來得不是時候，要讓我把血流盡死了，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麼。」

「爹！您錯了，那座墳他們已看見了，他們放過您了麼，我要是不出面替他們做這件事，他們必然照樣會揭您的底。」

「讓他們揭吧，我豁出去了。」武維揚的神情有點激動。

「您或許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您爲他們幹了多年，好不容易才退下來，我不能讓他們再毀了您。」

「可是，威兒，你應該知道，他們却是一批豺狼，這件事你沒有按照他們的意思去做，一旦他們發現了眞相，他們照樣會……」

「這一點我想過了，您只管放心，我知道該怎麼辦的。」

「都怪我，當初那兒不好去，偏偏讓鬼迷了心竅，信他的話，跑去替他們當差。」武維揚恨恨地在床上捶了一下。

「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您也別抱怨什麼了。」

武維揚忽然伸手抓住武尙威的胳膊：「威兒，你絕不能這麼應付下去，我這輩子已經完了，絕不能再看着你捲進去，胳膊彎不過大腿，咱們鬥不過他們的。」

「爹！您盡管放心好了，我自有我的辦法。」

「威兒！聽我的話沒有錯，我已經完了，你還年輕，梁家的這件事儘管你做的沒有錯，可是你已經揹了黑鍋……」

「爹！總有人會明白的。」

「我知道有人瞭解眞相，可是，你能說還是他們能說。聽我的話，現在你剛邁出去一步，收腿還來得及，以後的事你別管了。」

「爹！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用心良苦，可是我這個做兒子的又怎麼能……」

武維揚突然發怒地：「你怎麼說不明白點不透，你只知道你這個做兒子的不能怎麼樣，你可知道我這個做爹的又豈能眼睜睜地看着你陷進去麼？再說梁家的事一旦被他們發現了，他們必然照樣的要毀我的。」

「爹！您別生氣……」

「你這樣不聽話我怎麼能不生氣？我何止生氣，我還難受。一個兒子已經死了，如今只剩下你一個人，而你竟……」說着兩行老淚突然奪眶湧出。

「爹！您別傷心……」

武維揚抬起手來擦擦眼淚，忽然想起什麼地：「糟！威兒！你把事辦差了。」

武尙威一怔：「怎麼了？爹。」

「你讓梁小姐勸老爺子立刻離開濟南，你可曾考慮到善後？」

「這不要緊，梁老爺子跟小姐一樣失踪了，這就表示跟我擄梁小姐一樣地擄走了梁老爺子……」

武維揚忽然「唉」地一嘆說：「傻子！梁老爺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很清楚，他生性倔强，他要是不聽梁小姐的……」

武尙威心中猛地一跳，霍地站起身子：「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

「別再在這兒發楞了，快趕去吧。」

「好！我這就走。」他抓起刀轉向一旁雙眼淚光盈盈的胡慧姬：「小妹！好好照顧爹，我辦完事就立刻回來。」

「大哥！你放心好了。」胡慧姬點點頭：「你多小心保重。」

武尙威點了點頭，快步出房打開屋門竄了出去，拔腿向前飛奔。

他上了半山腰那條羊腸小道，偶一回頭，突然發現一條黑影從茅屋後頭矯捷地翻上那五六丈高的崖頂，轉眼不見。

武尙威心頭猛震，大喝一聲：「什麼人？站住！」

彈身往回疾撲，脚下比剛才要快了一倍。

茅屋的門關着，裏面仍然亮着燈。他脚步如飛地奔到茅屋門外揚聲急喊：「小妹……」

可是屋裏竟然毫無應聲，也沒一點動靜。

他剛離開前後還不到十分鐘，胡慧姬怎會沒有應聲？

這情形很明顯，一定是出了事。他猛一抬腿踢開了門，像一陣風似的撲了進去；刹時，他心胆欲裂，魂飛魄散。

武維揚還躺在那張床上，但是已閉上眼，垂着手，頭偏向外，胸口插着一把短刀。

胡慧姬倒在一邊地上。

武尙威定了定神，探手抓住武維揚的腕脈，武維揚的脈息已經停了。他再抓起胡慧姬的腕脈；還好，胡慧姬只是被點了穴道，昏了過去。

他解開了胡慧姬的穴道，一陣推拿，

胡慧姬悠悠醒了過來；睜開眼睛一見床上的情景，一聲悲喊：「爹……」跪伏在床沿上嗚嗚的哭了。

武尙威站在一邊沒說話，臉上沒一點表情，但兩行悲淚却由眼角默默地流下，滴落。

片刻之後，他才抬手抹了抹眼角的淚漬，深吸了一口氣，伸手拍拍胡慧姬的肩膀說：「小妹！別哭了，妳靜靜地聽我說吧。」

胡慧姬停止住悲哭，抬起了那張猶如梨花帶雨的臉兒，淚眼迷矇地望着武尙威：「大哥！是個幪面人，武功很高，你剛走他就闖了進來，我連問都沒來得及，便被他一指點上穴道昏了過去。」

「我看見了，那兇手是從屋後翻上崖頂走的。」

「大哥看見了，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武尙威搖搖頭：「相隔將近百丈，我只看見了一條黑影，不過我會找出他來的。」

「大哥！我好慚愧，我太沒用了。」

「小妹！妳不用慚愧，這不是妳沒有用，這是經驗，也是妳還沒有一點經驗的原因。」

「大哥！我要替爹報仇，手刄兇手惡賊。」

武尙威搖搖頭說：「替爹報仇的事有我，小妹！現在妳靜靜地聽我說，我必須立刻趕到濟南去，爹的後事我交給妳，就在這屋後，妳掘個坑把爹的遺體埋起來後妳就回家去吧。」

「不！大哥！我不要回家，我要跟你一起到濟南去。」

「小妹！聽我的話，把爹的遺體埋好後就立刻回家去。」

胡慧姬忽然雙眼凝注：「大哥！告訴我，你是不是怕我拖累你？」

「不是。」武尙威搖搖頭說：「小妹！妳離開妳爹有幾年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妳爹跟妳五位哥哥他們一定都很想念妳，妳應該回家去看看，侍奉妳爹，盡盡孝道。」

「那麼……」胡慧姬默然了一下：「大哥！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妳說好了。」

「你辦完事情之後就到我家來。」

「好！我一定來。」

× × ×

頂着酷烈的大太陽，武尙威一路狂奔前趕。

他的衣裳濕了乾，乾了又濕，好多遍了，衣裳上都有了白霜般的鹽粒子。

他心靈甫遭喪父重創，接連幾百里路程不停不息跑得他口乾舌燥，胸口發悶，兩條腿重逾千斤，可是他仍咬牙苦撐着。

有幾次他想停下來歇一下，那怕是只歇個一兩分鐘也好，但是他怕一歇下就再難站起來。

終於，他看見了；前面極遠處數里外有一隊人馬在蠕蠕向前移動着。

於是，他提起一口氣奮力向前疾奔。

近了，那隊人馬正是趙一飛的那趟鏢車。

可能是趙一飛發現他了，兩騎馬拉轉馬頭馳了過來；是趙一飛跟展明。

武尙威奔近一丈之內停住奔勢，趙一飛跟展明也雙雙收韁控馬。

「武兄！你……」趙一飛臉露異色地望着武尙威。

武尙威咬牙忍住累，忍着喘，忍住那像虛脫般搖搖欲倒的身子：「趙兄！請先答我問話，梁小姐現在何處？」

趙一飛怔了怔：「我怕弟兄們起疑，編了個謊讓姜武跟周秀、石清三個離開鏢車保着梁小姐主僕走在前頭，兩下距離不到一里，一有事故我隨時可以趕……」

武尙威心裏一陣狂跳，沒等趙一飛把話說完，强提一口氣，邁腿如飛又向前奔去。

趙一飛又是一怔，急忙吩咐展明：「叫弟兄們趕一陣。」

他撥馬追了下去。

一里路程不算遠。武尙威一陣狂奔；他看見了，一輛馬車兩匹馬，停在前面一片樹林旁。

車，緊靠路邊。兩匹馬在路旁草地上低着頭吃草，只是沒看見人。

武尙威心裏不由一緊，脚步如飛的奔到，到達車邊他先伸手掀開車簾；刹時，他頓如高樓失足，一下子有如跌進了冰窖裏般地渾身冰涼。

車裏，或靠、或躺地倒着四個人；王媽、周秀、石清、還有那個姜武。

王媽、周秀、石清都閉着眼，嘴角掛着血跡，一動不動，只有姜武還睜着眼，胸口劇烈地起伏在喘氣。

他一見武尙威，立刻兩眼暴睜，掙扎着坐起：「武爺！是一個幪面……」

一口鮮血從嘴裏湧出，兩眼一閉，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寂然不動。

武尙威只覺得胸中血氣上湧，胸口一悶，腦中一陣昏眩，眼前一黑，身子一軟，旋即人事不省。

× × ×

不知道過了多久，武尙威悠悠醒轉；頭一個感覺是臉上跟胸口涼涼的，涼得很舒服很舒服。

他猛然睜開眼；人躺在樹林子裏，滿身陰涼。趙一飛跟展明都在他身邊蹲着，趙一飛手上拿着條濕毛巾在他臉上輕輕地擦着，他睜開眼，趙一飛立即挪開手。

「武兄醒了，你現在覺得……」趙一飛的臉色好陰沉，好難看。

武尙威腦海忽然浮起一件事，心裏一急，挺身就要起來，可是他身子只能動一動，却坐不起來，因爲他覺得渾身痠疼！骨頭像散了般地虛脫，乏力，而且一動就頭暈目眩。

他心裏大急，吸一口氣提力想再試試，可是他剛動就被趙一飛伸手按住了。

「武兄！你體力消耗太多，脫力脫得太厲害，現在暫時不宜行動，不過武兄請放心，梁小姐一直是由我護着的，如今梁小姐出了差錯，讓人擄了去，這找尋彭小姐的担子，應由我來挑。」

武尙威吸口氣說：「趙兄，現在不只是梁小姐讓人擄去的問題，連梁老爺子處境也很危險，我得趕快趕到濟南去。」

趙一飛臉色一變；「現在連梁老爺子的處境也很危險，武兄這話……」

武尙威心裏雖然很着急，奈何他的體

力急不起來，莫奈何，他只有忍着把特務隊找他父親擄刧梁老爺子父女，恰巧他父親身受重傷由他營墓詐死，並由他代接下他父親當年留在特務隊的信符，結果他父親仍遭了毒手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那人既偷聽到我父子的談話，我料想他一定會來下毒手，所以我日夜不停不歇地狂奔急趕，結果仍然遲了一步，他既然擄刧了梁小姐，下一步一定是趕往濟南去殺害梁老爺子，救人如救火，這兒我已經遲他一步，濟南方面我怎麼能再……」

他滿臉盡是一片焦急之色。

「原來是這麼回事，怪不得武兄當初會說是不得已……」趙一飛靜靜聽完武尙威的話，沉吟地吸了口氣，說：「武兄，我這就把這趟鏢交給展明，馬上去找梁小姐……」

「這怎麼行，好歹趙兄得把這趟鏢保到地頭……」

趙一飛搖頭接口說：「現在已經顧不得那麼多了，救人要緊，這趟鏢離地頭已經沒多遠，宋閻王把兄弟三個已有兩個給武兄劈在刀下，賸下的這段路應該不會出什麼差錯，展明跟我大河南北來回跑了已不下十多趟，經驗閱歷都夠，就是碰上點什麼他也該能應付得了。」

「趙爺！您只管去，您把這担子放在我的肩上，這是我的光彩，也是給我一個考驗，您放心好了，我就是豁出這條命也要把這趟鏢平安保到地頭。」展明一旁接了口，他臉色神情一片肅然，也帶着一點兒激動。

「不！」趙一飛搖搖頭：「展明，你聽我的，萬一碰上什麼事情，看情勢，能應付就應付，不能應付就撒手，帶着弟兄們回去，事由我頂，但得梁老爺子父女平安，把命賠進去我都幹，何況是這麼一趟鏢。」

「趙兄……」

武尙威剛喊了一聲「趙兄」，趙一飛又截了口：「武兄！你是個英雄！趙一飛也是條漢子！你別再說什麼了！爲一個義字，你能不顧性命的這麼跑，我爲什麼不能？我意志已決，只是眼下我一個人不能分身兼顧兩處，只有再辛苦你了，我撥出一匹馬給你，扶你上馬，快馬加鞭趕往濟南，你在鞍上歇息吧，展明，把我的坐騎牽過來。」

展明應聲而去。

「趙兄！你實在大可不必……」

趙一飛又截了口：「武兄！你不必再說了，我已決心跟他們碰一碰，我不相信特務隊是個碰不動的鐵球！也不相信槍子兒一槍能射穿兩個人。」

他說着話，展明已牽着趙一飛坐騎走進樹林來，趙一飛立即伸手扶起武尙威！跟展明兩個合力把他扶上了馬，又拾起他的刀插在鞍旁。

「武兄！誠如你所說，救人如救火，梁老爺子那方面，我希望你不至於又遲了一步，咱們各自珍重，後會有期！」他沒容武尙威說話，一掌拍在馬屁股上，那匹馬一聲長嘶，撥開四蹄衝了出去。

「展明！我也要走了，這趟鏢我就交給你了，從現在起，你保這趟鏢，天塌下來自有我頂，千萬記住我的話，兄弟們大半有老有小，他們比這趟鏢重要，明白麼？」

「趙爺……」

「展明！」趙一飛雙目突然一睜，威稜懾人。

「是！」展明頭一低，「趙爺！我明白了，也記下了。」

「這才是我的好弟兄，咱們也各自珍重。」趙一飛臉上泛現起一抹笑意，伸手按在展明的肩上拍了拍。

× × ×

快馬疾馳，人在鞍上顛得很厲害，那裏說得歇息？這，趙一飛不是不明白，但也莫可奈何，再怎麼說騎馬總比用兩條腿跑好，何況武尙威體力消耗太多，實在已經不能再靠兩條腿奔跑了，此去濟南路程尙遠，武尙威若不以馬代步，半路上他勢非再度脫力倒地不可。

武尙威支撐着渾身的痠疼，縱馬疾馳，一口氣跑到了濟南。

頭不暈了，可是疼得厲害，跟要裂開似的，身上也有了點勁兒，但渾身仍然痠疼得很厲害。

他自己心裏明白，這不是累的，他是開似一個練過武功的人，盡管日夜不停不息地跑幾百里路，一口水沒喝！一口飯沒吃，照理還不至於累成這個樣子，使他感覺到如此疲累的，主要還是他父親慘遭毒手的那個大打擊的因素。

他支撐着到了濟南，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進了城，他連停都沒敢停，就直奔東大街梁府。

到了府後牆外，他凝神靜氣的聽了聽，梁府裏靜悄悄的，一點動靜都沒有，好像並未發生什麼事故。

他心裏爲之一鬆，彈身躍起上了牆頭，牆頭上借力，彈身再起，躍上了牆裏的一顆大樹，從枝葉間四望，後院裏到處漆黑，只賸下一點燈光。

那點燈光來自左前方數丈外的一間精舍，精舍的門關着！燈光是從窗戶上透出來的。

武尙威的目光緩緩地掃視着，打量各處，看不到一個人影，也看不見一個護院的。

只看這一片寧靜，武尙威現在可以確定他來得並不太遲，梁府裏還沒有發生故事。

他提一口氣，躍身下樹撲向那間精舍的後窗，後窗關着，無法看見精舍裏景物，凝神聽聽，裏頭很靜，什麼也聽不見，像是裏頭根本就沒有人。

夜這麼深了，別處都熄了燈，這間精舍裏要是沒人，豈會仍亮着燈？

這只有兩種情況，不是裏頭的人坐着沒動，在看書，便是在做着一些什麼不會發出聲響的事情。

武尙威抬手試着輕推了推窗戶，裏頭居然沒上閂，一推就推開了。

窗戶推開他看見了，精舍中間有塊布簾兒，將一間精舍分隔成兩間，這邊一間除了一張床，上頭有舖蓋外，別的一無所有。

另一邊，藉着燈光可以隱約的看見些東西，燈在一張桌上，桌子這邊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個人，背對着後窗，武尙威無法看得見那人的容貌長相。

看不見不要緊，從這情形看，這間精舍一定是梁老爺子的書房，梁老爺坐在椅子上沒聲音，可能正在看書。

武尙威暗暗地吁了口氣，心裏有一種踏實感，單手一按窗櫺躍入窗內，輕輕地走過去掀起了布帘。

突然，他臉色一變，一個箭步竄了過去，現在他才看清楚，椅子上那個人身子靠在椅背上，頭歪在一邊。

再仔細一看，他一顆心頓時有如沉入了海底。

椅子上坐的是個青衣老者，像貌清癯，輪廓與梁小姐有幾分相似，可知定是那位濟南地方上爲人正直克儉，善舉無法甚勝，深受濟南地方百姓愛戴尊敬的梁大善人梁老爺子無疑。

而今梁老爺子的喉管被人割斷了，滿身是血，桌子上，書上都濺得是血。

從梁老爺子身上跟桌上的血可以看出，梁老爺子剛遇害不久，頂多不過是片刻前的事。

梁老爺子已經死了是實，但要說他是被人所殺，似乎有點勉强，因爲他手裏握着一把沾滿血跡的七首。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難道梁老爺子是自殺？

可是這可能嗎？他爲什麼要自殺？

原以爲梁老爺子仍安然無恙，却不料還是來遲了一步。

武尙威滿臉悲憤，血氣上湧，只覺得胸口一悶，眼前又爲之一黑，他連忙伸手扶住了桌子。

武尙威竭力平靜一下自己，定定神，伸手顫抖的從梁老爺子手裏拿過了那把沾染着血跡的七首。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現了一樁怪事，擱在硯台上的那支筆，硯台上墨漬未乾，狼毫本該是黑的，而這管筆的筆毛上竟然是紅的，滿是鮮血。

武尙威抬眼四掃，他的目光停在一邊的粉牆之上，粉牆上寫着兩行鮮血紅字：「誰殺梁大善人？只問『快刀神槍』武尙威。」

他心頭一陣猛震，他明白了，梁老爺子不是自殺，是被害。

很明顯地，粉牆上的兩行血字是對他武尙威的栽賍嫁禍。

可是，梁老爺子既是被害，那他手裏又怎會握着這七首？這……

武尙威是個聰明人，以眼前的情況，心中意念只稍一迴轉，便立刻又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正要把七首放下，突然一陣快速的脚步聲奔到，「砰」地一聲書房門被撞開了，帶着一陣風撲進來個人，是個濃眉環眼，滿臉胳腮鬍子的粗壯大漢。

「好畜牲！你眞……給爺爺拿命來。」一聲吼喝，撲過來劈胸就抓。

武尙威看得出來，這大漢是個粗人，而且有一身不差的功夫，出手又快又猛，休說他不能出手，就是能出手，當此神疲力乏之際，恐怕也難當其鋒銳，他連忙閃身躲避：「閣下請別誤會，梁老爺子不是我……」

「不是你，帶血的兇刀還在你手裏，不是你是誰？你在半路上刧走了梁小姐，如今居然又……梁老爺子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恨！你這畜……」

「牲」字還沒出口，人又兇猛地撲了過來。

武尙威知道眼前這誤會一時很難說得清，老躲也不是辦法，他暗一咬牙，抬七首劃了出去，原打算逼得對方一退，他好有時間從後窗脫身。

那知對方竟然不閃不躲，跟沒看見似的，撲勢絲毫不停地撲了過來。

武尙威他沒想到對方不會不躲閃，一時收手不及，「噗」地一聲，七首從粗壯大漢的左胸劃過，衣裳破了個大口子，但却沒見血，他不禁爲之一怔。

就這一怔的工夫，粗壯大漢的一拳已到了他的心口要害。他想躲，已經來不及，暗一咬牙，身軀一歪，「砰」地一聲，這一拳正擊在他的左腰肋間。

粗壯大漢的拳頭既重又猛，武尙威被擊得後退了三步，喉頭一甜，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你也不過如此。」粗壯大漢哈哈一笑，閃身又要猛撲。

「陳爺！留他的活口。」屋外忽然傳來一聲高喊。

「楊先生！梁老爺之子已經被這畜生害了。」粗壯大漢刹住撲勢，話聲中含着激憤。

「我看見了，所以不能讓他死，死太便宜他。」

這時屋外燈火通明，四面都是人，武尙威知道屋外已經圍上了；他的心不由頓時往下沉。

「姓武的！你聽見了麼，楊先生不讓你死，他說你死了太便宜。」粗壯大漢瞪着環眼狠狠的盯視着他。

武尙威吸了口氣，神色很平靜：「你認識我？」

「哼！認識你髒了我，還不如去認識個畜牲呢，昨天傳來的消息，梁小姐在半路上讓武尙威那個狗畜牲刧了去，剛才又有人送來信兒，說你這個狗娘養的又來害梁老爺子。果然不錯，姓武的，要不是楊先生要你活口，我非立刻撕碎了你不可，現在我雖然不能殺你這畜牲，可是我也讓你好受不了。」邁步直朝武尙威面前逼過來。

武尙威目光凝視着對方，心中忽然想起一個人：「你可是『鐵布衫』陳剛？」

「沒錯！你爺爺正是陳剛。」

「陳剛！你也是個英雄人物，怎麼連這……」

「連這什麼？我寃枉了你嗎？」瞪着一雙環眼，脚下一步跨到，探掌直抓了過來。

武尙威明白，陳剛既是目前江湖上唯一的「鐵布衫」，用兵刃就絕對付不了他，更嚇不了他。尤其眼前的情形；這雖然是一塲天大的誤會，梁老爺子確實不是他武尙威殺的，但陳剛决不會讓他從容的說什麼前因後果。就是說了，陳剛也未必相信。

他暗一咬牙，閃身躲過陳剛的抓勢，手中七首一丟，飛快地出掌反抓陳剛的腕脈。

（未完・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雷捲二人談得投契，相見恨晚，從殘、病談到時局，互相珍重道別，無情繼續追尋劉獨峯的下落。雷捲和唐晚詞也要到青天寨和息大娘聚合，畧經易容，來到南角鎮住棧，隣房住的是九幽神君弟子龍涉虛、女弟子英綠荷，這兩個狗男女房中幽會，先是兒女之私，聽得雷捲、唐晚詞滿面泛紅，本想不聽，後來談的是奉命追殺無情和鐵手，劉獨峯也在黑名單之列，其目的是削弱諸葛先生在朝的均勢，二人聽得心寒，最後這一對狗男女怕被人發現陰謀，先對隣房雷捲、唐晚詞下毒手，二人施計避開……劉獨峯、戚少商已被他們跟踪……

瘟神踩躪　迫走荒山

「說來奇怪，這兩天來，思恩縣上，發生了幾件大案子。隣近的徐舞鎮駐紮的戍防，連營二十七，但被人一夜間盡拔，無一活口。思恩縣的知縣梁紀文，被人砍了首級。另外在無終山的十二戶鄉民，給人一把火燒個清光。」張五越說越是激動。「燕南鎮上有十一個閨女，大前天失了踪，剛才我出去吩咐賓老爺的管事送飯菜來，聽說河上有浮屍，便趕過去一張——那十一位美貌的黃花閨女，全被人剝了衣衫，浮屍河上！」

劉獨峯沒有什麼反應，用手徐徐揭了茶盅，低首呷了一口茶。戚少商坐得較近，發覺他的臉肌似微微抽搐了一下。

張五激忿未平：「所以，我便呆在孔雀橋上，查看有何蛛絲馬迹，就擱了一些時候——」

劉獨峯道：「可有綫索？」

張五說道：「那是些武林敗類幹的好事！」

劉獨峯道：「何以見得？」

張五咬牙切齒地道：「她們被姦淫後，被人用『落鳳掌』震碎經脈而死，再投落水中。」

劉獨峯未及說話，戚少商臉色一變，失聲道：「『落鳳掌』！」

張五恨聲道：「便是套取女子元貞越多，掌力越犀利難敵的落鳳掌。」

劉獨峯沉吟道：「你不會看錯了？」

廖六道：「五哥沒有看錯，因爲『臥龍爪』也出現了。」

劉獨峯道：「哦？」

廖六道：「屬下本來出去要找老五，可是聽到外面沸沸騰騰，牢裏的犯人都給放出來了，到處作亂，大牢看守的人全給殺害，屬下禁不住過去察看，見被害的獄卒全在臉上有五個洞……」

劉獨峯道：「雙眼，人中，印堂，喉嚨？」

廖六忿然道：「正是。」

張五忍不住道：「練『臥龍爪』，要不是自己先保童子身，練就童子功，就得

傷殘幼童，更慘無人道！」

劉獨峯道：「既然有『落鳳掌』在先，『臥龍爪』的出現也不足爲奇。」突然聽到外面一陣騷動，劉獨峯住口細聆。

廖六道：「外面變亂迭生，賓老爺自然大爲驚怒，縣裏也即轉報城中郝軍事，調兵遣將來察明此事。」

劉獨峯道：「假如眞的是使『落鳳掌』和『臥龍爪』的人作的亂子，郝舜才派再多帮手前來，恐怕也沒有用。」

張五道：「所以，依屬下之見，既然恰好給咱們撞上，不如……」

劉獨峯截問：「你想插手此案？」

張五道：「反正……」

劉獨峯斬釘截鐵地道：「不行。」

張五道：「爺……」

劉獨峯道：「你知道這些案子是衝着誰幹的？」

張五愕然。

劉獨峯道：「他們在回京的途上兜截我們不着，便猜我們仍逗留在附近，在這一帶先出手，他便知道我們所在。他們是冲着我們而來的，目標是戚寨主。」

張五訝然道：「他們……」

廖六疑惑地道：「他們是誰？」

劉獨峯道：「武林中同時會使『落鳳掌』和『臥龍爪』的人不多，九幽神君是其中一個。」

張五怒說道：「九幽老妖是傅相爺的人，他用這種卑鄙手段，也不怕人奏他一摺！」

劉獨峯道：「九幽老怪幹了這事，誰也指證不了是他下的手，他的目的只是要拿住正犯，手段向來不顧惜。另者，這事也未必是他下的手，近年來，九幽老怪也很少親自動手作孽。」

廖六道：「可是他的弟子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張五道：「我看這說不定是鮮于仇和冷呼兒那兩個狗東西幹的！」

劉獨峯道：「他們身任官職，還不敢明目張胆，再說，這兩人武功不大濟事，未必能使這兩種歹毒絕倫的妖功！」

廖六又問道：「爺，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戚少商忽道：「把我押出去，交給他們。」

劉獨峯微訝道：「你剛才不是說話，要挺下去報仇雪恨嗎？」

戚少商的話音有一種萬念俱灰後的平靜：「不錯，我是要爲死去的兄弟朋友報仇，沒想到，却又連累這許多連見也未見過面的無辜。」

劉獨峯忽然站了起來，背負雙手，來回走了幾步，這次他竟似無視于地上的塵埃：「不管是誰，這種作爲，都爲天理不容。」

然後，他突然停了下來，望定戚少商一眼，道：「故此，我們更不能把你交出去！」

戚少商道：「爲什麼？」

劉獨峯道：「你好歹是個俠義之士，就算我把你交出去，也決不交給辱殺好漢的卑鄙小人！」

戚少商道：「你……」忽然哽咽，說不下去。

劉獨峯陡地喝了一聲：「誰？」

一人倉惶而入，向劉獨峯拜倒。

劉獨峯上前一步，把他扶起，道：「賓兄，我早說過，你我非以廷禮接見。」

來人正是此鎮小官賓東成。他執意要拜倒，對劉獨峯愁刻意討好，着意結納，但他被劉獨峯這濶袖一挾，只覺一股柔力將身子托起，再也拜不下去。

賓東成慌忙道：「下官不知劉捕神諸位在談要事，貿然闖入，該當向劉大人討罪。」

劉獨峯知道賓東成此人虛禮既多，又好丟虛文，實不耐煩地細談，只說：「外面都是些什麼人？」

賓東成道：「城裏郝大將軍身邊的九大護衛。這九位勇士，個個驍勇善戰，立過大功，今番得郝將軍恩准，前來爲劉大人金軀保駕，亦可算是下官和郝將軍的一番心意……」

劉獨峯懔然一震，却道：「慢着！你是說郝將軍從城裏調來了『無敵九衛士』來此處？」

賓東城連忙道：「是呀！這九位大英雄、大勇士是郝將軍身邊愛將，這次郝將軍肯把他身邊九位衛士派來，便是爲劉大人面子夠，貴重之軀，決不能受近日一帶作亂生禍的妖人騷擾，所以才特別遣派這九位——」

劉獨峯即問：「郝舜才是怎麼知道我來了這裏的？」

賓東成聽他直呼郝將軍之名，暗知不妙，但却不知何故得罪了劉獨峯，只嚇得忙不迭地道：「下官該死，下官該死，下官見近日怪事四起，禍亂頻生，囚犯逃竄，既担心下官部屬不才，無法保護劉大人周全，又答應過郝將軍，如果有何貴人顯要到來，務必要先通報他知道……故此，下官愚魯莽撞，昨日通知了郝將軍，郝將軍一聽得劉大人來了，便毫不猶疑，今早就提來了這九位勇士……劉大人可不要見怪，這九位勇士，雖遠遠比不上大人神功蓋世，但忠心耿耿，胆色過人，還……」

劉獨峯一揮手，制止他再嘮叨下去，向張五、廖六道：「準備啓程。」

賓東成惶恐起來，但他又不知道自己錯在那裏：「劉大人，您息怒，我撵走他們就是，請您——」

劉獨峯道：「不關這九人的事。你不該把我在這裏的事告訴郝舜才。我們馬上就走，我們來過的事，千萬不可再洩露出去——」

他頓了一頓，沉聲道：「否則，回京以後，你的烏紗帽……。」

賓東成不料自己這一趟馬屁拍到了馬腿上，覺得自己頂上的烏紗，當眞要逸空飛去，嚇得只會說：「是是，是是是，下官……」

劉獨峯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道：「你先出去。最近的怪案，你管不來的，儘可能去安頓死者家屬，重加撫恤便是了。」

賓東成只會道：「是是……」

劉獨峯打開了門，道：「請。」

賓東成可憐巴巴的走了出去。

劉獨峯沉思着回身。廖六道：「爺，咱們眞的要走？」

劉獨峯沉重地道：「非走不可。」

張五道：「爲什麼？」

劉獨峯道：「如果這些怪案都是爲試探我們在那裏而生的，那麼，賓東成的行踪，一定爲敵人所注意，加上郝舜才這下着意示好，派了手下九名要將過來，對方如果精細厲害，早就留心了，咱們再呆在這裏，不安全至極，非走不可。」

張五道：「不如——」住口不語。

劉獨峯如冷電般盯了他一眼，只說了一個字：「說！」

張五道：「我們跟他們面對面，拚一拚！」

廖六也插口道：「對，他們犯上那麼大的案子，咱們也該爲民除害。」

劉獨峯搖首道：「不。」

張五、廖六臉上都有失望之色。

戚少商忽道：「你們有所不知，他不是不敢拚，而是對方萬一奉有聖旨，持有密令，如果堅持硬拚，那是違抗皇命。就算對方沒有奉命，這一出手相對，無疑是跟傅宗書正面爲敵，我看，你們的『爺』竭力避免這僵局。」

劉獨峯淡淡地，說道：「你說對了一半。」

戚少商問道：「但却不知錯的是那一半？」

劉獨峯道：「他們大致並未受旨，否則，大可明正言順，要各省各縣官衙交出在下及閣下便是。我一則不願與傅丞相正面爲敵，二則……我跟九幽老怪，有些淵源，我希望他不要逼人太甚！」

戚少商哈哈笑道：「你們官場裏，淵源可眞不少！」

劉獨峯似沒聽出他語調裏譏誚之意，只道：「跟你在江湖上朋友的因緣，也差不了多少。」

廖六道：「那我們該怎麼走？」

劉獨峯雙眉一皺，道：「這兒有幾條路回京的？」

廖六道：「一條是官道，經過燕南縣直至丹陽城，轉巴道回京；另一條是捷徑，翻過無趾山，再轉入鄴城，然後抄小道上夕陽崖，如此轉轉折折回京。」

劉獨峯只沉吟了一下，就道：「這大小二道，九幽老怪必巳留意，不能走。」

廖六道：「還有一條路。」

張五道：「水道。」

廖六道：「我們可以乘舟西行，航入易水，以水路縮減行徑，待離開這一帶之後，才上岸返京。」

劉獨峯道：「水路是萬萬不可的，因爲九幽老怪精通水性，在水裏遇上了他，敵優我劣，決非其敵！」他用手輕拍了拍茶盃盅蓋又道：「不是往回京的路，又有幾條？」

廖六眼睛亮了一下，道：「一共也是三條，一是！——」

劉獨峯截道：「三條都不走。」

廖六和張五都是一怔。

劉獨峯道：「我們往沒有路的地方去。避開有水的地方，避開極宜佈陣的亂石絕壁，這都是善於佈陣的九幽老怪易於發揮的所在。我們往沒有人迹，沒有路的地方去，帶好乾糧，營帳，躲它幾天，讓九幽老怪摸不着頭緒再說。」

廖六道：「可是……」

劉獨峯道：「可是什麼？沒有這樣適合的地方麼？」

廖六惶惑地道：「有是有，可是都很髒亂……我們，又只剩下兩師兄弟，恐怕服侍您不週……」

劉獨峯看看自己潔淨的一雙手，又望望自己潔淨的一雙脚子，微微嘆了一口氣，道：「算了，這是什麼時候，髒就髒一些罷，只是辛苦你兩人了。」他頓了頓，又瞧瞧自己中指上的翡翠玉戒指，同時看見自己巳斷了的一隻尾指，正裹着白布，仍滲出血水來，心中大感煩惡，喃喃地道：「實在不該來這一趟的。」

他在京城裏養尊處優，原可不必親出捉拿戚少商，就算皇上降旨，他也大可詐病養晦，皇上不致即降罪於他。他也料不到在這追捕押解的過程裏，會發生這麼多事情，有這些種種不如意的變化，這使他很氣惱。本來，他決意視此次捕押爲最後一次，而且爲了解救在京裏一些好友身受的刑枷，他毅然承担這個不討好的重任，結果現在夾在幾重矛盾與爲難下，進退不得。他既不能完全秉公行事，因爲他發覺這「公」是陷人於不義；他又不能完全站在正義來對抗强敵，因爲他有太多的顧慮，使他不能作一個決然的姿勢。他只有維持自己「捕頭」的責任，既不讓人傷害他押解的囚犯，也不讓他的「同僚」侵犯到他的權威，同時，亦不會讓他的「囚犯」脫逃。

在這事件裏，他至少巳損失了一隻手指，和四名愛將。

他想着有些苦惱，道：「你們不必管我，看顧戚寨主便是。」

戚少商道：「你們如想輕鬆一些，何不解開我雙脚穴道，我答應只要大局還是爲你所控制，不逃就是。」

劉獨峯斜睨着他：「你不逃？」

戚少商道：「我不逃。」

劉獨峯又問道：「你會跟我們行動一致？」

戚少商道：「他們是來抓我的，我若落在他們手上，比落在你手上，要慘一百倍都不止，我要逃，也要逃出他們的魔掌，不是你們。」

劉獨峯覺得如果戚少商肯合作，倒是大可減輕負担，於是道：「你說話可要算數。」

戚少商道：「我得先聲明，要是大局仍控制在你手，我不逃，否則，我就要逃命了。」

劉獨峯沉吟了一下，道：「一言爲定。不過……你的傷——」

戚少商苦笑道：「有這幾天調養，稍好轉了一些兒。」

劉獨峯撫髯道：「如此甚好——」

忽然外面一陣喧鬧，「砰」地一聲，有幾條人影衝了進來。

× × ×

這幾個人衝了進來，一齊下跪行禮。「屬下給劉大人請安。」

劉獨峯臉上浮起了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只道：「你們來得可正是時候。」

只聽賓東成氣急敗壞的說：「誰叫你們來的！快回，快回！」他剛才巳極力攔阻過這九名邊防守將郝舜才的近身侍衞進來，可是這九人却不肯聽他的話，他只怂劉獨峯見責。在外縣僻鎭當個小父母官，邊防小將雖然是個肥缺，但對能夠在天子面前說得上幾句話的朝廷命官，總要矮上一大截。他寧可得罪郝將軍，也不敢開罪劉神捕。

那爲首的大漢滿臉笑容的道：「賓爺，這可是你的不是了。」

賓東成氣得鼻子都白了，他身旁兩名衙役，巳手按刀柄，一口叱道：「大胆！」一口喝道：「閉嘴！」

賓東成一擺手，制止兩名手下有所行動。那兩名衙役瞧在職責上頭，不得不吆喝了幾聲，充充模樣，其實要他們眞箇出手對付邊防將領的親信，那可眞要他們的命！

他心裏總是盤算，自己還要在這地方混下去，好歹都是直接負責治安的地方官，但郝舜才手握兵符，儘量不要扯破了顏臉。當下强忍一口氣，道：「洪副統領，你有什麼高見！」

大漢笑吡了牙，但話鋒分毫不讓：「高見不敢當！賓老爺是知書識禮，我洪放斗大的字都不識得一個，只知道劉神捕是萬民景仰的大捕頭，這次因公蒞臨本縣荒鎭，我們郝將軍慕名巳久，誠心結納，賓大人這下拒人於千里之外，把劉神捕這麼一位名震八表的人物，關門藏了起來，其他欽儀劉神捕的人，豈不是都要求見不得了？您老這般做法，豈不是將軍抱憾，錯失交臂？」

賓東成怒道：「如果我有意把劉神捕的行藏遮瞞，郝將軍又怎會知道劉神捕來了？你這番忐也無理！」

洪放仍然笑着，笑得十分謙卑。「屬下不敢無禮。劉神捕這下明明要走，將軍早料有這一着，要我們先行一步，保護劉大人，將軍隨後就到。」

賓東成氣得跺足，只道：「劉大人，你看，這……我左右做人難哪。」

劉獨峯知道賓東成攔不住這九人，才讓他們闖了進來，實非他有意設計，便道：「是我叫他不必張揚的。他通知了郝將軍，我很不高興。我這番來，原有重要任務，不打算通知任何人。」

洪放似沒想到劉獨峯會這樣說，怔了一怔，仍滿臉笑容地道：「將軍是怕這一路上不平靖，特別要我們九人來侍奉劉大人的。」

賓東成道：「咄。路上不平靖，劉大人天下無敵，誰敢招惹？就憑你們，就保護得了劉神捕麼？」

劉獨峯雙眉微微一皺道：「諸位請回，我承辦一些案件，不宜偏勞各位，請轉告郝將軍一聲：將軍好意，在下心領了便是。」

洪放等人互覷了覷，其中一個瘦子道：「郝將軍命我們前來，要是我們違命自去，必遭重罰，劉大人可否稍待片刻，俟郝將軍親來拜會再說？」

劉獨峯心忖：郝舜才這一來，可就更加招搖了，當下便道：「不必了，我們這下正要趕路，馬上就走。」

洪放笑笑道：「將軍想必巳啓程，劉大人不必久候，只需片刻，將軍必定可以趕到……」

劉獨峯森然道：「我有公事在身，如有延誤，你們負責得起？」

那九名漢子一齊變色，都俯首說：「不敢。」

劉獨峯知道這一句話巳然奏效，心下一陣慚愧：利用權職，權威，的確可以享受很多常人不能有的方便。自己一直力求避免，但有時爲情勢所逼，一樣不能或免。只要有了個開始，濫用特權，就會不知不覺的腐化下去，造成肆施淫威。自己尚且如此，定力不夠的人更不堪設想。其實，他在此地並沒有什麼特殊任務，只是爲了躲避敵人追擊，只好這般說，以免這干人老是夾纏不休；但這般說了，自己分明是仗聲威唬人，實在問心有愧。

他雙手一拱，向九人道：「諸位請了。」闊步踏出；張五、廖六押着戚少商，走出了賓府。

迤邐的泥道，穿過衙街，不知往何處延伸？殘垣上有一叢草，在陽光下水葱也似的碧綠，乍看還以爲草端上都白了頭。

長路漫漫。

× × ×

他們沒有馬上離開燕南鎭。

這鎭上有兩家客棧，一大，一小。大的較乾淨，小的很骯髒。規模大的價錢在規模較小的三倍以上。過路的客人，沒有錢的，多選小的住。大的客人並不多，可是一旦有人住上，一個頂得住小店裏住四人。所以，總計算來，還是大店賺錢，小客棧只能維持門面。

人就是這樣，仰臥不過三尺來地，但要好的，要乾淨的，要講究體面的，也因爲這樣，店子越開越漂亮，人爲了要充這些體面，手段只好越來越骯髒。

劉獨峯等走進了那家小客棧。

這當然不是劉獨峯的本性。

他一向注重享受，好排場，講舒服。

他們從前門走了進去，不到半個時辰便自後門蹓了出來。

進去和出來的時候，巳完全換了個模樣。

劉獨峯變成了個商賈。本來撓在頦下的五綹長髯，而今繞纏兩腮，一雙本來極爲凌威凜凜的眼睛，用肉色的黏泥貼在眼蓋上，使得看得眼臉如刀裁，眉尾用染黑的玉蜀黍莖鬚黏上，垂及眼角，穿上城裏綢商的雲雁細錦，頭戴大裁帽，皀履革帶，看起來福泰團團的，完全變了個模樣。

戚少商却裹在鶴氅之中，頭戴席帽，活像個在中暑的病人，連行路都沒了氣力，看人更不帶眼力。

張五和廖六則上身着襖，下身青褲，頭繫布幘，脚綁行纏，四人雇來了一匹馬車，給足了銀両，張五扶着裝扮成「病人」的戚少商上車，劉獨峯也翻入車篷之內，由廖六打馬趕車，匆匆離開燕南，直驅無趾山。

燕南是個大鎭甸，來往商賈自然不少，這情景就像一個商客帶着個患病的子侄去城裏求治，誰也不起疑心。

這些化裝，自然都是張五的把戲，以圖瞞過敵人的視綫。

至於能不能避過敵人的注意力？或許這只是假想出來的敵人——敵人根本就不

存在？這都是難以逆料的事。在意外發生之前，感覺到危機的伺伏，設法去避開它，是門最高深的學問。因爲危機雖在，但被你料敵機先，先行避開，或先將其徹底毀滅，危機就不存在了，誰也不知道危機是不是果眞會發生？不像危機眞的發生之後，悔不當初之際那末分明清楚。

眞正的高手，是要在危機發生之前覺察出來，而不是在危機發生之後，才去痛悔。

× × ×

劉獨峯裝扮成商賈模樣，貼上了許多「假鬚」，黏上了許多「肉泥」，變成了個福氣惇惇，反應遲鈍的商賈，劉獨峯自然不喜歡。

他出身素封之家，富裕尊貴，生活舒適已極，但始終保養得好，練功極勤，所以依然矍鑠雄健。這段日子以來，爲了追捕，押解戚少商，已吃過不少苦頭，而今又叫他沾沾泥塵的喬裝打扮成個胖商賈模樣，心裏雖老大的不願意，但仍然不哼一聲。

因爲他知道，若不如此，難免就要遇上危機：要押活的戚少商回京，這一路上就得要委曲自己一些。

張五知道主子難受，所以已經儘量不替劉獨峯濃裝——不像戚少商，臉上青的藍的白的粉堊塗了一大堆，要是往帽子底下一張，活像個古墓的殭屍。

馬車轆轆。

起先一個時辰，道上還有行人車輛，不久之後，行人漸少，路漸崎嶇。

廖六果是個趕車能手。馬匹都像跟他有默契似的，要牠們急馳就急馳，緩行就緩行。但速馳徐行，車上都不感到震盪。

戚少商忽然想起連雲寨的兄弟：他們也各有各的本領。像「千狼魔僧」管仲一，就善於召獸驅狼，「賽諸葛」阮明正，運籌帷幄，「陣前風」穆鳩平，能決勝千里……但也有一些兄弟，狼子野心，不惜賣友求榮，枉自相交一場……

忽聽廖六低吟兩聲，又尖嘯數下，似跟馬匹交談，又似是喃喃自語。

張五連忙道：「爺，屬下過去察看察看。」

戚少商警省地道：「什麼事？」

劉獨峯說道：「小六子發現，有人跟踪。」

戚少商憤笑道：「這些冤魂不散的，眞非要戚某人頭不可！」

劉獨峯笑道：「你的人頭我已定下，要你的頭得先問我。」

張五臉有憂色，道：「爺，要不要屬下先去探路？」

劉獨峯道：「你別急，小六子已過去看了。」

戚少商微微一愣。馬車仍然疾行有度，廖六却已不在轡前縱控，看來，廖六的御馬術比張五的易容術不遑多讓。其他四人什麼雲大、李二、藍三、周四等，想都必有過人之能，都因爲追捕自己而一一死於非命，不但可惜，在劉獨峯和張五、廖六心，也想必悲痛莫名。

戚少商不覺有些歉疚起來。

忽聞車外幾聲低嘯微吟。

那是廖六的聲音。

他已回到轡前，就像從未離開過篷車一般。

劉獨峯道：「是他們。」

張五臉上已沒有那麼緊張。

戚少商不禁問：「是誰？」

劉獨峯道：「那九個人。」

戚少商道：「『 敵九衛士』？他們跟來幹什麼？」

劉獨峯哂然道：「壞就壞在他們眞以爲自己『無敵』。」

張五請示道：「爺，屬下去把他們打發？」

劉獨峯沉吟一下，向帘外道：「離下一個歇脚處有多遠？」他的聲音不大，也不高昂，但剛好可以送入廖六耳裏，馬蹄車輪聲也掩蓋不住。

廖六道：「離開黃槐山神廟，不到三里路，那兒很合歇息。」

劉獨峯向張五道：「反正不急，到那兒才略施小懲，把這干無聊的東西趕回老家去。」

張五臉上露出興奮之色，恭聲道：「是。」

戚少商見張五還很容易便流露出一種少年人的氣盛和頑謔之色，便道：「敢問五哥，今年貴庚？」

張五慌忙道：「戚寨主，千萬不要折煞小人，叫小五子即可。我叫張五，原字五可，今年十九，我們跟隨爺，以先後入門定長幼，所以廖六雖比我年長，但因遲我兩年入門，只好屈居老么。他原名廖六德，其實無能無德。」

只聽廖六在外笑啐道：「死老五，你又在背後嚼舌什麼？」

張五笑罵道：「你這小六子，五哥也不呼喚一聲，沒長沒幼的鬼叫什麼！」

劉獨峯笑道：「他們就是這樣，愛鬧愛玩，入我門下，正經事兒沒辦成幾件，倒愛鑽邪門歪道，嬉笑玩鬧……」說到這裏，忽然念及雲大李二藍三周四已歿，心裏不禁難過頓生，話也接不下去。

戚少商因爲先前已愧疚過了，現下知道劉獨峯傷懷，就沒有特殊的感觸，反而生起一種奇怪的對照：雲大等六人，加入劉獨峯門下，以先後定輩份，一如「四大名捕」投效諸葛先生門下一般。可是，「四大名捕」，名滿天下，威震八表，這六個人却只是隨從，在武林中，既無雅號之名，也無赫赫之功，可見人的命運與際遇，是何等的不同。

一個人無意間的一個決定，足以改變他的一生。

——息大娘如果不維護他，現在「毀諾城」想必固若金湯。

——雷捲若不支持他，江南雷家便不會兵敗人亡。

——連雲寨的兄弟不跟着他，也許便不會有這場浩刦！

「到了！」

這一聲語音，把戚少商喚回了現實。

掀開簾子，日正黃昏，幾棵蒼勁的松樹，掩映着一角的廟宇。

戚少商看着古舊的匾牌，上面寫着幾乎被塵網遮及不見的字：

「山神廟」。

× × ×

這廟宇已失修多年，廖六找了一處比較乾淨的青石板，找了兩個破墊子，一個替劉獨峯墊下，另一個要給戚少商，戚少商搖了搖手，謝道：「不必。」

俟廖六生起了火，要烘乾糧和葫蘆裏的酒之時，張五已靜悄悄的蹓了回來。

他雖然像貍貓一般無聲無息的閃進了廟門，劉獨峯已然察覺：「怎樣？」

張五立即頓住，垂手道：「稟爺。他們知道我們在這廟裏歇脚，便在一里外的軍塚處歇脚，我過去張了張，的確是那九位『無敵人物』。」

劉獨峯撫髯正欲說話，發現長髯收攏鈎到腮邊去了，嘴裏道：「這九人居然跟得上來，也算是個脚色。」

張五道：「爺，要不要我這就去打發打發。」

劉獨峯道：「急什麼？等小六子煮頓好吃的，你們兩人才一塊兒過去。」

張五道：「爺，打發他們，我一人就可以。」

劉獨峯望望天色。「天快要黑了，摸黑下手，事半功倍，而且也好叫他們認不着點子。」

張五轉首向廖六叫嚷，道：「小六子，還不快些把食糧弄好，咱們要去鬧樂子哩。」

廖六逕自把乾肉往火上烤，撒了一些調味料兒，笑道：「快了，快了。咱們打發掉那幾位無敵的大爺們，這柴草上的火頭還未熄呢！」

劉獨峯向戚少商笑道：「你看，我這幾位伴在身邊的人，還倒像小子們鬧着玩哩。」

戚少商又想起他那一羣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一塊嬉鬧、癲在一團的兄弟們，不覺心裏一陣黯然。

× × ×

乾糧——恐怕是江湖人最怕吃但最慣吃的食物。

人在旅途上，不是那裏都有食肆、酒樓以供療飢的，爲了不餓在荒山僻壤，帶着乾糧上路是必須的。

不過絕少有人像他們手上的乾糧那麼美味——經過廖六的泡製，這些乾糧比大魚大肉還叫人垂涎。

戚少商忍不住讚道：「六哥的手藝眞是一絕。看來『厨王』尤知味眞要親嚐了。」口裏剛提到尤知味，心裏就念及息大娘，一時再也說不出話來。

他在心裏狂喊，叫自己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她……他現在自身難保，命在旦夕，一生全無希望，再要想息大娘和從前的老兄弟，除了倍加傷心，肯定與事無補。

廖六謙了幾句，和張五打掃出一塊乾淨之地，用草荐墊底，再以緞絨覆蓋其上，置妥小枕、暖毯、撥好火蕊，這才向劉獨峯請命：「爺，屬下跟老五去把那干煩人的傢伙撵走。」

劉獨峯盤膝而坐，眼觀鼻，鼻觀心，手揑字訣，正在默練玄功。「去吧。可是別殺傷人。」

張五道：「是。」兩人並未走開。

過得半晌，劉獨峯奇道：「去啊。」

廖六道：「是，爺。」仍不離開。

劉獨峯睜眼。「嗯？」

廖六眼珠子往戚少商坐落處轉了轉，「爺要自己保重。」

劉獨峯莞然一笑：「不碍事的，戚寨主不會趁此開蹓的。」

戚少商心裏明白，插口道：「我就算想蹓，在劉大人的法網下，也逃不了。」

廖六道：「這樣，咱們去了。」

劉獨峯揮手道：「去罷。」心裏却有些納罕，怎麼這兩名跟隨自己多年的部屬，今晚却如此婆婆媽媽起來？

張五、廖六常抬着劉獨峯追捕犯人，翻山越嶺，而且還不讓轎裏的劉獨峯受震動，輕功自然極高，再加上他們藉夜色施五遁隱身法，更加是神不知、鬼不覺。

他們分頭而去，不久後又在一株被雷劈了一半的盤根古樹下會合。廖六吐吐舌頭說：「那叫洪放的，耳力不錯。我還險些兒教他發現了呢。」

張五道：「他們是分成三批，以東、南、北三個方向，各距一里，離山神廟也有一里之遙，各有三個人，照這情形，一且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必有一套自己的聯絡暗號。」

張五想了想，道：「這陣勢擺明了是三面包圍，網開一面，那向北之處易水南流之秘魔崖，誰也渡不過去。」

廖六道：「他們一批三人，分作三人，是跟咱們耗上了。」

張五道：「他們力量分散，咱哥兒倆正好逐個擊破。」

廖六微笑，說道：「不是擊破，是嚇破。」

張五笑了起來：「難道你想……」

廖六笑了笑，道：「這不也是挺好玩的嗎？」

× × ×

火，並不是燒得很旺盛。

這三名衛士，正在吃着乾糧，他們不敢太喧鬧，也不敢把火撥得太盛，便是因爲不想驚動一里之外山神廟裏的人。

這三名衛士自然怨載連天。

這三人從圍着火堆開始，就一直怨箇不休：

「將軍也眞沒來由的，偏要咱們跟着這姓劉的，受寒捱餓的，全沒道理！」

「誰敎咱們是下人呢！將軍叫咱們向東，咱們還敢往西走不成！」

「將軍把我們師弟兄九人都遣了出來，萬一有人暗算他，豈不危險！」

「這小地方有誰敢太歲頭上叮虱子，如今不似當年，咱跟將軍一起剿撫亂匪，那時可眞是步步驚心。」

「現在將軍可高俸厚祿，太平安定了，咱們呢？可還不是在這裏餐風飲露！」

「看來將軍還是只寵信洪老大一人，咱們在他眼裏，算不上什麼東西！」

「算了，就少一句罷。」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漢子道：「洪放比我們狠，功夫比我們强，最近這一兩天他又似轉了性子似的，臉上全長出瘡痘，不知是不是染了那股子尋香院的毒？脾氣可戾得很，這下子跟他拗上可化不來，都少說幾句罷。」

「不說便不說了。」最多嘮騷的高個子起身伸了伸懶腰，「咱去解小溲。」

（未完・廿二）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偷心人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非洲黑豹珠寶店被刼，又是有游天虹的指紋和模擬他的房車和車牌號碼，林浩探長雖然不懷疑游天虹，但小牛因離開了餐館一段時期，故受到嫌疑被拘留，但經過指紋化驗報告之後，却案和游天虹有關，因爲現場的指紋與他的指紋符合，要拘留歸案，使游天虹百詞莫辯，如果被拘留在警局，更難以自白其非，不如出走，靠自己偵查比較妥善，故出走躲避在汪用家裏，汪用和辛尼是同學，通過他的關係，在警局取到游天虹落案的眞假指紋，放大分析，辨清眞假，汪用原是記者，便在報紙上指出警方濫用職權，隨便緝人，令到警方極之尷尬……

妖術催眠　幾番上當

「讓我告訴你吧。」那人把刀子一晃，哼一聲道：「我是來要殺你的。」

游天虹聽到這裏，幾乎就要撲將出去。但是，從門縫中偷窺，却發現那傢伙又像在說笑，志在嚇嚇汪用而已。因此，他又頓住了。

汪用非常鎮定，反問道：「你到底是誰？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你想知道我是誰，那當然容易得很了。因爲，我告訴你之後，你也不會有機會去告訴別人。」

「我與你無冤無仇，你何必一定要殺死我呢？」

「道理很簡單，只因爲你太多事。警方查不出的事，你却在報章上公開，你以爲自己一定十分聰明，是不？」那人冷笑一聲，「如果閻王知道你因爲一篇特稿揭開眞假指紋之後，而斷送了大好生命，那麼，他一定板起面孔，大罵你是蠢材。」

汪用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就是那個僞冒游天虹的人。」

「對了，你猜得一點不錯。」那人又將刀子抵住他的咽喉。

汪用一點也不驚慌，因爲他知道，游天虹一定聽到了這些說話。眼前他不動手，也許是希望自己設法套取對方更多的口供。

於是，汪用笑道：「兄弟，你的確聰明，所以，游天虹也沒奈何你。不過，你似乎疏忽了一點點，就是我死了之後，警方一定會懷疑是你做的。更容易想到我那篇特稿去。」

「那你完全錯了，我絕非那種大意的人，我會先令你親筆寫下一張字條，說明是誰殺你的。」

「你要我寫上誰的名字？」

「游天虹。」

「警方也知道，游天虹不會殺我的。」

那人一陣格格大笑：「可惜，到時沒有生口對證，而你的親筆遺書，當然就是唯一的綫索。到時，只怕那個姓游的還是百詞莫辯。」

「殺人總得要有個動機的，他又憑什麼動機來殺我？」汪用故意問道：「而且，游天虹從未到過我這裏來，他絕對不會有指紋遺留下來的。」

「你放心吧！我會做得天衣無縫的。你一定看不出，我這透明膠手套，就像人類的皮膚

組織一樣，有極細微的毛管，所以手掌的熱力，同樣可以透發出汗氣來，於是便可以同樣的遺下指紋。」

「你說的，當然是假的指紋吧？」

「是的，你眞聰明，竟猜到了我能夠用假指紋去陷害游天虹。」那人咭咭大笑。當笑聲停止之後，又說：「不過，有一件事你一定不明白，爲什麼我每次要利用一個女人做我的助手？」

「留下了人證，讓游天虹無從爲自己來辯護。」

「但是，你又用什麼方法控制她們？」

「一種妖術。」

「哈哈，現在，我就要把這種妖術施到你的身上來了。在未施術之前，你趁着還清醒的時候，有什麼問題，趕快提出來吧！」

「爲甚麼你還要多此一擧？」

那人笑道：「第一，讓你知道那些女人爲什麼會聽我指揮。第二，如果不對你施術，你一定不肯寫下一些字跡，讓警方再將游天虹進行缺席審訊。但是，施術之後，你就身不由主的，一定會寫上：『殺我者游……』，單是這樣就夠了。」

「你剛才說什麼缺席審訊？」

「警方捉不到他，但他是一個殺人犯，到頭來可能先來一個缺席審訊，把他判了死刑再說。」

「你的辦法，也夠狠毒，就是不知道我會不會這麼輕易接受你的妖術而已。」

游天虹從門縫中，看見那傢伙得意洋洋的，眞想立即就衝出去，跟他拚個你死我活的，可是，他却給一種好奇心驅使，要等下去。

果然，那傢伙一邊用尖刀指住汪用，一邊喃喃自語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汪用瞪住他出神，漸漸變得軟弱無力。

那人的背部對住游天虹的視綫，所以，游天虹只能看見汪用的呆滯表情，却無法看得見那人的面部表情是怎麼樣的。

游天虹根據剛才他們的那番對話可以知道，只要汪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寫下一些字跡，那麼，那傢伙就會殺死他！

所以，游天虹決定待他執筆寫字的時候動手。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門鈴響了起來。

昏昏欲睡的汪用，似乎一無所覺；但是，那個持刀要脅住他的傢伙，却聽到了。

游天虹立即退到士多房內，同時將房門掩上了一點兒。卻仍然保持留下一條門縫，使他在裏面可以窺見外面的一切情形。

奇怪的事情出現了，木無表情的汪用，在那神秘怪客的指揮之下，漸漸走向門際。當然，那怪客也同時走向了門邊。

他自門眼窺出去，外面有個男子，脅下挾住一大叠報紙，手上有張紙，看過去有點像收據。

怪客下了防盜鍊，對汪用喃喃自語的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見汪用開了門，問道：「有什麼事？」

游天虹聽出了這聲音，卻不是汪用的，而是那怪客的。

游天虹不敢讓士多房的門推得太開，否則，那怪客就會發現他的所在。但是，他又不能把門掩得太緊，否則，他會什麼也聽不到。

這時候，門外那男子叫了入來，道：「收這個月的報紙費。」

「多少錢？」

「三份，一個月共是九十元正。」

「你等着！」那怪客立即把一張百元鈔票遞了出去，不必找續了，算是小賬吧！」

「謝謝你，汪先生。」門外的報販把一張收據揷入來，「這是收據。」

怪客再也沒有答他。「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汪用還是呆若木鷄似的，一絲兒表情也沒有。怪客一輪喃喃自語，汪用又身不由主的，走回到沙發旁邊的几子之前。

几子上放有紙和筆。

游天虹知道時機不再，就立即自士多房內，一衝而出。

士多房的門是由內向外推的，游天虹故意用力一推。

「砰」然一聲響，嚇得怪客連忙回轉身來，游天虹與他打了一個照面，也認得他就是那晚在街頭上搏鬥過的青年男子。

游天虹凜然道：「你是什麼人？」

可是，話還未說完，那怪客手中刀已經飛擲而出，而且來勢疾勁無比！

游天虹早知有此一着，身形一偏，「篤」的一聲，那柄鋒利無比的尖刀，直飛入士多房之內。穩穩拮在木板之上。

游天虹又問：「你還有些什麼八寶？儘管都拿出來好了。」

怪客沒有作聲，一言不發，飛身直衝過來。游天虹馬步一沉，不閃不避，立即與他糾纏起來。

這不是頭一次碰頭，而是第二次。

第一次他們在富人住宅區的街道上，當時也是游天虹佔了上風的。

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怪客漸感不支，退向街門那邊。

游天虹步步爲營，進馬發招。迫得那怪客避無可避。同時，亦無暇將門上的防盜鍊拉開。這使到他不能一擧就直逃出去！

但是，那怪客突然又變得雙目放光，緊緊盯住了游天虹。

游天虹心裏一凜，連忙懾神定性，不敢讓視線跟他直接接觸。

豈料這麼的一分了心，就給對方有機可乘。突施一掌，登時把游天虹推得倒後了幾步。

游天虹幾乎站不住腳，險些兒倒在地上。那神秘怪客就趁住這一刹那間，「刷」的一聲，迅速把防盜鍊拉開了。

游天虹那肯輕輕地把他放過？雙足一頓，飛身直撲過去，抓住他的衣領，就是一拳。打得那怪客「喲」的一聲叫。

怪客給游天虹苦苦纏住，既不能施術，又不能一擧把他擊敗，爲之暗暗叫苦不已。

汪用一直躺在沙發之上，像是睡着了似的；但是他雙眼卻是張開的。

游天虹和那怪客打得天翻地覆。汪用似乎一點也不知道。

游天虹拳風虎虎，迫得那怪客退向士多房那一邊；他忘記了士多房內，有一把尖刀，只知道不能讓那怪客離去，也不能讓他太過接近門際。

怪客身手雖然不及游天虹，但是頭腦機靈。那間就在門後的士多房雖然黑漆一片。但他記得刀子剛才就飛擲進那兒去了。所以，他才故意閃避到這裏面去，希望再奪那柄刀子，就會反敗爲勝。

這是毫無辦法中的辦法。

怪客覺得游天虹神智清醒，而且意志十分堅強，不輕易在他身上施術；要打麼，又打不過他；想逃吧，又逃不掉。故此，只有這一辦法——以退爲進。

士多房內雖然黑暗一片，但是刀子亮晃晃的。

怪客退了進去之後，立即發覺了。他揀了一個極之有利的機會，突然伸手奪刀。

整個士多房丁方不過三尺左右，是利用空

隙地方作儲物用的。裏面有些木架子，上面放滿了一些鐵罐和玻璃樽之類；刀子就揷在這木架子之上。

當怪客突然伸手奪刀之時，游天虹還以爲是一個鐵罐之類，直至這傢伙揮刀直刺過來時，這才嚇得一跳。連忙閃避，但已經遲了。

游天虹只感到手臂一陣灼熱，痛得他急急倒退幾步。怪客乘勝進擊，再推刀衝前。

剛才在房內光線昏暗，但現在外面卻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游天虹左臂中了一刀，熱血正流得衣袖盡濕。幸而不是要害，加上他的身體頗好，牙關緊咬，暫時卻忘記了痛楚。急忙伸右臂一晃，就想彎臂搶進，施用「空手入白刃」的絕式；可是，怪客早想到對方不是易與之流，刀子挺進途中，中途變招，刀鋒直指向下路，兼且來勢兇猛。

游天虹一時分心，刀鋒直貫腿上的肌肉，痛得他幾乎昏了過去。

怪客接二連三的進襲，游天虹先後中了兩刀，痛得心慌意亂，加上流血過多，登時亂了方寸。

怪客看見游天虹節節敗退，神智顯然沒有剛才那麼清醒，於是他靈機一觸，又喃喃自語起來。

只見他雙目發光，游天虹感覺得他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他依稀聽到一些似懂非懂的說話，於是費神地去聽。

豈料這麼一來，正好着了怪客的魔道，神智也越來越加昏亂不已，卻漸漸無法支持下去。

游天虹忽然感到身體虛弱，搖搖欲墮，他的意識也越來越薄弱，他無法主宰自己，就像個夢遊病患者，一切都在下意識中進行，但是，這下意識也受到了怪客的操縱。

怪客不想殺他，因爲這樣子讓他死去，「千門奇俠」這個名字還是响噹噹的；「游天虹」這名字也會受到人們的永遠懷念。

但是，如果依照他——那神秘怪客的方法，游天虹將會在人們的心目中，造成一種極壞的印象，甚至，連最近發生的一連串罪案，他也無法否認。

於是，怪客把刀子放到游天虹的手中，讓他緊緊地握着。

游天虹只覺得這是做夢——一塲噩夢。

凡是發過噩夢的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他明知這是做夢，極力希望自己醒來，以免在夢中受驚。可是，往往無法在掙扎中逃離夢中的險境。當神智清醒過來之後，才知道那只不過是一塲夢而已。

游天虹的情形也是一樣，他希望自己從這塲噩夢中掙脫。可是，卻無能爲力，他似乎受到了一種無形力量的控制！

他握着刀，在怪客的指揮之下，伸向汪用的頸項間；儘管他知道這是他的好朋友，但是一切動作卻受到那神秘力量的控制，令到他身不由主的，刀子一分一寸的迫近了汪用……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門鈴又「鈴鈴」地响了起來！

怪客走到門眼窺視，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林浩探長的助手辛尼。

怪客所以大吃一驚，並非知道對方是個警察，來得太過突然，令到他的計劃無法及時完成。

他打開一條門縫問道：「什麼事？」

辛尼先是意外地一怔。因爲他發覺應門的人並非他的朋友汪用，但也不是游天虹。不過，他到底是個有經驗的警探，知道事有蹺蹊，便懂得如何應變，故意問道：「你是不是汪用先生？」

怪客道：「不，汪用先生出去了，你找他有什麼事？」

「嘿……」辛尼說：「有人叫我送個口訊來，他什麼時候回來？」

辛尼這麼說無非是想多看這傢伙一眼，以便看出破綻。因爲他明知這裏除了汪用獨居之外，沒有可能有一個陌生人留在這裏。

就在他打量着這怪客的時候，無意中透視進屋子的客廳中去。那是從怪客頭側的空間透視進去的。因爲怪客雖然打開了一條門縫，他卻極力以身體遮蔽對方視綫。

辛尼的身材較怪客矮了少許，視綫剛好能够由怪客頸項旁邊的空隙間望將過去；屋子客廳中的情景。辛尼雖然不能全部映入眼簾，但是，卻看見了一隻手，緊緊握住一柄刀。辛尼暗地吃了一驚！

但是，他也明白眼前的形勢，只要稍一疏忽，對方便隨時可以將門關閉。

在辛尼的想像中，他的朋友汪用可能給一名歹徒以尖刀威嚇，而由眼前那傢伙應門。那麼門關閉之後，情勢一定更加惡化了。

辛尼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驀地飛起一脚，踢向對方下部，怪客已經來不及閃避，應聲倒向屋內，辛尼乘機衝前搶了進去。同時，飛快地拔出佩槍，喝一聲道：「不准動！」怪客仍然倒在木板上，未及爬起。

辛尼防他逃脫，屈腿後踢，「砰」的一聲，把門先行掩上。喝道：「站起來！」

現在，辛尼看清楚了，持刀威脅住汪用的並非別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辛尼不知道他們受了妖術所控制，看見那神秘怪客站直了身體之後，又喝了一聲，道：「游天虹，你也站起來！」可是，游天虹木然不動，這令到辛尼非常之驚奇。因爲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下可以不聽命令，但必有反應才是。

然而，游天虹沒有反應，甚至受他尖刀「威脅」的汪用，同樣也毫無反應。

怪客站了起來之後，雙目閃閃放光，迫視着辛尼。辛尼只以槍咀對準怪客的胸膛，却沒有正視着怪客。

辛尼心裏生疑，用脚踢了游天虹一下，游天虹立即「隆」然一聲，倒在地上。

現在辛尼看得更清楚，游天虹的手脚全是血漬，很明顯的，他受了刀傷。

辛尼感到莫名其妙。他不知道妖術的厲害，只是無法想像得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但無論如何，他也知道，眼前最大的敵人，就是那個怪客。

正思想間，怪客身形移動，辛尼立即把視綫自游天虹的身上，移到怪客的身上。那怪客正待衝前，却給辛尼高聲一喝：「站住！」

怪客也明白到這是一支實彈手槍，只要他移動一下，便會中彈倒地。因此，他無可奈何的，又乖乖的，站在那裏。

辛尼問道：「你是誰？」

怪客道：「我是汪用的朋友。你沒有看見麼，汪用正被人威脅呢！」

「胡說！」辛尼哼了一聲道：「你可知道我是誰？我是警探。也是汪用的好朋友。我知道游天虹不會對汪用存有惡意的。」

怪客心裏一凜，立即又迫視過去。

辛尼和他四目交投，只覺得這傢伙雙目放光，像有一股電流似的。

怪客口中唸唸有詞，但辛尼却又無法聽到對方說些什麼。他只覺得自己的神智漸漸模糊起來，視力也逐漸感到吃力非常。

辛尼昏昏欲睡，剛才那一股威風凜凜的神氣，現在却不知道溜到那裏去了。

怪客一步步的迫近他，辛尼再也不會喝令對方立即止步！

這傢伙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語，令到辛尼吃力地傾聽。可是，越聽越糢糊不清，神智也越來越難以自我控制。

辛尼雙目呆滯，手脚也似乎痲木了。

怪客伸手去取手槍，辛尼半點反應也沒有。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雙手自地板上伸了出來，捉住怪客雙足一拉，怪客顯然意料不到會有此一着，一個踉蹌立即跌倒地上。

那雙手是屬於「千門奇俠」游天虹的。

游天虹剛才那一跤，跌得他的神智也爲之清醒過來。但是，當他神智回復清醒了之後，立即想起剛才那驚險的一幕。

他張眼看見那神秘怪客又在喃喃自語，雙目迫視着握着手槍的辛尼，便明白他又在施術了。

他當時躺在地上，看得一淸二楚。辛尼半點反抗也沒有。

游天虹一心想再看看這妖術有何秘密，可是一想到手槍落入怪客手中之後，後果便不堪設想。於是，便立即採取行動，先發制人。

游天虹雖然受創，而且，還流過了不少血。但是，那柄刀子沒有離過手。

怪客給他出其不意的拖到地上之後，游天虹立即翻身滾起。迅速以刀子抵住這傢伙的頸項間，同時喝道：「轉過身來，面對地板，否則，我一刀宰了你！」

怪客感到頸項間隱隱作痛，在刀鋒要脅之下，他只好照着游天虹的吩咐去做了。

游天虹主要是避開他那可怕的視綫，以免四目交投之後，又會受到妖術的操縱。

現在，游天虹已完全清醒過來。他知道一錯不能再錯，否則，他便會有生命危險。

於是，他推了辛尼一把。可是，辛尼也應聲倒在地板之上。

游天虹不敢把刀鋒離開那怪客，一直抵住了他的背部。即使辛尼倒地，游天虹的注意力也不敢分散；只要怪客輕輕一動，他就一刀揷下。怪客也明白到游天虹不是一個平凡的對手，他不敢頑抗，只可以伺機而動。

就在這時候，游天虹已經伸手到辛尼的腰間，摸出一副手鐐來，將怪客反扣起來。

游天虹的腿部和手臂，仍在不停地冒出血來，他担心怪客神通廣大，不敢理會到自己的傷勢，正待伸手去取過辛尼的手槍，準備繼續監視怪客。可是，辛尼就在這時候清醒過來。

辛尼自然也是給那一跌，而把他跌得清醒過來的。

游天虹把怪客推到牆角，說道：「你想要活命，就不可再動一下，面對住牆，站着不准動！」

怪客依然做到了。

辛尼這時才問道：「怎麼一回事？」

游天虹說道：「這傢伙深懂催眠術，所以，你決不能跟他四目交投，否則，你便會中了他的魔道。剛才我和你都是在這情形底下上了他的當的！」

辛尼恍然大悟，立即跑到雪櫃前，取過一壺冰水，照頭淋向汪用。

汪用也醒了過來。

辛尼一邊叫汪用替游天虹包裹傷口，一邊撥電話到警局裏去，把剛才的情形，約略告訴林浩探長。林浩立即親率大隊，趕到現塲來。

游天虹趁着警方人員未到達之前，向那怪客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利樹。」怪客說道。

游天虹又問：「爲什麼你要陷害我？」

「我也不知道。」利樹答道：「我也是受僱於人的，游先生。」

「受僱於人？」游天虹不禁一怔：「你是受僱於誰？」

「一位小姐。」利樹說道：「她要我這樣做。」

游天虹根本就不認識這傢伙，他說受僱於人，游天虹當然相信了。

可是，辛尼却揷嘴道：「我從來未見過職業兇手肯這麼賣命的。」

利樹說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只要有錢，我是一條爛命，這又有什麼稀奇？」

游天虹道：「誰僱用你？」

「我不能告訴你。」利樹說：「這是我的職業，我要有點商業道德。」

汪用氣極，想揍他。但是，辛尼阻止他，說道：「一切交由我們警方處理吧！」

汪用悻悻然說：「這傢伙剛才險些兒殺了我們三個人呢。」

辛尼說：「但總算有了個答案，要不是我及時趕到，後果更不堪設想。」

游天虹和汪用剛才有如在夢中一樣，問道：「你怎麼會來的？」

辛尼說道：「爲了今天報章的反應，探長要我來找汪用，希望這件事彼此獲得諒解，否則，事情鬧大了，徒然於事無補，雙方更加尷尬而已。所以，我打了電話給報社方面，但是，汪用未上班，我想，他一定還在家中，故此才摸了上來。想不到，却看見這個陌生人在這裏……」

游天虹想起剛才的情形，也暗自捏了一把汗。再聽辛尼說到他進來時，看見他的刀抵住汪用的咽喉間，便爲之打了一個冷顫。

是的，辛尼如果來遲半步，汪用固然死得不明不白，就是游天虹，也會含寃莫白，而成爲殺人兇手。

不一會兒，林浩探長已經帶着大隊警探，趕到現塲。

辛尼因爲聽了「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勸告，用手帕把利樹雙目綁住，這是唯一足以防止施術的最佳有效辦法。

利樹果然無所施其技。

大批警探，把一干人等，帶返警局落案。游天虹因爲受傷，而且也流了不少血。因此，被警方送進醫院中去留醫。

利樹被警探們再三盤問，也不允說出眞相。但是，經此一役之後，案情差不多大白了。起碼，警方不會再懷疑那一連串的案子，都是「千門奇俠」游天虹做的。當然，更不會是小牛做的！

於是，小牛獲得了無罪釋放。

成爲最有力證據的假指紋，是由一對差不多透明的軟膠手套上印下來的。警方再三檢驗，覺得這是令人驚奇的製作。

小牛急跑到醫院裏，去探訪他的師父游天虹。

游天虹因爲失血太多，須要輸血，正疲乏地躺在病床上休息。

小牛道：「師父，這回難爲你了。」

游天虹苦笑道：「不，你還苦呢。但無論怎樣，事情到此，總算告一段落了。」

「那傢伙到底是誰？」

「我從不認識他。」

「聽說他不肯說出眞實口供。」

游天虹笑道：「時間問題而已，警方問口供，最多方法。」

小牛也會心地笑了。

游天虹又說道：「雖然險些兒連性命也丟了，但是，捉到了元兇，總也可以鬆一口氣，如果抓不到這傢伙，相信警方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他有這麼大的本領，既可控制那些意志薄弱的女人，還可以把我的指紋僞裝得這樣相似。」

小牛束着眉梢說：「不過，我却有些不明

白，為什麼他專向女人下手？」

「女人的意志較為薄弱，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你想想，一個經常失眠的何晶晶，一個沉迷於四方城的香太太，這一類女人，神智不大清醒的，催眠術對於她們來說，最易生效。」

「不過，你、汪用和辛尼呢？三個都是男子漢，結果也一樣陷於昏迷。」

「是的，本來，催眠對於意志堅強的人來說，未必生效的。」游天虹說，「唯一的解釋，只有這樣：我當時受了傷，汪用工作晨昏顚倒，而辛尼這陣子，在警方最忙之際自然睡眠不足。所以，我們三個人都着了他的魔道。」

「我以為，未必就那麼簡單。」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聽人說過，印度有一種神奇的妖術，比催眠術更為厲害。」小牛說：「它可操縱一個意志薄弱的人去犯罪，甚至供他奴役。」

「也許你神經過敏吧，起碼這個利樹就不是印度人。」游天虹說：「目前我難明的，是他為什麼要對付我？」

「他說受僱，那當然是假的。」

「但我實際上，並不認識這傢伙。」

「如果用金錢把他收買，他沒有可能諸般設法陷害你。」

「我也這樣想。」

這時候，林浩探長突然推門入來。他含笑對游天虹表示了歉意。

然後說道：「這一塲風波，幾乎弄得你含寃莫白，現在，總算告一段落了。」

游天虹問道：「那傢伙招供了嗎？」

「是的。」林浩說：「其實，他不招供，我們也有辦法查出。」

小牛忍不住挿嘴問：「那麼，他是誰？」

「一個來歷不明的怪客，他說他姓利，但是，他的證件上寫住姓孫。」林浩又說：「姑勿論他姓什麼，我們已經證明他這人是來自印度的。」

游天虹想起剛才小牛一番說話，不禁一怔，反問道：「來自印度？」

「是的，印度。」林浩說：「他的目的地是澳洲，今次是過境性質，最多可以住半年就要走，他自己招出是個魔術師。」

小牛道：「對了，魔術師和催眠師，差不多同一道兒的。」

游天虹又問：「指紋呢？」

「指紋是假的，」林浩說：「我們驗過了那一對透明的手套，證明有偽冒你的指紋。但是，他從什麼地方取得你的指紋？」

游天虹想起了，辛尼曾把他的指紋偷給汪用拿去外面放大，但辛尼和汪用都不會是奸細吧？」

林浩又說：「我這次到來，目的是問清楚你，有沒有讓別人取去你的全部指紋？因為，那傢伙不肯招出他的同黨，我希望你能夠回憶一下，也許憑你的口供，可以一網打盡。」

但是，游天虹苦思片刻，仍想不到一些結果。他搖搖頭說：「我不會給人家取得全套指紋的，除非在無意之間。」

「但是，每一個指紋都是完整的，這傢伙非常有計劃，那附有指紋的軟膠手套，是特製的，手指套上都有極細小的毛孔，這樣，足可令到手上的熱力透出，透過薄如蟬衣的軟膠之後，指紋自可留下。」林浩解釋着說道：「由此看來，他不但有計劃，而且，還有科學的頭腦。」

小牛怔怔地問：「可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呢？」

「他說受僱於人，卻又不允說出僱主的姓名。」林浩說。

小牛道：「為什麼你不想想辦法？我知道你們要人招供有許多方法的。」

「沒有用的，什麼辦法都用過了。」林浩說道：「除非，能夠找到他的同黨。」

游天虹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有同黨？」

「可以想像得到的。」林浩說：「你不是說過，有個女人駕車接應他麼？」

游天虹說：「那可能又是一個無辜被他利用妖術迷惑住的少女而已。未必就是他的同黨吧！」

林浩探長看看腕表，說道：「時候不早了，我還要返警局去，希望你早日康復！」

游天虹伸出手來，笑道：「謝謝你。」

林浩與游天虹握過手之後，走了。

那一晚，小牛在黃昏時候，離開醫院。

小牛跑到附近一間餐室去吃晚飯，他準備晚上也睡在病房裏，陪伴着游天虹的。這件事也獲得了醫院方面的同意。

可是，就當游天虹在矇矇矓矓中醒過來的時候，看見一個身穿白衣的女子，正握住一把尖刀，直揷向他的胸膛！

游天虹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伸出手擋格！

尖刀鋒利異常，游天虹「喲」的一聲叫，手臂被戳了一刀，鮮血直冒。

游天虹手足本已受創，幸而經過一番休息之後，他的神智稍為清醒過來，頭腦也不似今天呆滯。

他想到「催眠術」三個字，便不會因為眼前這位是白衣護士，而稍為鬆懈。

他於受刀傷之後，立即滾身倒到病床的另一邊。

游天虹剛剛離病床，倒在床上，第二刀又揷了下來。

「錚」地一聲，刀鋒直戳進被褥中去，與鐵床相碰，發出了响聲。

游天虹拖着虛弱疲倦的身軀，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然後迅速站起來。

現在他手無寸鐵，而面對着的是唯一個像失去了理性的女人。只見她手握尖刀，又由床尾部份直繞過來。

若在平時，區區一個女人，他根本不放在眼內，但現在以他這個病殘之軀，又怎能敵得過這個凶神惡煞的女人？他只好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那知他剛一轉身，門際已閃出另一個女人來。她同樣是雙目放光，一身白衣，而且還見她口中唸唸有詞，她攔住游天虹的去路，而持刀的那個女護士，已經揮刀直上。

游天虹這時前後受敵，已無選擇餘地，唯有出手，只見他右拳橫揮，直毆向那女護士的身上，可是，那女護士並沒有跌倒，搖晃幾下，又重新站直了身子，隨即舉起雙手，直抓過來。

游天虹看見她雙目呆滯，像一具木頭人一樣，攘臂橫路，十隻尖如利刀的指甲，登時抓得游天虹痛入心肺。

轉眼間，背後一陣陰風乍起，那持刀的女護士又爬了起來，舉刀直刺。游天虹看見她失了理性似的，不敢怠慢，偷步縱跳，連忙閃了開去。

「喲」的一聲，尖刀直刺向另一個女護士的手臂間，只見她一聲慘叫之後，倒在地上。

游天虹回轉頭來，見狀大驚，一時間也忘記了自己身受的痛苦，運勁於臂，擊向那持刀的女護士，「隆」然一聲，女護士連人帶刀，跌向一旁。

在這電光石火之間，游天虹也不知道自己那裏來的一股蠻勁，竟能在疲乏的情形下，奮發神威！

但是，就僅僅在那一拳揮出之後，他自己

也一個蹌踉，跌倒地上！

儘管游天虹是個苦練過武功的人，但是，由於數度創傷，流血過多，身體倒變得懦弱起來了。剛才那一拳，卻是拚盡了全身僅存的氣力，所以那一拳打出之後，也不由自主地，倒了下來。

這一回，游天虹暈了過去，再也站不起來！可是那個持刀的女護士，卻很快又站了起來，她好像受到一種無名力量的控制，漸漸又步向游天虹的身邊，舉起尖刀，揮向游天虹的身軀之上。

她的動作是那麼的呆滯，但是，卻是沉重有力得很。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砰」然一聲槍响，一顆子彈穿過了女護士的手掌，把尖刀也射得飛開數尺之外，隨即「隆」然一聲巨响，女護士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開槍射擊的，是一名警探，他正是林浩探長的助手辛尼。

槍聲响過之後，立即引起醫院中人的注意，紛紛趕來察視。

醫院方面的人，證實倒在地上的兩名女護士，都是他們僱用的人，決非冒充的。但是，為什麼她們會忽然之間，失去了理性，而向游天虹突襲，看來十九也是受了那神秘怪客的妖術所控制，當然那可能是另外一名術士。

兩名護士經過救治之後，都醒了過來。她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剛才發生過的事，一無所知，就像發了一塲噩夢一樣，甚麼事也無法記憶得清楚，只記得在工作中遇見一名中年男子，他雙目放光，口中唸唸有詞，就是這樣，以後她們便昏昏然像睡了過去！

經過一番查詢之後，林浩探長決定了這是一種催眠術。那兩名行兇的女護士，也被落了案。

醫院現場，雖然經過封鎖搜查，但却是一無所獲。

游天虹大難不死，躺在病榻之上，又像在一塲噩夢之中驚醒過來。

小牛站在他身旁道：「我不該離開你。否則，我一定可以抓着那傢伙的，因為他施術於兩個女護士身上的時候，他一定躲在附近。」

「但是，為什麼他不直接殺了我！」游天虹喃喃然問自己：「他可以隨時把我置於死地的，何必要假手於女護士。」

林浩揷嘴道：「他一定知道病房外面，埋伏了警探，所以不肯輕易露面，而利用了兩位女護士。這做法十分聰明。」

游天虹道：「這麼說來，他們有同黨。」

「我早已懷疑這一點。」林浩說道：「根據我們警方調查所得，利樹有個女子，經常和他出雙入對，但是，奇怪，怎麼又會是個中年男子？」

小牛道：「難道她不可以化裝的麼？」

林浩想了想，道：「也許是的，她可能知道同伴落了網，便化裝出現，這比較更易逃過警方的耳目。」

游天虹這時忽然心生一計，於是便與林浩探長耳語一番。

小牛却是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一些什麼。

就在這時候，有個探員忽然走進病房裏來，神色張惶地說：「不好了，探長。總部剛剛有電話來，利樹逃脫了。」

林浩這一驚非同小可。頓足道：「怎麼會給他逃脫的？眞是豈有此理！」

說着，立即離開病房，帶領着他的助手們，匆匆趕返總部。

總部裏各人正忙作一團，到處搜索。但是，利樹早已逃得不知所踪。而最糟的，就是警員也失去了配槍。

林浩把負責看守利樹的警員叫來。那失魂落魄的警員，簡直像發了一塲夢一樣。顯然的，他又受了利樹的妖術催眠，以致被利樹有機可乘。但是，林浩却責備着說：「我是叫你用黑巾把他雙眼矇上的，怎麼你未得我同意，就把他解開了？」

那警員說：「探長，他吃飯時，怎麼可以綁上眼睛呢？我徇了他的要求，便誤了大事。我只覺得他雙目閃閃生光，有點無限的魅力。當時他口中唸唸有詞，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發夢，總之我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至於以後做過一些甚麼事，我幾乎不能記憶。」

林浩知道，又是利樹的妖術在作怪。

但是，他早已防有此一着，所以在利樹落網之後，已拍照存案。於是警方的通緝令一下，利樹的照片立即發到各報館去。

另一方面，利樹的眞正指紋，也給警方搽下來。他用以偽冒游天虹的薄膠手套上的指紋，也等於替游天虹辯護。

林浩想到利樹逃脫後的危險，尤其是那枝警槍，可能增加不少麻煩。

林浩第一個想到的，當然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是的，游天虹的處境是極之危險的。林浩立即穿上了避彈衣，帶同助手們，再趕到醫院裏去。可是游天虹已然失了所踪，病床上只留下一個假人。

林浩想起游天虹和他耳語時的一番說話，當時游天虹主張他返回家中養傷，以假人留在病房，以誘那些神秘術士上當。

現在，躺在病床上的充氣橡皮人，便是游天虹放下的。奇怪的是，游天虹如何離去的，連守衛在門外的警探，也一無所覺。

橡皮人的模樣，很像游天虹，據說：游天虹有許多這種橡皮人，有些是畢直的，有些是坐着的。在過去，他就曾經利用一具坐着的充作司機，而誘得匪徒上當。

林浩既然同意了游天虹的建議，自然也不能怪他不辭而別，因為這是生死關頭，那兩名女護士，既可受術士之指揮而對游天虹施暴，其他的人，也可能會被利用的。何況，利樹也逃脫了，這種心理上的威脅，是可想而知的。

林浩帶同助手在病房內外佈防，秘密監視一切。然後，獨自跑到電話房去，打了個電話給游天虹。可是游宅却沒有人聽電話。

林浩只以為他未返到家裏，他令屬下將游天虹失踪的消息保密，希望藉此佈局，而誘得利樹這帮術士上當。因此，護士和醫生暫時都不准入內，以免消息外傳。

過了半小時左右，林浩探長再打電話到游天虹的家裏去，對方仍然沒有接聽。

這麼一來，林浩大感驚奇，難道游天虹連家裏也不敢返去？

他一邊吩咐各下屬秘密監視，一邊趕返總部等候消息，他以為游天虹一定有電話和他取得聯絡。

其實，游天虹這時候，正在一位教授的家裏。陪伴着他的，只有小牛一個人。他之所以負傷拜訪這位教授，目的就是要進一步了解催眠術的知識，原來這位何教授，正是一位業餘催眠學家。

如所周知，催眠術在醫學方面，也有所貢獻。所以，許多學者和醫學界人士，都學會這種奇妙的催眠術。而這位何教授，却是跟游天虹認識的。

何教授一向崇敬「千門奇俠」游天虹的俠義行徑，對於最近報紙刋登一連串關於他的消息，何教授當然也十分關懷。尤其當警方揭破了利樹用妖術，指使良家婦女和他搭檔行竊的事之後，何教授對這件事更感興趣。因此，游天虹貪夜到訪，亦大表歡迎。（未完．三）

珠緣佛劫龍鳳配

施殺着失手 反間計得售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又書至五行院堂主司空神機、歐陽懷慶和特級殺手黨天雄正在追殺常鴻年的隊伍，突然來了飛天蜈蚣彭北壽，他本是梁丘皇的好友，反向自己三人攻來，不覺駭異，三人被困在刀陣，無法脫身，黨天雄因帶有奇毒在身，準備施放，却被匿在暗處的巧手翻天衞童等人乘他戰亂之際盜去，彭北壽正想將他們收拾，突然刮起巨颷。黨天雄不知何往。常鴻年怕遭暗算，勸彭北快走……薬一龍扮韓仲屛阻止白楊堡主楊擎宇不敢出堡……梁丘皇見計不得逞，損兵折將，陰謀向三才院施毒手，將毒藥施放在院主狄洛身上，想操縱狄洛爲己用，被鳳郡主察知其奸，預先防範，佈下羅網，使梁丘皇無所適從……

只聽狄雲鳳嬌笑道：「請勿以三才院安危担憂，姪女決心將來人一網打盡，問出暗算家父原因及找出解救之策。」

梁丘皇搖首正色道：「愚叔不是見危袖手不顧之人，旣然令尊移往平安之處，愚叔也要助妳一臂之力，賢姪女，我們到前面驅敵去！」話落人出，疾如閃電趕向竹索橋而去。

那知一出得三才院外，不禁面色一變，只見奇門禁制內仍是雲迷霧繞，地面上已倒着多具屍體，臂斷顱碎，血污狼藉，死狀慘不忍睹。

死者均是五行院數一數二高手，梁丘皇焉有不識之理，由不得大驚失色，忖道：「這奇門禁制有如此厲害麼？老夫竟然瞧不出其中奧妙，哼，老夫倒要問問鳳丫頭是何奇門？」

身後忽傳來狄雲鳳語聲道：「梁丘叔父，殺鷄焉用牛刀，且請退後作壁上觀，姪女一手調教的婢子們足可把來犯者一網打盡。」

梁丘皇聞言暗中心神猛震，佯裝面色平和微笑道：「愚叔倒要瞧瞧以增眼界！」回身疾躍開去，但未見狄雲鳳身影。

突聞奇門中騰起數聲長嘯，却嘯音悶澀，無法飄傳開去，只見人影疾閃，紛紛現出四個黃衣怪人，手中各持一柄外門兵刄，式樣打造怪異。

梁丘皇瞧出來人乃五行院四名煞星喬裝苗疆弟子，一身武功堪可與武林一流高手匹敵，然而梁丘皇並不樂觀，反而爲四煞担心有殺身之危，因地面死者也都是一流高手，又不便傳聲命他們撤回五行院，恐增狄雲鳳之疑。

這四黃衣怪人發現地面屍體狼藉，不禁目露驚駭之色。

忽聞隨風傳來一聲嬌叱道：「你們四人找死，還不束手就縛尚可留得命在。」

一個黃衣怪人大喝道：「賤婢，暗算偷襲焉能稱得英雄行徑，何妨現身一見，以眞實武功相拚，勝生敗死，如此才算心服！」

「當眞要見麼？」

「一定要見。」

「見面必死無疑，還是不見的好！」

那人哈哈狂笑道：「姑娘好狂妄的口氣……」

言猶未了，只見閃電驚鴻般現出七個幪面黑衣少女，各持一柄寒芒犀利長劍，身形未定，長劍即已揮展出手，流芒颷轉，銳嘯悸耳。

四黃衣怪人不知怎的竟未及還擊，紛紛仰面倒地不起，身上洞穿一孔，汩汩噴出殷紅鮮血，瞪目宛如銅鈴，猶有悸容。

七女現身得快，隱杳得更快，前後只一瞬眼工夫。

梁丘皇親眼目睹，不禁脊骨上升起一縷奇寒，暗道：「七個丫頭用的什麼劍法，四個死者都有氣功護體，普通兵刄難傷分毫，除非傷及罩門，何況那有這麼巧法，四人都刺破罩門。」

如非親眼得見，說什麼梁丘皇也不會相信，有心上前探視，却恐引起狄雲鳳之疑，喚道：「賢姪女何在？」

連喚了數聲，均杳無回音。

此刻眞令梁丘皇進退失據了，非但弄巧成拙，而且損兵折將，暗道：「莫非被狄雲鳳這丫頭瞧出了破綻，識破眞象，如此一來，老夫豈不是成爲衆矢之的。」心中失悔爲何不將狄雲鳳制住，現在已來不及了，不如及早離去，反正狄洛生死操在老夫之手。」

心念一定，只見雲霧漸散，視野清朗，對澗一個人影未見，想必均已撤走，竹索橋仍然架放兩端未懸，橋面上又多了三具屍體，不由暗嘆一聲，快步行在橋端，目光凝注竹索橋上，猜測不知竹索橋還有什麼厲害的暗器消息，雖說不懼，但萬一

失閃貽人笑柄，決意不取徑竹索橋，猛吸了一口眞氣，倏的斜身穿空拔起。

身如潛龍出壑，拔出七八丈高下，距離已達澗闊一半，只見梁丘皇身在懸空，剛落未落之際，忽身如輪轉疾翻，兩臂倏張，雙足交踹，宛若疾矢離弦激射向對岸而去，甫一飛起，身形施翻悄然落地，落足之處距澗岸不及五寸。

「好高的身法。」忽聞對澗傳來狄雲鳳嬌脆語聲道：「梁丘皇叔父要走了麼？姪女方才掛念家父病體，匆匆入去探視，幸而無恙。」

梁丘皇高聲道：「匪徒已退，愚叔也要返回五行院去了，請轉致令尊安心調養並查明令尊是否被人暗算，三兩日後再來拜望。」一言罷如飛奔去……

對岸緩緩走出巧手翻天衞童、天地雙丐辛鐵涵、薛海濤、川東二矮邱浩東、霍元揆、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及狄雲鳳諸女陰司秀才于冰等人。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道：「梁丘皇此刻必胆寒心怯，清點人數已損亡過半，離去之際該說的未說，該問的未問，他必不敢寸步稍離五行院。」

辛鐵涵呵呵一笑道：「返回五行院後，發現三名手下慘死在院外山谷中，亦更胆寒心裂，惶惶不可終日矣。」

衞童道：「兩位說得一點不錯，但梁丘皇自知身困危境，決不願坐以待斃，忖念狄院主生死已操在他的手中，三日後必再來三才院。」

田非吾道：「他再來又待如何？」

衞童略一沉吟，答道：「梁丘皇必現出猙獰面目，脅迫鳳郡主助他爲惡！」繼而又道：「目前逼使梁丘皇向三才院主現出眞面目尚非其時，非設奇計讓他知難而退。」

狄雲鳳忙問道：「請問衞前輩計將安出？」

衞童微笑道：「請門主見諒，俟老朽等人見了令尊後商計再說。」

狄雲鳳嬌靨不由自主地泛上兩朶紅霞，羞得跺了跺脚，嗔道：「您老人家又取笑晚輩了！」

衞童哈哈大笑，偕同這些武林奇人轉身進入三才院內。

× × ×

梁丘皇奔出十數里外，只見一面目猙獰惡鬼裝束老者率同十數黨羽佇立道旁。

他們一見梁丘皇肅然躬身行禮。

梁丘皇怒道：「無用的東西，還不快走！」一揮雙袖疾如電閃而去。

諸匪徒相望了一眼，魚貫望梁丘皇去向趕去，瞬眼已隱入翠雲森鬱中。

三才院與五行院相距數百里，險隔難阻，只有六合本門中人知道路徑如何走法，外人無法安然而行。

梁丘皇甫距五行院百里外峻嶺危谷中，突發現一具屍體，顱裂骨陷，血肉模糊，面目模糊，死狀厥慘，他認出乃院內一名殺手，不禁駭然變色。

「是院主回來了麼？」只見一蓬首蝟鬚老叟身形由鬱林中閃出，稟道：「就在院主前往三才院後約莫半個時辰，發現甚多幪面匪徒由不同方向撲襲五行院，屬下等謹守院主之命嚴守禁制之內，但仍有三人誤中誘敵之計，遭重手法非命！」

梁丘皇面色變了變道：「侵襲匪徒現在何處？」

老叟答道：「他們只是虛張聲勢，志在擾亂而已，侵進奇門禁制之外突然又離去！」

「人數有多少？」

「約莫四五十人。」

梁丘皇不語，逕往五行院奔去。

蓬首蝟鬚老者面如土色，生似大禍臨頭感覺，發現來路現出多人身影，知是本門中人不禁迎上前去。

梁丘皇返回五行院後，即見陰司秀才來書放在桌上，展閱之下，竟與狄雲鳳所言並無出入，苗疆少主郝南鴻已與常鴻年分道揚鑣，獨行其是，並言常鴻年現結聚了一股雄厚力量待機而動，再探出韓仲屛行踪已去西北，於白揚堡及金塔寺帶來莫大威脅。

最後一段令梁丘皇驚心動魄，謂燕雲三梟形跡似落在江夏雲夢之間，非但玉佛安然無恙，而且武功秘笈也爲三梟得到手中，只有返魂珠尚不知下落。

梁丘皇急於到手的就是武功秘笈與返魂珠，其他均是次要問題，忙修書飛訊送與陰司秀才于冰，務必掌握燕雲三梟行踪，又令聯絡奇行禪師予常鴻年重擊。

他閉處密室中凝神忖思，胸中疑難委實難解。

第一——

犯山侵襲五行院之人，爲何虛張聲勢，來得快去得更快，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莫非志在孤立五行院，逐漸削弱五行院精銳。

其次，三才院表面上無何奇處，其實戒備森嚴，禁制詭異，尤其是狄雲鳳七婢劍法犀厲怪異，其婢如此，可見其主功力更高，大出自己意料之外，所幸狄洛被暗算所制，狄雲鳳仍矇在鼓中，正好利用予取予求。

梁丘皇想到其他甚多疑問，但不知其解，便召來毒叟商計。

毒叟道：「院主，老朽所用的乃苗疆不可解的奇毒最輕微的一種，用量極少，故而狄洛尚可行動自如，但久而久之，髓乾血枯，功力全廢，終必不治，院主爲何不趁機制住狄雲鳳、六合門主定必垂手而得。」

梁丘皇搖首答道：「操之過急，恐弄巧成拙，反不如以狄洛之生死可驅使三才院人手以爲臂助。」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本座三日後再去三才院藉探視狄洛爲由，趁機說動狄雲鳳這丫頭。」

毒叟頷首笑道：「院主高明，老朽自愧不如。」

梁丘皇笑笑道：「那苗疆奇毒尚未找得其解麼？」

毒叟搖首道：「尚未，萬物相尅，老朽必能找出解救之藥。」

梁丘皇點點頭不語。

毒叟欲待告辭，忽憶起一事，道：「院主可知年少豐下落麼？」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此乃本座私心自用之過，須知醫聖方正不阿，以信物乞求尋出苗疆奇毒解法諒必不難，唯恐他窮詰其由，被其識破反爲不美，是以首鼠兩

端延誤了。」

毒叟道：「院主，是否如不找到年少豐，則無法找出解救之法。」

梁丘皇點點頭道：「大概如此，你我終日摸索，無異隔靴抓癢，當年本座身受重傷瀕危，蒙年少豐先人揹負本座至醫聖處療治復元；用去年少豐先人一枚信物，後因年少豐先人遭受暗襲，內腑糜碎，遠水救不了近火，臨終之際，尚餘兩枚信物，一贈本座，一交其子年少豐。」

毒叟忙道：「那麼院主身旁還有一枚信物了？」

梁丘皇搖首淒然一笑答道：「在亡兒身上，天山之役亡兒屍骨無存，信物亦不明下落！」

毒叟不便再言告辭退出。

梁丘皇召來兩人，囑咐出山探明燕雲三梟及韓仲屏行踪並江湖異動情形後，立即出外巡視五行院內外。

× × ×

三日後——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時刻，五行院主梁丘皇又飄然現身在三才院對澗。

梁丘皇只見竹索橋已高高懸起，晚風嘯林，翠碧空濛外，闃無人影外一切都靜如止水，遂咳了一聲，高聲道：「本座梁丘皇求見狄院主。」

片刻之後才聽對澗傳來一個沙啞語聲道：「是梁丘皇院主麼？狄院主不在三才院。」

梁丘皇不禁一怔，暗道：「難道狄洛已痊癒了麼？」除非已知解救之法，狄洛如須復原恐比登天還難，高聲道：「鳳郡主也不在麼？」

「敝院主病勢反覆，忽輕忽重，邇來頻頻發現可疑人物，咱們郡主恐敝院主無法靜心養病，遂把敝院主送往另處，此處已顛倒奇門禁制，如有誤涉立即引發陣式，小的因不明操縱之法，請梁丘皇院主見諒！」

「那麼鳳郡主把狄院主移往何處可否見告？」

「恕小的不知！」

梁丘皇大感憂急，此問顯係多此一舉，當然此人並不知情，換了自己亦不可洩露半點風聲，沉吟須臾，知不能操之過急，遂高聲道：「鳳郡主倘轉回三才院，請轉告本座來訪有要事相商，務必傳訊本座立即趕來。」

「小的遵命。」

梁丘皇轉身快步離去，未曾走出三里，身入一片古木參天林中，迎面忽發現六個幪面黑衫老叟悄無聲息阻住去路。

居中一幪面老叟喝道：「站住，來者可是三才院主狄洛麼？」

梁丘皇不禁靈機一動，忙道：「尊駕找狄洛何事？」

那老叟冷笑道：「閣下既是狄洛，那麼請帶老朽等去見六合門主。」

梁丘皇道：「敝門主養眞修心，從未涉足江湖，數十年來未曾見過外人，尊駕尚未說出來意，可否見告？」

老叟冷笑道：「老朽一定要見呂清寰後再說，狄院主請勉爲其難吧！」

梁丘皇不由氣望上撞，怒道：「在下不允又待如何？」

「那你就得死？」另一幪面老叟聲出人出，雙手拾指疾如電閃向梁丘皇抓來。

梁丘皇暗驚道：「好快！」

他武功絕倫，身形錯出一步，無畏襲來拾指，雙掌呼的劈向對方兩肩，沉厲如山。

那知對方拾指倏變，雙掌刁腕猛迎梁丘皇劈來掌勢。

只聽拍拍一聲巨響，雙掌接實，兩人身形疾旋，四掌如飛震出漫空掌影竟是快打猛攻，身形飛動處捲起一片塵土。

其餘五幪面老叟亦同地出掌攻向梁丘皇。

梁丘皇發覺這六幪面老叟各具一身奇絕武功，出掌招式無一不是辛辣玄詭，饒是他功力再高也雙拳難敵四手，囊中雖帶有絕毒暗器，却騰不出手來，不禁胆寒，雙手忙展出一式「八方風雨」，狂飆乍吐，身形倏地潛龍升天拔起。

只聽一聲帛裂，離地之際一襲袍衫爲一幪面老叟五指撕落了半幅下來，同時左後肩也挨了一記重手法，只覺血湧氣逆，所幸仍自拔身而起，穿空飛去。

耳聞一聲如雷喝聲，道：「你走得了麼？」

梁丘皇身形穿落飛出十數丈外，踹足又起。

六幪面老叟窮追不捨，高聲喝罵。

梁丘皇仗着地形稔熟，東閃西藏，山谷中林木鬱深便於隱匿，逃出十數里外伏隱在一處岩隙內，外有藤蘿遮蔽，又是黑夜無從發現。

須臾，隱隱耳聞一片衣袂振風之聲，六幪面老叟落在近處，只聽一人道：「合我等六人之力，竟讓狄洛在手底逃脫，傳揚江湖，貽人笑柄。」

「狄洛係六合門三才院主，身手不凡，不在你我那一人之下，何況他又與我等並無過節，是以我等出手留了分寸，他才可趁隙逃去。」

「那麼我等尚須去三才院否？狄洛雖逃去終必回轉三才院，他逃得這次逃不了下一回。」

「看來非須改轅易轍不可，我等爲何捨本逐末，不如找上五行院。」

只聽一聲蒼老的嘆息道：「合我等六人之力，將五行院摧毀易如反掌，無奈梁丘皇有苗疆不可解之奇毒，他自己不露面，令其手下施展奇毒同歸於盡，豈不是白白送死！」

寂然片刻，梁丘皇暗道：「原來他們志在尋找我梁丘皇！」但不知六幪面老叟是何來歷。

忽聞一人道：「既然如此，我等仍是守株待兔，必然可找到狄洛，再不然一把火將三才院燒個瓦礫無存。」

「依小弟之見，凡事欲速則不達，梁丘皇此刻已內憂外患，焦頭爛額，據聞梁丘皇與狄洛雖屬同門，但同床異夢，逼使狄洛與梁丘皇聯手大可不必，不如前往西北道上找上韓仲屏，梁丘皇最畏忌的莫過於韓仲屏。」

衆口同聲道好。一片衣袂振風之聲隱隱遠去。

半晌，梁丘皇方敢現身而出，發現一襲袍衫非但撕落了半截，餘存的也撕裂成

布條，內襟亦洞穿上多孔，可見六人指力之強。

還有，他隨身之物全部不見，不知是穿空奔逃之際失落，抑或爲對方攫去，不禁寒意陡湧，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知狄雲鳳把其父狄洛移往別處並非無因。

正待離去返回五行院之際，星光映照下，忽見兩條白影冉冉飄在身前，不禁大吃一驚。

梁丘皇眼力銳利，雖黑夜之間，十丈內景物無異宛如白晝，瞧出乃西域密宗番僧，光禿禿的頭顱，瘦削長臉，目光陰沉，各身着一襲雪白僧衣，肩後均背着一柄骷髏軟索鋼鞭。

但一雙番僧却不識得梁丘皇，森厲懾人，寒芒逼視着梁丘皇臉上久久不移。

梁丘皇正欲詢問一雙番僧是否來自金塔寺，忽聞一個輕微語聲送入耳中道：「梁院主，一雙賊禿實受常鴻年之命而來扮作密宗僧人，愼勿自承來歷，否則恐不利於梁院主！」

由於分辨不出傳聲示警之人是敵是友，梁丘皇不信那是眞話，揚聲道：「兩位禪師是來自金塔寺麼？老朽梁丘皇……」

梁丘皇不信傳聲是眞話，一雙番僧也不信面前神態猥狽之人就是梁丘皇。

左立番僧面色一變，左臂疾抬，五指倏如電光石火向梁丘皇胸前抓去。

五指逼出一股奇寒澈骨罡風，梁丘皇只覺全身無不在他指勢之下，不禁冷哼一聲，右掌如斧一式「投鞭斷流」呼地劈向番僧來臂。

克敵制勝全憑取得先機，梁丘皇出掌雖後，但奇快無比，番僧五指堪堪觸及梁丘皇胸前，却不料右臂如中斧鉞，痛徹心脾，禁不住發出一聲淒厲慘嗥。

× × ×

這番僧練就鋼筋鐵骨，普通兵刃難傷分毫，却遇上了梁丘皇這般絕頂高手，一斬之力何止千斤，換上別的庸手，早就一臂斷掉，血流如注。

另一番僧未曾料到梁丘皇出手如此迅厲，飛撤肩頭骷髏索鞭連環九式攻出，左掌亦展出一套虛幻掌法。

梁丘皇不禁倒吸了一口氣，認出乃金塔寺十三種奇學內兩宗不傳之秘，不是本門中人絕不妄投，怎麼傳聲之人竟謂雙僧不是出身金塔寺，遂不敢大意揮掌迎敵。

傷臂番僧一條右臂紫腫賁起，痛徹心脾，對梁丘皇怨毒入骨，伸手入懷取出一粒丹藥吞服，行功氣運周天，只覺痛楚全無，右臂亦舒展自如，獰笑一聲，撤出骷髏鞭揮出，聯臂猛攻。

夜空中不見三人身影，只見漫空飛舞着骷髏人頭，骷髏本屬磷質，螢光灰白慘綠，忽前忽後，倏上倏下，攻到急處宛如千百隻骷髏，尙更帶出悸耳厲嘯，即使胆大包天，乍睹之下也不禁爲之魂飛魄散。

梁丘皇罡氣護體，一身絕學展了開來，知骷髏尙能發出骷髏針及屍毒白烟，不愼誤中必無活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一頓飯光景過去，梁丘皇暗道：「如不求勝，老夫威望何存？」雙掌凝聚十二成眞力猛劈而出。

只見漫空飛動的骷髏立時蕩了開去，拍拍兩聲重響起處發出哈哈大笑，穿空曳射而去。

一雙番僧胸前均爲梁丘皇重手法擊實了一掌，禁不住悶哼一聲，踉蹌倒退了數步，嘴角涔涔溢出一絲鮮血。

忽聞夜風中送來一聲長嘆道：「幸虧兩位大師不曾相信此人就是梁丘皇，否則必死無疑！」

「施主是誰？何不現身相見？難道此人眞是梁院主麼？」

「非敵非友，見不見都是一般，此人眞是五行院主梁丘皇。」

兩僧聞言不禁失悔，梁丘皇已自承來歷，自己兩人爲何不予置信，一僧問道：「梁丘皇院主神態爲何如此猥狽？敝寺與梁丘皇院主是私誼甚篤，他爲何要取貧僧等性命。」

「唉，二位以爲梁丘皇是好相識麼？他眼前懼怕的就是六合門主及三才院，金塔寺那在他眼中，只不過作爲利用而已，不然，西北道上貴寺門下也不會遭受韓仲屏毒手了。」

「胡說，韓仲屏乃是梁丘皇門下的叛徒。」

「眞的麼？」那傳聲之人嘆息一聲道：「且莫說這些，請問兩位禪師因何來到三才院，難道貴寺又中了他人借刀殺人之計。」

一雙番僧相視了一眼，悶聲不答。

只聽到夜風中送來一聲朗笑，道：「兩位禪師不說，在下也不便勉强，珍重再見。」

一雙番僧本奉命而來，金寺塔不知從何處聽得風聲說是昔年北天山那册武功秘笈落在六合門主手上，因語文深澀隱晦不得其解，是以珍藏秘不外洩。

但，這說法金塔寺主持猶不盡言，心疑六合門主尚在潛心參悟，閉關不出，即使三才院主狄洛、五行院主梁丘皇二人也終年不得一見，其中道理也太奇兀有悖常情，是以密命一雙番僧前來三才院設法尋出六合門主潛跡之處。

一雙番僧也是鬼迷了心竅，誤認梁丘皇也是同一目的有爲而來，梁丘皇衣衫殘破，神態猥狽，再怎麼說也不相信眼前之人就是名揚江湖的五行院主。

然而，這傳聲之人又是誰哩？他爲何說出這些似是而非的話。

驀地——

一雙番僧身外突亮出十數道火把，映得宛如白晝。

只見三個幪面老叟快步走來，距身兩丈開外頓住，中立幪面老叟宏聲大笑道：「你們兩個夢想獲得六合門主手中的那册秘笈麼？不錯，的確有這回事，可惜你們金塔寺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一雙番僧不明來人是友是敵，相顧愕然，突感頭目起了一陣暈眩，心知有異，欲想騰空逃去，但已來不及，眼前一黑，天暈地轉倒了下去。

早在火炬未亮之前，雙僧附近便撒佈了迷魂藥味，爲恐察覺雙僧屏住呼吸，故而火炬猛亮，使雙僧分神一驚，不知不覺吸了許多。

中立幪面老叟見雙僧倒下，右掌疾揚，十數支火炬悉數熄滅，率衆挾着雙僧離去。

梁丘皇奔離山外換着了一襲長衫又趕回五行院內，已是第二天薄暮時分。

他獨自一人閉居密室徘徊踱步，思潮疊湧，自覺擧措無方，動則得咎，迄至眼前爲止，尚不知眞正對頭人是誰，常鴻年不過是對方馬前小卒而已。

梁丘皇正在煩慮之際，忽接陰司秀才傳訊稟告，常鴻年這面，最近派出一雙密宗高僧前往三才院。

這一雙密宗高手形貌穿着與他所遇竟是一模一樣，令梁丘皇大感驚異。

更令梁丘皇震驚的是，那一雙密宗高僧原本金塔寺所遣，趕來中原不明何事，途中不愼爲常鴻年同道所擒套出眞情，不知用何種手法使二僧神智不清驅向三才院，算準必與院主遭遇，果然二僧爲院主重手法重傷，現常鴻年已命手下將二僧送回金塔寺，請院主愼防金塔寺興師問罪。

梁丘皇不禁大驚失色，不言而知常鴻年此擧必在挑撥離間。

果然爲他料中，山外消息如雪片似地傳來，謂梁丘皇心懷叵測，一項重大隱秘不愼爲金塔寺一雙高手探悉，梁丘皇殺人滅口，一雙藏僧拚死逃出重傷倒地，爲常鴻年同道所救。

傳言鼎沸，言人人殊，但，對梁丘皇深爲不利。

梁丘皇知中了借刀殺人之計，急急召集五行院高手嚴密戒備，防金塔寺尋釁，一面更飛訊于冰有所指示。

× × ×

金塔寺規模仿拉薩布達拉寺建築，因山築寺，崇宏壯麗，浮圖九層，頂飾以金，雖在數百里之外，猶可望之，塔頂映日，燦爛輝煌，梵宇僧舍千間，爲藏中名刹之一。

那日天色陰沉，彤雲密佈，寒意襲人，金塔寺內走出七名黃衣藏僧，二前五後，前行兩僧鬚眉皓白，眼中精芒閃射。

七僧步履如飛，奔望山下一處人烟稠密的鎭集而去。

東街有座木造兩層酒樓，店主吳望吉本是漢人，落籍於此，因該地係漢藏交換貨物之處，人來人往，買賣着實不錯。

黃衣藏僧七人抵達酒樓前，一老僧目光落在「醉仙樓」三字橫匾上，微一頷首道：「是這裏了。」

店主吳望吉疾趨相迎，哈腰含笑道：「那位韓少俠在小店恭候多時了。」

那老僧操着流利漢語道：「請你快帶路！」

吳望吉肅客前導，領着藏僧等人登樓而上。

一間雅房由八仙大桌上已坐定劍眉朗目的韓仲屏，見得店主領着七僧走來，微微一笑立起抱拳略拱道：「請坐！」

桌面上擺了八副杯筷，敢情韓仲屏已早算定來的必是七人。

七僧相顧驚愕，依次坐下。

老僧道：「老衲名喚鄂倫，能說漢語，同來六人均能聽懂却不會說，尊駕就是韓仲屏少俠麼？」

韓仲屏說道：「不錯，在下正是韓仲屏！」

鄂倫禪師道：「少俠因何在姜堃莊中擒走斑都多顏兩人？」

韓仲屏傲然一笑道：「禪師說錯了，斑都多顏現已成爲兩具枯骨。」

七僧不禁勃然變色。

韓仲屏右掌一擺，道：「諸位且莫激動，請問貴寺是否接獲梁丘皇飛書求助，如貴寺弟子發現在下形踪立即格殺無論，有這件事麼？」

鄂倫略一沉吟，頷首答道：「誠有此事。」

「那就對了，在下如不殺他們，他們亦必殺害在下。」韓仲屏目中神光暴熾，懾人心神道：「時過境遷，此一時彼一時爾，你我雙方目前理應化敵爲友，不然貴敎數千生靈恐無一倖免。」

鄂倫禪師勃然大怒，霍地起身，厲聲道：「就憑少俠一人麼？」

韓仲屏朗笑道：「禪師又誤會了。貴寺掌門人派遣七位前來所爲何事？」

鄂倫禪師面色漸霽，緩緩又坐了下來，道：「敝掌門只說少俠有件重大隱秘相告！」

韓仲屏點點頭道：「在下長話短說，貴寺黃斑及玉柱兩位禪師在三才院遭受何人襲擊？爲何人所救？又安然送回金塔寺外，貴掌門人俱已知情麼？」

「莫非爲少俠所救？」

「在下同道好友相救。」

「黃斑玉柱只吐出爲梁丘皇所傷後神智昏迷，詳情不知。」

韓仲屏長嘆一聲道：「他們兩人奉了貴掌門人之命前往三才院，志在那本武功秘笈，此乃傳言不實所致，其實那本武功秘笈在梁丘皇手中，因語文難解，梁丘皇迄未參悟。」倏又話聲一變，高聲道：「梁丘皇心懷叵測，只不過與貴敎互爲利用罷了，現因黃斑玉柱二位禪師之故，知自身險危，已密命中原武林攀附高手向貴寺暗襲，貴寺若不先發制人，恐玉石俱焚，噬臍莫及。」

七僧不禁駭然變色。

鄂倫禪師道：「請少俠明白指點何謂先發制人？」

韓仲屏說道：「兵家勝敵之道，講求制敵機先，如果貴門不先消滅五行院，則五行院主梁丘皇必會不擇手段，屠戮金塔寺。」

鄂倫禪師鼻中冷哼一聲道：「金塔寺戒備森嚴，强襲妄闖必死無疑。」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禪師別忘了梁丘皇擅用苗疆不可解之奇毒，他遣來之人抱必死之決心，侵入貴寺散佈奇毒，在下相信三日之內貴寺生靈無一倖免。」

鄂倫禪師被韓仲屏危言所動，面色大變道：「若依少林所言，敝寺攻襲五行院時梁丘皇屬下倘亦施展不可解之奇毒，貧僧等恐無法倖免。」

「那又不同。」韓仲屏道：「梁丘皇不懼自身也同歸於盡麼？」說着笑笑道：「在下知道這話臨近危言聳聽，不過梁丘皇已派遣十二名高手趕來，諒日落時分便可趕至貴寺外，他們都是一流殺手，武功之高不同凡俗，但不至於隨手携帶奇毒，梁丘皇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將奇毒假手于外人。」

鄂倫禪師聞言，呆得一呆，說道：「貧僧禮請少俠駕臨敝寺與敝掌門人共商大

計。」

韓仲屏微笑搖首道：「在下尚須撲滅白揚堡，須知楊擎宇就是奉梁丘皇之命監視貴寺異動的，要事在身，有碍方命之處還望見諒。」

鄂倫禪師心內暗感失望，合掌道：「既然如此，貧僧自不能强少俠所難，當告知敝掌門人。」說着起身告辭。

韓仲屏起立相送，道：「禪師等此番返寺務必小心那梁丘皇遣來十二名殺手暗算。當然七位並非易與之輩，但明槍易躲，暗算難防。」說着又道：「若貴掌門人同意在下之計，不妨留個口訊在醉仙樓，在下自會趕來。」

鄂倫禪師見韓仲屏說話如此鄭重，不由不信，道：「梁丘皇派十二名殺手用意何在，不知少俠可否明告。」

韓仲屏略一忖思，道：「如在下料測不錯，這十二名殺手志在引起貴寺恐慌，風吹草動，草木皆兵，令貴寺上下寢食不安，永無寧日，再在貴寺之外多處設下暗樁，窺察虛實，以備五行院調集人手相繼趕來，最上之計在下說過先發制人，在五行院調來人手之前貴寺先攻襲五行院。」

鄂倫禪師躬身一揖道：「老衲當轉陳敝掌門人傳達少俠所言。」

韓仲屏送七藏僧出得醉仙樓之際，對街簷下店內有六隻銳利眼神注視着。

那是白揚堡匪徒，一個鷹鼻深睛老者冷笑道：「果然不錯，小賊與金塔寺已互通一氣，看來五行院于堂主傳訊不差，想不到金塔寺背信不義，哼，休怨我白揚堡也不仁了，走！」

鄂倫禪師七僧奔回金塔寺途中往一處長草侵入窪地，忽聞一聲弓弦崩發錚的響聲入耳，不禁心神一震喝道：「伏下！」

這是一場虛驚，只聞弦發，不見有弩矢。

鄂倫禪師伏身草叢，旋而仰望天色距暮黑不遠，心內暗忖道：「韓仲屏說過梁丘皇的十二名殺手傍晚時分可趕到，此必是他們，老衲倒要見識見識這班殺手有何驚人武功。」

忽聞距身丈外騰起一聲凄厲慘嗥。

鄂倫禪師心神猛震，循聲撲去，只見隨來一名中年藏僧心窩射入一支鏃鐵長箭，前後貫通，可見弓力之强，不由厲聲大喝，道：「甚麼小輩胆敢妄施暗算。」長身猛去，手中禪杖疾揮而出，幻出漫空杖影。

只見三條人影疾掠奔來，正是追踪而至三個白揚堡匪徒，鄂倫禪師竟認作是五行院殺手，杖勢一變爲「翻江倒海」呼的揮去。

三個匪徒也是死星照命，發現七僧不見影踪，只道七僧已回金塔寺欲轉回白揚堡，却不料爲一聲凄厲慘嗥傳來所吸引，動念察視究竟，不虞鄂倫禪師從長草叢中猛然長身，暗道：「不好！」

鄂倫禪師杖勢如山。一個匪徒首當其衝，叭的一聲巨響，顱裂骨碎，漿血濺溢，一個身子也震飛出三四丈外。

另一雙匪徒見狀不由魂飛胆寒，尚未及轉念圖逃之際，禪杖已自攔腰捲到，慘呼聲中身形震飛了前去。叭噠的一聲可横屍在地。

鄂倫禪師不由發出震天狂笑道：「五行院殺手也不過爾爾。」

突聞一陰惻惻冷笑傳來道：「禿驢且慢得意忘形，你殺害者僅不過是白揚堡內無名小卒而已，醉仙樓你與叛徒韓仲屏小賊勾結，我五行院及白揚堡業已偵悉，禿驢你回去守候死期吧！」

鄂倫禪師知是五行院殺手，厲聲道：「鬼祟行藏，見不得人之輩，何不現身放手一拚。」

「不必相見，請轉告貴掌門人最好懸崖勒馬，杜門不出，等敝院收拾了叛徒後，雙方再約定時地理論是非曲直。」

鄂倫禪師道：「老衲久聞五行院殺手武功僻異怪絕，何能失之交臂，可否讓老衲見識一下？」

他欲辨識十二殺手面目形貌以便回報傳命全力截殺。

只聽草叢中送來陰惻惻冷笑道：「別打如意算盤，老夫等若露面必死無疑。」

鄂倫禪師趁着此人說話時，猛然騰身如飛鷹攫兎般十指撲着銳利勁風抓去。

不料一擊成空，草叢中杳無人影，驀聞身後發出一聲凄厲慘嗥，面色大變，陡地翻了回去，又是一藏僧倒臥在血泊中，腦袋被利刄砍去一半，死狀慘不忍睹。

鄂倫禪師不由破口大罵。

久久不見回答之聲。

鄂倫禪師知道已離去，忙喝命同行現身。

尚得四僧紛紛在草叢中立起，神態驚悸目中泛出怨毒已極怒光。

鄂倫禪師長嘆一聲道：「看來五行院與本門誤會已深，兵戎難免，快走。」率衆如飛奔去。

× × ×

草叢中巧手翻天衞童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及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神獮霍元揆紛紛現身。

衞童道：「妙計已售，金塔寺稍時必遣出高手搜覓五行院十二殺手下落。」

田非吾道：「那眞正五行院十二殺手何時可趕至。」

衞童道：「倘衞某算計不差，十二殺手也應該到了。」說着右手忽指向遠處道：「喏，那不是來了麼，我們快走！」

天色將黑未黑之際，天際遠處可見十數條人影如豆，彈丸飛擲般，此落彼起而來。

金塔寺忽響起噹噹嘹亮鐘聲，隨風飄傳開去，整座山谷廻應不絕。

飛掠奔來的人影正好趕至長草侵人的一片窪地。聞得鐘聲驟揚，不禁一呆，紛紛止步。

突然一聲驚噫，其中一人足旁發現一具藏僧屍體，利箭貫透前後。

不錯，來人正是十二殺手，他們查視四外，陸續發現另一具僧屍及三俗裝打扮江湖人物屍體。

殺手中一個四旬開外中年瘦高個子，身披一襲黑絨大氅，內着勁裝白繡骷髏，目光陰森四巡了一瞥，道：「此處並未經過一場激烈拚搏，怎麼死了五人，三個俗裝江湖人物喪命在禪杖之下，但三人是何來歷？」

「不管這三人是何來歷，金塔寺警鐘

頻敲爲了何故?莫非金塔寺另有強敵先我等恃強侵入麼?」

身披黑絨大氅瘦高個子顯然爲十二殺星之首，冷森森笑道：「我等奉院主之命，擒拏叛徒，先發制人，予金塔寺重創，以懲背信不義之罪……。」

「誰背信?誰不義?」

夜風勁疾，語聲傳來却比勁風更寒森冷峭，入耳毛骨聳立。

十二殺星驟然發覺已被包圍，四外現出幢幢身影，不禁同時心神一震。

金塔寺來人之首却是鄂倫禪師，面泛濃重的殺機，冷笑道：「果然是五行院十二殺星，你等是飛蛾撲火自尋死路!」

高瘦個子陰惻惻地，答道：「未必見得!」

鄂倫禪師深深望了此人一眼，道：「老衲知道你就是查秋曹之弟查秋鋒，請問敝寺有何背信不義?」

查秋鋒厲聲道：「貴寺爲何派人去三才院外，胆敢恃強猝襲梁院主，尤其接納叛徒韓仲屛小賊更是罪不可恕，今晚貴寺若能將韓仲屛獻出則萬事干休，不然金塔寺必遭覆巢之禍。」

鄂倫撚鬚呵呵大笑道：「就憑你十二人麼?」心中狐疑查秋鋒爲何不知韓仲屛人在醉仙樓之事，但又難以啓齒詢問，無論如何，韓仲屛此時此地都是金塔寺之友，更不能辯稱韓仲屛不在金塔寺。

金塔寺警鐘頻敲之聲已止，但燈燭輝煌，顯然無懼於十二殺手。

查秋鋒哈哈狂笑道：「除了查某十二人外，五行院就沒有其他人手麼?」他藉着遠處金塔寺內燭光察覺了鄂倫大師神色，接道：「此刻你必然否認韓仲屛並不在貴寺內，其實查某已探得清楚明白，韓仲屛與貴寺七人在醉仙樓約晤，叛徒從後門獨自一人投向金塔寺內!」

鄂倫禪師暗道：「久聞韓仲屛詭計多端，神出鬼沒，難道眞如查秋鋒所言韓仲屛已到金塔寺來了麼?」心中雖如此想，却不能承認有這麼一回事，沉聲答道：「韓仲屛確不在敝寺。」

查秋鋒何以堅稱韓仲屛投入金塔寺，說穿了無非是巧手翻天衞童妙計，因于冰奉梁丘皇指示命其驅使少林奇行老禪師召聚正派名手剿滅常鴻年等凶邪。

陰司秀才立時傳訊除遵命外，並獻計應遣出十二殺手趕往金塔寺，理由是業已探得叛徒韓仲屛欲投向金塔寺，欲煽惑金塔寺盡驅密宗高手撲襲五行院，此當務之急，勸梁丘皇不可因循遲疑。

梁丘皇果爲陰司秀才于冰所動，即命查秋鋒十二殺手趕向金塔寺，百里外與陰司秀才于冰相遇，于冰告知韓仲屛與金塔寺七人在醉仙樓約晤之事，韓仲屛探得白揚堡伏樁密佈鎭集內外，施展金蟬脫殼之計由後門易容改裝遁出，望金塔寺方向奔去。

這時，查秋鋒當然不信鄂倫禪師之言，冷笑道：「貴寺爲了庇護五行叛徒，寧可兵戎相見，招覆亡之禍，未免不智。」

鄂倫禪師呵呵大笑道：「敝寺戒備森嚴，你等十二人武功雖高，妄行闖入無異飛蛾撲火，老衲等如非爲了欲見識你等有何驚人絕學武功，才不惜多此一舉。」

查秋鋒目中兇芒迸射，厲聲道：「好，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心不死，貴寺之人來得委實不少，還是單打抑或混鬥?」

鄂倫禪師呵呵笑道：「老衲決不仗人多勢衆，貽人口實，請出手吧!」

十二殺手中突閃出一貌兇惡中年漢子，宏聲道：「小弟鄔揚願接下頭陣!」

查秋鋒道：「祝鄔賢弟旗開得勝。」身形緩緩讓了開去。

鄔揚右臂一舉，反腕疾撤出肩頭長劍，只聽一聲嗆噹噹脫簧響聲中，一道匹練青虹應手而出。

這是一柄極好緬鋼打鑄的利劍，鋒芒犀利，吹毫可斷。

鄂倫禪師之後亦邁出一手持方便鏟胖大僧人，單掌向鄂倫禪師一揖，迎着鄔揚橫鏟相待。

鄔揚知金塔寺中中通曉漢語的寥寥無幾，藏人姓名多達十數字，問了也是白問，倏的一劍劈去。

殺手之名並非倖致，出劍之快，無與倫比。

那藏僧自認係密宗能手，有點託大，殊不知已失去先機，只覺寒芒炫閃，不禁心頭一震，身形移形換位疾挪了開去。

嘶的一聲裂帛音響，藏僧僥倖避開這一劍，却一襲黃色僧袍被削去一大片，隨風飛向十數丈外。

鄔揚不禁喝道：「好快的身法!」

喝聲中劍勢又起，比前一招更快，絕不讓那藏僧有緩手之機。

鄂倫禪師見狀暗道：「不好。」正要出杖相救業已不及，只聽一聲慘呼，藏僧如斜切藕般到臥在血泊中。

鄔揚不禁縱聲狂笑，收劍撤走。

查秋鋒面現得意之色，目注鄂倫禪師道：「兵凶戰危，大師何必爲了庇護一叛徒帶來貴寺纍卵之危，奉勸不如獻出韓仲屛逆賊，我等立即撤走。」

鄂倫尚未答話，金塔寺內，突然沖起一道旗花，奔放凌空，嫣紅火星，絢燦奪目。

密宗高手一睹旗花，立即撲前快打猛攻，搶制機先。

十二殺手紛紛喝叱出聲迎敵。

這是一場高手對高手之戰，雙方武功均詭異辣毒，一刹那間只見流芒划空眩目，勁風呼嘯如潮。

僅鄂倫禪師退出圈外注視着雙方激搏形勢?心知掌門人已遣出多人趕往卬崍侵襲五行院，旗花傳訊命他牽制十二殺手，誘使五行院人手紛紛趕來自投羅網，此乃調虎離山之計，俟五行院空虛時，則全力侵襲。

約莫片刻時分，雙方均有傷亡，無奈金塔寺人多勢衆，前仆後繼，五行院殺手縱身負曠世奇學，也力有不支。

查秋鋒暗道：「擒賊先擒王，不如制住老禿驢勒逼獻出韓仲屛小賊。」劍起風雷，快速三招逼開了眼前的一雙藏僧，身形奇快如電閃，在鄂倫禪師身前，一招「金蛇貫日」刺向鄂倫禪師胸前「心命」死穴。

劍式奇快絕倫，換在常人必喪在查秋鋒長劍之下。

（未完．廿二）

鬼谷天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刼門司徒青陽被武家騏大乘禪功鎭服，心裏很大震動，連一個後生小子也敵不過，還說什麼圖取師門遺寶玉玦，正想自戕，武家騏多方勸解並答應協助尋回至寶，由他協助武家騏去找獨孤木蘭引路去絕命崖，要先過傲天峯，二人不愼墜下深澗，幸被天魔教主的幾個夫人救起，原來他們也是被教主囚禁在澗底，無法逃生，此時又來了一個萬刼門的柳長枯，訴說一番際遇，由他摒除障碍，帶衆夫人離去。武家騏、司徒青陽無意中遇到天魔教主翁旋坤，由他獨帶武家騏至傲天峯頂賭酒論英雄，二人相對豪飲，翁旋坤細訴因由，尚未動武……

施出絕命招　力殲老魔頭

武家騏忖思之間，不由黯然無語。

只聽天魔教主聲調一沉，大笑說道：「當我發覺我全心全意所愛的妻子，不論身心都已經是屬他人之時，我的美夢破碎了……」

伸手向雲霧飄渺的峯下一指，接下去道：「就像在此處失足，墜向了深不見底的深淵!」

武家騏躊躇着接道：「最低限度，在名份上她還是你的妻子，如果你善待於她，經過一段時間，也許她會……」

天魔教主雙手連搖道：「沒有用，我曾用盡各種方法，希圖挽救這瀕於破碎的婚姻，然而，結果却是徒勞，我與她的距離越拉越遠，雖然她的人在我身邊，他的心却在另一個人的身上，我……」

長吁一聲，住口不語。

良久，忽見他猛然抬起頭來，大笑道：「這事精彩麼?可值得連浮三大白?」

端起酒杯，連飲三杯。

武家騏豪笑道：「今日既是賭酒論武，武某自應相陪!」

一口氣也連乾了三杯。

但他心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因爲他清楚的看到天魔教主眼中有晶瑩的淚光閃動。

他暗暗警惕自己，絕不能對這個混世老魔產生同情之心，腦際間靈光閃動，冷笑一聲道：「縱然她不忠於你，你也不該對她那樣殘酷。」

天魔教主雙目一睜道：「老夫對她如何殘酷來着?」

微微一頓，接下去道：「她自願下堂求去，老夫立允她的請求，她幽居祁連山紅楓谷，老夫……」

武家騏應聲叫道：「對了，在紅楓谷遍佈毒網，害得他們主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都是你這狠心的老魔所爲!」

天魔教主沉聲一嘆：「表面看來，雖是如此，但如知道內情，你也許不會如此說了!」

武家騏冷笑道：「大約你乂有辯解之

詞了？」

天魔教主苦笑道：「老夫不需辯解，只不過說出事實而已！」

目光悠然一轉，接下去道：「老夫曾派了不少婢僕去伺候於她，但都遭她拒絕，而後，老夫方才在紅楓谷四面遍佈毒網，目的不過是防止歹徒猛獸去侵襲她們，至於她們不幸因而中毒，那倒是老夫無心之失！」

武家騏冷笑着說道：「你解說得倒是輕鬆，若以你的狠毒，大約不會使她在紅楓谷中活了下來，你所以用慢性的毒藥來戕害她們，目的不過是爲了那白門武粹三絕式！」

但他此刻已經醉意朦朧，儘管在設法尋找天魔教主的罪證，然而心理中却總難掩去那一股對他的同情之念。

因爲天魔教主之言，畢竟有一部份是事實。

同時，他也能體會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心性，一切，是則他的走向極端，並非全無緣由。

耳際間只聽天魔教主忽然笑道：「這樣說來，白美凝已把那三式絕技都傳給你了？」

武家騏心頭一震，朦朧的醉意立刻清醒了一半，他想：狐狸的尾巴畢露出來了，這老魔……

酒意一消，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原來他爲天魔教主之言所動，加上酒意醺然，已把提聚防身的大乘禪功散了開去。

此時此地，只要天魔教主輕輕一掌，就可以把自己推落峯下，摔得粉身碎骨，慘然而死！

當下連忙重把大乘禪功提聚了起來，冷聲一笑道：「對你這一問題，武某不想作答。」

天魔教主悠然一嘆，道：「白美凝嫁我之後，始終秘藏着三式絕技……須知夫妻之間應該坦誠無私，絕無隱秘，這也是她對不起我的地方！」

武家騏冷哼一聲，對他復生惡感，驀的想起了一件事來，道：「拙荊彼人擄刦，大約也是你的毒謀吧！」

天魔教主搖了搖頭道：「老夫不知此事……」

目光森然一轉，又說道：「縱然有之，也是老夫屬下之人所爲，並未有稟明老夫！」

武家騏忽然仰天大笑不止。

天魔教主奇道：「什麼事使你這樣好笑？」

武家騏勉強收住笑聲道：「你自名奪命神卜，對你的女兒究竟知道多少？」

天魔教主沉聲道：「老夫在別宮之時，曾有把她許配與你之意，是你一口拒絕，而後，你却偷偷摸摸的與她混到了一起，這事何必來問老夫？」

武家騏搖頭道：「我說的是……你認爲她眞是你的親生女兒麼？」

你原想用這話再把天魔教主刺傷一下，殊料他的回答却使武家騏大感意外，只聽他平平淡淡的道：「不是，她應該姓獨孤！是白美凝與她那奸夫的孽種！」

武家騏愕然道：「你早都知道了？」

天魔教主頷首無語。

武家騏皺眉笑道：「這也是你算出來的麼？」

天魔教主嘆口氣道：「老夫幼年流蕩江湖之時，曾被人毆打重傷，某處功能消失，根本就沒有生育能力，白美凝有愛逾性命的情夫，他生下的女兒，自然該姓獨孤了！」

武家騏困惑的說道：「那麼你……你爲何還要讓她執掌內三堂總舵的重任，難道……」

天魔教主嘆口氣道：「認眞說來，我並不愛那孩子，她曾在襁褓之中時，有幾次我想把她活活揑死，但是……我都忍了下來！」

武家騏奇道：「這是爲什麼呢？」

天魔教主黯然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

只見他的雙目中又泛起一絲淚光，良久方才接下去道：「因爲我始終愛着白美凝！」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這我倒想不通了！」

天魔教主苦笑一聲道：「這也沒有什麼難懂，當她初生之時，我故作不知，爲的是怕因此損傷到我倆的感情！所以我愛她如己出，使她們母女俱都感覺不到任何異樣，及至白美凝離我而去，幽居祁連，我……」微微一頓，嘆道：「唉！我既不能忘情於白美凝，也只有從她的女兒身上找得到她的影子，所以，我仍然愛她如己出，把她當親生女兒撫養……」

武家騏心頭大動，對天魔教主的同情之念又慢慢滋生，他想：這老魔倒果眞是一個十分可憐之人。

忖思之間，聽天魔教主繼續說道：「沒料到我如此對她，結果她竟仍然背叛了我！」

嘿嘿狂笑了一陣，道：「這事也該浮三大白吧！」

咕嘟咕嘟，又是三杯灌了下去。

然後，他把酒罈推到武家騏面前，醉意朦朧的道：「如果你仍有餘興，不妨再陪老夫三杯，否則……就免了吧！」

武家騏朗笑道：「你把武某看成什麼樣的人了！既然這是一場比鬥，除非武某認敗服輸之外，這酒尙不能少喝！」

連斟連飲，也是三杯灌下肚去。

但這種烈酒委實厲害非凡，武家騏只覺頭重脚輕，腦中轟轟有聲，雖然儘力提聚着大乘禪功，仍然有些支持不住之感。

天魔教主似乎同樣的醉意甚濃，搖搖擺擺的說道：「看來你是絕不肯就此罷休了？」

武家騏昂然道：「至少須要分出勝負生死！」

天魔教主仰天一笑道：「好，現在……你我開始賭酒！」

說話之間，自己又斟了一杯，一飲而盡。

武家騏同樣的滿斟一杯，喝了下去。

兩人你一杯，我一杯，頃刻之間，一罈酒已經點滴無存。

武家騏初時尙用深厚的功勁化解酒力，最後則乾脆用內力把酒勁硬往肺腑之中逼壓，使酒力不致發作不支。

當下武家騏搖着空了的酒罈，笑道：

「翁旋坤……這酒不够了！……」

天魔教主也搖搖酒罈，道：「老夫……眞沒想到，一罈酒下肚……竟然不能把你醉倒……」

忖思了一下，道：「酒盡而勝負未分，該當怎麼辦呢？」

武家騏醉迷迷的道：「你再去弄一罈來吧！」

天魔教主笑不成聲的道：「談何容易，這酒是千里之外弄來的……老夫連這山峯都……下不去了……」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那只好再由你劃出一條道兒了，咱們該怎樣決定勝負生死？」

天魔教主思忖了一下，道：「要不這樣吧……你我各坐原處，動手過招，誰不支掉下峯去，就摔死算了……」

醉意朦朧的狂笑道：「人死一了百了，那樣才最乾脆！」

武家騏大笑道：「好，好……武某同意……」

天魔教主叫道：「既然同意，你就進招吧！」

武家騏冷笑道：「今日之搏，已非在沉星洞前可比，武某該讓你先出招了！」

天魔教主並不推讓，模模糊糊的叫道：「哦……那也好……你要……你……小心了！……」

由巨石之上，一掌推了過來。

然而那一掌却出得十分滑稽，不但虛軟無力，而且手掌鬆垂，顯然是醉後的一種狂態。

武家騏雖然強壓着酒力，但早已頭暈目眩，他並沒看清那一掌究竟姿式力道如何，驀然一招遞了出去。

這一招正是白門武粹三絕式中的一掌，雖然他不知發出後的威力如何，但出掌的掌法，却已經用了出來。

然後，他揉揉兩眼，由巨石之上看去，只見天魔教主仍然趺坐在峯頂邊沿之上，顯然並沒被他那一掌劈下峯去。

而且，兩人一招互換的情形如何，他也未能看得清楚。

當下儘量壓抑了一下就要發作的酒力，大叫道：「翁旋坤，怎麼停下來了！」

只聽天魔教主應聲叫道：「再接老夫一拳……」

由巨石之上，又是一拳搗了過來。

武家騏不暇忖思，也一拳迎了上去。

那一拳自然也是白氏武粹三絕式中的一招。

這一招的結果如何，武家騏仍然沒看清楚，不過，天魔教主翁旋坤仍然好端端的坐在那邊。

只聽他有如幽靈般的叫道：「這巨石相隔太遠，用拳掌交手……難以傷到對方……這一招……老夫建議用劍……」

「用劍！……」武家騏痴痴迷迷的叫道：「武某並未帶劍，而且……你……也沒有……」

天魔教主道：「老夫已在此備下了兩把！」

只聽鏘然一聲，一柄出鞘的長劍已經擺在武家騏面前，而天魔教主手中，也已抓上了一把。

武家騏滿面驚異之色，自語般的喃喃道：「你早已準備了兩把劍……」

天魔教主模模糊糊的道：「那是爲了便於你我相搏……」

武家騏恍如做夢一般，仍然喃喃的道：「你早已準備下了兩把劍……」

驀然之間，他腦海中靈光連閃，突然一個意念衝入腦海之中，使他酒意又消去了一半。

他雙目暴睜，突然一長身站了起來，手按巨石，怒喝道：「好狡詐的老魔，原來你是藉此要偷學白門武粹三絕式……」

天魔教主醉態可掬，雙手連搖道：「沒有的事……老……夫……」

武家騏鋼牙緊咬，怒喝道：「老魔！武某再不會上你的大當了！」

默運全副功力，一掌推了出去。

這一招已非先時兩招可比，但聽呼的一聲，向天魔教主前胸猛然擊倒。

天魔教主掙扎而起，大叫道：「且……且……」

但爲時已經太晚，只聽蓬的一聲，早已實實擊中，只見天魔教主身子倒甩出一丈餘遠，直向峯下摔去。

武家騏輕輕啊了一聲，雙目緊閉，伏於巨石之上。

良久、良久，他方才直起身來，手扶石案般的巨石，向天魔教主墜峯的方位湊了過去。

他不由心想，在這樣高的山峯之上摔了下去，任憑你武功多高，那也是難逃粉身碎骨之厄了。

他不禁又有些後悔了起來，他記得白美凝遺言中一直期盼着翁旋坤仍能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而翁旋坤確然也有値得同情之處，至少，方才他正當酒醉之時，那樣一掌把他震下峯去，實在有些不大應該。

一時之間，不由心事重重。

但，他不能不提醒自己，此刻仍然是處身於險象環生，一失足就要粉身碎骨的危峯之上，他必須先走下峯去再說。

於是，他小心翼翼的沿着原路向下行去。

來時是疾追天魔教主，並未細查脚下路徑，此刻要走回程，方才眞的發覺這是多麼難走與危險重重的一條道路。

走出四五丈距離，忽然發覺地面上的一塊巨石已經十分鬆動，而下面就是萬丈深淵，雖是極輕極輕的一點震動，也很可能把那巨石震落，當下不暇忖思，脚下稍稍加勁，向那巨石前面的一叢野草踏去。

因爲那簇野草是生長在土地之上，落脚藉力，自是比踏在鬆動了的石塊之上安全得多。

這些事不過發生在一念之間，武家騏並未細忖，一脚踏了上去。

他已把大乘禪功悉數提聚了起來，雖說因飲酒過量，體重增加了不少，但施展開輕功身法，那落脚一點之力，仍然微不足道。

殊料就在這一點之下，却覺得脚下似是沒踏到任何物件，身子猶如隕星一般向峯下飛瀉而墜。

武家騏大驚失色，奮力掙扎。

但身子凌空而下，任他有天大的能耐，也是無從施展，何況在他酒醉之後，更

是漫無章法。

他心中只有一個不祥的念頭，這一次是完了！

終於——

蓬的一聲，他摔到了峯下！

然而，他並未摔得粉身碎骨，身子一彈，彈起了三丈多高，又一下子落了下去，這樣三彈三落，方才靜了下來。

他像落入夢境之中，定神看時，觸入眼簾的是無盡的荒草，那堆積的荒草至少有一丈多厚，而自己就正好落在那草堆之上。

難怪他由那樣高峯之上摔了下來，而竟能絲毫無傷。

他掙扎了一下，正想跳下草堆，却忽然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然而，他並不是被摔震而昏，而是醉得昏了過去。

原來，他飲下了足可供數十人同醉的「三杯倒」，只不過由於大乘禪功的壓抑，使他仍能勉强支撐，但此刻功力一卸，酒力上湧，以致很自然的醉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的時光，武家騏又恢復了意識，悠悠醒了過來。

睜開雙眼，只見一個衣裳襤褸之人正站在自己面前，而自己却是躺在一個草棚內的竹榻之上。

武家騏皺眉叫道：「這……這裏是什麼地方？」

那叫化子連忙應道：「傲天峯下！」

武家騏掙扎起身，又問道：「我……在此躺了多久？」

那叫化子回答道：「前後一共十八天了！……」

「十八天？」武家騏驚叫一聲，不由一下子跳了起來。

那叫化子又慢吞吞的補上一句道：「明天就是人頭大宴之期了！」

武家騏完全清醒了過來，揉揉雙眼叫道：「這……是眞的麼？」

那老化子沉凝的道：「自然是眞的，小老兒怎敢欺騙武少俠，明日就是清明佳節了！」

武家騏環目四顧，只見四周一片蕭然，除了危峯怪石，與稀稀落落的樹木之外，就是幾間臨時搭蓋的草棚，除了那老化子之外，靜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

他試着運息了一下，只覺內力無損，中氣磅礡，除了有些微微的頭痛之外，再無其他不適之處。

這簡直是毫無可能之事，由那樣高的傲天峯上摔了下來，竟會絲毫無傷，他帶着困惑的目光，投注到那老化子身上問道：「爲什麼我會沒有摔死，前輩是怎樣救了我的，爲什麼我既未受傷，却昏迷了一十八天之久……」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那老化子皺眉瞪眼，雙手連搖道：「武少俠問得這樣快法，叫老化子如何答覆，還有……武少俠千萬莫以前輩相稱，老化子可萬萬担當不起……」

急驚風遇到了慢郎中，武家騏苦笑道：「那麼，請您慢慢告訴我吧！」

那老化子又咳嗽了一陣，方才慢吞吞的道：「一個月多之前，敝帮主帶領七十餘名本帮弟子潛來太行山，就在傲天峯下的一排石洞之中紮下了暗營秘舵……」

武家騏忍不住接口問道：「太行山乃是天魔教別宮所在之地，人頭大宴舉行之所，貴帮主怎的敢率領數十丐帮弟子輕冒此險？」

那老化子道：「這是伏牛山羣雄秘密會所做的決定……」

微微一頓，接下去道：「雖說此地是天魔教的重地，但一來是敝帮主掩護得法，調度得宜，二來是天魔教除開太行行宮所在的留霞嶺一帶，並未認眞的搜查過遼闊的山區，所以敝帮自帮主以下的七十餘敝帮弟子雖是在這裏躭了一個多月，却仍然未被發覺……」

武家騏此刻方始恍然悟到與司徒青陽在峯前所發現的兩名暗樁，自然就是丐帮之人所設。

但也使他懷疑到天魔教主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他曾在傲天峯頂佈下比鬥之所，對傲天峯上上下下自然應該極熟，以他的老謀深算，機詐狡猾，難道詐會連匿藏在峯下的七十多名丐帮弟子都沒有發覺。

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他佯裝不知。

但他爲何要這樣做，這就是百思難得其解的事了。

這些意思不過僅在閃電之間，只聽那老化子繼續說道：「武少俠與天魔教登上峯頂之事，敝帮主幾乎是立刻就已發覺，當時……敝帮主就顧慮到武少俠也許會受了那老魔的暗算，墜下峯來……」

武家騏又接口道：「貴帮主究竟是如何發覺了在下的呢？」

因爲若非趕上峯頂，連他也不知飛葉襲擊自己的就是天魔教主，丐帮帮主千里神乞呂一鉢又怎會知道？

那老化子一笑道：「第一，在武少俠登峯遇襲之時，那位與武少俠同來的司徒俠士就被敝帮弟子發覺，與敝帮主說出了此來經過。第二，在對面探月峯上有敝帮安下的伏樁，清楚的眺望到兩條人影一直追上了傲天峯巓……」

武家騏道：「縱然看到兩條人影直上峯巓，又怎知道就是在下與天魔教主？」

老化子笑道：「因爲普天之下，能够飛馳而登傲天峯巓的，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三個人來，所以敝帮主立刻就判斷到是武少俠與天魔教主……」

微微一頓，接下去道：「當時敝帮主大爲惶亂不安，因爲……武少俠雖然說武功不下於天魔教主，但若論機詐，却極易中了那老魔的圈套，但敝帮主立刻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動員七十多名丐門弟子拔取荒草，將峯下每一可能墜下之處，都用荒草舖到一丈餘高，就當弄好不久，果然武少俠就由上面墜了下來……」

武家騏雙目睜得滾圓的道：「天魔教主呢？」

「天魔教主？」老化子怔了一怔，說道：「這只有武少俠才能回答了。」

武家騏急道：「他已被在下打下峯來了！難道……」

「啊？」

那老化子驚叫一聲道：「這……這是眞的麼？」

武家騏正色道：「難道在下還會騙你麼？」

老化子忙道：「武少俠說的自然不會有假，但峯下各處，均沒看到那老魔的影踪……」

略一沉忖，接下去道：「也許他已摔死在峯腰之中了吧！」

原來傲天峯三面雖都是千丈斷崖，但峯腰中也有凸出的嶙峋亂石，摔死在山腰之中，也是大有可能之事。

武家騏微吁一聲，調轉話題說道：「原來在下是摔在亂草堆中，才倖而保全了一命，但是，在下又怎會昏迷了十八天之久呢？」

老化子笑道：「武少俠想是飲下了大量的烈酒，這一點敝帮主一直尙在懷疑，武少俠既是登峯與天魔教主相鬥，怎的會飲下那樣多的酒去……」

目光轉動，徐徐接道：「敝帮主由酒氣之中嗅出武少俠所飲的是有名的烈酒『三杯倒』，平常之人只要飲下三杯，就會大醉三天，武少俠大約至少飲下了百杯之多，若非仗着內力深厚，只怕還是一醉不起了呢……」

武家騏皺眉道：「我一直都躺在此處麼？」

老化子雙手連搖道：「不，最初是在敝帮臨時的總舵山洞之中，敝帮主與那位司徒俠士想盡了方法用盡了醒酒的藥物，也無法使武少俠醒過酒來，直到三天之前，敝帮主等估計武少俠至少還須六天才能醒來，才想出這個辦法，因爲山洞中密不通風，不易醒酒，在這峯下風道之中可以加速武少俠清醒，果然三天不到，武少俠就醒來了……」

開心的一笑又道：「如果武少俠再睡上三天，那時人頭大宴已過，江湖武林中可就面目全非，盡成天魔教的天下了！」

武家騏目光四轉，道：「你們帮主與那位司徒俠士呢？」

老化子忙道：「帮主正在焦急的等待武少俠的消息，老化子就要去稟報敝帮主了，那位司徒俠士與敝帮主也在一起。」

說話之間，舉步走去。

武家騏忙道：「眼下我已完全復原，就同去見貴帮主吧！」

邁動脚步，與那老化子相偕行去。

前行三丈，轉過一排密林，只見峯壁之下均爲亂石樹叢所掩蔽，密密麻麻，荒無人踪。

武家騏皺眉道：「貴帮主在此所設的秘舵，距離很遠麼？」

那老化子嘻嘻一笑，用手一指道：「這些亂石樹叢之後共有八處天然石洞，敝帮七十餘人就都住在裏面！」

說話之間，當先行去，拂動着峯壁下的亂樹高叫道：「稟帮主，武少俠已經酒醒了！」

武家騏大感訝異，只聽一串豪笑傳處，丐帮帮主千里神乞呂一鉢被樹叢中鑽出身來，雙拳一拱道：「武少俠，可急煞老朽了！」

武家騏還禮而入，只見樹叢亂石掩映之後果然有座天然石洞，除了丐帮帮主之外，還有司徒青陽，及十餘位丐帮高手。

武家騏進入洞中，再度施禮道：「多謝呂帮主施救，否則在下……」

不待他說完，呂一鉢急忙攔住道：「武少俠說那裏話來，武少俠狂瀾獨挽，已是當世武林安危之所繫，老朽區區微勞豈敢居功。」

於是，武家騏把經過概略說了一遍。最後，他說：「天魔教主翁旋坤已死，眼下只須與各派羣雄取得聯繫，會剿太行宮，天魔教在羣龍無首的情況下必會一擊而潰，從此根除這一禍害！」

呂一鉢沉凝的道：「事情也許不像武少俠預料的那樣輕易……」

武家騏道：「莫非天魔教中還有能够承繼翁旋坤衣缽的人物麼？」

呂一鉢搖搖頭道：「老朽是說翁旋坤可能沒死！」

「沒死？」武家騏差點跳起來叫道：「在下親自一掌把他打落峯下，雖然峯下不見他的屍體，那大約是他在峯腰之中撞死於凸出的亂石之中，難道這個還會有假麼？」

呂一鉢苦笑着說道：「老朽的推斷也有兩點根據，第一，天魔教主機詐萬端，奸滑絕倫，他既事先安排好在傲天峯之巓與武少俠賭酒比武，自然有萬全的準備，被武少俠打落絕峯，也許是一樁故意的安排……」

武家騏心中不由怦然一動，當時雖然自己酒意朦朧，但把天魔教主打下絕峯的經過，也還記得清清楚楚，當時天魔教主似是果然並無大禍臨身的惶亂之態，這實在是值得懷疑之事。

何況，峯下又不見他的屍首，摔死峯腰之中，總是一件不太可靠的推測。

但他仍然皺眉說道：「若說他故意有此安排，僞裝跌落峯下而死，那麼，其目的何在？」

呂一鉢凝重的說：「這就難說了，翁旋坤蓄意在人頭大宴中一舉霸服武林，自是無所不用其極，眼下他目的何在，倒是十分難說……」

目光投注在武家騏臉上，又道：「第二，倘若天魔教主眞的已死，太行別宮中絕不會如此鎭靜……」

武家騏接口道：「呂帮主已派人探聽過了麼？」

呂一鉢道：「老朽已經說過，天魔教除別宮以及人頭大宴所在的留霞嶺之外，並未注意到太行山的其他地區，也許是他有意如此，也許是他不願因此分散了實力，但因此却使敝帮有了不少方便！」

武家騏道：「留霞嶺中實情如何？」

呂一鉢道：「天魔教雖不太注意太行山其他地區，但留霞嶺却把守得鐵桶一般，實情如何，倒是難以探知……」

輕吁一聲，接下去道：「翁旋坤剛愎自用，獨行其是，早已衆叛親離，倘若他眞的死去，別宮之中絕不會仍然如此從容鎭定！」

武家騏忖思了一下，道：「在下還有一點說明，我墜崖之處，事前似是也經過一番佈置，極可能就是那老魔所爲……」

呂一鉢忙道：「那是自然，除他而外，別人也登不上傲天峯！」

武家騏皺眉道：「問題就出在這裏，天魔教主的安排很明顯的是想在絕峯之巓待我醉意朦朧之時，偷學那『白門武粹三絕式』，然後，他會把我打落峯下，倘若

萬一不能成功，則在我下峯時也免不了失足之厄，從而除去他的眼中之釘！但他沒料到在大醉之餘，我心頭靈智未失，及時一掌把他打了下去……」

呂一缽道：「武少俠的推斷十分合理，但……」

武家騏打斷他的話道：「他旣已存心置我於死，又何必僞裝墜峯，在傲天峯上只有我與他兩人，我死之後，誰又爲他傳出墜峯僞死的訊息？

「所以翁旋坤處心積慮，給我安排了兩條死路，他自己則認爲有把握可操勝算，但却沒料到也會有意外發生，死的反而是他！」

呂一缽皺起眉頭沉思一會，又說道：「武少俠的判斷固然有理，但也還有其他的可能……」

目光緩緩一轉，接道：「譬如說，敝帮七十餘人潛伏在此安樁立舵，事機固然隱密，但也不見得完全瞞得過天魔教主，他僞裝不知，也許就是爲的要老朽等人安排救武少俠的性命，至於他被武少俠打落峯下，極可能也是預料到的一着！」

武家騏失笑道：「這就使在下不解了，天魔教主目的不過在學『白門武粹三絕式』與將在下置於死地，爲何明知貴帮會救我性命却故做不知？」

呂一缽笑道：「這就是老朽所懷疑的事了，翁旋坤志霸武林，自然要把各派羣雄收伏，或是一擧坑殺……」

武家騏接口道：「這與他留下我的性命以及僞裝墜峯而死又有何關？」

呂一缽道：「武少俠眼下已是武林安危之所繫，倘武少俠眞的墜峯而死，俠義道羣雄也許會因此而裹足不前，不會坦然的參與人頭大宴，倘若武少俠的三式絕技被他學去，而武少俠的墜峯未死又能安撫羣雄之心，加上翁旋坤已死的消息，必會使羣雄無所顧忌，直搗留霞嶺，正好中了他的預謀！」

武家騏皺眉良久，頻頻點首，復又話鋒一轉道：「傲天峯之左，有一座絕命崖，呂帮主曾否派人搜查過那邊？」

呂一缽連忙頷首道：「絕命崖曾有天魔教人出沒，但老朽派人查勘結果，發覺除了危崖亂石，與密密的叢林之外，並沒有一點可疑之處……」

武家騏微喟一聲，又改口道：「在三馬驛中，貴帮可曾派出聯絡之人？」

呂一缽頷首道：「就是那小巷之前的賣卜者！」

「啊？……」武家騏驚叫一聲，道：「在下本來有些懷疑，原來他果是貴派之人，但他……」

重重的唉嘆一聲，住口不語。

呂一缽平平淡淡的道：「這些……老朽已經知道了！」

武家騏嘆道：「除他而外，另外尚有若干貴帮弟子，也因我之故，而……」

呂一缽苦笑道：「武少俠不必過份自責，這……原是難以防止之事……」

目光一轉，道：「武少俠可知那刦擄了尊夫人的天魔教徒是誰麼？」

武家騏略一忖思道：「依那人的身法功勁推斷，極可能就是翁旋坤的駕前前侍皇甫重！」

呂一缽點頭道：「一些不錯，老朽亦曾據報，但未及出動追踪，就已被他逸去不見……」

武家騏忽然皺眉而起，道：「現在巳是什麼時刻了？」

原來洞中陰暗，難辨天光。

呂一缽忙道：「申時將盡，快要入夜了！」

武家騏吁口長氣道：「這樣說來，六個時辰之後，就是人頭大宴了！」

呂一缽凝重的頷首答道：「正是，所以……」

武家騏忽然堅決的道：「在下要趁這幾個時辰，去一趟絕命崖，不管有無所遇，而後就轉去留霞嶺前，與俠義道羣雄會晤，共謀參與人頭大宴之事。」

呂一缽忙道：「武少俠伉儷情深，這是十分應該之事……」

微微一頓，又道：「老朽亦已準備就緒，就率敝帮八大長老同行，聽候武少俠差遣！」

武家騏道：「在下對呂帮主已感深深歉疚，又那敢復勞大駕？」

呂一缽忙笑道：「武少俠說那裏話來，眼下不但敝帮，所有俠義道羣雄無不把希望寄託於武少俠一人身上，還請不要過謙！」

一直不曾開口的司徒青陽插口接道：「旣是如此，武少俠也就不必客氣，一齊同行吧！」

武家騏不便過於峻拒，只好在呂一缽引導下當先而行，踏出了那座山洞。

此時已是夕陽西下，暮鴉歸巢之際，晚風陣陣，倍感悽清，八名丐帮長老不待吩咐，已自當先快步行去。

呂一缽含笑道：「有他們八人在前開路，遇有變故，即刻就可傳來警訊，我等儘可安心緩行了！」

說話之間，與武家騏司徒青陽三人併肩向前走去。

絕命崖位於傲天峯之左，繞峯行去，轉過一片山壑即到，但見危崖高峙，密林如蓋，在夕陽晚照中，更顯得形勢險惡。

呂一缽遙遙一指，道：「那片危崖就是有名的絕命崖，又名捨身崖，相傳具有虔心之人每每立下誓願，來此捨身，有的是爲了父母，有的是爲了公婆，若干年來不知有多少愚夫愚婦葬身此處……」

武家騏注目看去，只見絕命崖範圍甚廣，若要逐一找去，怕不也要耗上幾個時辰的時光。

當下轉向呂一缽道：「呂帮主對這裏地勢熟麼？」

呂一缽陪笑道：「老朽曾化費了數日時光在此勘查，不能算不熟了！」

武家騏道：「不知此處可有山洞等供人匿藏的處所沒有？」

呂一缽忙道：「絕命崖崖壁正中有一古洞，但面積甚小，最多只能供兩人坐臥，十日之前，老朽曾勘查過一次，但却毫無發現。」

說話之間，巳經走到懸崖之前。

八名丐帮長老齊集懸崖之前，躬身同施一禮道：「絕命崖四周俱巳勘查過了，五十丈方圓之內並無異狀。」

呂一缽揮揮手道：「仍請各位謹愼戒備，把守四周……」

轉向武家騏又道：「照眼下情形看來，絕命崖不像有什麼値得注意之處，皇甫重刦擄了尊夫人，依理而論，也絕無囚在此處的可能，倒不如……」

武家騏忖思着道：「旣巳到此，至少在下也該到那古洞去看上一下！」

呂一缽頷首道：「那麼，老朽爲武少俠帶路了！」

身形疾馳，向危崖之上躍去。

武家騏向司徒青陽匆匆的道：「前輩請在此爲在下等掠陣，在下去去就來！」

不待話落，縱身追了上去。

絕命崖雖也深及百丈，但較之傲天峯却有小巫大巫之分，是以兩人輕輕易易的就到了那崖中的古洞之前。

武家騏當先翻身而入，顧視之下，不由爲之一驚。

只見那古洞約有兩丈見方，洞中空空蕩蕩，但正中却懸着八顆血淋淋的人頭，血漬猶新，死後最多不足兩個時辰。

八顆人頭擺成一個圓圈，正中則有血跡寫成的一幅絹條。

武家騏只覺熱血沸騰，鋼牙咬得格吱有聲，連忙伸手抓起那幅用血寫成的書信，仔細觀看。

只見那上面寫道：「字示武家騏：

知爾未死，甚感遺憾，先教主雖死，天魔教未亡，只要本座一聲令下，仍可使江湖翻覆，武林淪亡，這八人之死，不過只是一次警告。

尊夫人現在備受優待，安然無恙，但她隨時隨地都有受屠戮之險，關鍵只在爾如何決定她的命運。

本座爲繼先教主遺志，人頭大宴仍然如期擧行，但人頭大宴中並未排爾之座次，在大宴擧行期中，最好你株守此處，不得妄離此洞一步，否則，尊夫人的生死就會立成問題。

只要爾遵守此言，一俟人頭大宴畢事，本座負責將尊夫人交出，否則，屆時爾所能見到的不過只是一堆枯骨而已。如何抉擇，希爾三思！」

下面署名是天魔教代教主皇甫重。

武家騏咬牙哼了一聲，急忙去辨認八顆噬牙瞪眼，死狀恐怖的人頭。

一經辨認，不由又使他冷汗淋漓，觸目驚心。

原來第一顆辨認得出來的是有中原第一高手之譽的鐵血神君申公明，此外，則依次是：

「落魂指」方如羣

鄂中「七煞書生」莫英風

「飛天怒鷹」蔣仁

嶺南傷科名手「煞劍仁醫」靳長春

四方鏢局局主鐵刀孟嘗周成

「虯髯客」金煥

「天南一劍」尙一飛

這一干俠義道的八位豪雄，武家騏都是認識的，他們有的是子女被天魔教所擄，有的則是激於武林道的義憤，出面與天魔教周旋，不料却俱皆如此的慘死，首級留於山洞之中。

武家騏雙目圓睜，幾乎要噴出火來，一字一頓的咬牙道：「血債血還，皇甫重，我若不把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呂一缽皺眉接道：「也許皇甫重只受命而行，這還是翁旋坤的安排！」

武家騏困惑的道：「難道呂帮主仍認爲那血書上的言語不確麼？」

呂一缽說道：「依老朽觀之，自然不確……」

目光一轉道：「他要武少俠深信翁旋坤巳死，無非是使武少俠意識到強敵巳除，大魔教可能不足爲慮，再以尊夫人的生死相脅，不使武少俠參與人頭大宴，等到時日一過，則巳武林變色，盡是天魔教天下矣！」

武家騏略一沉忖，道：「走吧！」

呂一缽忙道：「武少俠是說……」

武家騏凝重的道：「先至留霞嶺前會晤各派羣雄，共議參與人頭大宴之策！」

呂一缽道：「皇甫重所書的留字雖不一定可靠，但尊夫人在他的控制之下却是事實，武少俠似乎也該三思！」

武家騏朗然道：「在下雖然愚庸，也還分得淸武林義節，縱然拙荊因此而死，在下也應先以天下武林爲重，待邪魔誅除，武林底定之後，在下再殉情一死，絕不會讓拙荊獨自含怨於泉下！」

呂一缽不禁由衷的激生出一股敬意，躬身一禮道：「武少俠深識大義，老朽先代武林同道相謝了！」

武家騏還禮不迭，道：「這八位死者想必呂帮主都是相識的，可嘆落此慘死，弄得屍首不全，就煩呂帮主指派貴屬下，將他們的首級厚葬了！」

呂一缽忙道：「這是自然，老朽自會遵辦！」

武家騏長嘆一聲，當先翻身而出，向司徒青陽等候之處馳去。

呂一缽相繼而至，向八位鵠候在旁的丐帮長老吩咐道：「絕命崖古洞之內，有八位遇害的俠義道英雄的首級，爾等就在附近覓一處妥當之地，先把他們埋葬起來，待武林底定之後，再行移靈遷葬！」

八位長老齊都面露愕然之色，但却並不多問，齊應一聲，說道：「待辦完之後呢？」

呂一缽說道：「而後再去留霞嶺前相晤。」

八名長老齊應一聲，肅身而退，向絕命崖中的古洞馳去。

司徒青陽雙眉微揚，望着八名長老的背影道：「出了什麼事？」

武家騏連忙簡略的說了一遍，司徒青陽也咬牙道：「這麼說來，老朽的選擇不錯，天魔教如此殘暴狠毒，老朽實在不應袖手旁觀……」

武家騏心急如火，不待他說完，急急的道：「眼下巳將交初更，快些走吧！」

原來此刻天色巳黑，一彎新月巳經由雲端中冒了出來。

呂一缽忙道：「老朽當先開路了！」

邁開大步，向前走去。

武家騏、司徒青陽在後緊隨，三人同時展開輕功提縱身法，有如離弦之矢，向前飛射而去。

不久。

忽見一片閃爍的燈火映入了眼簾之中，同時，武家騏也巳看了出來，那方位正是太行別宮所在之處。

武家騏脚步一收，道：「呂帮主以前曾來過？」

呂一缽應道：「十八天以來，老朽幾乎每天都來勘查一次！」

武家騏道：「別宮之中，也是夜夜燈火通明麼？」

呂一缽頷首道：「不但燈火通明，而且其中似乎還有一種人造的烟霧旋滾騰升，使得太行別宮在迷迷茫茫中看不出其中究竟在弄什麼名堂？」

武家騏皺眉道：「別宮之外難道未設樁卡與巡查之人麼？」

呂一缽道：「明樁暗卡不少，但却在方圓半里之內，是以老朽每次前來，都不敢踏進距別宮四周半里之內。」

武家騏又道：「俠義道羣雄呢？也都到了麼？」

呂一缽道：「各派選拔出來的高手，多已陸續而至，但却無人進入別宮，都在一里左右的外圍紮下了營帳。」

武家騏不再多言，認準方向，繼續飛步而行。

不久。

又是一片燈火傳入眼簾之中，與太行別宮的閃爍燈光相去果有一里遠近，想來正是俠義道羣雄的營帳。

呂一缽搶前一步道：「老朽此地較熟，且先去通報一聲，以便歡迎武少俠！」

武家騏道：「使各派羣雄歡迎在下，那是萬不敢當……」

但呂一缽還是當先飛步而去。

不大功夫，只見羣雄營幕之中又亮起了不少燈光，照耀得四外通明，同時，人聲鼎沸，歡聲雷動，一羣人影迎了出來。

武家騏不由有些激動，只見爲首之人身披袈裟，雙掌合什，正是當世少林掌門普光大師。

武家騏連忙趨前幾步，施禮道：「武家騏拜見師叔！」

普光大師佛號連宣，還禮不迭，眉宇間也是一片激動之色。

緊隨普光大師之後的依次是武當、崑崙、華山、峨嵋、終南、點蒼、武夷、長白等各派掌門，以及各派一再選拔的若干高手。

此外，則是十數名從未謀面的老者，恐是各派掌門分頭請出來的已經歸隱了的老一輩人物。

鐵面神行客戴宗行自然也在其內。

武家騏連忙一一相見，分別寒喧。

鐵面神行客是最易衝動之人，乍然相見，不禁唏噓無言，鼻頭一酸，幾乎流下了淚來。

武家騏亦自激動不已，酸甜苦辣，一時說不出究是什麼滋味。

自他入京尋妹，將近兩年的時光了，不但妹妹不曾救回，連母親也落入了斷魂羅刹戚沉香之手。

如今，他已是揚名天下，聲震武林的一位少年奇俠了，然而，一百多被擄的少年男女並沒從他手上救了回來。

天魔教並沒從他手上消滅，他不知道自己的成就在那裏，認真的檢討起來，也許沒有絲毫成就可言。

是海天碧影孫長夫、鐵面神行客戴宗行、點蒼三子、普元禪師、白美凝……這些人或輸功力，或傳絕技，造就了他，若不是這些人，也許他仍然只是一名江湖中的三流人物。

這使他更覺得慚愧，該做之事一點未做，如今反而連自己的妻子也失踪落入了魔掌之中。

這些意念雖然不過僅在一閃之間，但却也使他一時痴痴的怔着，難以說得出一句話來。

終於，還是普光大師打破沉默，輕誦一聲佛號道：「眼下二更不到，且到行館中歇息吧！」

所謂行館，不過是羣雄臨時搭就的一些布幕柴棚，武家騏應聲而入，不免又與所有在場羣雄一番寒喧。

武家騏又把傲天峯頭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羣雄俱皆聽得十分動容，一時疑雲重重，難辨眞僞。

普光大師已隱隱爲羣雄之首，目光轉動，掃了羣雄一眼，道：「老衲的看法倒與呂帮主有些相同，這一切只怕是天魔教主翁旋坤故弄的玄虛，以渙散我等心志，達到他霸服江湖，一統武林的目的。」

武家騏皺眉道：「以師叔之意，眼下該當如何？」

普光大師誦聲佛號道：「老衲之意是以不變應萬變，一切照原定計劃而行。」

武家騏道：「師叔與諸位前輩相必已議定了消滅天魔教的策略了吧？」

普光大師喟然嘆吁一聲道：「說出來倒是慚愧得很，老衲等的策略只有硬攻硬打，以各派現有的實力，加上所延聘的幾位歸隱的前輩人物所助，在明日的人頭大宴上與天魔教一爭短長，見機而行……」

微微一頓，又道：「自然，主要的還是要靠賢侄的奇技絕學！」

武家騏皺眉道：「這樣說來，師叔是準備明天眞的去參加那人頭大宴了？」

普光大師奇道：「不參加他的人頭大宴，難道還要退縮麼？」

武家騏道：「那麼也許會眞的落入了天魔教主的預謀之中！」

普光大師凝重的道：「那麼，依賢侄之意，是……」

武家騏慨然道：「如依小侄之見，莫若提前攻上留霞嶺，使天魔教中措手不及，也許可以一舉致勝！」

「提前……」

普光大師喃喃了一遍，目光環掃，道：「諸位高賢可有意見？」

在場羣雄幾乎同聲道：「武少俠說的有理，兵法有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若提前而動，何不就是此刻！」

普光大師略一沉吟，道：「眼下各派之人都已準備就緒了麼？」

只聽得羣雄應道：「老禪師儘管下令，自我等到此之時候起，就早已準備妥貼了。」

普光大師聽了，頷首一笑道：「老衲與少林一派攻打頭陣，諸位就請隨老衲來吧！」

轉向身後隨侍的兩名僧人沉聲道：「快些吩咐下去，本派門人即刻束裝就道，直攻留霞嶺！」

兩名僧人連聲應諾，大步而去。

一時之間，整個行館之中俱皆起了騷

動，各派羣雄都在最短的時間內裝束齊備，候命欲行。

武家騏暗暗注意，只見羣雄黑壓壓的站在行館之外，僧道尼俗皆有，至少當在兩百人以上。

由羣雄的目光，沉穩的擧止看來，可以看出，俱是一再選拔出來的各派中的一流高手。

普光大師目注武家騏，道：「急不如快，可以出動了。」

武家騏頷首無言。

就在普光大師意欲下令出動之際，忽見一條細長的人影閃了出來，雙手連搖，大聲叫道：「且慢！」

循聲看去，只見那發話之人身材細瘦，白髯白髮，一襲長袍，打扮得非道非俗，但却飄然若仙，令人肅然起敬。

身後揹了一個巨大的紅漆葫蘆，手中拄了一支紫竹枴杖，正是隱居蓬萊，經一再敦促方才出山的采薇子。

普光大師誦聲佛號，合什道：「老仙翁有何指教？」

采薇子一笑道：「老朽應邀出山，自當一盡棉力，方才聽得這位武少俠之言，也許那天魔教主果眞是預佈的一個圈套。

「老朽別無所長，歧黃之道，薄有所成，若干年來煉製了一種祛毒神丹，一經服用，十二個時辰之內百毒不侵……」

普光大師忙道：「老仙翁當世神醫，宜乎有此良藥。」

采薇子微微一笑道：「天魔教主無所不用其極，人頭大宴中極可能以毒取勝，俗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但如各位事前服上一顆，一日夜之間，就可不懼任何毒素的攻襲了。」

普光大師皺眉道：「可惜我等人數衆多，老仙翁的靈丹，只怕不敷分配吧！」

采薇子淡然一笑道：「在場羣雄大約有多少人？」

普光大師道：「至少也有二百五十人之衆。」

采薇子拍拍背後的葫蘆，道：「老衲來時共帶出了一千五百顆，想必可也够用了。」

說着拉過葫蘆，將瓶塞旋了開來。

普光大師大喜，即刻交羣雄分食，霎時之間，每人俱皆服下了一顆。

於是，在普光大師調度下，一行人有如午夜幽靈一般，逕向留霞嶺上的太行別宮行去。

武家騏、普光大師、司徒青陽以及丐帮帮主呂一缽等人領先而行，一直走到留霞嶺半途之上，仍然未遇上到一個明樁暗卡。

武家騏皺眉聲道：「這倒怪了。」

普光大師接道：「賢侄可是懷疑爲什麼沒遇上明樁暗卡麼？」

武家騏道：「是啊，此地小侄曾來過一次，那時是在平時，尚且樁卡重重，巡查不絕，爲何大敵當前之時，反倒鬆懈了起來？」

普光大師道：「老衲混跡內三堂總舵之中，對天魔教一向的嚴於防守印象極深，這裏的一反常情，委實令人奇怪……」

微微一頓，又道：「反正我等是以不變應萬變，只要沒有阻難，就闖了進去再說吧！」

武家騏亦不多言，加快脚步，向上闖去。不久，已到別宮正門之前，仍然未遇見一個樁卡。

只見別宮正門大開，十六名天魔教徒分爲列兩排班而立，對於突然而到的俠義道羣雄並無絲毫驚奇之感。

普光大師皺皺眉頭，收住脚步。

別宮中燈火輝煌，有如夜空繁星，但有一陣陣濃烟匝地而起，迷濛模糊，令人難辨景物。

羣雄相繼止步，一時倒是難決行止。因爲留霞嶺上沒有佈樁設卡，也許不算一樁奇事，但十六名守在大門前的天魔教徒而視如不見，却不是一件平常之事。

直等到羣雄走到大門前一丈之內，十六名守門的天魔教徒中方才走出一人，大聲問道：「諸位是來參加人頭大宴麼？」

普光大師誦聲佛號道：「不錯！……貴教主在麼？」

不料那人却毫不躊躇的道：「敝教主已經由傲天峯上墜峯而死，眼下代理教主的是過去教主的駕前常侍皇甫重！」

普光大師哼了一聲道：「那麼，皇甫代教主呢？」

那人又道：「代教主因事他去，到人頭大宴開始時，才會回來。」

普光大師笑道：「那麼，誰來接待老衲等人！」

那人吶吶的道：「這……」

但一時之間，却道不出所以然來。

忽然，但聽一個陰鷙的笑聲轟然傳來，道：「我來接待你們！」

衆人循聲看時，只見一條青影迅如飛虹電掣，已經撲落到大門之內。原來是外三堂總教練兼總舵主司徒春元。

只聽他冷笑道：「賊禿，你不過只是一個內三堂中福壽堂的司閽舵主，只等於一個看門狗一般，如今却來神氣什麼？」

普光大師方欲答言，武家騏却哈哈一笑，道：「司徒春元，還記得在甘涼道上遇着的姓老的麼？」

「啊……」司徒春元怔了一怔，吶吶的叫道：「你……你……」

武家騏大笑道：「我就是老祖……」

司徒春元大叫一聲，喝道：「把他們趕了出去！」

普光大師宣聲佛號道：「老衲是應邀而來，憑你不過一個外三堂總舵主，怎敢對老衲等這樣無禮，即使貴教主已死，代理教主的皇甫重大約也不能放過你！」

司徒春元頹然一嘆，忽又桀桀大笑道：「不錯，本座是被那姓武的小子氣昏頭了……」

身子一閃，道：「諸位請！」

普光大師呵呵大笑之中，昂首闊步而入，二百餘位武林英彥緊緊相隨，俱皆踏入了太行別宮的大門。

司徒春元桀桀一笑，道：「大宴時間未到，請各位隨意觀賞，請恕本座失陪了。」身形一轉，飄然而去，幾個起落之間，沒了踪跡。

普光大師目光四轉，道：「我等已入重地，諸位小心了！」

邁動脚步，向內走去。

忽然——

只見十餘丈外火光一閃，一片濃烟昇騰而起。

普光大師皺眉道：「那是什麼？」

原來火光一閃中，只見一片密林般的竹竿埋在地下，在濃烟隱約之中，每一竿頂上俱皆吊着一人。

武家騏一驚道：「那就是被擄的百餘名少男少女……」

火光一閃而熄，但巳使所有之人俱皆看清，那片竹竿至少有一百數十，大約正好是一百四十多位少年男女被縛吊在竿頂之上。

普光大師急誦一聲佛號，道：「救人要緊，不論他們是否清醒失常，且先救了下來！」

袍袖一揮，當先馳去。

武家騏等相繼而至，只見濃烟如織，愈來愈密，但縛吊在竿頂之人，仍然看得清清楚楚。

普光大師白眉深鎖，揚手一掌，一棵竹竿巳經歪了下來，竿頂上縛吊之人也立刻被羣雄接了下來。

但羣雄立刻爆出一片驚呼之聲，原來那縛吊在竿頂的並非眞人，而是以蠟塑製，十分逼眞相似而巳。

同時，那蠟製的假人身上，尙有一片字跡，寫的是：「諸位，自裁一死，可脫肉腐骨枯之苦，因爲你們巳入圈套，誰也難逃五行毒烟之危！」

只聽一片爆破之聲連響，四週俱是火光亂閃，滾滾濃烟匝地而起，將羣雄俱皆瀰漫其內。

普光大師急叫道：「采薇老仙翁，這是五行毒烟，那袪毒靈丹有效麼？」

只聽采薇子的聲音由人叢中飄了出來道：「老朽早巳說過，任憑什麼毒素，碰到老朽的袪毒靈丹，也會失效！」

普光大師朗笑道：「二百多條性命與武林的危亡，老仙翁厥功至偉……」

聲調一沉，道：「衝入內宮，快些搜救被擄之人。」

於是，羣雄有如潰堤的潮水，一湧而入。

整個太行宮中，處處空空蕩蕩，繁密的燈火形同虛設，除開守門之人與那司徒春元外，幾乎一無所有。

武家騏大爲焦灼不安，頓足叫道：「人頭大宴的本身，只怕就是一個騙局。」

普光大師嘆道：「看眼下情形，那是一定的了！」

忽然——但見一條人影衝入了人叢之中，喊叫慘呼之聲立即隨之而起。

衆人大吃一驚，武家騏沉聲一喝，首先飛撲而至。

只見眨眼之間巳有四五名羣雄受傷倒地，那人却正是天魔教主的駕前常侍皇甫重。

武家騏氣得面色鐵青，咬牙喝道：「眼下大約你就是代教主了？」

皇甫重陰陰一笑道：「敝教主好端端的在於世上，爲何要我來代……」

武家騏怒叫道：「他在那裏？」

皇甫重冷笑道：「敝教主正在某一秘密之處修習碧玉神龍寶玦上的神功，再過半日就可神功大成了！」

「胡說……」武家騏厲喝道：「快些領我去找那老魔，否則……」

但他一語未完，皇甫重却格格大笑道：「請恕老夫失陪，各位請自便吧……」

武家騏叫道：「怎麼，你還想走？」出掌如電，橫裏掃去。

皇甫重目的無非在擾亂羣雄，並無眞的求戰之意，故而身形猛掣，急欲脫身，但他却沒料到武家騏所用的乃是白門武粹三絕式中之學，不但掌力威猛，掌式之奇更是亘絕千古之學。

武家騏此次施展，自是與在傲天峯巖施展時有所不同！

但聽一聲悶吭，功技絕倫，僅次於天魔教主的惟一高手，竟吃武家騏一掌掃中右臂，蓬然摔倒於地。

武家騏兜胸一把，將他提了起來，喝道：「快說，翁旋坤在那裏，一百四十四名少年男女又在那裏……」

但皇甫重再也無法回答他的問話，只見他七竅之中血水汩汩，氣息逐漸微弱，魂歸轉世去了。

武家騏愣然一驚，一時不由怔了起來，他實在沒想到那一掌會有這樣大的威力，能將武功絕倫的皇甫重擊死。

原來他暴怒焦急之餘，用的不但是白門武粹三絕式中的一掌，同時也把大乘禪功三折盡皆提聚了起來。

皇甫重雖然武功內力均臻化境，但也仍然難以抵受得了這樣致命的一擊，是以立時七竅流血而死。

武家騏鬆開皇甫重屍身，目光轉動，忽然向迎面不遠的一排巨厦馳去。

一時但聽乒乓連聲，屋柱折墜，房樑崩坍，三數間殿堂般的建築巳被擊得破碎支離，搖搖欲墜。

武家騏長嘆一聲，忽聽一陣呻吟聲傳了過來，他微微一驚，立刻循聲找去，不久，只見一堵倒坍的牆壁下，忽然發覺了兩條橫躺的人影。

武家騏愕然一驚，他幾乎立刻認出了，那是鐵胆僧與公冶誠。

兩人俱被點了穴道，躺在地上哼哼不巳。

武家騏毫不怠慢，舉手連拍，解開了兩人的穴道，急急的叫道：「綠蕚妖姬呢，爲什麼晚輩一再探查不出？」

兩人被解開了穴道，立刻悠悠的醒了過來。

公冶誠黯然一嘆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朽與鐵胆禪師不幸落入老魔之手，綠蕚妖姬巳被他帶走了！」

武家騏大急道：「帶走綠蕚妖姬，只有一個可能，去練那碧玉神龍寶玦上的邪功去了……唉！我們枉費盡了心機，結果仍難免功虧一簣，只怕……」

公冶誠雙手連搖道：「武少俠且莫焦急，老朽知道他的練功之處……」

武家騏忙道：「在那裏？」

「絕命崖！」

「晚輩方由絕命崖而來，除開被殺的八顆首級之外，不見一物！」

公冶誠皺眉道：「那小小古洞中有暗門秘道，其中可容千軍萬馬！」

武家騏啊了一聲道：「那麼，請公冶誠前輩快些帶路吧！」

此刻普光大師等羣雄也巳圍了過來，聞言俱皆爲之一怔。

武家騏目注普光大師道：「此處想來只有一個皇甫重是勁敵，那司徒春元雖也是不弱之輩，但他不會認眞盡忠於天魔教，師叔最好把大部羣雄留在此處收拾殘局，少數人隨小侄同去絕命崖追殺那天魔教主。」

普光大師連聲應喏，將大部羣雄俱皆留了下來清剿太行別宮。

武家騏心急如火，急躍而行，與公冶誠、鐵胆僧等當先向絕命崖奔去！

不久。

武家騏與公冶誠當先躍上了絕命崖的小小古洞。

只見洞中人頭早巳清除，空空洞洞，一無所有。

公冶誠伸手一指道：「這是整個地下建築出口之一，也是老朽惟一所知之處，別處至少也該還有三個出口，所以……」

武家騏忙道：「晚輩知道了，愼防天魔教主逃掉……」

公冶誠微微頷首，忽的伸手向石壁上摸去。

只見他出手如電，眨眼之間，在石壁上一連摸摸點點，搬弄了六七處地方，方才停手下來。

但聽一片軋軋輕響，靠裏的整座石壁立刻向一側滑去。

武家騏全神戒備，一俟暗門洞開，登時向內馳去。

只見裏面是一座極爲寬大的地洞，面積至少有五十丈見方，一片奇景登時呈現在眼前。

那地下洞室中修建得美侖美奐，四壁都有花飾，正中是一方高台，台上安放一隻三脚鼎爐，爐中青烟嬝嬝，幽香襲人。

圍繞着鼎爐四周，地上都舖着錦被繡被，一百四十四名少年男女分做七十二對，正在唧唧咕咕，情話綿綿。

這實在是一個古怪的場面。

那七十二對男女，不但成雙成對，而且羅衣半解，巳經只剩了貼身的褻衣，就要做那見不得天日之事。

在那鼎爐之後，高吊着一盞七彩琉璃燈，燈下是一盆冒着藍光的烈火，天魔教主正披髮仗劍，持着那方萬人矚目的碧玉神龍寶玦，不知唸誦什麼。

秘道一開，那地下殿堂般的洞穴中即刻一片大亂。

天魔教主厲聲大叫道：「什麼人如此大胆！」

原來由內外望，是由光明之處看黑暗之處，一時難以看得清楚。

武家騏大喝道：「老魔，傲天峯頂之上，我幾乎爲你所騙，原來你却在此偸練神功，老魔，今天你的末日到了……」

一式「飛燕投簾」疾撲而至，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這一掌自然用的正是白門武粹三絕式之一。

天魔教主咬牙一笑道：「武家騏，老夫有意留你一條生路，爲什麼你却偏要來送死！」

橫出一掌攔了過去！

但聽蓬的一聲，雙方掌力接實，俱皆後退一步。

武家騏大罵道：「老魔，畢竟被你學去了一招！」

天魔教主豪笑道：「哈哈……豈止一招而巳……」

武家騏大怒之餘，又是一拳搗過去。

天魔教主揮手回敬，也是一拳搗了過來。

又是一聲驚天動地的暴響，天魔教主招式也與武家騏的完全相同，雙方又再互退了一步。

武家騏住手不攻，咬牙笑道：「老魔，你不但狡詐，而且聰明，但可惜你只學去了兩招，還有最後的一招劍法，沒有被你學去！」

天魔教主笑道：「舉一反三，有這兩招做依據，大約老夫能够應付得了你這一招！」

探手拔出背後長劍，叫道：「這一招也就是你我勝負的關鍵所在，本座只要化解得了你這一招，只怕你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武家騏也鏘然一聲拔出長劍，道：「那只怕你判斷錯誤了，須知這一着劍招才是白門武粹中的眞正精彩之學，只怕你接不下來！」

長劍平伸，刺了過去。

天魔教主那敢大意，長劍斜出，橫裏掃來。

這原是他的試探之招，橫格的長劍中暗含了那一掌一拳的變化。

殊料武家騏平出的一劍忽然斜挑而起，有如一道長虹一般劃起了一道圓弧，而後則幻化成了一片劍雨，有如千百柄長劍，同時刺到，又如一面劍網兜頭直罩了下來一般，將天魔教主完全籠罩其內。

任憑天魔教主武功如何高強，也還沒見過這種陣勢，當下惶亂之餘，長劍亂揮，匆遽而退。

就當他長劍護身，疾退之際，武家騏手中劍法忽又一變，由漫天劍雨，變成了一道繞日長虹，疾繞而去。

天魔教主再也封格不住，但聽哧的一聲，紅光迸現，一條右臂巳被長劍齊肩削了下來。

武家騏一招得手，二度揚劍欲劈。

但驀然之間，白美凝的話語又響在耳邊，以致手腕一軟，頓了一頓。

就在這一頓挫之間，天魔教主巳然就地一滾，出去了兩丈多遠，衝到了一間石室門邊。

只見他以迅快的動作推開石門，滾了進去。

此刻普光大師、鐵胆僧、公冶誠等人早巳相繼而入，公冶誠大叫道：「武少俠，小心那老魔，別叫他再弄手脚！」

武家騏如夢初醒，仗劍直入。

他不禁爲之愕然一驚。

原來那石室中囚着獨孤木蘭，天魔教主滾了進去，即刻用獨臂將她抱了起來，五指罩定在她的心脈之上，拖拖拉拉，出了石室。

武家騏目眦欲裂，大聲叫道：「放開她……」

獨孤木蘭要穴被點，人在昏迷之中，天魔教主却桀桀大笑道：「武家騏，老夫最後悔的一件事，還是當初沒有把你殺死

，現在……」

陰陰的哼了一聲，道：「老夫不得不下此狠手，除非你棄劍受縛，否則，老夫就立刻將她震斷心脈，要你一輩子良心不安！」

武家騏木然而立，咬牙無語。

天魔敎主厲聲大叫道：「武家騏，你要及早決定，老夫沒有時間多等！」

武家騏心如刀戮，咬牙叫道：「翁旋坤，白美凝女俠垂死之前，還在念念不忘於你，遺言之中也曾提及，只要你改過自新，知所改悔，仍可留你一命……」

天魔敎主面色靑白，沉忖良久，突然牙關一咬道：「老夫一生好强，而且也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地位，料不到却毁在你的手中，落得身敗名裂，縱然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意思……」

聲調一沉道：「武家騏，老夫再問你最後一句是棄劍受縛，還是由老夫將她震斷心脈而死……快說……」。

武家騏一顆心已經提到了喉嚨之中，因爲天魔敎主的五指已在徐徐下落，就要點到獨孤木蘭的心脈之上。

忽然——

就當這千鈞一髮之際，忽聽咔嚓一陣大響，一陣鶯鶯燕燕之聲，潮水一般的傳了過來。

原來實心老柳長枯誤打誤撞，不知由何處弄開了一道暗門，帶領着八位夫人闖了進來。

天魔敎主爲這意外的變故所動，情不自禁的轉頭看去。

但就在這一怔間，武家騏動如脫兔，以迅如電閃之勢，向天魔敎主撲了過去，一掌印中了他的前胸，同時一手奪下了獨孤木蘭。

天魔敎主被一掌擊中，身形踉蹌而退，哇的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

八名夫人一擁而上，嬌呼聲中掌指併出，頃刻之間已把天魔敎主撕得破破爛爛，氣絕而死。

全場頓時靜肅了下來。

八名夫人也都怔了起來，望着天魔敎主的屍身，靜默無語。

忽然——另一個聲音叫了起來：「碧玉神龍寶玦……」

只見司徒靑陽與實心老柳長枯以及另外十數名奇奇怪怪的老人相繼趕了過來，紛紛尋覓。

然而，那使他們惦在心上的碧玉神龍寶玦却已遍尋不着。

十餘人都急得滿頭大汗，口中喃喃不已。

天魔敎主屍身逐漸僵硬，一隻獨手也鬆了開來。

只見他掌心之中一片晶亮的粉屑緩緩的流了下來，原來那碧玉神龍寶玦已被他捏成了一灘細粉。

實心老柳長枯跳了起來，道：「完了！完了……」

司徒靑陽也雙足頓得蹬蹬有聲，叫道：「萬刦門從此將要烟消雲散了……」

另外十餘人也都唏噓不已。

武家騏迅快的拍醒獨孤木蘭的穴道，替她全身輕輕按摩。

不久，獨孤木蘭悠悠的醒了過來，眸光轉動，如夢初醒。

此刻龐大的地下建築中已經定了下來，普光大師以及數十名來到絕命崖的各派高手，已以迅快的手法，將一百四十四名少年男女完全閉住了穴道，鐵胆僧，公治誠也將藏在鼎爐之下，全身半裸的綠蕚妖姬抓了出來。

綠蕚妖姬全身顫抖，嬌叫道：「饒命！饒命……」

公治誠冷冰冰的道：「饒命不難，只要妳能够把這一百四十四名少年男女的迷心蝕魂大法解去，就可饒妳一命。」

綠蕚妖姬嘆口氣道：「那些藥草你們還放在身邊麼?」

公治誠道：「這樣重要的東西，老朽怎會把它丢掉！」

綠蕚妖姬皺眉道：「如果你們有誠意的留我一命，就給我三天的時間，我一定會把他們完全救治復原！」

公治誠目注了鐵胆僧一眼，道：「這辦法似乎不行，咱們就動手吧！」

武家騏忽然與獨孤木蘭雙雙走了過去，向鐵胆僧道：「爹爹……」

鐵胆僧欣慰而又凄涼的一笑道：「孩子，大魔已除，武林中又有若干年太平日子過了……」

獨孤木蘭幽幽的道：「爹爹，您……此地事了之後，要去那裏?」

鐵胆僧嘆口氣道：「我有一個想法，要到祁連山紅楓谷中蓋上一座小小佛寺，就在那裏修持一生，也好與……」

苦笑一聲，住口不語。

獨孤木蘭忙道：「那樣最好，女兒…：他日也要去長侍膝下，與武家騏搬到紅楓谷去住！」

武家騏也連忙接上說道：「不錯，晚輩眼下要去尋找家母舍妹，一俟安置好之後，就與木蘭一同去紅楓谷去探望您老人家……」

鐵胆僧嘆口氣道：「既是如此，你們應該快走了，這裏的事不用你們費心，有我與公治施主等人已是足够應付了……」

武家騏施了一禮道：「那麼，晚輩此刻就要告辭了！」

此刻廣大的地下建築中，人們仍在忙碌異常，武家騏與普光大師、呂一缽等人告別之後，與獨孤木蘭雙雙由秘道中疾躍而出。

這時已是天色黎明之時，一陣晨風吹拂，使兩人俱皆倍感凉意。

就在晨霧朦朧中，一條人影俏然立在秘道入口之處，使武家騏不由微微吃了一驚，細看時，方才發覺那是斷魂羅刹戚沉香。

武家騏正愁找不着她，見狀不由大喜，方欲開口招呼，斷魂羅刹已然開口道：「碧玉神龍寶玦既然已成碎粉，萬刦門是完了，我也完了！至少，若干年的心血是白費了……現在，我可以帶你去見你的母親妹妹去了！」

說完之後，一言不發，當先走去。

武家騏啼笑皆非，說不出是該恨她，還是該感激她，投注了獨孤木蘭一眼，併肩携手跟在斷魂羅刹之後走去。

天！終於亮了！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